

矛盾天师

第二十一章消魂丸

李平仔细瞧去，写的仍是武向天：“没错啊！是我的名字。”

“岂有此理，我超渡老半天，你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你敢胡说。”

“也许你法术失灵了。”

“真有这回事？”毛盾半信半疑，往祭坛右边草人刺去：“要是失灵，刺到这个人也该没有反应才对。”

桃木剑猛往草人刺去，在此同时，李平竟然发出尖叫，胸口像是挨了一刀，痛得他胸色发白：“你用什么法术？”

“什么法术有效吗，都已失灵了！”

毛盾猛砍草人，顿如砍在李平身上，但见他尖声大叫满地乱滚。

“住手，快住手……”他没命尖叫。

毛盾轻轻将草人挑起丢在李平面前，讪笑不已：“看清楚，这名字是什么？”

草人身上写着李平两字。一照上眼，李平已吓出满身汗，急急将草人拨开：“不，它不是我！”

“不是你？那好，我戳死它！”

毛盾猛然一剑刺向草人背脊，李平顿觉背部受剑，痛得他全身抽颤，尖叫中，冲力还将他震倒四肢贴地，简直跟草人一模一样。

那武灵玉则把剑抵住李平背脊，一张脸已笑岔了。

原来毛盾并未得到李平生辰八字，法术根本不起作用，故而和武灵玉串通好，他刺草人，武灵玉暗中修理李平，前几次武灵玉皆以暗劲揍人，活该李平根本未学隔山打虎功，怎了解这花招，真以为着了魔，自该受两人戏耍而不自知。

刺背脊这一次，毛盾想来个更大吓阻，故而要武灵玉真刀实剑上场，还在他背脊划出伤口以能收到效果。

那李平果真被吓丢魂，痛彻心肺仍没命抢向草人：“不能刺啊！”

“你还不承认你是李平？”

“我不是……”

“我砍断它脑袋！”

毛盾桃木剑一挥，急速砍去，那李平吓得全身发青：“不要，不要，我是，我是，不要砍我！”草人已被他双手抓成团，不小心右手已掉，这就像他右手被砍断般，吓得他泪水直落，直抓着右手要黏回去。

毛盾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别黏啦，你又没法术，拆了它也没用，那草人对我才有作用，懂吗？”

“快把它黏回去。”李平仍惊吓过度。

“好吧。”毛盾把草人接过手，找来符纸卷成细条当绳线，边绑边说：“李平先生，你现在最好句句实话回答我，否则我现在要是不小心扯落草人手臂，你就要变成残废了。”

“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只求你别杀我。”李平眼看瞒不了，他已决定和盘说出以保命。

“肯说最好，只要我认为你是诚心诚意，不会为难你，甚至还可以赏你一笔银子，知道吗？”

“小的不敢，只求少侠放我生路。”

“做人别这么没志气，”毛盾轻笑：“为了避免你说的话被人听到，你是否可以装出若无其事跟我们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免得被人杀之灭口。”

“你们不会也想……”李平惊慌不已，想及江海之事，他更害怕。

毛盾轻声道：“放心，我要杀你早就动手了；在少堂主未找到之前，你绝对会活得好好的。”

“可是少堂主他……”

“走吧，在这里待越久你越危险。”

李平眼看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他只好认了，走一步算一步，先逃过眼前这劫再说。

他终于挺起胸膛准备跟两人前去。武灵玉于是在前领路，毛盾押在后面，在发现李平那刀见着血痕，还颇为长，他一挑灵符黏上去，已盖住伤口，如此一来别人想发现都不容易。

没有人会怀疑亲兄妹走在一起是被胁迫。

李平更不敢露痕迹了，否则后头毛盾一剑可能会穿出前胸，纵使他手中是不一样长剑，然而此时在他心目中桃木剑比什么利剑钢刀都来得可怕。

三人毫不让人起疑地回到玉竹轩，那白色竹林倒让李平心绪较为平静。

毛盾破例将人压入柴房，武灵玉则留在外面看守。毛盾这才开始逼供。

“你好大胆子，敢冒充武向天！”

“这全是阮月仙的主意，我只是被利用者。”李平声音硬咽，只差没哭出来。

“慢慢会谈到她，你先说自己为何会跟武向天长得这么像？是天生的还是易过容？”

“我没易过容是天生的，你看我的皮就知道。”

毛盾再度抓去，仍扯不出什么名堂：“还挺厚的！”他仍搞不懂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之人：“你叫李平？谁把你取此名字？出生在何处？平常跟谁混？——说清楚，一点隐瞒的话，不必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我是孤儿，小时被一乞丐收养，他姓李，我也跟着姓李，‘平’字是他取的，平常流浪街头，四处混迹城市，也结交了一些狐群狗党，”李平念了几个人名字，其中也包括江海，继续道：“后来认识开封怡红院的小红，我们就一同回天狐山隐居，说是做生意，但她吃不了苦，一年后就开溜，我则一直待在天狐温泉边直到现在。”

毛盾见他已将江海和小红之事说出，看来是真的觉悟，如此一来自己倒不必太花心思去揣测他说的是真是假。

“你怎会碰上阮月仙？”

“事情是这样的……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休息，忽而门外有敲门声，我去开门，竟发现一个血人，他就是少堂主……”

李平一五一十将那晚情形说得清清楚楚，然后急道：“全是阮月仙想谋夺武家财产才威胁串通我，我无所选择，错不在我！”

毛盾却愣在当场，他的确不敢相信武向天就这么被人暗杀身亡，这是多么令人痛心之事。

“你真的确定那晚那人是武向天？”

“至少跟我长得很像，否则阮月仙也不会要我冒充他。”

毛盾心头直往下沉，看来是凶多吉少：“他伤在哪里？严不严重？”

“好像在脑部，满脸都是血，也好像是在背部，我没仔细检查，不过都

已死了，当然伤的很严重。”

毛盾这话是白问了，他强自镇定：“这件事除了我，不准透露给任何人知道。”

“只要你饶我一命，我什么都依你。”李平似乎觉得生命突然有了保障，心情稍安。

毛盾拿出上次李平留下的字条。

他喃喃道：“当时我以为你想引开我的注意力才故意写这字条，但现在想起来该是那位凶手在恐吓你了！”

“没错，我还见过他。”

“见过他？是何长相？”

“我要知道就好办事了，”李平道：“是那天开完会议之后，他突然出现，男士装扮，但这很容易伪装。”

“这么说他一直在金武堂？”

“会杀害少堂主当然跟金武堂有关系，”李平道：“我感觉得出他就是金武堂里面的任何一人。”

“会不会是阮月仙？她本就是诡计多端！”

“不大像吧，她想嫁给武向天，名正言顺进入武家，又怎会下杀手？”

“若是武向天发现她的阴谋而想抛弃她，她又得知你能冒充武向天，她当然会下毒手。”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毛盾沉思起来，似乎在思考对策。

不久他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呃，对了，”李平想到什么：“还有，在少堂主临死之前，他拚命伸出两根手指头，不知代表何意思，那一定跟凶手有关。”

“两根指头？是‘二’？二娘？花弄情不是死了？或者死而复生？”毛盾摇头：“不可能，武向王那枪早要了他的命，这指头可能另有含意……”

是何含意，他却想不通！

“你那阮月仙呢？是不是很色？”

“呃……不会……”李平仍窘于回答。

“不会？你不是被她迷得想搬家？”

“是她怕我泄漏身份才搬的……”

“不管啦，她嫌疑最大，得从她那里下手！”毛盾已决心一探阮月仙虚实，当下冷道：“把衣服脱下来。”

“你想干什么？”

“难道我会强奸你？”毛盾斥道：“你能冒充武向天，我就不行？快脱衣服！”

“不脱行吗，这衣服背面已裂了缝，不管用，您要，东光楼还多的是……”

“对啊！”毛盾忽而悟通。

继而他又哧哧笑起：“算你命大，否则准叫你光着屁股见人！好好的给我待在这里，否则一开溜，小心凶手和金武堂上下把你当成假冒者干掉！”

李平惧声直叫我知道我知道，便再也不敢怀有逃走意念。

毛盾还是制住他穴道，让他瘫软地面，再用绳索捆绑，以及封住嘴巴，这才扬长而去。

武灵玉已焦急迎过来，眼里大概已表明想问结果如何。

毛盾写道：“有些眉目。”

武灵玉急急写来：“我哥哥呢？”

毛盾哪敢说实情，只表示可能被他们抓去，他会尽力搭救。

在金武堂，除了毛盾就只剩哥哥和她最有话说，难怪她如此紧张。

“我得冒充你哥哥去查案，”毛盾道：“你好好在家看守这人，我很快就会回来。”

武灵玉默然点头，她现在唯一希望即是尽快把哥哥救出，其它一切都不重要了。

毛盾也不肯怠慢，立即前往东光楼找了件像样衣服。自己虽然颇高，但总没武向天来的魁壮，看来身上得多挤点衣服才行。足足挤了七件，才撑起衣衫，有了架势，接下来该是易容。

自己练过日月神功，老柴房多少也教了点易容术，他勉强把脸上肌肉拉成较四方型，再找来假胡须粘上，已像了四分，然后再面对铜镜整修，两刻钟下来，几乎变了另一个人。

他颇为欣赏自己易容手艺，铜镜瞧了又瞧，简直有爱不释手之感。

“还要补救什么？”

他从脚部鞋子一直想到头部，似乎都无破绽，但想到眼睛时，他突然叫完了。

几天前那冒充的李平被自己打伤左眼眶，现在还有些红肿，自己要冒充，难道也要自挨一拳？

自嘲中，他还是不愿自找苦吃，遂想以化妆术来掩饰，但怎么描怎么不像，尤其阮月仙实也是位精明人物，普通手法根本很容易让她拆穿。

“算了，就挨一拳吧，谁叫我胡乱整人，真是报应！”

毛盾自嘲不已，实在有些后悔那拳打得太快，到头来还得自挨一拳，他想自行解决但总是下不了手，实在麻烦。

终于他还是回到玉竹轩找武灵玉下手，毕竟让美人打的感觉会好过些。

武灵玉突知毛盾企图，亦感哭笑不得：“要我揍你？”

“不揍行吗，看那家伙还不是眼眶黑一圈。”

武灵玉还是不忍出手，比了几下终究打不出拳头，然而毛盾坚持又恳求之下，她只好照办了，在拳头打出之际同时闭上眼睛，这是一生以来第一次揍人，而且是被逼的，简直惹得她又尴尬又好笑。

拳头终于打出去，可惜她闭上眼睛，拳头已失去准头快砸上毛盾鼻梁。毛盾惊叫，眼看来不及纠正，只好晃动脑袋将左眼迎向拳头，终于发出叭然脆响，严格说该是毛盾自行撞往拳头才对。

武灵玉急忙收手，瞧着毛盾左眼，反而焦切抚去，一脸伤的重不重表情。

“还好啦……”

毛盾怪抽着脸，被人揍还要表现不在乎及高兴，这种事除了他，谁又品尝得了？他抚着眼眶，渐渐热肿起来，拿出阴阳镜一照，似乎严重了些，他却装笑脸：“没事，没事，就当第二次被揍，该没什么问题啦！”还躬身为礼：“多谢！”

有点贱，被揍还向人道谢。

武灵玉也是掩口直笑，急忙写道：“快去快回，我替你治伤。”

“谢啦！可爱的人儿！”

毛盾抓起她那揍人的右手，轻轻一吻方自大步离去，这一吻让他觉得心

甘情愿受挨，这吻也让武灵玉满脸飞红愣在那里，待清醒时已不见毛盾。她这才左手拥右手，还将吻亲处倚向脸颊，头一仰，那股甜美回味，直让她沉醉不醒。

这一生她似乎已认定就只有毛盾这么一个男人了。

毛盾呢？

他已走出金武堂直奔天龙阁，他不知江海已被捉，还故意绕小巷子想碰碰这位痞子以让他鉴定自己易容成果如何，可惜转了一大圈，连个鬼影也没有。

“这小子难道拿了我的银子赌发了不成？”毛盾虽如此想，但立即又摇头：“早看他三煞见顶，迟早会有血光之灾；难道已被宰了不成？刚才忘了问李平，可惜啊！”

不知为江海可惜还是为自己可惜，毛盾只好取道直往天龙阁行去。

守卫根本分辨不出，也不敢胡乱分辨，毛盾很容易进入天龙阁，方抵厅堂，一阵甜香粉味传来，就像妓院那种随时意图让人想入非非那种甜粉味。

毛盾抽抽鼻子想抗拒，那身穿紫红睡袍，肌肤暗露的阮月仙已迎过来，她仍是清纯长发散肩，但慵懒中总有一股纵情欲望之媚态。

“回来啦？情况如何？”阮月仙含情道：“酒菜已为您准备好了，要喝两杯吗？”

喝酒对毛盾来说是小事，他立即点头：“喝两杯也好。”就想跟她去。

阮月仙登有疑惑：“怎么？出事了？一回来就找酒喝？”

毛盾心下一惊，这婆娘果然精明，他轻声道：“没事，还不是一样。”

“你的伤？好像更重了？”

毛盾急忙掩向左眼，但又觉得不妥而放慢：“还不是一样，被毛盾揍的，他竟然在东光楼兴坛作法事要超渡你。”

“有这回事？”阮月仙轻轻一笑：“管他的，只要你我小心，不会有状况，我替你揉揉……”

她腻过来，岂只是揉，而是以全身粘向毛盾，简直毫无禁忌，毛盾哪受得了，急叫不必了，想躲都不知如何躲得自在，干脆一个拌椅脚而滑开。

阮月仙一粘不着，有了疑惑：“你今天怎么怪怪的？连我身子都不敢沾？”

“呃，没有，我只是想喝酒，对，先喝酒，一切才更有趣嘛！来呀，先喝它几杯再说！”

毛盾为求掩饰，勉强装出猴急样拉了她左手急急撞入粉红色闺房，阮月仙这才发出放浪笑声，疑虑已去：“你坏，整我嘛！”

两人走了进去。

毛盾见桌上已摆满酒菜，当下抢起酒壶即叫干杯，当真想一口饮尽，他想来个借酒装醉，到时自可找借口避开不必要的问题。

阮月仙见状登时抢过他手中酒壶：“你疯啦，酒能乱性，不能喝太多，要是突然有人闯来怎么办？”

毛盾没想到这婆娘毛病还真不少，反正酒已不在手中，只好摊摊手：“随你吧，爱怎么喝就怎么喝。”

“这才乖！坐下，让我慢慢侍候您！”阮月仙把毛盾按坐于椅，然后亲昵地又趴在他背后，脸蛋压了下来，简直已是耳鬓厮磨脸脸相贴，毛盾但觉她那胸脯又热又软地在背肩游走，就像火盆般直烫得他全身发热，尤其她那

身上特有消魂般香味从颈处不断厮磨泛过来，任何男人简直无法逃过她的引诱，毛盾却只能闭上眼睛直念无量寿佛。

阮月仙对他反应当然感到满意，轻轻笑着，有意无意地将他搂得更紧：“小冤家，何必把酒喝得那么凶，我不是比酒更够味吗？”胸脯又磨蹭几下。

毛盾强制镇定：“是是是，你很够味，很够味。”

“那，你还不动手？”极尽挑逗之语。

“你在背后，我怎么动手？”

“原来如此啊！”

阮月仙一个风骚起来，竟然爬向毛盾肩头，整个人再往下滑，一时脑袋已倚在毛盾怀中，已成了头下脚上姿势，那双腿更想紧紧扣住毛盾脖子，样子极其滑稽，她呵呵浪笑：“这个你觉得如何？”

毛盾哪敢再玩，被女人骑到头上准倒八辈子霉，何况这淫女竟然耍起旁门左道，这种姿势连他这男人想起来就脸红，当下一惊，赶忙跳起，那阮月仙夹人不着却被滑开，头胸又失了倚靠，整个人已滑摔地面，吓得她赶忙倒翻，两脚挂在桌上，才免于摔落地面。

“你这是干什么？”阮月仙已有怒气，发现自己倒挂之后，衣裙落退，很是狼狈，一个倒翻桌面落于另一头，方自恢复原态，她嗔怒了：“老娘要侍候你，你还挑东闪西，是不是想背叛我还是外面有了野女人？”

毛盾眼看要糟，急忙否认：“没那回事，我只想多喝几杯之后再……再来……”

“你到底发生何事？”阮月仙已肯定他有事。

毛盾眼看瞒不了，可得想出另一个理由：“我……我……”一时想不出，像个斗败公鸡垂头丧气，头低得可以。

“你……”阮月仙忽有所觉：“你有病？”

这话让毛盾觉得好笑，但此时又何尝不是好借口，他困窘又点头。

阮月仙登时化雨春风般笑了起来：“这毛病喝酒怎会有效？”前嫌尽弃走过来：“放心，我对这毛病很有心得，你等等，只要服下我的特效药，保证让你重振雄风！”她很快往化妆台翻去。

毛盾暗自叫苦，没想到这婆娘跟花弄情这堆人一般色，若不找借口开溜，恐怕真的要糟。

阮月仙已找出一个玉瓶，倒出一颗红药丸交予毛盾，含情浪笑：“服下它，保证你一个晚上都别想睡，我……为了配合你，我也吃它一颗吧。”她已然先行服下红药丸，还将玉瓶宝贝般收妥，又自腻过来。

毛盾假装服下，手中杯酒都还没喝完，那阮月仙已将睡袍脱了下来，嚶啾有声冲扑过来，双手双脚把毛盾夹得紧紧，浪叫着：“我们结婚吧！”

冲力过猛，毛盾已被压退数步，正巧跌坐床面而被纠缠不放，毛盾吓坏了，唯一心念就是逃。

“啊，不好！”毛盾突然猛抱肚子叫痛，并逼出一身冷汗，阮月仙亦被吓个正着。

“你怎么了？”

“药……药……”

“不可能，我的药不会如此！”

“我中毒了！是毛盾……他刚才要我喝酒……”

“到底中何毒？让我瞧瞧！”

阮月仙紧张万分就要往毛盾嘴巴扣去，毛盾却蹦跳起床，没命往外冲：“我要找他要解药，我不想死！”

“别急，先让我瞧瞧！”

“来不及了！”

“我可能有解药……”

毛盾已逃出外头，没命撞往大门，哪有可能再回头，阮月仙追向门口，顾及自己全裸，不敢再追出门，叫了两声没结果，她也是心急如焚：“这小子敢下毒，老娘要他的命！”

她赶回闺房想穿衣服，然后准备追向金玉堂找毛盾算帐，然而在穿衣之际，她却发现自己肌肤泛红，而且火热麻痒难挨，登时惊叫不好，方才服用的消魂丸已发生效用，她简直无法忍受与控制自己。

“怎么办？”

她想忍，可是越忍越难过，现在别说救人，连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她需要男人发泄，到上面勾引守卫？不行，她是名分未定的少堂主夫人，怎可胡来，就算勾引后再杀掉那人，可是守卫就只有那几个，他们很可能会发现。

忽而她想到顶楼还有个江海，虽然他长的獐头鼠目，但此时她只要男人，她管不了那么多，一股脑儿往钟楼奔去，江海仍呆坐地上，手脚被绑，嘴巴被封，他根本动弹不得，突见阮月仙他两颗眼珠简直快掉出来，丹田一股热气猛地冲起。

阮月仙见着男人，她忽然镇定了，轻盈步伐踏来，她撩起秀发：“我美吗？”

“美……”江海已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猛吞口水。嘴巴被封着哪能表现那欲望。

“你想占有我吗？”

“想。”他猛点头。

“怎么占有呢？”

“我……我……”

阮月仙已浪笑倚向他，左脚轻轻拨向他腰带，轻轻拨开，又扑向他，江海整个人像肿胀红气球，只要一针即可爆炸。

“你很强壮嘛……”

阮月仙也已等不及，立即扑向江海，让那极尽淫荡的心紧紧触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着，两人不断呻吟，嗔喝扭缠，像毒蛇般强吞猎物。

江海两眼翻白又翻黑，早已忘了躯体存在，这一生他从未有过如此体验。

阮月仙的挣扎声更贯穿了整个钟楼。

毛盾在逃出天龙阁之后，直呼要命，怎会碰上这女色鬼，看来冒充武向天这码事并不好玩，他很快奔回金武堂，忽去忽回使得他不愿再从大门，找了偏角处一掠进去，直奔玉竹轩。

“倒霉透顶，先自动挨一拳又差点被强奸！”

毛盾好痒又好笑地掠入玉竹杆，那精明的武灵玉已迎上来，瞧及毛盾一身狼狈还满身是汗，她惊诧了，急忙写道：“出事了？”

“还好，逃得快，否则真的要出事。”

“探出我哥哥的行踪了吗？”

“快了！”

毛盾胡乱扯些找出线索之类消息，随后已撞进柴房把李平给拉出来，斥

笑着：“老兄你怎么没说阮月仙是那种人？”

李平嘴中布条已被取下，已可以说话，他道：“讲过了啊！”

“讲的不彻底，害我差点失身！”毛盾想斥责，随又笑起来：“也真难为你了，每天要应付这场场硬战。”

李平有点莫名其妙，毛盾已将脸上假鬃给扯下来：“不玩啦，你还是当你的少堂主吧！”

这番话惹得李平一愣：“少侠这是……”

“放牛吃草啦，你自由了。”

“少侠没开玩笑吧？”

毛盾已替他解开绳索以证明。

李平有点信了：“少侠这是……您查出什么了？”

“当然，”毛盾哧哧笑着：“你跟阮月仙真是天上一对地上一双，只有你能应付她，所以你自由啦。”

“她？她对你？”李平已被解开，可是他仍不敢乱动：“少侠跟她说出我的身份？”

“没有没有，你还是活生生的少堂主，快点回去吧，她等不及了。”

“有这回事？”李平还是不敢乱动，深怕步入陷阱之中。“回去跟她结婚吧，把她的生辰八字弄到手，我只要这些！”毛盾道：“我实在没办法应付她那色眯眯态度，让你捡了现成便宜。”

李平终于懂了，不禁暗自窃笑，看样子有点因祸得福：“少侠只要她的生辰八字？没问题，我一定想办法弄来。”

回答得如此顺口，其实早抱定此次回去，顶多再服侍阮月仙一两回，然后趁机会偷点值钱东西溜之大吉，这才是上上之策。

可惜他的心早被毛盾猜着，毛盾轻轻拍他肩头：“别打什么歪主意，你的魂魄早被我收在手中，而且……”

他突然用力拍打，吓得李平痛张嘴巴，毛盾很快将左手掩向嘴巴，李平只觉得有颗东西灌入咽喉，他惊骇万分。

“这是什么？”李平想呕已呕不出。

“泻药。”

“泻药？”

“不错。”毛盾促狭直笑。

李平脸色顿变，很似乎肚子已痛起来，他抱向小腹，冷汗直流：“少侠你为何要我服下……”

“没办法啦，这是为你好，”毛盾讪笑道：“方才我被阮月仙缠住，不得不借中我毒药之借口脱身，你现在回去若一无迹象，怎对得起呢？更让阮月仙起疑，可是我又不愿真的让你中毒，只好以泻药代替，你只要拉个像样一点，准可以交代过去，如此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怎么办？”李平已觉腹痛如绞想上茅坑。

“对不起，玉竹轩是很干净的，不便对你服务，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哦，对了，”毛盾拿出那颗红色药丸：“这还有一颗阮月仙给的消魂丸，你看着办，想服下就服下，若不想服就说拉肚子拉掉了，如此一来她也无话可说。”

“我知道了，”李平接下红色药丸，满脸已冒汗：“我可以走了吗？”小腹捧得更紧，还未得到答案已迫不及待撞向月亮门。

毛盾急急追去：“别忘了我交代的，也别打鬼主意逃走，否则你只有死

路一条！”

“小的一定照办，告辞了！”

李平惊急模样一溜烟逃去，惹得毛盾讪笑不已。

武灵玉赶了过来，她也被李平怪异模样给惹笑，急急追问到底怎么回事？

毛盾掩去精彩部分只说道：“放他回去，然后暗中跟踪，必有收获。”

武灵玉一知半解，还是指着李平不放。

“他啊！”毛盾又抽笑：“他肚子疼，不跑不行啦！”

武灵玉这才会意，不禁窘了起来，不敢再指指点点，赶忙返身回行，装作没那回事。

毛盾觉得这档事也没什么好宣扬，随又跟上武灵玉，把自己准备跟踪事情说了一遍，武灵玉当然同意，千叮咛万嘱咐地要他小心。

毛盾听来甚是受用，他很快闪入柴房，换下冒充武向天的所有行头，穿上自己习惯的布衫，已然告别武灵玉，再次跟踪李平去了。

他跟的特别小心，因为他相信那暗中凶手也必定会采取行动。只要他一现身，到时自己就给他来点什么记号，以能拆穿他真实身份。

李平实在是忍不住，急急忙忙撞出金武堂之后，转往小巷子找了隐秘处就先解决燃眉之急，他暗暗叫骂毛盾药性下得太重，一次无法解决，还疼痛得很，他只好抱着肚皮又赶回天龙阁。

此时阮月仙早把江海整得死去活来而晕倒当场，她那淫欲也已宣泄而整个人显得容光焕发，忽闻李平痛叫声音，她心下一惊又自从三楼赶往一楼，瞧及他这狼狈模样，不但不理，还责怪他方才逃的如此之快。

她冷讪道：“有胆子逃，就该有胆子承担一切。”

“说哪门话，我中毒，快给我解药！”

“解药？”阮月仙这才想及李平不完全是为了拒绝自己，而是为了寻求解药才离开，心绪稍平，却仍冷漠：“你不是去找毛盾要了？怎么，没要到？”

“他给的是泻药，我……我受不了了！”

李平急急忙忙又冲往茅坑去解决问题。

阮月仙一愣：“泻药？”当下哄然抽笑：“这小子竟然如此整人？”

笑声已起，似乎已原谅李平，她喃喃念着泻药要如何解去，也就翻向百宝箱，找出一些药丸，等李平虚弱撞回，她则将药丸送去，要他服下，不久，李平已觉得好过些，抹着头上汗珠直叫要命。

“我差点死在他手中。”李平大气直喘地说。

阮月仙讪笑：“活该，早告诉我，我早解去它，何需受这折磨。”

“我知道是要不了命的东西，我也不会离开。”李平余悸犹存：“我看这地方不能呆了……”

“你想逃？”

“不然又能如何？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被整死！”

“怎么如此没信心，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切顺利？”阮月仙含笑道：“别为毛盾之事担心，他再坏事，我找机会杀了他，如此你将高枕无忧了。”

想及毛盾，李平开始想起他交代的一切，这小子当真在自己身上下了咒语？那东光楼刀砍草人一幕实在让他提心吊胆，想不相信都难，还是听他的吧，他只要这婆娘的生辰八字，得想个办法弄到手。

“我们结婚吧！”

李平已拥向阮月仙，虽然肚子仍疼，但劫后余生，他似乎也想借着阮月

仙肉体聊以慰解。

阮月仙刚刚消魂过，自然对这档事反应较冷淡：“结婚可以，得先提亲，让天下都知道你娶的是我，那样我才能算数。”

“当然，我会办得顺顺利利，现在……”

李平色眯眯地抓向阮月仙奶子就想过瘾一番，阮月仙却拨开他。

“省省吧，拉肚子还想玩这套？我很累，先洗个澡再说。”

说完，阮月仙已自行回房，把李平甩在一边，这是李平几个月来第一次求欢被拒，他感到沮丧而不自在。

“怎会如此？难道她发现我跟毛盾的关系？”李平暗自揣想，可是又觉得不对，毛盾明明说他是被她逼得走头无路才溜走的，她方才分明是欲火高涨，现在怎么看起来像经过大战似的。

难道她另结新欢？

李平但觉绿帽压顶，虽然阮月仙不是他禁脔，但这许多日子也只是他一人独享，男人总是咽不下这口气，嗔怒地就想兴师问罪，可是又无凭无据。

突而就在此时，钟楼传来轻微碰撞声，李平心下一惊：“是江海？贱女人竟敢跟那下三流的人奸淫？”一把火逼得他忍无可忍直冲三楼。

江海已从欲死欲仙中清醒，回味方才热战，实在让他消魂蚀骨，他还幻想着阮月仙已看上他，从此自己将能捡现成便宜，随时有消魂大餐可吃，甚而他为自己让李平戴绿帽子而得意万分。

“什么金武堂少堂主？原来是个瘪三，连老婆都照顾不了。”

他为自己下体雄风感到自豪。

李平猛撞上来，江海是感到吃惊，但他仍被捆着，根本动不了，李平本想强言逼问，但见及江海裤衫半解，下体还露在外面，简直罪证确凿，这就像一把能让人发疯之利刀捅得李平狂怒不堪。

“你敢偷我老婆……”

愤怒透顶两只突生暴力手臂传向江海脖子，李平已掐得他白眼直翻，口吐唾沫，直想拚命脱罪喊出是阮月仙勾引他，可惜李平的愤怒已逼得他欲言无声。

“贱男人，下流胚，小瘪三，你敢偷我老婆，拿命来……”

嗔怒的结果，神力无穷，早掐得江海白眼上吊，全身挣扎抽搐，以至于脸色发红、变紫、变青，终于断了气。

忽而红影一闪，阮月仙已急忙赶来，乍见此状况，立即发掌将人推开，急探江海鼻息：“你把他杀了？”

“杀他又怎样，贱货，背着我偷人！”

“你说什么？”

“背着我偷男人。”

阮月仙怒不可遏，一巴掌打得李平倒撞墙头：“搞清楚点，老娘是什么人，要你干涉我的私生活？”

李平被那巴掌打醒，猝然想起自己身份，只不过是瘪三，阮月仙要他已是施舍，自己哪有资格干涉她的一切？可是情绪的延续，一时让他无法自处。

阮月仙忽而觉得自己下手太重了，这很可能影响到她的计划，于是马上敛起凶相，换来一副柔情抚向李平脸颊，很是委屈说道：“疼吗？其实你也别怪人家，我是服了消魂丸，当时你又逃的比什么都快，我根本无法控制才

找他来发泄，知道吗？他只是我发泄的工具，唯有你，我对你真的有了感情；你不是要我吗？我给你，什么都给你！”

阮月仙一把怜人一把赎罪地腻向李平，用尽浑身解数地挑逗他，引诱他，李平虽想抗拒，但在下体被触摸得发热时，他已把持不住，像条疯狗般又扑向阮月仙，一阵纠缠战斗又自展开。

终于，李平从亢奋尖叫中而告衰竭地瘫在阮月仙肚皮上，一切才告平静。

“我错怪你了。”李平歉疚地说。

阮月仙倒能自在：“别多心，咱们还是先把尸体处理掉吧，搁在这里怪难受的。”

当下李平也很快将衣服穿妥，瞧瞧被自己气愤掐死昔日伙伴，他是有一份内疚，但又如何？他很快抹平不安：“怎么处理？”

“当然是把他埋了。”

“就埋在这里？”

“不行，”阮月仙道：“别忘了金武堂养有猎狗，万一被闻出破绽，准得不偿失。”

“难道要我背着他招摇地走在街道上？”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深夜……”

“不成吧，我现在是金武堂少堂主，背着尸体，要是被人撞见，很不好解释。”

阮月仙稍一沉思，终也说道：“看来我得亲自动手了……晚上你照样往城西行去，我则扛着尸体往东走，如此岔开，才不至于让人盯上。”

李平只要不跟尸体沾上关系，他什么都答应，那阮月仙则瞪了江海一眼，直骂着死了都要给她添麻烦，李平趁此机会回到房间找来床巾将江海捆包妥当。“是你惹错人，别怪我心狠手辣。”李平唯一能说的也只有这句话。

直到三更。

阮月仙早换上了夜行黑衣劲装，别看她风骚惯了，此时办起事则干净利落。

她很快要李平先行出阁，在暗中观察，但觉无任何异样之后，才扛起江海尸包，从三楼纵掠而出，化成一道光影，寂静快捷掠往三十丈远之树梢，一连数个飞掠，天马行空般已飞出天龙阁。如此绝高身手，绝非泛泛之辈，还亏那些守卫已精挑细选过，却仍未发现有人凌空掠过。当然，这跟李平的出走有关，因为他们注意力大都随李平而去，戒备心就自然松了许多。

姑且不谈李平走得如何，那躲在附近之毛盾乍见他贼头贼脑溜出门，准是有事，于是也就跟了过去，然而才跟半条街，忽见一道黑影鬼鬼祟祟往回掠，他当机立断，这人莫非想探查天龙阁，说不定是凶手，这机会岂能失去，立即调头追向灰影。

那灰影竟然没闯入天龙阁而在附近观察一阵，不到三分钟，阮月仙已扛着尸包飞掠东墙，灰影冷笑一声就直盯过去。

“原来如此，”毛盾暗自窃笑：“我就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更加小心跟踪这一灰一黑人影，目标似乎是东郊山丘。

毛盾果然没判断错误，阮月仙乃找向东郊外的乱葬岗，她很快找到一处旧有窟洞，将江海尸体往下抛，至于床巾，为怕有人循线索追查，她倒是利用内劲将其揉个粉碎，和在泥堆中一起将江海埋了。

那灰影即躲在左侧二十丈远的小木碑后暗中偷窥，毛盾躲的较远，但他

仍清楚那埋尸人即是阮月仙，已对她失去兴趣，暗自揣测会是谁命丧她手中，若非方才还瞧见李平，他真以为死者即是他呢。

阮月仙干净利落埋妥尸体后，反瞧四周，并无发现异样，遂露出满意的微笑：“就算被发现又如何，他只不过是那个无名小卒！”

喃喃自语中，她已掠身离去，眨眼消失无踪。

那灰影等待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潜向埋尸处，毛盾此时才发现他整张脸已罩上，除了眼鼻，根本瞧不清任何面目，毛盾并未泄气，他将长鞭紧紧抓在手中，必要时来个致命一击，至少该抽下他面罩吧。

那灰影并未察觉，仍自运用掌劲轻轻将泥堆拨开，瞧及那人面容后，他颇为失望：“这人是谁？为何遭她毒手。”

他当然不能了解江海和李平之关系。

眼看毫无收获，他已很快将泥堆拨回原位。

毛盾并不急着想知道死了何人，因为只要问问李平，自可得到该得到的答案，倒是眼前这人，绝对不能让他走脱，当下他逼近十数丈，本想再逼近以能求得绝对把握，可惜那人动作却甚快，已将泥土拨妥，眼看就要离去。毛盾登时猛扑过来，长鞭疾抖“龙抬头”，直如蟠龙翻天掠爪，汹涌无比裹向那人脑袋，他唯一目标就只有扯下那面罩。

那鞭招本是无声无息，但逼近灰影人七尺近时猝然狂风烈作，像万条黑龙齐从三寸瓶口猛挤狂喷出来，那灰衣人顿觉不妙，怒喝一声，顾不得身份地往前冲。

然而他滑得快，那鞭龙更也不慢，猝而断成七八节各自冲射那人，其中一节早相准准抽向那人面罩，叭然一响，抽得面罩从后脑勺裂成两半。

那人惊慌打滚，左手往后脑按去，硬将面罩按扣得紧，鞭节只勾起一撮布片。

毛盾岂能放过，登展吸力将长鞭调吸过来，一招“金环套雨”就要化成金刚锁往那人套去，那鞭节简直像在变魔木，本是散落四处，此时却全如活跳跳精龙在那四面八方旋掠呼喝，各自相吸引相配合地锁攻过来，那灰影顿如坠落万丈深渊不易拔身，不论他如何纵掠低蹲东躲西藏总似乎无法逃躲此要命攻击，他猝然大喝，不理长鞭金刚锁，登时发掌打向那土堆，只见掌劲过处，土堆炸开，一大盆全往毛盾泼去，毛盾哪料到这人会使诈，一个避闪不及被泼个正着，早被弄得灰头土脸，两眼含沙，已无法再指挥长鞭应敌，只听得叮叮乱响，那人早突围逃去。

毛盾还是斥命喝吼别逃，但追了两步已踩在死人坑差点摔跤，再也不敢乱追。

他赶忙揉眼睛，仍有沙尘但勉强睁开以防偷袭，然而四处空空如也，早没了任何鬼影。

“真他妈的倒霉，竟然吃泥吞土！”

他啐了几口含沙口水算是泄恨，一切功败垂成，白混了一个晚上。

这人果然是老狐狸一个，懂得如何掩去自己武功，还临危不乱地来这么一下，毛盾这个瘪吃得无话可说。

等眼睛好过些，他才四下捡拾散乱的鞭节，并且也瞧见了尸体长相。

“是江海？”毛盾虽惊讶却不意外：“原来是他，难怪阮月仙要杀人灭口，唉！说你印堂黑你就不信，赌输钱也就算了，还敢跑去天龙阁勒索，不是玩命玩什么？能落个全尸已不错喽。入土为安，有什么仇到阎罗王那里再

去诉苦！安息吧！”

毛盾还是犯了职业病，念了几句超渡法咒后再将他埋了，也算是做件善事，随后他才认真将鞭节扣回原位，但扣至最末一节时，他忽而瞧及鞭尾勾着的碎布片，这本是从灰衣人面罩上撕下来的，在未能全部扯下之际已无用处，可是毛盾却似找到宝物似的，因为他发现碎布上还扣夹着一撮头发，不多，大约只有几十根，可是如果摆在头上，总该也有个尾指印大小的伤疤吧？

通常猛力扯下的一堆头发不可能分散四处，这更让毛盾肯定那人头上必定留有掉去头发的秃疤痕。

“如果他真的是凶手，而且躲在金武堂的活，只要找到这疤痕，不就可以拆穿他身份？”毛盾终于有了笑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他满怀信心地返回金武堂，准备明儿一个一个查。

但睡了一夜，第二天起来时，他不禁又泄气了。

有谁头发故意散乱让人翻找？男的通常挽髻，女的本不一把长，编辫子或扎发髻，照样见之不着。

尤其这人武功不弱，在金武堂辈分一定不低，他怎可能随随便便让人翻头发呢？

“或许我该找武灵雪帮忙，女人找女人头发可能较有借口。”

毛盾只好将死马当成活马医，当下找来桂香姐，要她请出武灵雪。自从她爹受伤，哥哥又被狐狸精迷去后，她已难得露出笑容，更显得清瘦多了，一袭淡素衣装虽仍掩不了绝代风华，却总也抹上一层忧郁。

“你找我？”武灵雪仍对毛盾十分客气，毕竟自己和洗无忌的婚事全靠他撮合，她心存感激。

毛盾并不敢将武向天失踪消息告诉她，只能另寻借口：“有点事可能需要大小姐帮忙。”

“你说。”

毛盾已将昨晚勾下的布片和头发交予她：“这是从一个人身上弄下的，他可能和阮月仙有所干系。”

“怎么说？”

“昨天我发现他跟阮月仙在一起，后来我出手拦他，他戴了面罩，我只扯下这么一点点。”毛盾道：“如果他在本堂，以此比对，找谁那人头上是否有疤痕，便可找出他是谁，当然如果是女的，大小姐能帮忙更好。”

武灵雪会意：“我尽量；你跟踪阮月仙，发现什么。”

“暂时只是揣测，她武功很高。”

“看得出来，她有企图！”武灵雪一口咬定。

毛盾不置可否，仍问：“有件事……就是你哥哥和阮月仙去天狐山狩猎时，金武堂重要人员有谁离开过？”

“除了我要照顾我爹，几乎都离开过，因为金武堂还有很多生意很多事情要处理，”武灵雪问：“这很重要吗？”

“呃，只是问问。”毛盾道：“离开最久的是谁？”

“大概是陆叔跟黑叔吧，他们一同到襄阳办事，一共去了半个月才回来。”

“陆不绝？”毛盾心念一闪却摇头：“他跟黑不亮连位置都不要，还动什么脑筋？”当下轻笑：“没啥事，我慢慢查，对了，你跟洗无忌的婚事决

定了吗？”

武灵雪轻叹：“发生这么多事，我也没了心情，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吧。”

“你哥和阮月仙的呢？”毛盾道：“他们可能很快会定婚，你如何处理？”

“还能如何？”武灵雪道：“我只能劝不能挡，将来也只认哥哥不认她。”

毛盾感伤了，毕竟武向天很有可能被杀，这婚姻已了无意义，他不禁为她和武灵玉感到可怜，失了父亲又将要失去哥哥。

武灵雪已答应帮忙，毛盾也就乐观成果，也无啥问题，遂告退离去。

他想着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在一切茫无头绪下，毛盾只好仍从李平身上下手，尤其他答应过要取得阮月仙生辰八字，他得过门去给他增点压力才行。

在得知毛盾又摸上天龙阁，李平虽惊心动魄，却也懂得出迎，因为在毛盾面前他已毫无秘密可言。不过阮月仙怕他临时又出差错，干脆也出迎，给足了毛盾大面子，还请至阁楼旁一处杨柳水榭亭接客。

淡淡茶香倒冲淡阮月仙不少淫荡味，毛盾瞄了又瞄总觉得她变得温雅可人和昨天简直差上十万八千里，实在让人会猜疑她会是怎样一个女人。

不过毛盾还是摆出一副惯有的捉弄样：“好恩爱啊！真是羡慕我也。”

李平干笑道：“少侠条件也不差，将来找的一定比我好。”

“我又不是同性恋，干嘛拿你当比较？”

“呃，我是说少侠的另一半……”

“说清楚嘛，免得误会，”毛盾讪笑着：“不过再怎么比，我总觉得比不上大嫂子动人，我简直被你迷死了呢！”

“当真？”阮月仙倒懂得端庄般的情趣。

“当然是真的，”毛盾眯眯笑：“否则我怎会忍不住又往这里钻呢，真是相见恨晚啊。”

“少侠爱说笑了，”阮月仙笑眯了眼：“其实二小姐就比我美太多呢，少侠若不嫌她聋哑，我倒愿意做个现成媒人呢。”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那得看您意下如何啊？”

“好啊！”毛盾欣笑：“就怕二小姐不肯，所以我才特地赶来向你大献殷勤。”

“哦？那你是有目的而来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带来好消息。”

“我们可以知道吗？”

“这还用说，全对你二人而来，”毛盾满是祝福说道：“你们最头疼就是婚娶问题对不对？我可探过武家上下，成啦，他们已同意你们成婚，你们说，这是不是大功一件？”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阮月仙激动得急忙抓向李平，好似抓着一生幸福似的，心中却想着这小子又在耍什么阴谋，得小心应付。

李平虽也故作激动状，但他知道毛盾的用意，当下已开始盘算如何取得阮月仙的生辰八字。

毛盾看在眼里笑在心里，道：“这可是所谓媳妇熬成婆，你们可要好好把握啊！”

李平猛点头：“一定，一定会把握，我会尽快办妥这码事。”

阮月仙更形亲腻：“什么时候呢？老实说，我也等了好久了。”

她似有无限委屈，不过她却懂得将计就计，毛盾既然开口，她即来个顺水推舟，任何阴谋并不重要，她只要公开和武向天结婚，如此将成为真正武家的人，至于以后之事以后再说了。

毛盾只想要她生辰八字，遂也打哈哈装作真有这么回事，道：“只要你们找个时间选个黄道吉日就成啦，我在这里预祝两位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李平又是连连道谢，直道事成之后必定重重有赏，毛盾也落个照单全收。

阮月仙则笑声不断：“今天让你完成好事，将来我就是说破嘴也要把二小姐给说动心，毕竟和你变成一家人是我们的福气啊！”

“咱们共同努力，自能苦尽甘来，”毛盾欣笑道：“佳音已报上了，何时完满大结局就看你俩商量啦，为了不耽误你俩青春，在下就此告辞，若有事，随传随到！”

“这么快就要走？”阮月仙有点舍不得。

毛盾轻笑：“将来就是一家人了，何患没时间在一起吗？再见啦！”

英雄式地拱手，毛盾已起身，阮月仙和李四仍自礼数周到地将他送出大门老远才回来。

不到傍晚。

李平已将阮月仙生辰八字弄到手，为了邀功，他很快又赶往金武堂。

毛盾还在东光楼前那神坛附近发呆，他一直想将凶手逼现形却办不到。

李平很快找到这里，欣喜直叫：“我得到了，我弄到了。”

毛盾瞄眼：“阮月仙生辰八字？”

“正是。”李平抓出一张红字条：“我出其不意说要配八字找人选黄道吉日，她就给我了。”

“快拿过来我试试！”

毛盾等不及，抢了过去将其红纸条抓在手中喃喃念着：“阮月仙，甲庚年九月初七卯时生。”

当下立即抓起朱砂笔写在阴阳镜上，迫不及待地就要作法，李平一时觉得好奇，靠了过来想瞧个究竟。

毛盾已发现他的存在，轻轻一笑：“法事一开，鬼魂四起，你敢招魂惹鬼？还是退一边去吧！”

一方面不敢抗命，一方面真的怕鬼上身，李平只好干笑着避开。

毛盾这才暗笑：“阮月仙，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

将阴阳镜置于紫坛前，燃了三炷香插在前头，清香袅袅，自有一股神秘气息。

毛盾开始作法，念了一大堆咒语，也用桃木剑挑起符纸引燃后四下乱甩，惹得火星乱飞。

“天灵灵，地灵灵，四方诸神请开路，阴阳鬼界尽避开，有请各路司神引魂来……阮月仙，甲庚年九月初七卯时生……请现形……”

只见得他将最后一张符火化向阴阳镜，刹那间，黑色镜面已有了变化，开始晕亮起来，似有某种形象要蹦出来似的。

毛盾心下一喜：“八字是真的？”

他以为阮月仙很有可能以假八字充数，没想到竟会有所现形。

“冤枉啊……”

镜中人已浮得较明显，分明是阮月仙无误，可是她竟然在喊冤，这就奇

了。

“冤从何来？”

毛盾想再追问，那影像却已消失，毛盾当下急叫别走，伸手想抓去，又发现那不是真的人，乃又抽出桌上一道灵符化成火光打去，镜中人影浮动如浪，可惜还是见不着人影，毛盾试了几次终于放弃了。

他百思不解：“明明有影像，为何大叫冤枉后消失？难道她已经死了？可是她若死去，为何阮月仙还活生生在天龙阁？”

他以死人方式想引魂，然而仍一无所获。

“莫非那人死后吃了符水或被鬼符封着？或而她道行高，可以抵挡我的法术？”

毛盾皱眉沉思，似想那幻影会叫冤枉，分明是受到迫害，而那阮月仙看来就不是什么受冤屈之人，而且又长得如此之像。

照此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借尸还魂，目前的阮月仙只不过是借了死去阮月仙的尸体还阳，也就是说她把那女子杀了，所以那女子才会喊冤。另一种状况更直接了，只要这女子将阮月仙面皮给剥下，移植在自己脸上，她当然也把阮月仙杀死而冒充阮月仙。

或另有其他状况？若没有，那阮月仙为何要如此？她冒充阮月仙为了什么？除了接近武向天之外，最重要的该是怕某些人认出她？

若真如此，她该是位公众人物了，至少很多人见过她才对。

悬疑问题弄得毛盾头晕脑涨，找不出真正原因。

“看来干脆把她抓来拷打一番，否则拖得越久越是不利。”

毛盾已有此心意，但阮月仙武功不弱，能否将她拿下，就得大大评估了。

然而他还是想及，动了阮月仙岂不便宜了那凶手，他或许躲在暗处窃笑不已。

动她好吗？

那该是下下策，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找出那神秘凶手。

实在没目标，那就抽签吧。

毛盾自嘲一笑，这么严重之事怎能以抽签方式来决定一切？要是搞错方向岂非全盘皆输。

正在头疼之际。一副文人秀士模样的副堂主陆不绝已前行过来。毛盾见状暂时敛起心神，含笑迎接：“副堂主找我有事？”

“有一点，”陆不绝淡笑道：“这些日子多亏少侠帮忙，金武堂得以步入正轨。”

“没那么大的功劳啦，不知副堂主所为何来？”

“是有关于少堂主之婚事，”陆不绝道：“听手下禀告，少堂主似乎已准备和阮姑娘结婚？”

“这已不是新闻，副堂主以为如何呢？”

“老夫只有赞成，毕竟男欢女爱并非任何人所能控制。”

“副堂主倒是开明。”

陆不绝淡然一笑：“老夫是想前来问问，何黄道吉日较佳，也好替少堂主打点什么。”

“您真是有心人，”毛盾倒是真心赞许一个臣子如此效忠主人，他算了一下指头，说道：“十天后的初七不错吧，副堂主可以将日子订在那天。”

陆不绝拱手致谢：“多谢少侠，若无意外就那天吧，却不知少堂主意愿

如何？”

“这个……我去说，若有变动，我再通知您。”

“如此老夫自放心多了，”陆不绝再次拱手，言语稍传感伤：“老堂主受伤，一切只有我们这些长辈能打点了，多谢少侠，老夫这就告退，有空儿何妨到老夫住处聊聊。”

“一定去，一定去。”

毛盾连连还礼，陆不绝这才走人，他走得极为稳重，果有大将之风。毛盾瞧着他背影，一时觉得眼熟，心念一闪，想抓向他头巾，可是刚伸手又缩回来。

“他会是灰衣人？”毛盾只觉得那背影实在有点像，可是这不能证明什么，又怎能贸然把他头巾扯下以验伤？若有，他可能反目成仇，若没有，自己如何下台？

陆不绝已快跨出月亮门，毛盾又发现他鞋底露着些许红粉，这跟乱葬岗泥土颜色差不多啊。

毛盾怔住了，若那灰衣人真是他，若那凶手真是陆不绝，那未免太可怕了。

“不可瞎猜，一切得找到证据再说。”毛盾强自镇定，现在他唯一目标即是盯紧陆不绝，看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于是他很快将李平找来，要他到城外游山玩水一番，李平虽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办了。

毛盾则暗中监视陆不绝。

一个晚上都没动静，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出城办事。毛盾心下一喜：“果然经验老道，晚上不办事改在白天，想怀疑他都不可能。”

毛盾也就暗中跟出城。

陆不绝先在附近茶篷和熟客聊几句，又绕道西山云雨湖，在湖边云雨亭餐馆用餐。

毛盾心知跟对了，因为他这些举止根本不是在办事，而是在甩脱某种可能跟踪的人。只要自己更小心而不被发现，他将有所获。

午时过后，陆不绝终于从云雨亭出来，在山郊逛了一阵，忽而找至一处外头种满竹排，并不起眼的宅院溜了进去。

“会是谁呢？他到那里会见到谁呢？”

毛盾当然不肯放过，找了棵高枫树躲在上头，未必瞧得了宅院里头，却可监视宅院四周，免得陆不绝利用障眼法溜了。

足足混了半个时辰，陆不绝才从宅院出来，他小心翼翼瞧向四周，但觉无人，这才敢大方走出。

毛盾正考虑是否继续跟踪他。但心念一闪，还是放弃了，毕竟查清他接触的人照样十分重要。

等陆不绝走远，毛盾这才掠下枫树，暗自潜往古宅院，竹丛内是一大片干木材，甚至挂有农具，十足典型农家。

“会是谁？”毛盾已潜入大门，里头广场晒了不少菜干，一股酸味冲鼻，心鼻为之一抽。

忽见一貌美布衣女子捧着大菜篮从内厅走出，正想蹲身捡拾菜干，毛盾为之怔愕。

“会是柳婉儿？”

他已瞧得清清楚楚，这人正是被武子威非礼而嫁进武家的柳婉儿，毛盾实在没想到她会隐居于此。每以为她已和武子威被花弄情带走，好几次想探听消息都不可得，现在竟然在此碰上了。

“柳婉儿你还记得我吗？”

毛盾一脸笑意已迎向她。

柳婉儿乍见有人，先是惊惶想躲，但忽见这人眼大脸甜，还有须须小胡子，不就是自己日夜怀念的人？她欣喜不已：“你……是你……”连话都说得结巴了。

“是我啊！毛盾先生！”

柳婉儿终于落下喜极而泣眼泪：“真是你？……”不知该如何发泄自己情绪。

毛盾立即引她说话：“我来了，不请我喝茶？”

“茶？对对对，请里边坐，我去拿茶……”

说着柳婉儿急忙放下菜蓝，飞也似地奔入内厅。

毛盾跟了过去，内厅虽窄小却打扫干净，居中供奉一尊观音菩萨，毛盾恭敬一拜，找了座位坐下。

柳婉儿已拿出茶具，全是竹筒制成，她抹着汗水：“不好意思，没像样茶具供您使用……”

“说哪儿话？别眼我客气，”毛盾自动接过竹筒杯，欣笑道：“以前我也常用，现在用起来还挺习惯呢，你就坐下来，我好多话要跟你聊呢。”

柳婉儿乖乖巧巧当真坐下：“好久不见，少侠怎会找到这里来呢？”

“副堂主说的，我一急，很快就赶来啦。”

柳婉儿欣喜中仍见感激：“副堂主真是好人……”眼中有泪。

毛盾心下一愣，莫非自己错怪了陆不绝？

柳婉儿不自觉地已说道：“当初您教我制住武子威的方法是挺管用的，但后来二娘老是怀疑我施展魔法而不停虐待我，副堂主看不过去即想办法把我弄到这里，算算日子也有一两年了吧。”

“看来我真的错怪他了。”毛盾暗自自责，眼睛瞧的未必也算数。

“副堂主怕我受苦，一有空儿还会送钱给我，实在难为他了。”

“你过得还好吧？”

“好啊，”柳婉儿欣笑着：“在这里与世无争满好的。”

“可有回家看你家人？”

“都是偷偷摸摸，”柳婉儿笑道：“我爹娘也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反而安心多了。”

“如此也好，江湖事沾上身，总让人一辈子不安宁。”毛盾倒有此感受，随便聊了几句才想到武子威：“他现在在何处？”

“以前还在这里住过，后来又被带走了，”柳婉儿道：“当时他娘离开金武堂，陆叔就把他送到这儿，我还是照顾他。”

毛盾了解婉儿是那种任劳任怨之人，她当然不会排斥，永远都只有默默接受。

“谁把他带走？”

“他娘啊！”

“他娘？”毛盾凸大眼睛。

“对啊！”柳婉儿稍惊，但还是说明白：“也该是我娘。”

“过去时常欺负你的那个娘，也是武子威亲生母亲？”

“是啊！”

“真的是她？”毛盾急问：“她何时把武子威带走？”

“差不多……一个月前吧，详细日子我记不清了。”

“她没死？”毛盾简直不敢相信受此重伤的花弄情会没死，而且复原如此之快又回到金武堂？他很想再问柳婉儿是否看错，可是她那认真表情使得毛盾开不了口，若出错也是那人假扮花弄情把他给骗了。

“出事了？严重吗？”柳婉儿关心问道。

毛盾急忙干笑：“没什么事，只是觉得花弄情已被赶出金武堂，她又回来做啥？武子威被她带走可能不大好吧。”

毛盾心下已有了盘算：“你住在此，不怕突然有人欺负你？”

“我爹留了两个长工给我，该不会了，”柳婉儿道：“因为陆叔要来，所以我把他们支开，等回来就安全了。”

毛盾哦了一声，如此也好，免得接她回去又惹来是非，他问：“上次留给你用来控制武子威的布偶还在吗？”

“在啊，我把它藏得很好，已经很久没用了，子威又不在身边，可能也用不着，你是否想要回去？我这就去拿。”

说着柳婉儿已起身步入寝房。

毛盾说道：“拿了也好，说不定可从他身上找出花弄情下落。”

不久，柳婉儿已抓出那只猪布偶，或而时日已久，显得迷黄得多，她则感恩交予毛盾：“谢谢你让我过了那么久的平安日子。”

“不敢当啊，如今你离开他也好，免得处处受威胁，”毛盾抓着布偶已起身：“我有点事得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有空儿常来喔！”

纯真的笑让毛盾觉得非常亲切，他抓出几把灵符压在观音神像下边，说是有事烧一张，他自会感觉得出，柳婉自是更欣喜而笑得更甜。

直到门口，毛盾才叫她别送了，自己则招招手，依依不舍地离开此地。

毛盾边走边想，那陆不绝可能只是来看柳婉儿，至于武子威被带走一事，他可能也知道，甚至他也认为花弄情没死，如果真是如此，他明察暗访自是难免，暗地跟踪阮月仙而让自己发现也只是为了证明埋尸者是谁而已，根本不能以此判断为凶手。

至于那花弄情，她若活着回来，那武向天很有可能遭她谋杀，尤其武向天临死时伸出两根指头，可能即暗示“二”二娘之意。

为今之计，只要找出花弄情，似乎一切即将明朗化。

“她躲在何处？”

毛盾甚至怀疑阮月仙是她所冒充，但想及凶手时常跟她作对，这个假设终仍被推翻。

他很快进城，并未及时返往金武堂，而是潜往上次被追杀而躲入一栋民宅的阁楼以取出武子威的生辰八字纸条，见着这旧红纸条，他欣笑不已。

“武子威这小子憋了那么久，现在放出来不知是何结果？会不会变成乖宝宝？”

他急于想证明，于是很快潜出，再返金武堂，直落东光楼，特别把祭坛再重新整理，准备收拾武子威这小子。

直到二更，他才开始兴坛，将武子威生辰八字写在阴阳镜上，然后施展

法术，烛光下果然渐渐浮出武子威憨愣神情。

他似乎躲在一豪华宅院，那里呈八卦形格局，连同地面都有八卦纹，有个模糊女子正在照顾他，可惜无法取得那女人生辰八字，自无法瞧清她面貌，毛盾仔细瞧个清，确定是武子威没错，遂拿出那只布偶，相准准地往其臂部插了一针，只见得镜中武子威突然喝叫蹦跳而起，两眼突然放光，似有大梦初醒之感觉。

“这是哪里？”武子威茫然而好奇地四处眺望。毛盾暗自窃笑，说了一句：“天庭。”

武子威立即反应：“我在天庭？”他似乎尚未了解只有死人才能上天堂。突然一巴掌掴向他嘴巴，武子威愣在那里：“你为何打我？”

“还没死，咒什么天庭？”那女子冷喝。

“我打你！”武子威哪听得进，老毛病又犯了，双掌一扬即往那女子攻去。

那女子猝然激动：“你醒啦！”这一失态竟然也被武子威甩了一巴掌，痛得她肝火大动：“老娘剥了你的皮！”登时扑向武子威左右开攻打得他哇哇痛叫。

毛盾只想知道那女子是谁，以及想问出地点，急施法术：“快问她是谁，在什么地方？”

武子威受制于法术，霎时已放弃攻击，猛逼问：“这是哪里？你是谁？”

“连老娘都不认得了？”

“你是谁？”武子威还是那句话。

“可恶，敢情你还未完全醒过来。”那女子一掌又打向他脑袋，想把他打醒，可是一掌下去，他竟然晕倒，那女子吓着：“快醒醒啊！”

然而阴阳镜中幻象在武子威昏迷之际已完全消失，毛盾再也无法了解那头情况。

“看来只有再等半刻钟再玩了。”

毛盾如此决定之后，已把法术暂时撤回，将布偶身上细针给抽出，他只觉得那女子该是武子威母亲花弄情。

她若真的没死，那未免也太可怕了。

半刻钟很容易已过，毛盾再施法术，竟然不灵了，不可能啊，武子威生辰八字都写在阴阳镜上，他试了几次，而且都快过了两刻钟照样没反应。

怎会发生如此怪异现象。

毛盾甚是不解，除非武子威仍然昏迷，可是那也该有个魂魄感应啊，此时就如泥牛沉海，一无反应。

“莫非出自那栋房子？”

毛盾突然想起那豪华房子四处充满了八卦图，若有人另施法术反制，他这个方法也就不灵光了。

“那会是在何处？”

毛盾觉得凶手随时可能出入金武堂，根本就离此不远，说不定花弄情藏身太原城中，或而在近郊吧。

他得找个人来问问，于是临急又找人去请武灵雪，快近三更，毛盾还是如此匆忙，她自是认为有急事，套上衣服也就急急赶来。

“你知道这附近何处有一座全是八卦形或充满八卦图的地方？”毛盾问。

“你发现了什么？”武灵雪问。

“有人也在作法，”毛盾道：“你先把地方想出来可好？”

“全是八卦的地方……我似乎没见过……”

“八卦塔也可以，那里也有可能全是八卦。”

“八卦塔？”武灵雪灵光一闪：“南山神庙不就有个八卦塔。”

“南山神庙？”

“城南，燕子湖附近。”

“谢啦！我去看看！”

事不宜迟，毛盾登时掠身而起，闪向屋顶，再闪已消失。

武灵雪怔愣：“这么急？找到什么宝？”她想跟去，可是又怕坏事，衡量一下，还是等明天再问他。

第二十二章 计验伤痕

南山神庙果真在燕子湖西，四处古松苍劲，少说也有百年历史。

此庙分前后两殿，前殿供奉诸神让人膜拜，后殿则是修行处所较为清幽，至于八卦塔则在后殿小山丘上，共有八层，平日关闭，至于是否供神只有进过里边者才知道了。

毛盾很快找到此地，远瞧八卦塔灯火闪闪，有若暗夜里的水晶灯，甚引人注目，照理说这地方不易藏身，可是若另有方法也说不定了。

毛盾自是不必跟此庙住持打招呼，他抽出长鞭轻轻打向八卦塔尖，然后攀高想一层层往上搜，从窗口往里头瞧去，第二座和第五座楼阁各坐有老道士在修行，除了蒲团之外，已无它物，倒是地面的八卦图看来十分眼熟，毛盾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武子威藏身之处。

他兴奋不已，更加小心往顶楼探去，六七楼并无人，那该是在第八座了。毛盾特别小心，对方要是花弄情，他可得好好应付。

方靠近不及三尺，里头已传来女人声：“法师，他是不是有救？”

一位老者回答：“只要找到他被摄去的魂魄，自能让他康复，不过那人道行甚高，贫道恐怕无法制住他。”

“一定是那毛盾搞的鬼！”那女子恨恨嗔骂。

老道士疑惑：“夫人知道那人是谁？”

“呃……只是猜想罢了。”那女子叹息：“还请法师尽力救他出困。”

“出家人慈悲为怀，贫道自是尽力而为。”

毛盾心下已明白，原来那女子是借着替儿子看病之借口而藏身于此，难怪她会落落大方点着灯。

“到底是不是花弄情？”毛盾仍不死心，轻轻探向窗口，先入眼者是一位素灰道袍，头束发髻的瘦癯老道，他也手举桃木剑时有比划。再往里探，一位背向自己的长发青衣女子在平躺小孩身前，她身躯玲珑曲线，瞧来就有那股骚劲。

“花弄情！”毛盾突然斥喝，那女子猝而转身，不是长得妖艳迷人的花弄情是谁？毛盾两眼瞧得发直，做梦都没想到被武向王宰得百孔千疮的花弄情会没死，而且好好地活在这里。

花弄情突见毛盾，更吓得惊惶失措：“你？不好！”她哪还顾得大打出手，似小偷被人发现般，心念只有逃，猝而扑往地面抱起武子威，弹丸快箭般冲射另一头窗口。

“别逃！”毛盾岂能让她走脱，长鞭一挥，笔直地已卷过去，眼看已沾上花弄情衣衫，岂知那老道士竟然奋不顾身地挡住前头，还一副拚命地斥喝：“小小妖孽也施法害人，贫道饶不了你。”

“走开！”毛盾懒得跟他解释，一手拨他落地，就要掠窗猛追，岂知那道士当真拚命猛揪毛盾左脚迫得毛盾出不了窗。

“老道你想死不成！”

毛盾经这一耽搁，眼看花弄情已消失松林，气得想教训这位昏老道。

“无量佛，施主杀气重，该多积阴德，何苦向那孤苦无依母子下毒手呢？”

老道人似乎以救着花弄情母女而大感得意，无量佛又念了三四句。

毛盾气得可以：“你懂什么，你知道他们是谁？那女子是武林的女魔头，

我正在为武林除害啊！”

“她是魔头？不像，”老道不信：“那是你欲加之罪！她如此仁慈怎会是武林中人？”

“我是真想宰了你，她不是武林中人怎会凌空飞出数十丈高塔，你昏庸得可以！”毛盾气不过，一拳已捶得他那发髻扁了下来。

那老道登如被抽了一鞭，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真的是女魔头？”

“反正你也不是武林中人，跟你说了也是白说，让开，我得追人去。”

“施主见谅，贫道得问清才能让你离去。”老道还是拦向窗口，简直是死硬驴脾气。

“等你问清，太阳早从西边升起，我还追个屁！”毛盾一拳又敲得老道人矮坐地上，凌空一射，终于逃出这老道纠缠。

老道人连遭两拳，发髻已被砸断，只剩灰发扁如蛋饼，他甩着头想醒脑，爬起来瞧着夜空，黑茫茫一片，哪还有两人一丝半迹。

不是混江湖的他也不禁说了这么一句：“江湖果真险，处处充满杀机啊！”

他也不知将来若再有女子求助，他该不该伸援手？

无量佛念了又念，却念不出什么名堂。

且说毛盾追向松林，然而花弄情又非简单人物，她岂会露出破绽，他知道希望不大，还是在附近绕了一大圈直到五更天快亮才收手，嘴中仍不停骂那浑道士，错把好人当坏人，使得他错失良机。

“如此也好，弄清花弄情身份，也算是颇有收获，回去再设坛，从武子威身上下手，我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心意有了底，他才取道返往金武堂，既然花弄情已现身，此后目标将是她为主，得好好计划才行。

他很快回到东光楼，祭坛依旧，只是蜡烛早熄，烛泪流得满地都是，他没心情整理，习惯地倒在地头即睡，足足耗了一夜也够他累的了。

可是天方亮，急于想知道事情的武灵雪已前来探看，忽见毛盾，本不想吵他，可是毛盾感觉有人逼近，已然张开眼睛。

“是你啊！”毛盾惺忪坐起，揉着发红眼睛。

武灵雪不忍：“回房睡吧，别累坏了。”

“哪次不累？”毛盾轻笑：“是来告诉我发现谁的头发少一撮？”

武灵雪摇头：“想问你忙了一晚，可有收获？”

“呃……有。”毛盾除了武向天死亡消息之外，他没有再隐瞒什么的必要，何况这是惊人大发现：“你二娘没死。”

“她？”武灵雪脸色亦变：“她还活着？”

“嗯。”毛盾道：“我原本也以为她死得其所，没想到几个月过后竟然复活了，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有过人能耐，二是有人冒充她，不过我见着她时，她则跟武子威在一起，所以冒充的机会将不多。”

武灵雪甚是不安：“她现在何处？”

“可能在太原城附近吧，看她那样子是恨死了金武堂的每一个人，你们最好小心些。”

武灵雪冷斥：“她把我爹伤成这模样，迟早我都会找她报仇！”玉牙一咬：“我这就去调派人手，务必找出她的下落。”

毛盾想想也好，金武堂人手多，总比自己一个人闷着找要来得划算：“不过你最好以找寻武子威为借口，免得走漏花弄情没死消息，弄得大家心头不

安。”

“我省得，我这就去跟陆叔商量。”

说着武灵雪已快步离去。

毛盾但闻“陆叔”，心头一震，正想阻止，武灵雪却已走开，他摊摊手，算啦，许多迹象显示陆不绝并非自己先前所想那种人，尤其他细心照顾柳婉儿实在令人感动，若无真凭实据，他实在不愿再怀疑人家。

被这么一折腾，他睡意已去大半，换来是肚子咕噜叫，倒是该进食时候了，心念方起，双脚自动往厨房行去。想及几年前为偷烤鸭而认识师父老柴房，以至于落得今日这种局面，他已然摇头直笑，际遇弄人实非自己所能控制。

到了厨房，凭他毛盾两字在金武堂颇吃得开，那大厨还亲自迎接想弄一顿丰富可口佳肴以侍候。毛盾倒还念旧，仍只要来一只烤鸭，一壶老酒，靠在老柴房住处前头那张长板凳就这么吃啃起来，每啃一嘴就是美丽回忆刺激一番。

“不知师父云游到哪里了？”

毛盾颇有念师之情，可惜师父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想找他都不易，但每当危急时，他都及时出现，会不会老跟在自己背后？

方想及此，毛盾贼眼已东瞟西勾四处屋檐树梢，很似乎希望能发现踪迹什么的。

结果呢？

却见那些厨子惊惊慌慌像见着什么大人物般东溜西窜。毛盾正感不解，那陆不绝则已经从厨房侧角慌张寻了过来，以他副堂主身份，岂是常常能到厨房走动，难怪会吓得那些厨子惊惶失措。但陆不绝竟然如此慌张走来，不必说一定有事了。

他远远也瞧及毛盾，一张绷紧的脸总算松懈下来：“少侠在此，害老夫逛了一圈。”

“您找我？”毛盾起身想藏收酒壶及烤鸭却无处藏，只好干笑着。

“少侠尚未用餐？”陆不绝心生歉意：“金武堂招待不周，请见谅。”

“不关你们事，我喜欢……这么啃板鸭，”毛盾干笑：“有点习惯了，您找我有事？”

陆不绝点头：“有关大小姐方才所提……少侠可否借一步说话？”

毛盾想来也是为了此事，他当然愿意和陆不绝交谈：“您方便就行。”

于是陆不绝四下张望，发现左侧二十丈远那里有三株百年古松，下边有石椅，它正好独立于庭园中，该不怕有人窃听：“就到那儿吧！”

“好啊！”毛盾欣然答应，随即跟在陆不绝后头走了过去，两人行至该处，陆不绝四下一瞧，但觉满意，才请毛盾坐下，想想，自己也坐下来。

他轻轻一叹：“想必少侠都知道了？”

毛盾故作茫然，不知他在说什么。

陆不绝似早决定要说出一切：“有关花弄情之事，少侠想是从婉儿姑娘那里查出的吧？”

他既然说了，毛盾只好点头：“我去过了，多谢副堂主代为照顾。”

“唉！都是苦命人，能帮多少是多少……”

毛盾想想，问道：“上次在乱葬岗想必也是副堂主吧？”

陆不绝默然点头。

毛盾想再问，却又临时收口，因为他觉得不该对他咄咄逼人。

“少侠鞭法实在了得，”陆不绝还是说了：“老夫差点被你撕下面罩。”

“副堂主为何要如此装扮？”

“该从少堂主变样开始……”陆不绝轻叹道：“也是阮月仙进入本门以来，我一直觉得不对劲，所以暗地展开一连串调查，却一直查不出阮月仙来历，实是无能……”

毛盾道：“其实阮月仙是个十分厉害角色，想查她底子并不容易。”

陆不绝点点头，沉默一阵又说：“她表面温柔却心存心机，根本就是个老江湖，可惜少堂主却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实在让人无法料及，这并非他的为人，可是事实俱在，不得不叫人相信，我一直未放弃追查阮月仙机会，故而那天晚上仍旧暗中跟踪，没想到少侠也在后头，以至于差点发生误会，当时那情景，老夫又怎能跟你碰面，只好选择避开一途，一切误会还请少侠见谅。”

“哪儿话，是人总难免误会，但说清楚就没事了，”毛盾欣然一笑，随即又问：“那些恐吓纸条全是你写的？”

“正是，老夫为了制造假象还弄了男女两种笔迹。”陆不绝道：“第一次是直接撞向东光楼，第二次是利用开会时机放在少堂主椅子上，我跟他相隔而坐，很容易暗中下手，可是似乎没瞒过少侠……”

“瞒过啦！我也弄不清是您下的条子，”毛盾欣笑：“您唯一破绽是鞋子上的红土，才让我盯上的。”

陆不绝喔了一声，往布鞋瞧去，红土虽已掩去，却换来黑土色，这不就表示自己去过田地？他窘困一笑，如此错误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实是不可原谅，心下暗暗决定将来定更小心才是。

毛盾仍有疑问：“副堂主怎知武向天遭毒手频频传字条恐吓，还指出武向天是冒牌货？你认出他破绽了？”

陆不绝摇头轻叹：“到目前我还不能确定少堂主是否冒牌货，只是他完全变了个人，而相貌又自一成不变，我猜不透，只好解释他被人摄了心才会变成这副德性，而那摄心人当然就是阮月仙，所以才故意以冒牌货去骚扰他们，看看他们是否有所顾忌而露出破绽，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可惜并未达到目的。”他又叹了一口气：“其实我是甚为悲观，因为少堂主从来弓不离身，因为那把弓是他十五岁那年，他亲娘，也就是堂主夫人亲自送给他的，他爱弓比爱任何东西，又怎会弃之不要呢？我总有不吉之想法。”

毛盾不禁也感伤起来，轻轻一叹：“吉人自有天相，少堂主该没事才对。”

陆不绝稍作沉默：“听少侠这么说，目前这位少堂主真的是冒牌货了？”

毛盾稍愣，他虽查出状况，但仍关系着整个大局，他是否告知陆不绝呢？心念一闪，他道：“在下和副堂主一样，仍觉得少堂主怪异却无法找到真确证据。但为了让他早日现形，日后我们不妨合作调查他们。”

“看来只好如此了。”陆不绝感叹不已，他已岔开话题：“照二小姐传言，你真的瞧见二夫人？”

“嗯。”毛盾点头。

“可是少侠不是说她在山洞中和堂主大战已被堂主杀死？”

“没错，那是我亲眼见到的，”毛盾想笑：“枪穿背，当场毙命，可是昨晚我也亲眼见她活跳跳地抱着武子威脱逃，你说奇怪不奇怪？”

“会不会有人冒充？”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天下有这么厉害之人，相貌像得不像话，连母爱也表现无遗？”

陆不绝道：“花弄情连母亲都敢陷害，看来不是什么正常人，说不定那人为了假冒才对她儿子如此付出，那可以让她伪装得更好。”

毛盾想笑：“就算你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好端端的人不冒充，去冒充那人人唾弃，见之欲诛的贼婆娘，她不是有病就是个疯子！”

陆不绝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也许她真的是个疯子吧。”

“如果她真的是死而复生的花弄情，你想她会如何对付武家？”

“当然是兵戎相见，她必定极于想复仇。”

“跟整个金武堂为敌并不怎么高明，她敢吗？”

毛盾正在思考问题，忽而远处已追来两名大门守卫领班，他们往陆不绝瞧来。

“禀副堂主，出了状况！”守卫领班道。

陆不绝立即起身：“什么状况？”

每次这种事他都知道事情不会太小，否则也毋须劳动他这位副堂主了，他快步迎了过去。

“有个女的自称二夫人想闯关。”守卫领班道：“她手中还牵着二少堂主。”

“花弄情？”几乎是毛盾和陆不绝同时开口。

毛盾更怔诧无比地从石椅上蹦起来，就如晴天霹雳，简直让人受不了。

“我们还没去找她，她倒是找上门来了？”

陆不绝面色森白：“快到门口瞧瞧。”

话虽催着守卫领班，却有意告知毛盾，他已然先行一步。毛盾当然不肯放过这机会，当下快步赶了过去。

还未抵达大门口，那边已传来泼妇骂街声音：“谁敢挡住老娘去路，一律以帮规处置，怎么，连老娘都不认得了？你们好大的胆子！”

“对不起，二夫人，小的做不了主……”

“会叫我二夫人又不敢做主，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二夫人吗？好，就算我罩不住，眼前这位少堂主你们该认得吧，还不让路！”

“少堂主要进门，小的拱手欢迎，但夫人……”

“反了反了，连我都敢惹，好，给脸不要脸，我就不信你们能拦住我！”

那花弄情怒喝，右手一扬，一道掌劲已打得四名守卫人仰马翻直往内院滚去。花弄情哈哈谑笑，大步踏进门，剩下几名卫兵出手也不是，不出手又不安，直愣愣地挡在她面前。

又是一声厉吼：“让开。”那堆卫兵照样招架乏力纷纷滚地而逃。

花弄情一招得逞，功力似未减当年，更形狂谑大笑，直逼内堂。

陆不绝和毛盾已赶出前厅，忽见状况，第一个反应即是掠身拦人，大叫站住，两人在同时观察这位不速之客，果然看来跟花弄情长得一模一样，一样风骚。

花弄情但见两人，尤其是毛盾，已然立身当场，不可一世地冷笑着：“我以为你们全死掉了呢，出来就好，免得我一个一个去算帐去解释！”

她已换上花红紧身劲装，全身抽得紧紧，个性仍自不变地想显示出她那凸傲人胸乳，这反倒成了她的注册商标，说话间照样故意抖耸着，以增加她的可信度。

陆不绝总是忌讳地先行拱手：“二夫人。”

“既然知道我是谁，还不让路！难道我回家还要打通关卡？”

毛盾轻笑道：“叫你是礼貌，这并非你就可以随便闯禁地，就算你是二夫人也是以前的事了，因为你该记忆犹新，不久前你是被赶出金武堂，也就是说你已被堂主休掉了，被休掉的女人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你不躲起来已是让人惊讶，还敢到夫家吵闹，那简直不要脸到极点，真不知你怎么还能活下来？”

花弄情嗔笑不已：“被休是你说的？把武向王叫出来，我就不信他敢面对我讲这种话，你才不要脸，几年前哭哭啼啼想骗进金武堂，然后又用计计算本堂，被当成逃犯追杀，现在却不知用了何种邪术迷得那哑巴聋子神魂颠倒而住进武家，简直不要脸透顶。”

毛盾欣笑：“话倒挺会说，可惜全是两片嘴唇掀啊掀，放不出一个人屁，老实说，我的邪术就是跟堂主串通好要铲除你这败类，至于二小姐嘛，她还没嫁，任何人都有追求的权利，算不上丢脸。倒是你明明请来你娘将堂主掳走，还用计要杀他，还好我救得急，否则他早死在你们母女手中，现在更让人觉得幼稚，明明知道堂主已受伤得神智不清，还想叫他出来说话，哼哼，三岁小孩都知道你这笨东西用的是笨计谋！”

花弄情恼羞成怒：“你敢胡说，武家的事不必你这外人插手，说我杀夫，我还说你谋害我丈夫呢！让开！在武向王没说出任何话之前，我就是金武堂二夫人，我就是头，听到没有，全部给我让开！”

花弄情登时劈掌灌向毛盾和陆不绝，眼看一场大战即将展开，陆不绝的确有所困难，毕竟花弄情并没正式被休，总沾点名分，虽毛盾说的种种罪状却非众人所见，并不易拿来当证据，但金武堂上下莫不讨厌这位浪女子，这才是他们欲拒之入门的最大原因。

毛盾倒能自处，讪笑道：“他们是金武堂的人，我可就不是了，别的不说，你我的帐还有得算，看鞭！”

毛盾见她掌劲不留情，一上手就是杀招，自己当然不用客气，“龙抬头”猛打出去，那鞭顿如强龙出海，翻掠天地般猛卷过去。

花弄情但觉掌劲被化于无形，那鞭尾更霸道卷向自己右手腕，她想震断却无法得逞，只一照面已被拖甩左前侧两步，她心下一惊，赶忙倒甩手臂，一圈，两圈，那长鞭仍扣得紧，她不得以左手反探，抓扣鞭尾，猛往回扯。

毛盾吃力不住往前倾了一步，但他仍扣紧长鞭未脱手，甚而想再耍卷花弄情整个人身。那花弄情斥喝，人如陀螺般转飞而起，人在空中旋飞起一阵强大旋流，她左手一探，猝如飞梭流星般暴冲而来，但见那探掌中仍有几点寒光，毛盾惊心不已，这分明是暗器，逼得他抖回长鞭，旋转如桌，叮叮数响打掉寒光，原是白骨钉之类暗器。

那花弄情岂可失去机会，趁着他逼落白骨钉而空门暗露之际，忽而暴探掌劲，那并非排山倒海而是变成一柱洪流猛撞长鞭，打得鞭旋涡散乱，掌劲趁机穿印毛盾身上，叭然一响，毛盾吃了暗亏，跌退三步方稳住身躯，幸好长鞭已化去不少劲道，否则他可得受掌伤了。

花弄情一招得手更是狂笑：“谁敢阻止，照杀不误！”

此时武灵雪、武灵玉姊妹已赶来，两人见及毛盾吃了亏，全都惊惶涌上，武灵玉直扶着毛盾，惊急想问伤的如何。

毛盾则是轻松一笑：“没事，中了她暗器难免吃点亏，她也未占到便宜！”

他很快瞪向花弄情，讪笑道：“老女人哪来这所谓的多情神功，你不是金武堂的人吗？怎练了旁门左道功夫，又是暗器又是掌力，我看你根本就像卧底的奸细！”

花弄情闻言惊讶，自己本将多情神功练得上手，而且也一直习惯使用，但在金武堂众目睽睽之下似乎有所不便，那毛盾还当面叫出，更让自己有所忌讳，当下怒喝：“老娘用金枪照样收拾得了你！”

她猛抽武子威背部挂着的两把金枪，大喝一声，枪化游龙奔刺过来。

毛盾也不客气，长鞭再抖“蟠龙绞天”似网似丝般天空乱转，任由花弄情手中金枪了得却也难避满天网丝般纠缠，她一时激动，将金枪抖直，猛抛空中，就在枪身快落下之际，她又以另一把金枪猛砸其身，就如打棒球这一砸，那把金枪简直无法想象地快速冲往毛盾，这正是金武堂秘功的三大绝技之一“穿金裂石”。

武灵雪见状惊愕不已，深怕毛盾有所闪失，急叫接不得，也已兵器尽出，杀向花弄情。武灵玉当然也出手，那陆不绝也强行罩来。一时形成四对一局面。

毛盾当然不会笨到挺直直地让金枪刺中自己，他可身经百战，见此危机，他倒把金枪当成另一把弹射之鞭节，在他喝吼之下，手中长鞭化成“万龙点睛”，只见得鞭节猝然散飞四面八方，猝然又如吸铁般倒射回来，化出千万道光芒齐聚于一点目标般浓缩，就在光芒缩如点之际，正巧撞刺中那把金枪，锵然一响，金枪不但被击偏还被击断两节般喷射左右，而那光芒在毛盾扬手吸取之际已全都回到手中。

可惜这绝技除了在旁掠阵观看的守卫有福目睹之外，武灵玉和陆不绝、武灵雪已因封截花弄情而无福欣赏。

毛盾为此还满意微笑地向那些因惊诧而叫出啊声，嘴巴张得如杯口那么大的守卫行礼，感谢他们捧场。

守卫来不及回礼，因为花弄情那头已打得火热，他们必须更小心掠阵。

毛盾一旁观看，但觉花弄情果然了得，身受重伤才几个月不到就已完全恢复，而且还有越战越勇之势，他甚至怀疑武向王那枪刺的是否真的是她。这野女人实在是个麻烦。

毛盾正想着如何收拾她时，门口又传来轻喝声，原是阮月仙和李平闻及有状况而赶来助阵。

李平本就毫无武功，早急得汗水直流，一进门见着毛盾，已然如见救命恩人，赶忙投以求助眼神，希望他能替自己找台阶避开。

毛盾还来不及安排他，那阮月仙则一脸责任追问：“到底发生何事？”

“野女人闯关，说什么二夫人，真不要脸！”毛盾讪恻地说。

阮月仙登时冷喝：“敢在金武堂撒野，留她不得！”双手一扬就要加入战团。

“喂喂喂，她真的是二夫人啊！”毛盾方才只不过想试探，没想到她却如此认真。

“二夫人花弄情？”阮月仙一愣：“她不是被赶走了吗？”目光盯向战场想证实。

毛盾叹笑：“就是被赶走才说她闯关，否则我们岂不成了叛徒。”

“既然已断绝关系，照样不容她撒野。”

阮月仙还是一本责任地加入战圈。看她出手，大有置花弄情于死地之势。

毛盾讪笑不已：“来真的啦，狗咬狗可就满嘴毛了。”

花弄情发现阮月仙武功高得出奇，简直让自己压力倍增，就快支持不了，她不禁嗔怒：“臭丫头你敢管武家事！”

“只要有谁敢闯金武堂，我就有责任阻止！”

“你又是谁？”

“没有告诉你必要！”

阮月仙趁机一掌打得花弄情跌退数步，武灵雪和武灵玉趁机也送她两掌，打得她哇哇叫，再也顾不得掩饰，又急于施展多情神功以应敌。

热战中双方各有胜负，但旁观的毛盾却有了主意：“战下去恐怕有人受伤，花弄情既然敢回到金武堂，她必定有所把握和目的，说不定可以借此查出武向天之事，而且她来对付阮月仙，简直是王八配绿豆再对眼不过了。”

越想越对劲，何况阮月仙和花弄情同样拥有不可解的秘密，说不定这么一斗全斗出来了，他突然掠向阵仗中，一声大喝“住手”，双掌凝力轰得花弄情连退七八步，还以为打雷了呢。

众人全被毛盾突来举止给怔住，一时也定在原处，怔诧地直往毛盾瞧。

毛盾则笑脸迎人：“别急，有事商量！”已走向陆不绝，凑向他耳旁说了几句，陆不绝目光已移往武灵雪。

毛盾则又移往武灵雪，照样跟她耳语，同时他也以掌心写字告诉武灵玉，这动作弄得神秘而耐人寻味，花弄情第一个起疑心：“你们想要什么诡计！”

阮月仙自也费猜疑，毛盾的狡猾颇让她忌讳。

毛盾则已传话完毕，立即转向花弄情，轻轻一笑：“别那么紧张兮兮，这事对你有利；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当过武家二夫人，虽然你已被赶走，可是你又死皮赖脸地回来，硬要堂主开口你才肯走。

“她们做晚辈者在门口又阻又拦，若传出去被不知情的好事者一说开，金武堂颜面可真的要受损了。

“刚才我看到你们打斗，也见着大门外多多少少有人探头，这种事发生在金武堂实是不利。所以我才建议副堂主和大、二小姐，还有……少堂主，就来个妥协方法，让你暂时住下，然后找来堂主亲自把你休掉，当然，堂主现在神智不清，很难实现他的意愿，我们也不想逼你。时间就订三个月吧，三个月过后则由你们武家再作决定，如此一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花弄情闻言甚是得意，眼看自己是占了上风，她还卖乖：“老娘本就是金武堂二夫人，要住多久，谁也管不着！”

武灵雪冷斥：“到时候由不了你！”

“你行吗！”花弄情讪笑着：“靠一张嘴皮没用，有胆把我赶走啊！”

毛盾轻笑：“老太婆你也别得意太早，说不定三月之内堂主突然好转，至少你该明白这里所有人都不欢迎你，你最好小心应付，别莫名遭人暗算，每天吃饭喝茶都要检查有毒无毒，睡觉还得小心是否有毒蛇藏在被窝里，这种日子你过的还习惯就住吧。”

花弄情听得头皮发麻，一时大喝：“谁敢闯我金凤阁，格杀勿论。”

众人回应的只是一声冷笑，连武子威也觉得母亲表情好玩而发笑。

“你笑什么！”花弄情一巴掌打得武子威愣头愣脑：“老娘快要被人暗算，你还好意思发笑？”

武子威惧于母威，脸孔一拉，笑不出来了。

花弄情立即抓着武子威右手，哼得鼻子高挺，不甩在场任何人，径自往

那金凤阁行去。她总算战胜了这一局。

她一走也就无戏可唱，最高兴的该是李平，他终于得免出手，否则临阵过招，泄露身份小事，要是个什么失闪，他非死即伤，因为这堆人哪个不是一等一高手，自己岂能接下他们一招半式？眼看过了关，他欣喜一笑：“以和为贵，毕竟在自家门前，闹僵不好。”

他刚开口，武灵雪已看不惯冷斥道：“哥你怎么变得这副软骨头，以前的豪情哪里去了？还亏你是我哥哥，金武堂的少堂主！”说完甩头即走。

李平一愣，似乎讲错了，那自当然，在往常他最是讨厌花弄情，还三番两次吵架，简直水火不容，哪像现在还替她歌功颂德？不但武灵雪反感，连那些手下都颇为意外，少堂主真的变了。

毛盾轻轻笑道：“老兄你倒是雅量大开，连说话都充满人情味，可惜脑袋有些问题，我看你还是先回去静养几天吧，顺便准备一下婚事如何？”

李平当然点头，他迫不及待想离开这么多双眼睛刺探。反正已说错话，也管不了他们如何想法，喊着阮月仙就已先行退出大门，现在他最想好好活着办完此事，然后能捞油水则捞，若不行则找机会开溜为上策。

阮月仙在众人面前总是表现得百依百顺，向陆不绝等人拜礼后已跟着李平退去。她心头却直骂李平管看不管用，连说话都能坏事。然而又能如何呢？李平本就是如此个性。

两人走后，陆不绝支开守卫，和毛盾及武灵玉已退回内厅。

“多了一个花弄情，事情又复杂许多了。”

陆不绝感叹不已，要武灵玉和毛盾坐向太师椅，然后他也坐下。

毛盾道：“别那么悲观嘛，只要我们看得紧，花弄情未必好过。”

陆不绝但觉自己失态，立即恢复镇定，说道：“多亏少侠帮忙，否则老夫将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已把花弄情引进门，接下来该如何进行？”

“让武向天和阮月仙结婚不就成了。”毛盾顺溜回答：“还真配呢！”

“让他们结婚？”陆不绝道：“现在？！”

“嗯，越快越好。”毛盾道：“这样才可以看到她俩大斗法的机会。”

“你想他们会如何斗法？”

“当然是相互争权夺利，然后互揭疮疤。”毛盾捉笑：“我们等的就是她们互掀底牌。”

陆不绝点头：“一切全依少侠计划了。”又自轻轻叹息。

金武堂搞到这么一个局面，实在让人扼腕。

毛盾告别陆不绝，和武灵玉回到玉竹轩，他走向池塘舀起清水洗把脸，想将连日来劳累给去掉。

墙头鸟笼那对比翼鸟似乎认得主人，见着有人回来已轻轻掠飞而下，停在屋檐啾啾唱，好一对恩爱鸟儿，照往常，武灵玉总会逗它们，可是她现在却显得心事重重，无此心情逗鸟儿，只好招招手要它们回笼子里去。

毛盾见状心生不忍：“你担心你哥哥？”在她手中写字。

武灵玉闻言已点头，两眼含泪。

毛盾也是轻轻叹息，都隔了那么久，竟然一点消息也没有。其实他大约都听李平的话，是他亲眼所见，亲手所埋，这样的人还能活过来吗？

这也是毛盾一直不自觉而抗拒强行逼迫自己查明原因，因为他实在也不大能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突然间他想起花弄情已被捅得穿心透背都能活着回来，或许武向

天也该有此奇迹吧。

他安慰道：“别太难过，你哥哥不是夭折之相，一定不会有事，我这就去查。”

想及事情严重，毛盾拍拍武灵玉肩头，便径自离去了，武灵玉这才知道自己失态而为难了毛盾，她急忙转身想挽留跟道歉，可是毛盾已消失月门角，她追了两三步赶之不及，只好放弃。她轻轻叹息，移望雪白玉竹，心头感慨万千。

毛盾何尝不是，好端端的一个武家竟然搞得如此多灾多难，若非武向王为贪武功，岂会落个如此局面，他自己受苦倒也罢了，还要连累子女，实在罪该万死。

想及武灵玉愁容，他心头就难受。

“还是找花弄情探清状况吧。”

他并不想问花弄情是否杀死武向天，而是想问她为何受此重创还能活过来，或许这些方法可印证在武向天身上岂不正好？

不到几分钟他已移步金凤阁。眼见四周暗桩密布，该是陆不绝所派来监视，他果然是个极为小心之人。毛盾先向守卫打招呼后，已然当面叫门。

“二夫人见客啦！”

这声音就如青楼老鸨子在叫姑娘，高长声调连毛盾都觉得想笑。

“见客啦！来的是道士，没什么好避嫌的！”

里头已传来怒斥声：“臭毛盾，你当老娘的金凤阁是怡红院，叫我见客？不见！给我滚！”

毛盾哧哧笑着：“红牌小姐通常都有这毛病，我可以理解你，也能等。”

“那你就好好等吧！”花弄情也传出捉笑声。

毛盾自是耗上了，又吊高声音长叫：“二夫人见客啦！客人都来了还挑三捡四的，哪来这么多规矩。”

叫一声不行，两声，三声。毛盾足足喊了十余声甚至还有继续下去的倾向。

“你烦不烦！”花弄情已先烦得受不了。

毛盾处之泰然：“没有耐性怎能追到好姑娘，我不烦！”又是一声见客啦。

砰然一响，花弄情气冲冲把门踹开，双手插腰：“你到底要怎样！”

“见客啊！”

“见完了可以滚开！”

“见得了前面，还没见到后面呢！”

花弄情猝而见及毛盾表情简直就在玩弄自己，她倒是大气一喘不再上当，风骚地卖弄起来。

“小伙子好大的胆子前来勾引我？好啊，老娘就让你勾引，只怕你没那个胆子拉我上床！”

毛盾眯着眼：“那也说不定，就看你媚力够不够喽，该进去进一步说话吧。”

“你当真？”花弄情真以为毛盾想跟她上床，但心念一闪可不敢这么认为。

她还是让毛盾进门，媚笑着：“你倒是毛病不少，刚才还跟我打个死去活来，现在竟然找上门？”

“说不定也可能打个死去活来啊！”

毛盾笑的暧昧，走过一段白石草皮，凤桥已临，毛盾已停下脚步。

“怎么？想死去活来，不敢进我的闺房啊？”换花弄情讽言了。

毛盾的确还是有顾忌，一屁股坐在桥桩上，淡笑道：“你那里还算闺房吗？你还算黄花大闺女吗？别自作幻想了，再说，在外面必定比里面过瘾，不对吗？”

花弄情脸色一变：“你到底想来干什么？”

“谈心。”

“我没空儿！”

“谈心会没空儿，你平时用何种方法勾引男人？”

“老娘这身肉，你爱玩就玩，不玩马上给我滚。”

“我玩，有何不敢玩？过来！”毛盾猛招手。

“你当真？”

“都在招手了，你还怀疑什么？”

花弄情又自迷惘了，不知毛盾耍何花招，还是一脸色眯眯模样。她知道准有诡计，可是就是无从想出，干脆来个将计就计，浪声一笑：“好像来真的？好啊，老娘这个模样就挺在这里，绝不比纯情少女差，你想，我花招还多得很，只怕你没种。”

“少说废话，过来让我瞧瞧不就一切都是答案？真是毛病多。”毛盾还是猛招手，一股不耐烦似的。

花弄情真摸不透，她还是移步过来，故意发出媚人呻吟声，一步步逼近，双手暗运真劲，呼吸却急促，很似乎已发情，胸乳轻轻颤了起来，如此诱惑，甚少男人能躲得了。

毛盾脸颊不禁泛红，他却不躲不闪，但见花弄情倚身过来不及三尺，一股体香迎人，就快来个投怀送抱。毛盾还是伸手轻轻伸向她那件泛红软纱轻袍，就要解开。

花弄情不禁犹豫了：“你当真？”

“还假得了？”毛盾还在脱她衣襟。

“你……”花弄情已被挑起情欲：“你好坏啊！”以为自己迷人肉体已迷住毛盾。

事实上毛盾的确也是一副色眯眯猴急状，胸襟已被他拨开，半面酥胸已现眼前，花弄情呼吸不禁更沉，仍发出呻吟，已快闭上眼睛想沉醉。

“就在这里？”沉吟的诱惑声。

“我喜欢刺激。”

毛盾更色，胸襟更开，左胸已露。

“你坏……”花弄情当真闭上眼睛，技巧地伸手拉向腰带滑了下来，那软袍自动敞开。

毛盾竟然毫无忌惮将软袍拨得更开，花弄情前身裸态毕现，她更颤抖，恨不得抱向毛盾。

毛盾当真手伸向她肌肤，就在两胸之间，传来的是一片温热，这使矛盾顿觉双眼发花，他两眼直盯花弄情胸脯，现在若是让任何人瞧见，毛盾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他却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

“你还不来？”花弄情欲火焚身，急催着毛盾，却觉得他总是蜻蜓点水，不禁眯开眼睛想瞧瞧到底怎么回事，她发现毛盾很认真在研究自己胸脯。

“美吗？我保养得很好……”花弄情对自己胸脯感到自傲跟自信。

“很不错，只留下一点疤痕。”

“哪有疤痕？”花弄情猝有所觉，顿时张开眼睛，已见及毛盾正瞧着自己心窝，她脸色大变：“你在检查我的伤势？”

“很不错啊，复原如初，只剩嫩红痕迹，你用了何种方法治伤？”

原来毛盾只想印证一下这位是否真的花弄情，也想证实武向王那金枪是否捅过她心窝，证实结果无误，却又对花弄情高超之医术感到万分佩服，连一枪穿心都能救回性命，还弄得毫无浮面疤痕，实在不容易。

“可恶，混帐！”

花弄情在知道自己被耍之后怒不可遏，一掌凝来就已打向毛盾胸口，毛盾早有防范，急忙斜掠盘上屋顶，讪笑声仍不断。

“先检查之后再办事还不是一样。”

“狡诈家伙，老娘砍了你再说！”

花弄情不顾前胸已开，急急追赶毛盾，那副形态有若绑了飞巾的裸奔女郎，她却不在乎，只顾想手刃小恶徒。

毛盾见状，心知一时无法唤醒她，讪喝道：“要裸奔就到外面去！”

当下他先飞掠高阁，一个翻身倒纵墙头，逃到外面去了。

花弄情怒喝追杀，可是纵往高墙，发现不少守卫眼睁睁盯着自己不放，要是在别处她可以不管，可是在这里她是二夫人，又岂能为所欲为，她恨恨退掠墙下，猛将衣袍缠绑妥当方自再掠高墙。

毛盾已等在十余丈远的一株古槐枝干上，他笑道：“别老被怒火攻心。我耍了你是你太大意，有机会再报仇就是，我来找你的确有事。”

“屁什么事，老娘只想杀了你！”

“有关你那伤口之事，还有一个重大秘密。”

这话果然逼得花弄情恢复冷静思考，外表仍火辣辣：“惹了我，你不得好死！”

毛盾轻笑：“我本就不大想好死，因为好死不如歹活啊，我会活的很好。”

花弄情冷哼一声，兀自反掠下墙，毛盾知道她已心动，遂也再掠高墙，发现花弄情已等在凤桥旁，他才笑嘻嘻掠了过去。

“身躯实在不赖，只是你我有芥蒂，这些事只有等以后慢慢找机会了。”

“废话少说，想拿什么秘密来交换？”

“不急嘛！”毛盾落身七丈远，轻轻笑道：“你先说说看，你被武向王捅了一枪，是谁把你救活，还用了那么好的药？”

花弄情冷笑：“亏你还是个日月神教教主，连这个秘密都不知道！”

“谁说我是日月神教教主？”毛盾斥道：“我只问你如何治伤！”

“哦？不承认是吗？没关系，迟早你会感激我。”花弄情讪笑：“小小伤痕对日月神教门徒简直太容易治好，我何需找人帮忙？你想想看在那山洞里头谁会赶去救人？真是笨死了。”

毛盾心中一凛，日月神教真的有这门功夫？老柴房怎么没说？还是他忘了说？亦或是练到一个程度自然有此能耐？还是日月神功不但众多而各有所专精，这门功夫只流落到多情婆婆手中而未流落在老柴房手中？

该是有此可能了。看来这事得找个时间问问老柴房才行。

“你到过天狐山？”毛盾转了话题：“在一两个月前？”

“你在调查我？”花弄情防御心极强，她冷笑：“老娘爱到哪里就到哪

里，你管不着，你要的条件我已回答，该换你说出那秘密了吧！”

毛盾但觉她反应甚强，多少该跟此事有关，可是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再也套不到什么，于是说出那秘密：“十天后，武向天将跟阮月仙结婚，你或许该准一个红包吧。”

“他们？不可以！”花弄情甚激动：“他们根本没资格！”

毛盾瞄眼：“奇怪了，你又非少堂主，凭什么说他们没资格？”

“他们……”

“是冒牌货？”毛盾想套话。

花弄情灵机一转：“你看阮月仙那股骚劲，她嫁进武家分明就在于想争权夺利！”

“就像你以前控制武向王一样？”

“没错！”

毛盾轻笑：“你还不是一样抱着儿子回来想争权夺利，你凭什么管人家？”

“我是为你们好，你们根本还没查出她的底细就让她进门，简直引狼入室，迟早会出问题。”

“有什么办法，娶的人又不是我。”毛盾道：“除非你把阮月仙杀了，否则这场婚事无人能阻止。”

“你叫我杀了阮月仙？！”

“那是你极力反对。”毛盾讪笑：“空口说白话有个屁用，不过，我看你不是她的对手，因为方才过招，她武功比你高。”

“放屁！”花弄情嗔怒不已：“我就不相信斗不过她！这门亲事我阻挠定了。”

毛盾讪笑：“你这也真是，什么事都想插上一脚，不怕引起公愤也该为自己可能累死想想。不管你啦，消息已传给你，希望你好自为之！我还忙的很，就此告辞！”走了几步又道：“对了，你可别暗杀武向王，因为我在那里摆了鬼魂阵，你敢来，我会让你吃不完带鬼走！”

扬眉一笑，毛盾走得更快了。

“站住！”花弄情想到什么，怒道：“我儿子变呆就是你搞的鬼？”

“不错，小时不学好，长大了还得了，他现在过的不是挺快活？”毛盾讪笑：“还忘了一件事，那就是你不想让他永远如此，那就得好好看着我，别让我有个什么失闪，那大家都完了；说明白一点就是说请别胡乱暗算我一——为了你儿子着想！”

毛盾晃得更神气。花弄情骂了又骂，更是拿他没办法，气得她咬牙切齿：“老娘迟早会收拾你！”

这番话骂来狠劲十足，可惜毛盾已听不到。

完成了探查、放话、戏耍等任务，毛盾已轻松不少，他现在只有等着看好戏。但通常好戏都在晚上开演，他得好好找地方大睡一觉，晚上才有精神探究竟。

还是厨房那间小柴房管用，他一溜进去，已不见老柴房的床铺，只好弄平柴堆，回想着跟老柴房往日种种，不知不觉已睡着。

是夜。

无月无星，天漆黑一片。

忽见一条黑影掠向天龙阁高墙，他探视四周后，人如飞燕投林无声无息

再飞向数十丈远那株古松，然后拿出一东西直射百丈远的楼阁。

楼阁里李平和阮月仙正在饮酒作乐。东西穿窗而入，打在酒桌上，原是一飞镖，还绑了字条直硬硬钉在两人眼前。

李平早吓呆，那阮月仙冷喝：“谁？”闪至窗口探瞧四处，那黑衣人躲得隐秘，她并未见着。守卫惊惶而疑惑地赶来，急问何事。

阮月仙只好回答没事，遣回守卫后已快步闪回桌前：“字条写什么？”

李平急将字条递来，阮月仙摊开一瞧，写着几字：“冒牌货，有胆西山一会。”并没署名。

“会是那凶手？”阮月仙疑惑着。

“可能是了。”李平低声道：“我们去不去？”

阮月仙稍一沉思：“可能有陷阱，我去探探，你在这里别出去。”

说完她很快换上夜行黑衣，不再照会李平，兀自穿窗而出，避开守卫，几个掠身已远去。

那躲在古松之黑衣人暗自窃笑，这调虎离山之计显然成功，他找妥机会直掠楼阁，身加快箭，咻然穿窗而入。

李平但见黑衣人以为阮月仙去而复返：“这么快就回来？”

突见黑衣人还蒙了面，忽觉不对，正要惊喊，嘴巴方动，那黑衣人一掌直直吐来，打在他脑额，李平连眼皮也没眨即已软晕下来。

黑衣人很快将他扛起，凌空掠窗又冲出，别看他多了个人，行动起来跟方才绝无逊色，顶多是李平身芽白黄袍，划出淡淡幻影，却也稍纵即逝，凭守卫那种眼力除非是认真观察，否则根本不易察觉。

黑衣人很快顺利将李平掳出，朝黑暗方向遁去。

却不知他是谁，掳人有何用意。

不到半刻钟，阮月仙已慌张赶回，她似乎发现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但当她冲进楼阁，发现李平已不在酒桌旁，心知要糟，急叫着四处寻找，哪还有半个人影。

“守卫——”阮月仙急了：“少堂主可有出去？”

一大群守卫慌张聚了过来，全都说没见着。

“可曾发觉任何迹象？”

回答还是没有。

阮月仙终于完全失望，照此判断，李平该是被某个厉害高手抓走。她考虑是否要传出消息？

心念一转，还是说了：“快通知总坛，少堂主可能遭人绑架。你们快四下查探，一有消息马上回报！”

她之所以决定传出消息乃是弄不清是谁掳走，会掳多久，要是不放人或杀了李平，自己没回报，岂不落个凶手罪名。

虽然传出消息之后可能会引起骚动，但这总比被栽赃成凶手来得好。

话传出去，她已等不及，干脆直接找向金武堂。

不明究理的金武堂弟子自是起了骚动。但话传到陆不绝等人耳中，他们对阮月仙本是有成见在先，反倒先探问起来。

急得阮月仙不知所措，她想找毛盾，一方面看他是否在场，可以免去可疑对象，另一方面则认为毛盾较好说话。

毛盾可能过于劳累，明知道今晚有状况却睡过头，还是人群骚动才把他惊醒。赶到大厅时，一堆人正在那里等候。

陆不绝很快将事情说明。

“有这种事？”毛盾第一个怀疑花弄情，可是她会如此贼地那么快即动手。

阮月仙已将字条交予毛盾：“我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才让少堂主被人掳走的。”

“这么说你武功比他好了？”毛盾挖苦地说。

阮月仙心中有气，但在诸人面前却不能发作，还得装出淑女焦急状：“少堂主真的已失踪，我们得快点把他找回来，否则他很可能遭毒手。”

陆不绝道：“已派出本堂全部人马，相信很快会有消息。”

武灵雪是最不知道的一个，她焦切万分：“虽然哥哥变了样，但终究还是我哥哥，陆叔咱们也去找寻如何？”

大小姐开口，陆不绝岂能拒绝，当下点头：“就兵分四路搜索方圆五十里，天亮前赶回来。”

于是武灵雪和武灵玉成一路，陆不绝率领手下向东，黑不亮向西，毛盾则向北，大家各自带队散开。

其实毛盾绕了一圈城门又调头回来。

他担心的还是花弄情要是从中作怪，围着武向王那几名高手以及于玲恐怕也非她的敌手。

在发现花弄情似乎没动，他才安心地守在金凤阁附近一处邀雨亭，坐在亭尖顶，也好监视附近所有状况。

结果花弄情毫无动静，阮月仙却也潜回来找他报到。

“你也认为花弄情嫌疑最大？”阮月仙问。

毛盾斜眼一睨：“那可是你说的，我只是在防止她趁我们走光而暗中乱搞才调头回来守在这里，你回来就没理由了。”

“有，我认为掳走少堂主的人一定是花弄情。”

“光‘认为’不行，一定要有证据。”毛盾邪眼说道：“你怎会如此认为？”“她跟少堂主本来就不合，所以……”

“第二天回来就掳人？”

“她可能在附近埋伏很久。”阮月仙道：“而且趁第一天掳人，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她为何要掳走少堂主？”毛盾还是百思不解。

“少堂主是她谋夺金武堂的绊脚石，她当然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既然如此，一刀杀了他不就成了？何必掳来掳去自找麻烦。”

阮月仙不禁微怒：“你到底在帮谁？少堂主失踪你一点都不担心，你是不是认为他是假的才如此？”

“是真是假我都管不着，你想找花弄情索人，你去啊！我不想惹这个麻烦。”毛盾冷道：“至少在还没找到证据之前，我不会去惹她。”

阮月仙冷哼一声，直往金凤阁行去，大门也不必敲，一个掠身已冲入里头。

“你好大胆子敢闯我金凤阁。”看来花弄情早被满城风雨给惊醒，还特地守妥四处，忽见阮月仙闯入，立即拦了过去。

阮月仙也是有备而来，冷笑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竟然掳走少堂主，是何用意？”

“我掳走少堂主？”花弄情呸出一口口水：“你说了就算数？我还说你

掳走我儿子呢！”

阮月仙冷笑：“真人面前不说假活，快把人交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

“好啊，恶人先告状？”花弄情怒斥：“证据拿出来，否则来得去不得。”

“我这双手就是最好证据！”

阮月仙已强行出手，一出招即是巧妙霸道无比的擒拿术，她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将花弄情擒下，否则陆不绝等人回来，她将功败垂成。

只见得她那双手一探，幻出千手观音般一道掌墙裹向花弄情头顶上空，时如灵蛇探首，前掠左缠右勾上扣下挑通通都来，很似乎封死花弄情可能躲闪的任一空间。

那花弄情见状再也嚣张不得，这千幻魔手竟然虚幻得让自己摸不着头绪，硬接可能会吃亏。

她赶忙点出一指逼向左侧那些幻影，果然一触招，幻影即如千百条毒蛇噬来全对准其七寸腕脉，端的是大行家。

花弄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在故意引出毒蛇之际，右手一翻，一把白骨钉为之飞射开来，像牛毛般多得不计其数满天花雨封向那堆掌影。

“你敢用暗器？”

阮月仙大惊，如此之近，那白骨钉更强劲无比，全往自己要害射来，她若不回身自救或许可逮着人，却也得吃它几支闷钉。

当机立断，她只好抽回右手，毒蛇吐信般猛点一大撮暗器，打得白骨钉四散乱飞，手中已抄下几支，却有三钉穿过防线直扑门面，她倒闪左侧，一支身边掠去，两支还盯得紧，眼看离门面不及三寸，她猛张嘴咬下一支再反吐打出，硬将接尾而来第二支给炸掉。

花弄情见她破去自己致命一击，也颇为赞赏她功夫了得，可是自己更了得，白骨钉刚被击落，她又自探掌劈来。

此次她已以多情掌法对敌，乃想靠此神奥武学将人制住，眼看掌形虎虎生风七实三虚就要印向阮月仙那软柔胸脯，她还想一击中的再来个回勾爪撕破这骚娘衣襟，让她奶子见血痕。

谁知阮月仙却临危不乱，不但不避，反而挺身欺前，双掌从上往下包抄，又如抱大西瓜般想抄住花弄情，这本是极冒危险之方法，花弄情已然占尽上风，可是她却惊惶不已。

“你也懂得多情神功？”

说时迟那时快，花弄情竟然不敢吐掌，赶忙回身自救，只见得阮月仙本是抱大西瓜姿势，此时两脚一蹬暴甩高处，登时头下脚上，不但避开花弄情致命一击，还抢了空门直砍其背肩，幸好花弄情双掌收得快，应付得准，一翻身过来，正好赶得及拦劫，四掌双双印在一起，乍轰即开，两人各自闷哼暴退数丈。

那阮月仙似乎身在空中较为吃亏，立即被喷得转打斤斗，待她落地，身躯不稳，嘴巴巴现血丝，敢情是受了内伤。

还好她背向花弄情，一时未被查觉，她很快将血丝技巧抹去再转身。

然而花弄情太狡猾，在阮月仙举手抹向脸部时，已瞧出端倪——纵即使是假设也要唬人，她冷笑不已：“原来你也只不过是只纸老虎！”

当下采取硬碰硬打去，两掌逼得通红，力灌十二成功力，凌空欺来，那掌劲劈向空中发出叭叭响声，像点了千斤威猛爆竹，谁靠近就炸个粉身碎骨。

阮月仙眼看掌劲已先封死左右去路，她想退都嫌过慢，幸好手中还有先

前抓来的白骨钉，一连十余支钉得花弄情攻势受阻，那阮月仙得以脱身飞出，一时采游斗。双方为之大打出手，难分轩轻。

一眨眼五十招已过，时间耗去太多，花弄情已然冒火，猝又打出大把白骨钉封去天空，迫得阮月仙活动空间缩小。

趁她挤向左侧桥榭之际，她两掌轰来，阮月仙终于无处躲闪，只好再次硬拚封出掌劲，双方一触即分，轰然一响，两人又自喷退数丈，阮月仙吃力不住，硬把桥头那尊飞凤给撞断，幸好冲力过大，得以飞过十丈余宽水池免变成落汤鸡。

尽管如此，阮月仙已两度受伤，嘴角鲜血再挂，她再不抹了，冷森怒喝：“这笔帐日后再算，让我找出证据，有你好看！”

说着斜掠飞去就想走人。

“有胆别逃！有胆今夜算个彻底！”

花弄情在得知阮月仙内力不及她之后，她简直就如操生杀大权的皇太后，现在任何人都成了任她宰割的小太监小宫女，阮月仙还不是一样，她随时可以打败她，置她于死地，故而追杀起来亦如猫耍耗子，全是耍弄意味。

阮月仙方自安然逃出金凤阁，连毛盾的招呼也不打，径自闷着气离去。

第二十三章作法戏妖女

毛盾早见及两人比斗，没想到阮月仙功力如此不济，自己可能太高估她了。

眼看花弄情嚣张般追出，他已鼓掌欢迎：“好功夫，我从来没看过你打过这么漂亮的仗，难得，实在难得！”

花弄情见着毛盾，这才放弃追逐，停下脚步欣笑道：“下次你来，我照样好好侍候你。”

“我恐怕三招都抵挡不了。自动认输如何？”毛盾欣叹不已：“好厉害的多情神功，对了，她好像也懂这门功夫，你觉得呢？她是何出身？”

花弄情这才认真起来：“是懂一点，但这很容易从某人身上学得，可惜内力太差。”

“你所说的‘某人’是指谁？”

“武向王，还有我以前那些手下多多少少都练有这功夫。”花弄情若有所思：“她会是我某个手下的传人或子女？”

“多想想看是谁跟她长的较像。”

“怎么想？”花弄情忽而斥道：“要知道她来历，自己不会去查，光问我有个屁用！”

毛盾眼看阴谋被识破，干干直笑：“好好好，不问这些，你总该告诉我，你是否掳走武向天吧！”

“你说呢？”

“当然是希望你掳走，那样我办起事来会较节省时间。”

“你慢慢耗吧！”

花弄情斥骂一声不再甩毛盾，已掠回住处。

毛盾只好猛摇头了。这贼女人实在不好对付，明明觉得她很可疑，可是她就是狡猾做得天衣无缝让人找不出毛病——当然，这跟自己睡过头有很大关系。

他不断指责自己所犯下错误，一睡犯千错，想来有点哭笑不得。

还好，探出阮月仙也懂得多情神功，她跟花弄情多少有点关系，难怪她也是淫娃一个，全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嘛！

至于李平呢？他若被花弄情掳走还有话说，若是被那藏身暗处的杀手劫走，恐怕就要凶多吉少喽！

一切等搜索人员回来再说。

四更天过后。

不出毛盾所料，各路人马回报都是空无收获。

陆不绝和黑不亮更不敢休息，马上又指挥搜索任务，甚至发出最高行动指令传达各处分舵，把地翻一遍过来也要找出武向天行踪。

唯有武灵雪肝肠寸断，已达到茶饭不思地步，她坐在玉竹轩发呆，两眼却含泪始终落不下来，急得武灵玉没办法去找毛盾，准备把真相告知这可怜的姊姊。

“还是瞒着吧，你姊姊要是知道那个人是假的，虽然暂时解脱，但是她若再追问真的哥哥去了哪里？若知道他更早失踪在天狐山，那不逼死她才怪。”毛盾道：“瞒她对她也是一种好处。”

武灵玉又能说什么呢？只有让姊姊暂时接受此情景了。

“ 无论如何，还是要把我哥哥救出来。 ”

武灵玉心意是针对哥哥，却也含有救出冒牌李平之意。毛盾自是表示全力以赴。

连休息也免了，他很快四下仔细搜寻，希望找出结果。

一连三天都无消息。

那掳人者很似乎藏得很好，一点痕迹都不露。

毛盾也已回到金武堂，他想尽办法仍无所得，决定再采取招魂术以问个清楚。

虽然不知李平生辰八字，但碰碰运气，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

二更天里，虽是弦月，仍显得冷冷清清。

毛盾已晃动摇铃，叮叮脆响，传在深夜倒让人有清心作用。

不错，他就是想利用清心咒以使得被掳的李平能有所感应，或许可以指点一条明路。

“ 李平啊，如果听到我的唤声请回话……要不然把灵魂逼出，感应我这天地桥…… ”

所谓天地桥即是他利用细针和钱吊成罗盘针状，若有感应，指针自然会动，并且指出方向。

他耍了一阵，符咒化去七张，那指针果然开始颤了起来。毛盾心下一喜：“ 他在附近？呃，震动不小啊，很近，该在太原城里，西南方？…… ”

毛盾从祭坛后转到祭坛前，照准指针方向，划条直线，那角度正好掠过金凤阁檐角那双飞凤。

“ 有了范围好办事！ ”

毛盾正想瞧得更详细之际，忽有一道青光射来，毛盾惊愕叫声“ 谁 ”，以为是暗器，很快滚地逃开。

那青光闪至，落于神坛上，是一竹镖，由于力道够劲已钉穿桌面，矗立那儿，毛盾顿往发镖处望去，只见黑影一闪即失，他赶忙追前，可惜追出墙头已不见踪影。

“ 这人是谁？武功不但高，似乎对金武堂地形也了若指掌，否则他不可能连守卫都未惊动即已闪失不见。 ”

毛盾疑思不解中返回神坛，忽而见及那竹镖乃是现成采于附近竹林枝干，还碧绿发青，竹枝上绑了一布条，毛盾赶忙解开，里头写了几个字：

“ 花弄情，庚子年三月初三寅时生。 ”

毛盾愣住了，这人是谁，为何知道花弄情生辰八字？他突然传来消息有何用意？难道要自己收拾花弄情？

无论如何，毛盾还是想及时证明这生辰八字是真是假，于是先写在阴阳镜上，焚拜三炷香，又已施展法术以摄魂。

“ 阴女花弄情，庚子年三月初三寅时生，属蛇，对了请现原神！ ”

毛盾刚把酒杯洒点向阴阳镜，就这么神奇，竟然已浮现花弄情正袒胸露乳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情景，毛盾惊喜万分：“ 真的是她呀！ ”

这下可好了，知道花弄情生辰八字，那简直可以将她玩弄于掌指之中，若她再干坏事就把她变成跟武子威一样纯真无邪。

他正想着如何整整花弄情之际，武灵玉已稍带惊急赶来，瞧及毛盾，她始嘘了一口气。

“ 找我有事？ ” 毛盾对她举止颇觉不寻常。

武灵玉干笑一声，写道：“我发现黑影就赶过来了。”

“黑影，会是那神秘人？”毛盾眼睛一亮：“你看清他是谁？”

“没有；长头发，是个女的。”

“女的，会是谁？”毛盾心念一闪：“会是阮月仙？可是她怎会知道花弄情生辰八字；何况她的武功好像也没那么好。”

毛盾想不通，只好碰上了再说，他现在只对制服花弄情有兴趣，当下笑口大开：“你知道做人哪件事最快乐吗？就是耍人，把人当布偶耍，真是过瘾呐！走，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武灵玉未必听得懂他的话，但见他拉着自己手掌，触电感觉让她心中一甜，也就任由他拉着走了。

临路上，毛盾还是滔滔不绝，直把阴阳镜晃了晃，很似乎夸其伟大，武灵玉只好边笑边点头免得毛盾扫兴，直到她发现是面对金凤阁，她这才紧张起来。

“你要耍花弄情？”

“不然你还以为耍谁最过瘾？”

“她很凶……”武灵玉忌意犹在。

“放心，从今以后，叫她凶不起来，走！”

毛盾大摇大摆走向红门前，也不叫门，一脚踹得木栓断裂发出砰然大响，门板为之暴开。毛盾则皇爷般晃了进去。武灵玉虽忌，仍跟在后头。

这声音当然引得花弄情大惊失色，还未披上外衣，穿着透明黑纱睡袍即已拿着金枪已怒冲冲杀过来。乍见毛盾，她嗔怒不已：“又是你？你当老娘这里是武馆，容得你拳打脚踢？”

毛盾欣笑：“不是也差不多，光你可以踢阮月仙，我就不能踢踢门板？”

“可以，不过我这只脚也会把你踢出门！”

花弄情怒喝一声，前身扑近数丈，突又踢出右脚，存心将毛盾踢出门。

那劲道不可谓不弱，可惜毛盾早有防范，阴阳镜一抖，不知如何发出一道强光照得花弄情眼睛生疼，瞧不见眼前人影，她心下一惊，不得不撤回倒掠以防有变。

毛盾逼退花弄情，已是讽言讽语：“狗撒尿也比你好看，女孩子胡乱抬腿，成何体统！”

“你？可恶！”

花弄情当真火了心，右手一抬，手中七支白骨钉就想让毛盾好看。毛盾乍见白光，登时冷喝：“住手，也不问我三更造访所为何来？”

他那模样让人觉得即是有大事，花弄情为之一愣：“有什么事？”“你看我这张镜子。”

毛盾将阴阳镜摆正推来，花弄情倒对这会发光的镜子感到好奇，不自觉地凝眼瞧去，可说黑得发亮，她道：“八卦镜有何好看？”“我是叫你看镜中所写的朱砂字。”

“花弄情？”她更仔细瞧那不算小但却写在黑底瞧不大清楚字体：“庚子年三月初三寅时生？”她脸色大变：“这不是我的生辰八字？”

“不错。”

“把镜子给我。”花弄情急切地想抢手过来：“你敢偷我八字？”

“你不说，我怎会知道？”毛盾仍想探消息：“你可曾告诉任何人？”

“我神经病，拿过来！”

花弄情动了真怒，探手劲道已是千钧万力，迫得毛盾穷于应付，阴阳镜差点被抢。

他赶忙伸出右手食中指，从腰际夹出一张黄符条，口中疾念，再叫一声“起”，但见符纸呼地一声已被燃亮，他先甩向花弄情那绺秀发，火星闪点，迫得花弄情护发心切而回掌自救，她想打掉符火。

那毛盾急念：“魂来魄来，急急如律令。”赶忙将符火往阴阳镜罩去，再吼声“定”。

只见得阴阳镜亮出一闪，里头映出花弄情凶相。那花弄情却如被点穴道般定在那里，左手一把金枪已抵毛盾门面，枪尖只差左眉三寸就是刺不下去。

如此危急情景吓得武灵玉一身冷汗。她也是出招想救人，突见此状而定在那里，一只手想扯毛盾腰带，一手直指花弄情左肋，一脸拚命模样。

毛盾未发觉她如此拚命，已为自己杰作大为欣赏：“如何，我的法术不赖吧？”

武灵玉已然收招，闻声才瞧清状况，不禁点头轻笑，赞赏毛盾实有一套。

毛盾自然笑的更形得意：“她以前不是时常欺负你？你该如何惩罚她？”

“打巴掌！”武灵玉想搥出手掌，可是似乎又不愿沾她身子，不想打了。

毛盾自是甜笑着：“好，打巴掌就打巴掌，你不打她，那就叫她自己修理自己好了。”毛盾伸出手指在镜面画了又画，口中念念有词，结果，很快地，镜中人影已会动了。

毛盾则指责说道：“老婆娘你平日坏事做多了，也该自己修理自己吧！”手指往镜中人影脸部点去。那花弄情当真不客气往自己脸部甩巴掌。叭然一响，清楚可闻。

“不够劲，再来一个，两颊都打！”

花弄情简直行尸走肉，说打就打，耳光甩个不停，那嫩白脸颊已印出血红指印。

光甩耳光不够劲，毛盾又将她当猴子耍，要她东跳西掠，斤斗猛翻，还学孙悟空抓痒，耍得连武灵玉都忍不住呵呵笑起来。

直到花弄情满头大汗，毛盾才放她一马，讪笑不已：“任你多厉害，比起茅山神术还是差得远，该改邪归正了吧！”

毛盾再施法术，将镜中人影淡化不少，花弄情方悠悠醒来，可是已少了方才精明泼辣样，快跟儿子武子威差不多，落个纯真无邪。

“二夫人啊，你先说说看，你又是怎么死里逃生？”

花弄情痴呆说道：“护体神功……万元移位……再生术……”

“再生术？”毛盾了解万元移位大概即是可移动五脏六腑之功夫，自己也有此功力，倒是再生术，他听都没听过：“那是什么功夫？”

“再生，死而复活……”

任由毛盾如何逼问，花弄情还是傻呼呼地说这句话，逼得毛盾不得不放弃，摄魂术还是有缺点，深一层的武功她要是记不清，怎么逼也没用。

武灵玉及时写字于掌中：“问他是否知道我哥哥下落。”

毛盾这才想起正事：“你可掳去武向天？”

“有……没有……”

“这是什么答案？”毛盾心念一闪：“你抓了假冒武向天的李平？”

“是……”

“果然是你！”毛盾欣喜不已，果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方才那指魂感应针不就直指金凤阁吗？自己倒是忽略她了：“人呢？藏在哪里？”

“金凤亭下……”

“嘿嘿，阴险家伙，第一次看你那么老实。”毛盾斥笑道：“快带我去！”

花弄情呆痴点头，立即转身移步往左侧花园方向行去。毛盾和武灵玉则欣喜跟在后头，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如此顺利。

武灵玉直想着如此一来姊姊再也不必忧心难过了。

毛盾则对那神秘人感谢有加，给了这么好的生辰八字使得他省去不少工夫。

边走毛盾仍边问：“说说看，你如何把人掳来？”

“调虎离山之计。”

“那天晚上就行动？”

“是……”

“掳人是为了什么？”

“破坏两人结婚……。”花弄情回答总是简短扼要。

毛盾不禁想笑，这计谋本是自己订下，却惹出这许多麻烦，实在搞不清楚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呢？

还好事情有了转圜余地，否则不知该如何是好。

花弄情很快带领两人抵达金凤亭，此亭落于几株樱花树丛中，还算隐秘，呈六角形，顶檐各镶有飞凤六只，瞧不出什么特色，倒是地面平亮如滑，铺的丘青石一尘不染。

花弄情往左侧石阶旁的飞凤雕石双眼一按，那整座不算大却也不算小的石亭竟然往左移，露出一秘道。

毛盾叹为观止，秘道设在石亭底下，又有谁料想得到？这花弄情果然居心叵测。

花弄情引领两人入内，里头倒是宽敞得很，四壁置有十张以上石床，居中还有桌椅，很似乎可藏得许多人以及住很久。

毛盾已想起花弄情以前养的秘密杀手，说不定即隐藏在此。

再深入二十丈，一道石壁挡道，花弄情又向石壁推按，石门顿开，里头传来淡淡弱光，也传出求救声。

“救命啊，我是少堂主啊！……”

毛盾光闻及声音已知是李平，当下快步跨入，发现他已被脚镣铐在石壁上，一副多灾多难落魄模样。见着毛盾，他登时喜不自胜：“少侠快救我，我被陷害了。”

“这不是来了吗？”毛盾轻笑：“最近还好吧？”

“如此情况怎好得了？”李平苦笑不已。

毛盾乃示意花弄情将他给放了，李平连找她算帐的勇气也没有，急着想往外冲，免得突然这道门又闭了起来。“有事外面聊如何？”

“还有什么事？”毛盾道：“回去吧，你那口子早等你等疯了。”

“那，我走了……多谢搭救。”李平拜个礼就想走人。

“等等！”毛盾又道：“别忘了向外面宣布你平安归来，免得大家为你操心，至于被谁抓去，我看你就别说了，因为……”毛盾瞧向花弄情，欣笑着：“她已改过自新、乖多了。”

只要毛盾怎么说，李平即怎么样做，当下拚命点头表示知道知道，逃的

比什么都快。

秘室剩下三人，毛盾则礼貌面对花弄情：“多谢帮忙啊，否则我摸翻了天也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秘洞。”

花弄情傻笑着，这种客气话，她说不出来。

毛盾再瞧瞧四周，并无其他异样之处，遂指示花弄情退出秘室。

三人方走出，石亭自动恢复原位，结合得天衣无缝。

毛盾这才面对武灵玉，解脱般摊手：“一切顺利，你该高兴了吧？”

可惜武灵玉仍自忧心忡忡般摇头。

“怎么了？还有事？”毛盾不解。

“我哥哥……”武灵玉想及亲生哥哥仍无消息，她哪快乐得起来？

毛盾猝有所觉，竟然把这么重要的问题给忘了，他及时间向花弄情：“你知道武向天消息？”

“知道……”花弄情傻愣愣地，她现在是有问必答。

这声“知道”已把毛盾心胆吊得好高好紧：“他在哪里？”

“放走了……”花弄情指向李平消失方向。

毛盾颇为泄气：“不是他，他是假冒的，我说的是真的武向天，你知道他吗？”

“知道……”

“太好了！”连武灵玉都显得激动，毛盾急问：“他在哪里？”

“天狐山……”

“你见过他？”

“我杀了他。”

“什么？”毛盾两眼瞪得快破裂：“你杀了他？”

“是……”花弄情呆痴点头。

毛盾简直连一分希望都幻灭，一巴掌登时打得她口角挂血，连滚数圈摔在地上：“你这贱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连他你也敢杀！可恶，可恶……”

毛盾猛追过去又是拳打脚踢，花弄情人变痴呆，好似连痛神经也没了，被打被揍，照样憨愣地瞧着毛盾这奇怪的人类。

武灵玉早已靠在亭柱，泪水不断，没想到自己日夜盼望的哥哥竟会传来如此不幸消息，她心如刀割，简直已遍体鳞伤！

毛盾揍着揍着还是忍不了悲怅而顿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喃喃骂着：“你这恶毒女人，他跟你有何仇怨，你竟敢杀了他？”

花弄情倒也痴得可以，有问必答：“他妨碍我霸占金武堂，我杀了他……报复他爹……”

“你还算是人吗？”毛盾熬不过，又对她拳打脚踢。

武灵玉已支持不了，掩着脸面直奔逃开，哑巴也发出了呜呜哭声，伤心已是到了极顶。

毛盾但见她离去，哪顾得再修理花弄情，急得直叫，快步赶了过去。

现在只留下被揍得鼻青眼肿，浑身肿紫的花弄情，她仍未觉得疼痛，抹着鼻血，还对两相追的人感到好奇。

虽然狼狈，却又如何弥补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武灵玉直奔玉竹轩，还来不及回房就已趴在鸟笼底下那张石椅上悲泣不已。深夜鸟儿不易飞行，那对比翼鸟但闻女主人哭了，两只鸟儿也悲哀轻泣起来，现场弥漫一片哀伤气息。

毛盾已经追赶而至，却不知如何安慰，直叫着“没事，一定没事”，可是凶手都已承认，岂会没事？

“吉人自有天相，二小姐别哭了……”

毛盾说了也是白说，武灵玉根本听不到，也听不进去，兀自泣不成声。

“怎么办呢？人都死了，想找回来都难！”毛盾心头乱糟糟，不知该如何处理：“还死在他乡异处，怪可怜的，我该去超渡他才对，或而把他尸骨带回来，也算是尽尽朋友一场……”

心念至此，他忽而有所决定：“是该去，生死都要弄个明白。”

他登时抓向武灵玉肩头，抖得她怔愣忘了哭泣，毛盾认真道：“到天狐山一趟，把你哥哥找回来。”

等不及了，他立即拉着武灵玉往外头冲去，武灵玉被其突然举止给吓着，虽想挣扎却又不忍，手指传来扭动，毛盾已察觉，大概想及武灵玉可能听不见自己说的什么话，遂边走边写：“我们到天龙阁，拉李平到天狐山找你哥哥，说不定奇迹出现，一切都没事，所以你现在还不必过度伤心。”

如此一说又燃起武灵玉希望，赶忙抹去泪痕，追着毛盾直往天龙阁奔去。

那李平果然溜回天龙阁，正和阮月仙共饮美酒大谈惊险事，阮月仙不断追问以印证自己判断没错，是花弄情给掳走，为此她笑的更形放浪。

李平则三杯下肚又想办起那档事，拥搂佳人猛亲猛捏，很似乎想把三天怨气全发泄在阮月仙身上。

可惜艳福未享成，毛盾已直闯过来连大门也不必叫，一脚踹开，吓得阮月仙、李平惊惶失措诧异当场。阮月仙本想出手迎敌，突见毛盾更诧异了：“是你？”

李平惶声道：“少侠找我……”

“有事！”毛盾截口住前欺去，一手扣住李平，随即朝那阮月仙说道：“我得拉他回去应付所有人，再见！”

不等阮月仙回话，毛盾已把人带走。

阮月仙急叫等等，她明知有事，想问个明白，可是追了几步，毛盾已出阁，她是可以追赶，但自己明着的身份是淑女型，怎可失了态。

她很快返回闺房找些适合衣衫穿着上身，准备赶向金武堂瞧瞧到底毛盾在耍何名堂？

可惜毛盾并未返回金武堂，他已把李平带往武灵玉牵来的两匹马。武灵玉占用一匹，毛盾押着李平跨上另一匹，三人同时策奔出城，直往天狐山方向奔去。

李平这才感觉出不对劲，急问道：“要去哪里？”心头好像有被灭口之感觉。

毛盾冷道：“回你老家。”

“我老家？”这更像灭口，李平全身发冷：“我没有老家，我家在太原城啊！”

“你从何处来就回何处去。”毛盾冷道：“连天狐山都认不得路？”

“到那里？你们想干啥？”

“要你带我们去找武向天埋尸处！”

“呃！我……”李平心惊胆颤。

毛盾斥道：“又不是要你的命，你怕个什么劲？我想证实武向天生死，若死了也该把他尸骨捡回来安葬，你敢耍诈，我第一个要你的命！”

只要听话老命可保，李平心头稍安：“好吧，你既然这么坚持，我也只好舍命陪到底了。”

于是李平自动指引路标。

马匹行速更加顺利，七天之内该可赶到地头。

且说在毛盾赶奔天狐山五天之后，那本是被摄魂而呆愣如白痴的花弄情突然已清醒过来。

她仍自守着那金凤亭附近不走，乍醒之际，身旁早有儿子武子威在逗她玩小风车，另有一名年轻丫鬟守候于旁，她乃是陆不绝发现如此情景而临时找来照顾花弄情。几天来倒相安无事。

突见花多情醒来，丫鬟显得不安：“二夫人醒了？”嘴巴虽如此说，却不敢靠近，因为她素知花弄情之泼辣，很似乎被威胁着。

花多情倒是怔愕不已：“我怎会在这里？”

“二夫人失神五天了。”

“五天？”花弄情怔然立起：“你是说我五天里头跟我那小白痴儿子一样愣头愣脑？”

丫鬟呐呐点头。

“给我滚——”花弄情硬是丢不下这个脸，一掌扫了过来，那丫鬟连滚数丈，吓得泪水直泄，还未定神已跌跌撞撞逃命去了。

“可恶！这死毛盾！”

花弄情赶快回忆前事，她发现那天晚上是毛盾闯门而入，战了一会儿即失神，该是受了他的摄心摄魂术，想及自己变白痴受人摆布，她更吓坏，“我做了什么？”但见身在石亭，她顿有所觉，赶忙按开机关，掠入里头检查，李平早不见踪影。

她恨恨又已走出：“小贼敢耍我？实在可恨！他怎知我的生辰八字？”

当下拉着儿子直往闺房奔去。

那闺房极尽奢华，地面铺的全是纯白羊毛长毯，四处挂满红色柔纱，另有一张圆型大床，除此之外该是三面墙壁嵌着的大面镜子，敢情她是个自恋狂，方进入此房间，任何角度都可瞧及自己长像和全身肌肤，何等神妙之设计。

不过她此次进门瞧见的是自己满脸肿胀青紫，满身淤血，如此情景比落水狗，过街被打老鼠还惨。

她不禁泪水四溢，什么世界啊，自己竟然被揍成这副德行？她倚向镜子，检查自己伤势，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是她一生中最丑的一副长相，还让人瞧了五天。

她不禁大吼，要把毛盾挫骨扬灰方始甘心。

情绪发泄过后，她才拿出特别调配的药物，慢慢替自己治伤，一个个伤口，一处处淤血地小心翼翼地处理。

直到处理一半，她似乎想到什么，赶忙往床头后边那小盒子抓去，拿出一道灵符和一个女布娃娃，仔细瞧瞧，娃娃胸口已有红色血痕般圆点，她才嘘口气。

“还好我早想到会有这么一大，先叫法师替我避灾难，否则准遭了毛盾暗算！”花弄情爱意有加地亲向布娃娃，随又瞪向痴呆儿子，欣笑道：“说你笨，你这次倒救了我，没有你的前例，我怎会想到趋吉避凶之方法？”

武子威还是一副傻笑。

“没关系，不久将来，那厉害法师一到，一定替你解咒！”花弄情摸摸他脑袋算是安慰，但她很快恢复先前嗔怒：“把我整了五天，我要你的命！”

当下她很快找来纸笔，写下几行字，然后偷偷行向后花园，那里植有不少梧桐树，她轻吹口哨，一只白色鸽子飞向她手中。

她很快将字条套在鸽子脚环，这么一放，鸽子登时冲天飞去。

花弄情已残忍笑意猛露，很似乎毛盾已无法逃出她手掌心似的。

且说毛盾日夜不停赶路，不到七天已抵天狐山。

宁静湖泊，红黄林树，以及一连串乡村特有的矮房，点缀出一幅世外桃源美景。

若非有要事前来，毛盾和武灵玉定是心畅意迷而沉醉于此美景之中。

李平就不一样了，一回到此温泉村，他已如过奈何桥，生死立判。有好几名村友认得而过来打招呼，他却只是虚与委蛇，照着毛盾指示，先带他到自己住处。

小木屋依旧，只是久无人住，养了一窝老鼠和蜘蛛。人方进去，老鼠四窜逃开，一股湿腐味道冲向鼻头。

李平倒觉得好笑，指着靠温泉那墙角：“多日不住生起香菇木耳来了！”

毛盾也见着香菇木耳，可惜他只想知道经过，冷道：“你把当晚事情说一遍！”

李平不敢再开玩笑，立即将当时情况说明，从如何遇上武向天及发现他受伤，以及事后想通知阮月仙而引来共同埋尸等事说个一清二楚，他还从床铺底下搜出一些银票，“如果我谋害他，就不会把银票留在这里了。”

毛盾抢过银票，的确是金武堂惯用的，他冷道：“谋财害命的事多的是。”

“冤枉啊，我要是有此银票早远走高飞，何须留在这里？”

“因为你被阮月仙撞见，又被她美色所迷。”

李平简直快下跪了：“我真的没杀少堂主，凭我这两下子又怎是他的对手，少侠明鉴啊。”

这倒是了，李平想暗杀武向天，根本不可能。毛盾也只是吓吓他罢了，他几乎可以肯定武向天是遭了花弄情毒手。

“然后呢？你把少堂主埋在哪里？”

“后山山洼处。”

“走吧！人死见尸，希望你说的全是实话。”

李平当然不敢违抗，抓了一把旧锄头，当下又领着两人攀向屋后小径，直深入红枫林踩在满地落叶上，发出喳喳碎响，有若敲碎腐硬木屑，一股林木森森气息涌现三人心灵。

前头已是两山夹高，想是所谓的凹洼处，位置已近，三人心境显得更为沉重，尤其是武灵玉，她实在不知如何去面对哥哥之死，不自觉地眼眶又红，暗暗泪下。

李平已认出那两棵高大枫树盘在乱石中，他心惊胆跳地说：“就在枫树后边草丛里。”

冤魂关系，使得他甚是不安。

毛盾倒是混此长大的，他当然不在乎这些，问道：“你确定？那天可是晚上。”

“该没错，就只有这两株枫树盘在乱石上，后边又是杂草丛生，根本不可能有人经过。”

“好吧，暂时相信你的记忆。”

毛盾当了真，向前膜拜一下，拿出黄符一抖，化成火花，边甩向天空边往前走：“少堂主啊，冤了你那么多天，现在才来接引，请见谅。人死本是入土为安，但您冤死他乡，必是死不瞑目，老友来此就是等着替您报仇，您地下有知也该引导老友一条明路，然后含笑去吧。”

草丛的确密又长，毛盾好不容易才走到李平所说凹地埋尸处。

他再次撒出一把符咒，才拿出阴阳镜想照出尸体部位，可是照了几下，并无反应。毛盾疑道：“当真埋在这里？”

李平点头：“是真的。”

“大概是冤死，或是花弄情耍了符咒吧……”

毛盾无奈，只好挖着找了，当下向李平要一那把旧锄头，先铲去长草，再开始掘土，泥土甚松，三两下已掘五尺深，毛盾已皱起眉头：“不可能啊，只死不到半年，至少有个尸味，怎生没有？会死而不化变僵尸？喂，你埋多深？”

“我……记不清了……那天是晚上……”

毛盾一口气挖了丈余深，足足可埋下自己身高。他怒气冲冲跳了起来：“不是你记错位置就是根本没那回事，这里根本没尸体。”

李平脸色一变：“不可能，您再挖挖看……”

“挖你的头！”毛盾斥道：“你会挖到把自己埋起来？再挖下去，你怎么爬出这个坑？”

是了，李平也觉得不可能挖那么深。他百思不解：“明明就是这位置，怎会不见了？”为了确定，他还是大胆走向凹洞，再怎么看都差不多，可是就是没尸体。

“会不会在旁边？”

毛盾瞪眼：“两边草连根长得好好，哪有被挖过的痕迹？你最好再给我想清楚！”

虽然开骂，毛盾还是挖向附近，以免有所失漏。他现在并不在意伤到尸体，挖的甚是快速。

眼看泥土一片片飞起，就是挖不出尸体，李平不禁也疑惑了，当真会找错地方？他不得不再寻往四处。

可是就是找不出两棵枫树并排之记号，更无如此隐秘之山凹。他已经迷糊了。

毛盾很快绕着枫树挖了一圈，啥东西也没挖着，他当然嗔怒：“你在耍我是不是？”

李平吓得跪往地面：“我哪敢，我说的全是实话，当时我的确是用草席捆着少堂主的。”

“草席？”毛盾似有印象，很快又回到先前挖那深坑，把两旁泥土反往坑中拨去，不久，他发现泥堆中参杂了些根根直细东西，他本以为是树根或断草茎。

李平也应该把尸体埋在此处没错。

可是尸体怎会不见呢？

毛盾眼睛一亮：“难道少堂主也没死，跟花弄情一样死而复生？”

这话引得李平和武灵玉惊心动魄，尤其是武灵玉，本是伤心欲绝，此时却如服下仙丹般来劲直跳毛盾，还抓起草席梗瞧了又瞧，想更确定什么。

毛盾一颗心总算放松不少：“照此判断，少堂主还活着！二小姐别为他伤心啦。”

李平不敢相信：“当时他伤的那么重，满面是血……怎会没死？”

“少乌鸦嘴。”毛盾斥道：“有人被捅穿心都能活过来，何况只是流血！”

李平脖子一缩，没皮条，干笑着：“这样也好，他没死。我可以不必再扮这玩命工作了。”

“快找找看！”

毛盾为怕有所遗漏，仍自支遣两人四处找寻。武灵玉此时又喜又怕，喜的是知道哥哥仍有一线生机，怕的是突然又找出一堆坟。

还好，方圆百丈都找遍了，根本没结果，毛盾还以阴阳镜探测，连一些动物灵魂都测不到，他只好把此情况当好消息宣布了。

“没死，我就知道他福大命大，岂是夭折之相呢！”毛盾颇为自得：“去准备酒菜吧，我得好好享受一番乡村情趣。”

李平就是那副小人得志，一声应是，走的比什么都快。

毛盾轻轻发笑：“不容易啊，足足瘪了两个月，原来你哥哥没死啊！”

武灵玉还是有点担心：“可是哥哥去了哪？”

“多啦，譬如说，自己躲起来养伤，另一方面，说不定被人救走，不管如何，看开点，我的感觉一定没错，就像这里，感觉上就不是什么鬼气森林，冤魂四处，哪来死人！”

武灵玉稍安，随又想到什么：“哥还有一把弓……”

“这倒是了，听说在温馨小筑，咱们去取，顺便……”毛盾笑的邪：“喝它两杯如何？”

武灵玉终也脸红了。

毛盾随即带路走往温泉区，那李平就是地头蛇而且爱现，为了表现身份不俗，当然设宴在本区最好的温馨小筑。如此正好，省了毛盾再四处找寻。

小筑掌柜乃是五旬老翁，虽然有些富贵，但乡下人看起来总有些古朴老实样。

毛盾还是关心那把弓，老翁则已说明被人取走了。

“取走了？”毛盾甚惊讶：“谁？什么时候？”

“半月前吧，那人……”掌柜的突然目光移向李平，想说的话又咽吞回去。

“那人像他对不对？”毛盾急急追问。

“有一点……”掌柜不好意思，因为李平以往在此形象不佳，老实说即是混混，可是能住此小筑者非富即贵，他怎好拿李平来作比拟：“他头发较乱较长，而且较壮。”

毛盾激动得直拍手：“一定是少堂主，武向天啦！”猛揪住武灵玉肩头，欣笑道：“听见没有，一定是你哥哥前来拿走的，你现在该相信他还活着了吧！”

武灵玉也露出笑意，甚而有喜极而泣之态，这消息来得太好了。

李平趁此机会也摆出架势，向掌柜飞了一眼：“很像我那个人是我的兄弟。”手指两根弹出：“双胞胎。”

掌柜赶忙打哈哈：“你有福了，哪天回来风光？”

“快了。”李平笑的开心：“放心，我不会抢你生意。”

掌柜直道谢，哈哈连打好几个。

李平这才满意转往毛盾，欣笑着：“少侠想尝尝本处特色温泉酒宴？”

“这是什么玩意？”毛盾感到好奇。

“就是边洗温泉边品酒聊天啊，挺有意思。”

“是有意思，快去弄，我等不及了。”

“是！”李平拱手为礼，已匆匆离去。

酒宴设在独立雅屋之温泉浴池中。此泉水直通外头湖泊，自是干净如露珠，那桌子是一大块木头，由于浮力关系，上边则可放置酒菜。饮酒者只要浸入温泉，随时可取用，倒也是别具特色。

毛盾见状，好奇心使得他冲动欲试，霎时光外衣，一股脑地撞入温泉中，掀起浪花涟漪震动酒桌掀晃，好像欲翻船似的。

李平见状，赶忙跪往泉边直接着酒桌，免得让它翻去，他急道：“少侠别太冲动，酒桌禁不了冲击啊！”

毛盾这才知道失态，登时也扶向酒桌，轻笑道：“不容易啊，水上用餐，天下一大乐事。”目光已瞄向稍困窘的武灵玉，手一按：“你也下来啊，挺过瘾的。”

武灵玉更窘红了脸，猛摇头。

“来都来了，不试，多没意思？”

武灵玉还是猛摇头，甚而想退出去。

李平见状急道：“二小姐别走，您是女的，这里也有衣衫可穿，要是您害羞的话。”忽然觉得武灵玉听不懂，遂赶过去拦住她，并比手划脚，干脆自己先退出去，把门给带上，免得坏人好事。

武灵玉此时更窘心了，想开门也不是，不开门又不知如何是好。

毛盾则喜笑不已：“别害臊啦，不是有浴袍可穿？换它就是！”还是怕武灵玉听不懂，手伸向岸边长鞭，一抽一甩，卷向武灵玉腰际，回抽过来，武灵玉更形困窘，忽见毛盾半身外露，登时闭了眼，然而池边早被泉水溅湿，她又被往前倾带。一个未见着，唉唉两声滑跤，直往泉中掉去。

她惊惶想掠起，岂知毛盾早把鞭卷短，这一腾身过猛，旋即摔了下来。

她直叫糟，毛盾更叫不好，赶忙弃鞭顶向酒桌，方顶起来，武灵玉已落水，哗啦啦几声溅得水花四散，她早变成落汤鸡。

她想挣扎出水，却发现全身衣衫粘贴，妙处凹凸毕现，窘得她赶忙又缩回水中，把衣衫当成了浴袍穿。

毛盾直叫好险——为酒桌而喊，眼看风平浪静不少，始将酒桌置回池中，和武灵玉坐了个相对。

“这不是下来了么？”毛盾有些抱歉，却更满意自己杰作：“其实穿着衣服洗温泉也很过瘾吧？”

不知是温泉热气熏红了脸，还是武灵玉窘透了嫩颊，那脸看来更如透明水晶杯中的嫩红葡萄酒，熏得毛盾快晕了，嘴巴直赞赏“好漂亮啊”。

武灵玉的确够迷人，又如含羞带怯的出水芙蓉，直叫人想一亲芳泽，她又是白衣白裙，映在水中，活像碧绿翡翠中流动的白水晶，更裹着晕红如苹果的嫩肌肤，碧里透白，白里透红，简直美极了，毛盾也看呆了。

武灵玉羞窘中仍发现毛盾直往自己瞧，这更让她窘困，不自觉地抱起双手于胸，想掩去因落水而有些透明的胸脯，事实上隔着酒桌，毛盾根本见不着，但她还是掩了又掩。毛盾顿觉失了礼数，赶忙拿起酒杯，先敬为礼！

“喝杯酒吧，庆祝我们……相见不易，永浴爱河！”

欺着武灵玉听不懂，毛盾老喜欢占便宜。

武灵玉窘困干笑两声，还是伸出右手接下酒杯把美酒给喝了，一饮而尽。

“这么猛？那，我也陪你啦！”毛盾也将美酒饮尽，随即又倒满：“不容易啊！一辈子都没享受过人生，你呢？我看你也没有，以后陪我一辈子如何？也就是嫁给我的意思啦，虽然有个段君来，但她太凶了，还是你来得温柔，瞧起来就过瘾啊！”

不知武灵玉是否听懂，她老注意毛盾嘴皮子掀啊掀，脸腮则越来越红。大概哑巴多半看得懂别人怎么说话吧。

毛盾可好了，有了忠实美女听众，他说的比什么都过瘾，武灵玉只有笑，毛盾倒酒她就喝，几杯下肚，她也有了三分醉意，竟然也就开朗许多，开始会你来我往比手划脚了。毛盾见此更是高兴，硬把武灵玉手掌抓过来，欣笑着：“我爱你，怎么写？”

似乎笔划过多，他干脆画颗心。武灵玉顿觉甜蜜上心头，却更形困窘将手抽缩回去，但见毛盾欢欣大笑，她更难为情，一脚已推过来，推得毛盾差点倒栽葱，毛盾惊吓，没了声音，却更狡猾地伸手抓住那只脚，就要有所行动。

武灵玉一时惊惶却收不回来，她挣扎，却因两人全在水中，重心不稳，这一挣扎，两人全往前挤，居中又有酒桌间隔，冲势又过猛，两人全缩头潜入水中，忽而各自扭抓搔痒，就如小孩戏耍，绞得水花连连，过瘾非常。

终于两人憋不了气，双双冒出水面，却已挤在一堆，武灵玉登时发现自己被毛盾抱着，窘羞得又往水中钻去，逃回酒桌那头。毛盾却痴痴地笑：“美人啊，我快被你迷死了。”

武灵玉除了窘还是窘，不得已猛泼水过来，逼得毛盾潜入水中，她借此机会逃出水面，直躲入房间，再也不肯出来。

待毛盾从水中冒起，佳人不见了。愣了两眼，随即呵呵笑起来，直道：“过瘾就好，过瘾就好！”

抓起酒壶，猛灌美酒，亦是过瘾就好。

好不容易，武灵玉利用真力把衣服弄干，毛盾也喝得七分醉意，眼看已是黄昏，今晚是走不了了。

李平还特地送来毛毯，让两人睡得舒服。他本想逃逸，但想起毛盾在自己身上下的符咒，他实在也没这胆子冒险一试。

深夜中，武灵玉倚向窗口，晶亮明月高悬，倒映碧绿池湖中，美得让人心动。

回望熟睡毛盾，她的心亦是甜蜜温馨。

真是让人难忘的天狐之旅啊。

夜更深，美梦却更甜。

夜照样深。

冷月高悬。

花弄情倚在揽月亭，看似在赏月，其实她在等那位大法师。

四更天已过，天空才掠来一道青影，花弄情心下一喜，说道：“是法师吗？”

那人手持拂尘，胸挂太极图，自是道士没错，他轻功甚高地连翻七八个斤斗，平落花弄情面前。

他八字眉一挑，颇为花弄情半透明纱袍里边的胴体所吸引。

花弄情习惯地轻笑，顺便耸起胸脯，几天细心治疗，淤血早退去不少，又换来迷人肌肤，她嗲声道：“法师，我美吗？”

“不错，长得不错，国色天香。”老道士缩着目光。

“如果法师愿意，我……”

“可惜啊可惜！”那道士欣叹不已：“早在三十年前贫道准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但贫道已修行快一甲子，若沾了女色，一切修行岂非毁于一旦？贫道还是无福消受啊。”

“有这种事吗？许多法师还不是结婚生子？”

“那叫术士。”老道士揪着山羊灰胡，轻笑道：“道行高低在于法力，法力高低在于修行，修道人和术士不同，故而往往法力高于术士，全在于守身，清心寡欲啊！”

“法师好定力，小女子只好来生再相许了。”花弄情缩起媚态，又问：“毛盾呢，他才修行多久，竟然有如此之高的法力？”

“那全在于他拥有至宝阴阳镜的结果。”老道士道：“只要夺得此镜，他一无用处。”

“原来如此！”花弄情恍然，一时间又已轻视起毛盾：“您觉得要如何收拾他才万无一失？”

老道士反问：“他真的在此？”

“前几天又出城，不过他跟二小姐一起，迟早会回来。”花弄情稍稍担心：“他的摄魂术实在厉害，我被他摄了五天才醒过来。”

老道士冷笑：“雕虫小技，不足为奇，贫道自有办法收拾他。”想了一下：“我看你还是装疯卖傻，把他骗住之后再伺机抢他阴阳镜，只要此镜一到手，任他插翅难飞去。”

“要是他还没回来就先再施法术将我摄住，那我岂非再受制？”

“放心，贫道今夜前来，未逮到毛盾不会离开。”

“您不走了？那我就放心多啦！”花弄情欣笑不已：“我看您先把我那儿子灵魂给收回来吧？”

“不成。”老道士说道：“那毛盾贼得很，一有异样，他立即会察觉，这不易使他上勾，唯一办法就是保持现状，就连贫道也要易容改装，免得他认出而先行开溜。救你儿子之事，先逮着毛盾再进行如何？”

花弄情并无意见：“随法师意思，我只要能制住毛盾，其它都无所谓。”

老道士亦是狠声道：“不错，贫道跟他亦有不解之仇，这才是我来找他的最大原因。”

花弄情欣笑不已：“咱们可是同仇敌忾，自当共同努力啊，可惜你就喜欢修行，否则你我必定合作得更为融洽！”

对于花弄情的性暗示，花道士只有淡笑几声以应对，毕竟自身法力才是最为重要。

两人随又谈些如何对付毛盾方法，不时传出笑声。

就连此时的月亮瞧起来亦特别讨好，还会发笑呢！

“大师暂时就住在密室中，以免泄了身份。”

“尽随夫人安排。”

花弄情当下引领老道士往那金凤亭行去，在这里也只有这么个密室，虽然毛盾已知道，但暂时藏身，等他回来再想办法安顿老道士亦不失为目前最佳处理方式。

“大师可别乱动其它东西，因为……咱们很可能利用它来捕捉毛盾，而毛盾却曾经进入过。”

老道士频频点头：“贫道自会注意。”

说话间已抵地头，花弄情很快将秘道启开：“里头早备好酒菜，若不够，我随时会送来。”

老道士又是几声谢意才步入里头，花弄情将秘道带上，方自面对天空发出狠厉般怪笑，移步去了。

老道士则往里头走，在发现密室安排不输于高雅客房，他才赞赏花弄情并没冷落自己。他将肩负法袋置于桌面，稍微活动一下筋骨，四下走动并探探环境，在左床铺上发现一面铜镜，正好派上用场，挽袖拭往镜面，使得它更形光亮，反照人影也就更清楚。

“该是易容时候了。”

道士瞧着镜中自己不放，想着该如何易容才算恰当，最后目光还是落在自己胡子上，这该是他特色，当下拿出利刀将蓄留山羊胡剃个精光，另把灰长眉毛也给剪短，如此一来竟然年轻许多，他颇为欣赏自己。

“一心想练个返老还童，没想到一剪下去竟然修了二十年功力，年轻了十岁，难得难得。”

摸摸脸颊，他甚满意自己长相，不过若再长两根尖牙齿，倒有些像鼠类。

为了伪装彻底，他干脆将道袍、道帽给脱下，换上一般百姓素服，若眼光别再闪闪亮动，很少人会发现他是个深藏不露高手。

一切弄妥，照了镜子也算满意，他才阴森冷笑：“明年此时就是你的忌日！”

目标当然是对毛盾而发。

可惜毛盾还在陶醉温柔阵仗中。

就此，老道士默默等候猎物回来。

足足等了六天，毛盾回府消息方传出。

花弄情第一个紧张兮兮已赶来：“怎么办？如何收拾他？”

老道士仍镇定如常：“别露痕迹，你照样装痴，我躲在隔壁密室，等把他骗来之后，咱们再合力将他逮住。”

“要是他不肯进来呢？”

“那只好另想办法。”

花弄情眼看时间不多，立即将石亭恢复原状，想来个装疯卖傻，可是自己一向精明惯了，想装白痴，总觉得不易传神。

这容易会被瞧出破绽，想请法师再收魂，却又怕法师突然背叛，自己岂不大吃暗亏。想来想去，只好服下具有迷魂作用药丸，药量调到恰当，如此稍带昏沉，装起来倒有点像了。只是像喝醉酒，心神很是不能集中，想以此骗人，行吗？

她希望毛盾别太贼才好。

毛盾当然贼，半路已放掉李平，要他安分守己扮假人，以免阮月仙起疑而把他杀了。李平性命攸关，他不认真都不行。

随后毛盾领着武灵玉已回返金武堂，第一个喜讯即是传给落落寡欢的武灵雪，她一直伴在父亲旁边照顾。

可是武灵玉似乎不喜欢见父亲，找人把姊姊叫回玉竹轩。武灵雪当然关心妹妹，一有消息也就赶了回来。

“哥哥没死！”武灵玉迫不及待将消息传给姊姊。

武灵雪并无多大震撼，因为她早把李平当作哥哥，不知其中曲折故事，她倒希望听及哥哥把阮月仙抛弃，恢复他本来面目，那才是天大好消息。

武灵玉对姊妹稍带冷漠反应很不满意，又写了字条，“哥哥还活得好好，你不用难过。”

武灵雪似乎不忍，摸摸妹妹秀发，轻笑着点头：“我知道。”

亲情传过来，武灵玉感到安慰。毛盾已看出状况，伸手推向她给她暗示，武灵玉登时明白过来，立即往腰际口袋抓去，拿出预先写好哥哥如何失踪以及李平假冒之事的字条交予姊姊手中，催着她赶快阅读。

武灵雪拗不过妹妹，终于打开，这一瞧，整个脸都变了：“我哥哥是李平假扮的？”

她不相信，全向已抖抽起来。

毛盾点头：“正是，我们已查清。”

“可是，他为何跟哥哥长的如此相像？”

“巧合吧，人类品种千千万，一两个长得相近，也算不了什么。”

武灵玉急急拉扯姊姊要她高兴才对。

武灵雪心念一转想，终于满意欣笑起来，感激地望着妹妹：“我说嘛，哥哥怎会是那副软骨头，看到就有气，原来是别人冒充的！那李平实在该死，非得把他抓来治罪不可。”

毛盾道：“改天吧，李平也只是受利用者，现在动他，未免引起阮月仙等人疑心，那更难叫她们现出原形。”

“照少侠意思呢？”武灵雪问。

“那阮月仙是有阴谋而来，可惜我们猜不出她的来历，又不知她是否有同党，尤其花弄情又涉及谋杀你哥哥，咱们何不来个隔岸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武灵雪虽同意，还是斥骂花弄情：“这恶毒女人，连哥哥都敢暗算，活该遭到天谴，一夜之间变成白痴，否则我真想杀了她！”

毛盾不便说出花弄情之所以如此乃出于他之杰作。轻轻笑道：“咱道士这行最信的还是因果报应，花弄情是自作孽不可活，你们姊妹好好聊，我去看看她到底有多严重，看看报应还够不够？也好替你们多报点仇。”

说着，不打扰两位，径自溜了出去。

武灵雪瞧他背影，感慨良多：“这些日子多亏他了。”

武灵玉笑得更甜，扯向姊姊双手拉往池边，两人又如同童年时期聊得甚是开心，尤其话题转到毛盾身上，武灵玉总是露出情怀般发亮眼神。

毛盾当然幻想得出两人在聊什么，但此时他对花弄情更感兴趣，边走边想着花弄情的皮肉伤好了吗？是否如白痴般口水流满地？是否脱光衣服大跳脱衣舞？

越想越有趣，很快地也就抵达金凤阁，照样一脚踹开大门，长趋直入，还不停叫着：“花夫人，花姑娘，花妹妹你在哪里啊？近来可好啊？活得还快活吧？”

声音灌来，樱花丛中的花弄情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她没昏，也知道自己在扮白痴，自是不能回应。还得蹲在地上看一群蚂蚁死缠一只落难蚱蜢，双方打得火热。

毛盾叫了一圈，终于从她那笨儿子口中得知有个女的在花丛，他也就摸

了过来，乍见花弄情还是一把呆，他已讪笑不已：“花姑娘在研究地面为什么长草啊？”

“这臭小子！”花弄情暗骂一句，还得装出痴笑，口水都快流出来：“蚂蚁打蚱蜢……”实在想不出自己也会说出如此幼稚的话。

毛盾也凑了过来，欣笑道：“当然是蚂蚁赢了。”

“不懂……”

“让你懂，我这聪明人还能混吗？”毛盾把她拉向石亭：“那没什么好看，咦，伤好得差不多，你有保养啊？”

花弄情心下一惊，不得不逼出口水，装得更像白痴：“姊姊有来……”

“谁是姊姊？”

“姊姊……”花弄情只会这两字。

毛盾心想大概是派来照顾的，待会儿再查一下也就算了：“这姊姊也真行，把你保养得那么好。上次把你打的疼不疼？”

“不疼……”

“这么耐痛？”毛盾不信，又自手刀切向她肩头。

花弄情但觉重棍敲肉，痛得肩肌抽麻，她恨不得啃了毛盾，却得装出不痛傻笑脸。

“当真不疼？”毛盾已呵呵笑起：“我真服了你，百炼金钢，达到练武人梦寐以求境界，不容易啊！”

接连又是三四刀砍来，花弄情已被打得连矮三截，她忽而想到毛盾是否带了阴阳镜，何不试探？当下呃闷叫痛，逃了开去。

毛盾怔愕：“会痛了？呵呵，我还以为真的不痛不痒。”招着手：“回来，我还有话回你！”

花弄情猛摇头。

“快回来，敢抗拒我命令？”

花弄情还是不理。

毛盾念了咒语，右手食中指还捏起法诀喝着：“急急如律令！”想逼她回来，谁知不逼还好，这一逼，花弄情竟然逃开了。

毛盾怔愕：“法术失灵了？”很快抓出阴阳镜，再写上花弄情生辰八字，耍了几指，终于再浮现其影像。

他尚未叫“回来”，花弄情已经痴呆走回，一副听话脸容。

“奇怪，老是觉得不对劲？”

以毛盾多年作法经验，已感觉出花弄情不该突然失去控制，然后又突然被摄回，若不是有人从中搞鬼即是自己摄魂之术出了问题。

他甚仔细再重头施展摄魂术，想找出毛病。

花弄情亦非笨蛋，突见毛盾反常不再玩弄自己，想是出了什么破绽，尤其毛盾摄魂术耍来，她已感到头晕，这还得了，若真被二度摄去，这场戏就别玩了。

她得赶快通知地下的老道士，立即按下机关，石亭移开，就想往里边钻。

毛盾见状惊叫：“别走啊！”追了两三步，眼看人已逃入秘道，他正巧也耍出绝咒以收魂，只见阴阳镜浮出花弄情明显影子，秘道传来跌撞声，敢情是花弄情被摄魂，一时失足而摔落石梯。

毛盾甚为满意，随又斥笑叫着：“回来吧！”一声，没人，再一声，也没人：“不可能！我明明摄了她啊！”

一连四五声都没反应，毛盾不禁疑惑了，到底是法术失灵还是……还是花弄情跌晕，跌断腿了？

“大概跌晕了吧？”

毛盾当然不肯相信自己法术失灵，也就小心翼翼往秘道探来，先在洞口往下瞧，怎会连个人影也没有，他轻叫：“花姑娘，出来吧……我来看你啦！”没反应，声如泥牛沉海。

毛盾总觉得有蹊跷，但他自顾艺高人胆大，仍自把长鞭抓在手中，小心翼翼探了下去。

他边走边叫，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在他步落最后一石梯之际，轰然一响，顶头石亭已滑回原位封去退路。

阳光顿失，密室突然生暗又亮起，这时才感觉出四壁夜明珠微弱光线，白中带惨绿，很似乎已进入鬼屋。忽而内道秘门一开，花弄情已厉谑大笑现身：“小贼，敢把老娘当白痴耍？今天就是你偿债日子，叫你来去不得！”

毛盾甚是惊诧：“你不怕我的摄魂术？”

“怕什么，我现在好得很！”花弄情斥谑道：“雕虫小技也敢拿来献宝！”

“不可能，阴阳镜天下无人能躲！”毛盾直往镜面瞧摸，花弄情影像已消失，他惊愕：“你懂得避魂大法？”

“不错！而且比你厉害！”

“不可能，上次你明明被摄，还被我揍着玩。”毛盾若有所觉；“你找了高手？”

“管你什么高手！”花弄情听及“被揍着玩”已是满腔怒火：“我撕了你——”

狂吼中，双掌齐扬，万钧劲道汹涌而来，迫得毛盾东躲西藏，却又在斗小密室中避之不及，他只好强逼掌劲挡了回去，手掌有些生疼，显然花弄情已完全康复。

花弄情一招打得毛盾狼狈躲闪，似乎发泄不少怒气，已谑笑不已：“不错，我是找了高手，专为治你而来，今天你是来得去不得。”

话声方落，那老道士已推门而闪出。除了佛尘，他已改头换面，让人瞧不出是何方神圣，他瞧及毛盾，目光为之收缩，冷笑不已，声如尖鼠：“小贼妖，让你多活一年多，实在便宜了你，你是要束手就缚呢？还是要贫道先折断你双手双腿再审判你。”

毛盾一时觉得眼熟，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冷讪一笑：“老兄你是何门何派？竟然躲在女人裤底下当道士，未免太让人失望了吧？”

老道士闻言脸色大变，厉斥道：“少逞口舌之利，血债血还，你害人无数，贫道就等着收拾你。”

“凭你？”毛盾讪声不已：“到上面帮蚂蚁抬蚱蜢还差不多。”

老道士怒不可遏，手中桃木抖出五朵剑花，急速刺来，毛盾但见那剑势平凡无奇，却隐含暴发真力，尤其剑势走强，还带出三寸罡气随剑逼来，自是不能轻敌，他猛然将长鞭抖甩出去，一鞭抽向剑身却打之不偏，眼看剑尖已不及三尺，想再用鞭已是来不及，赶忙倒掠而退，剑锋划刺过来，割破毛盾胸襟，吓得毛盾赶忙施展铁板桥落摔地面。

七剑又自切来，毛盾连滚而逃，长鞭想抽挡却因过长而慢半拍，左肩又被划出一道血痕。他气坏了。登时将长鞭震断，化成鞭节暴打出去，鞭节四射撞墙又反弹，直如千万支冲天炮咻来飞去，炸得老道士和花弄情由于未见过

此怪招而纷纷走避最里头墙角。毛盾得以脱去纠缠，爬弹起来。

他还是冷言讽语：“怕什么，只不过放点烟火而已。”

伸手一吸，千万道银光全回手中，银光闪失，只不过是断鞭节。

老道士虽忌于此鞭变化多端，却更恃自己功夫了得，胸脯一挺又自踏出一步。“雕虫小技，管看不管用，下一招准叫你弃械投降。”

毛盾讪笑：“不管用，你们何须躲呢？大爷的下一招也要打断你手中木剑。”

“尽管来！”

第二十四章黑心道人

老道士怒喝，长剑再化游龙，一抖一甩，直如千万条恶蛇乱窜，无以伦比吞将过来。又见其大喝，恶蛇缩成一柱喷枪，又猛又疾冲射毛盾胸脸，很似乎想戳烂毛盾任何一寸肌肤。

毛盾嘿嘿冷笑，手中鞭节一抖，幻化成圈成环，套成数个环扣直如铁链般封向胸前那要命一剑。那金环似有吸力，猛粘木剑，仍自收缩成勾将木剑扣得死死，不但封去这怒剑，更把它带甩左侧。

“吃定我长鞭耍不开，看我九九连环扣厉害！”

毛盾倒掠后退，金环抽甩更急，那老道硬被拖得下盘不稳，斜了身子。他冷喝，左手拖向右手想贯力于剑把金环挑回来。

毛盾岂能让他得逞，就在他用劲逼得脸面通红之际，毛盾猛喝一声“撤”，突见金环像弹珠弹开，四下乱窜。

老道士未及时发现，又在猛力回扯之下，在对方力道突减之际，他整个人吃力太大已踉跄往后倒摔。他大呼不妙，想旋身以稳住身子，岂知金环四处跳动几下全往他撞击过来，四面八方封得死死，而且全罩准要害。

老道士猛喝，拨剑回旋想逼退金环，但见冷光一闪，叮叮数响，金环是被逼回两三个却仍有五六个套砸过去。

再叮锵一响，桃木剑硬生生被打成两截，老道士吓坏，双掌兀自猛击剩余金环，可惜身躯离的太近，击倒东边顾不了西边，硬被套打在左肋左背，痛得他赶忙跳退数步。

那花弄情本想出手，但见老道士撞回来，老狐狸的她也缩了手，先看看情况再说。

毛盾但见一招得手，哈哈捉笑，右手一伸，跳落四面八方的金环井然有序地全套回手中，倒是变成了大手镯。

“如何，叫你断剑就断剑，我的话比圣旨还管用呢！”毛盾讪笑：“下次剃你光头！敢来吗？”

老道士怒不可遏，突然丢掉手中断剑，直撞内门，再出来时已抓了一把金刚宝剑，抖得虎虎生威：“再接老夫一剑！”

长剑又自吞天掠地砍来。

毛盾讪笑道：“破铜烂铁也容得你大呼小叫？去！”

一声“去”字方出口，他右手猛伸直，全环又如飞天蝴蝶般全套往那把长剑，老道自是不肯让它套中，施展拨字诀拨了前几环，可是后几环仍旧快捷无比套得紧，三环下扣，任由他剑法灵活，攻势也为之受阻。

毛盾见他剑势已弱，立即吸回弹飞金环成鞭，就这么抽往扣向长剑金环，这一卷一带，金环更套向老道士手腕，他吓得猛将手中剑抛于左手，想腾出右手以扣抓金环。

“那么容易，我就别混了！”

毛盾不知怎么耍了鞭，金环突然弹开，有若灵蛇游走，那老道士手中一滑，灵蛇顺他那大袖口疾钻进去。

这还得了，老道士猝然施展内家真劲，全身暴涨许多，一股紫白气流猛喷袖口，方自将灵蛇给逼出，袖口却因此而爆裂。

毛盾趁机甩鞭，硬将他手中利剑给卷抽飞散，掉于地面。

老道士两次兵刃脱手，简直是莫大侮辱，怒喝一声，真劲猛劈过来，人

未至，紫气已如狂涛巨浪逼得毛盾倍感压力。

毛盾就是吃亏在内力不够，否则凭他已是日月神教教主，哪怕其他高手叫阵？眼看罡气扫来，实在不敢硬碰，只得右手封掌，左手猛抓身边石椅，猛地罩打过去，借身滚闪去了。

“对，他内力不足，咱们用内功逼死他！”

花弄情见有机可趁，双掌凝胸，急急追前，逼至毛盾七尺近，掌劲蜂拥而出。

毛盾实在禁不了两人同时联手，一个闪避不及，已遭两道劲流击中，直撞内侧墙面，跌得头晕脑涨带疼痛。

“不好玩啦！”

毛盾眼看情势不对，赶忙滚身落向石梯，一鞭打得顶壁砰然巨响，却完好如初。

“完了，凶多吉少！”

花弄情见状哈哈大笑：“我这机关是请高手设计，岂是你说打开就打开？”

毛盾苦笑不已，还是不死心往石梯掠去，顶着肩背猛撞，竟然毫无动静。

花弄情哈哈谑笑，报仇怒火使她精神大振，登时又自探掌劈来。

毛盾眼看无法脱逃，赶忙抓出阴阳镜，咬破手指以血代书，直念写着花弄情生辰八字及咒语，猝来个“急急如律令，摄！”阴阳镜猛照花弄情，惟见青黑光芒暴闪，花弄情整个人已如断线风筝跌摔地面，再变成痴呆人。

毛盾这才惊拍胸脯：“好险！”临急煞招还挺管用，茅山神术还是有一套。

老道士见状当然不肯罢手，厉喝如疯虎，紫白气旋又从双手掌心冒出，人如飞鹞扑猎，直冲石梯毛盾。他势在重伤毛盾，出手自是全力以赴。

谁知毛盾却悠哉悠哉谑笑不已：“老混蛋，你要对付的是她不是我！”

他突然叫声“杀”，阴阳镜猛抖，那地上花弄情竟然如失心疯子直扑老道士，由于老道士冲过头，又未顾及背面空门，他想回救已是过慢，臀背登时受掌，轰得他射撞墙面，虽不至于当场吐血，鼻子却撞得肿红生疼。

他恨极毛盾，滚身落地，赶忙往内头密室冲去。

毛盾哈哈讪笑：“不错不错，三八保镖挺管用的，快杀，把他擒下来当你的伴！”

花弄情果然听话，立即追杀老道士，眼看道士将石门罩上，她竟然猛发两掌轰得偌大石门碎烂四散，尘烟未散，花弄情早钻了进去。

猝而一阵击掌声，老道士狼狈倒蹿而出，他手中多了一个布袋，他猛往里头抓出巴掌大八卦镜，还有灵符。

方想展法术，花弄情又自劈杀过来，打得老道士滚左两圈，好不容易把镜抓向左手，疾往花弄情脸面罩去，右手抓符条就想击贴其门面。

毛盾冷笑：“行吗？”

长鞭一抽，打得符纸断成数张，眼看花弄情又自欺扑而下，老道士不得不咬破手指也将血迹画在八卦镜上，再往花弄情脸面照去，一声“定”字吼得密室抖震，花弄情果然被吼住，定在原地，神情较为清醒，可惜却仍愣着脑。

毛盾但觉这老道果然法力不弱，冷笑道：“能挺多久？我看你还是投降吧！”

阴阳镜登时再照花弄情脸面，其威力似压过八卦镜，那花弄情又已怒吼起来，一掌就往老道士劈去。

老道士吓得疾滚左侧，正巧是在床边，他赶忙抢拉那长棉被，突然拚命般狂吼，人如弹丸疾射毛盾，任他长鞭抽来也不躲闪，待冲至不及丈余，他始将棉被张开猛往毛盾罩去。

毛盾冷笑，右手凝掌疾往棉被轰去。他自有把握打得棉被碎裂。果然他这掌劈来，棉被碎得粉身，花絮为之乱飞，直如下雪，捣得他眼花撩乱。

他心知不妙，正想跳逃他处，那老道士却经验丰富先以八卦镜照醒花弄情，并大喝：“快帮忙，快抢下那面阴阳镜。”

花弄情心脑稍醒，分得出敌我，闻言之下，迅即欺扑过来，两掌打得毛盾再撞顶墙，弹摔石梯猛滚下来。

毛盾直叫着，仍猛抓着阴阳镜，想照向花弄情，并急叫“劈他”。

那老道士岂能让他再得逞，猝然猛扑向他，顾不得自己身份，简直如小孩般和毛盾抢夺手中那块阴阳大饼。

“你敢抢我的宝物，我咬死你！”

毛盾一时护宝心切，抢之不下，干脆猛张嘴咬向老道士手腕，痛得他唉声痛叫，他还是不肯放手，尖急厉吼：“快抓住他，快劈他——”

声音如雷，轰得花弄情神智大醒，乍见状况，一掌打得毛盾闷吐鲜血，终于护不住阴阳镜而跌撞丈余远墙角，显得狼狈不堪。

老道士终于抢得阴阳镜，欣喜若狂高举头顶：“我抢到它了，我得到它了！”差点蹦跳起来。

花弄情也是一脸战胜笑态：“法师有了它即能打败这小子？”

“不错，有此室物，天下无人能挡！”老道士笑得更狂。

毛盾看在眼里叹在心里，面对两人，他感到不易处理，为今之计似乎该先逃开方为上策。

他有意往石门靠，想来个致命一击。

然而花弄情和老道士皆是狐狸精，狡猾得很，在得意忘形中还是注意毛盾，但见他有所行动，两人登时不敢再狂下去。

老道士急谗道：“抓起来才能永绝后患。”

“我看干脆杀了他！”

花弄情更形残忍，双掌凝力，兀自逼来。

毛盾眼看走脱不成，猝然大喝：“想杀我，我还要你老命！”

双掌冒出七彩烟气，人如猛龙暴撞花弄情。就在双方不及三尺之际，罡气已震得空气为之密缩而发出哧哧响声，花弄情犹不信邪，怒掌再劈来，砰然巨响，地动山摇，两人各自倒喷而退，各自口角挂血受了内伤。

花弄情料想不到毛盾拚劲竟然如此勇猛，自己一时托大而受伤，实在划不来。心念仍在犹豫该不该反攻。

那老道士见机不可失，猝而又两掌轰来，毛盾简直无处可躲，只得抱头硬挨，两掌轰得他又如弹丸弹滚四处。

花弄情见状想及自己被揍着玩，此时不就是报复好机会，当下谗笑，疾扑下来，和老道士直如饿虎扑羊，揍得毛盾哇哇痛叫，鲜血直吐。

毛盾已无法控制，心念中只想脱逃，猝然狂厉大吼，双掌猛力合十，运出无尽威力日月神功，只见得红白光芒大作，他再厉吼，双掌一翻，又如日月绽放光芒射得满室光华，更加火山爆开般猛冲两位狗男女，那光影过处，

轰然巨响。

不但打得两男女倒冲顶壁，那劲道竟然形成火山爆出那股喷浆，轰在顶空三尺余厚石墙，轰得石屑暴飞，那坚固无比的金凤亭竟然被轰得塌垮下来。花弄情和老道士早被轰得喷挂树上再摔落地面。

毛盾想逃，却因用力过猛，牵动伤势，猛吐一口狂血已四肢无力酸软下来。

他希望这杰作能引得金武堂注意而前来救人。

这希望是实现了，金武堂的确被此爆炸般响声吓着，猝然引起骚动：“在那里，在那里！”之声音不断传来。

花弄情虽然受伤，但她却知道事情严重性，急急叫道：“快扣着毛盾躲到我房间，快！”

老道士当然也明白状况，强忍伤痛，猛然再入裂洞，发现毛盾已软趴无力，冷笑一声，一指将他点昏，抓扣于手中，反掠而起，直奔那金凤阁，躲了起来。

花弄情见他已藏身才嘘口气，来不及清理满身脸灰尘，只好挽袖勉强拭向脸面，好让自己别那么狼狈，想及毛盾那掌劲，她心头就是一把惊一把怒，还好已将人制住，否则不知又要再伤多少心神。

她仍是喘息不已。陆不绝已领着黑不亮和武灵雪、武灵玉等人惊惶赶来。突见亭倒柱塌，四人惊心不已。

花弄情则冷漠面对他们可能质询。

陆不绝拱手为礼：“发生何事？”

花弄情道：“没事，我在练功。”

“练的把石亭拆掉？”黑不亮冷笑：“你不是发疯就是有问题。”

花弄情斥道：“我的事不用你们干涉，走开，金凤阁不欢迎你们！”

陆不绝不解：“二夫人不是受了刺激而变得痴呆？”

“你才痴呆！”花弄情更怒：“老娘就是喜欢胡作非为，你管得着！”

说话过于激动又牵动伤势，嘴角已渗出血丝，她想急忙抹去却已被人发现。

“你受伤了？”陆不绝稍关怀地说：“是不是有人伤了你？”

“放屁，练功就不会受伤？”花弄情斥道：“老娘高兴将自己弄伤，你管得着？”

武灵雪冷笑：“明明被人打伤又何必装没事？”

“是又如何？”花弄情谑笑：“你不是天天想咒我死，我被打伤不就合了你的意，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关心我，免了吧！”

武灵雪冷笑：“既然承认被人打伤，那人是谁？人在哪里？”

“天打雷劈，人在天堂，你去找雷公啊！”

“毛少侠在哪里！”武灵雪挑明地说。

“谁是毛少侠？”花弄情装迷糊：“就是那小道士？哼哼，别人不跟却跟那小道士，你不怕你未婚夫说你没眼光？”

武灵雪嗔怒道：“你不说，没关系，我搜给你看！”

“你敢！”花弄情急忙拦向武灵雪，怒斥：“别以为你是大小姐就能犯我金凤阁，你搜搜看！”

武灵雪根本不用她，一掌将她推开就想往阁楼搜去。那花弄情本就受伤在身竟然被推得踉跄而退，人没拦着还差点呕血。

然而她见及武灵雪已搜向住处，惊惶之下已存拚命，怒喝一声，整个人暴飞而起，猛截在凤桥前头，双掌大摆前头。

她这一用真力，鲜血又渗出嘴角，显得十分狼狈，她仍硬撑，还想拚命。

“谁敢再闯，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武灵雪还想动她，陆不绝不忍，追了过去：“大小姐请稍慢，到底发生何事？”

武灵雪道：“毛少侠刚回来即前来查她，结果发生打斗，她在，毛少侠却失踪，我当然要弄个明白毛少侠到底人在哪里。”

黑不亮冷道：“凭她狐狸心，哪会把人囚在那么容易找的地方？我看要拆掉所有亭子才成。”

花弄情闻言不怒反笑：“你拆啊，拆得了就给我建回去，搜不到人老娘照样跟你没完没了！”

陆不绝稍一思考，说道：“敢问二夫人，毛盾可真的曾来找过你？”

“没错，可是马上走了。”

“那石亭之事又如何？你又如何受伤？”

“有刺客闯进来，我拚命打跑他，你们来的太慢了！”花弄情冷眼一挑：“说不定是你们搞的鬼，还假惺惺地前来察看。”

陆不绝道：“金武堂既然让你住下就不会随便为难夫人，您误会了。”

“误会？现在呢？”花弄情冷笑：“大军压境，趁我受伤欲搜老娘住处，这算不算误会？”

“我们只是过来看看而已。”

“看完了，可以走了吧！”花弄情猛下逐客令。

武灵雪冷道：“毛盾又如何离去？外边守卫怎没察觉。”

花弄情斥道：“他还算是人吗？满脑子鬼怪主意，他要走会告诉我吗？简直笑话。守卫没见着就想赖我头上，你以为那小子那么好收拾，老娘要留他就能留他？”

这倒是了，众人自是相信毛盾能耐，纵使花弄情了得，要如此无声无息，毫无痕迹地把人逮起来那恐怕不容易吧，他们已开始相信毛盾是自己离开，搜屋意识也就没那么强烈。

可惜他们却没想到打斗会在地底密室，花弄情又事先弄了个高手前来助阵，毛盾斤斗栽的实在冤枉。

陆不绝见武灵雪不再坚持搜屋，他也该打个圆场收局：“二夫人既然如此说，我们也不便再为难，倒是那刺客长的何模样，是何来路，可否告知一二？”

花弄情看他们不搜了，心下大喜，表面却仍冷冰冰：“五十上下，惯用刀剑，好像昆仑剑法，我只知那么多。”

她故意扯向又远又难找的昆仑派，若他们想查也得花上一月半月光景，她早将事情摆平了。

武灵雪冷道：“像吗？用剑高手，你怎会受掌伤，身上一点剑痕都没有！”

花弄情怒斥：“老娘厉害，你管得着！”

“我看你是有意隐瞒，想岔开我们注意力。”

“老娘高兴，你又奈我何？”

“你？”

武灵雪实在是想趁此机会揍她，陆不绝赶忙拦了过来：“大小姐，咱们

暂时先四处搜查看看，说不定会另有发现总比耗在这里好。”

武灵雪这才点头斥道：“最好别叫我搜出什么，否则大家看着办！”

“若有状况请随时通知我们，告辞了。”

陆不绝礼貌拱手，和黑不亮已相偕离去。

花弄情等到他们全消失大门，这才嘘喘大气直呼好险，更对武灵雪这混丫头骂个不停，哪天真的要给她好看，方消今日心头之恨。

瞧这一身狼狈，她又把怨恨转移毛盾身上，当下四处眺望，但觉人都走光了，始转身进入豪华楼阁。

那老道士则躲在花弄情闺房，因为那里算是最隐秘之处，他连武子威也一起点晕丢在床上，免得他发出声音而惊动外头。

一切似都雨过天晴，他才爬出床底，并把毛盾拖出来，还找了布条将他捆绑牢靠，心头才算较为安心。

花弄情赶了过来，发现老道士躲在自家闺房，倒是觉得想笑：“道士躲入女客房犯不犯忌啊？”

“情急管不了那么多。”老道干笑，随又问道：“人都走了？”

“不然我还敢进来？”花弄情欣笑：“现在如何处置他？”

“带回本门，我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现在可不能动，他们必定在外头加派人手。”

老道士冷笑：“人已在手中，多等几天也没关系。”

“恐怕也不能等太久。”花弄情道：“何不现在把他杀了，这样较好处理。”

“不行！”老道冷狠道：“我要他的头祭坟！而且还要折磨得他活着比死还痛苦。”

花弄情哧哧一笑：“没想到修道人火气也还真不小！”

老道士道：“你不想啃他的肉？尤其他把你变成白痴。”

一想及白痴，花弄情即是满肚子火，怒骂着“揍着玩”，一连数脚已把毛盾给踢醒，还来不及了解身在何方已唉唉痛叫。

“还知道痛嘛，老娘打得你水肿！”

花弄情揍得更狠，毛盾忍受不了突然尖叫救命啊——准是想把声音传出去。

老道士和花弄情闻声简直吓出冷汗，在“救”字方发出之际已双双伸手急封向他嘴巴，硬把毛盾封得喊不出声，毛盾挣扎，老道士数指又将他点晕。

两人这才嘘口气，直叫要命。

花弄情更急了：“绝不能留他在这里，他随时会醒来而喊叫。”

“不会吧，我对我的点穴法甚有把握。”

“你不知道他练的是……”花弄情本想说日月神功，但这关系到自己也是日月神教教徒，只好立即改口：“他练的是一身邪功，好几次都是大意才被逃走，你还是小心为是。”

花弄情也想到留毛盾在身边以逼问日月神功口诀，但情势并不十分有利，她只好暂时放弃机会，先把人送出金武堂再说。

老道士稍加思考，说道：“不如今晚就把人送出去如何？”

“好是好，可是要如何不被发觉地送出？”

“调虎离山或暗渡陈仓。”老道士说道：“我先潜到外头，先放出有关毛盾消息，待金武堂上下赶去，你则暗中将人送出。”

花弄情但觉这计谋不错，可是话又想回来，自己已受伤不轻，老道士也差不多，再抱个人行动恐怕破绽百出，她想了又想，还是觉得不妥。

“你我有伤在身，不论行事或避人都不方便，我看还是将他安置在此，等你我伤势较稳定再说，至于他是否随时醒来，咱们多花点时间看管就是。”花弄情道：“甚至可以轮流，让他无机可乘。”

老道士想及自己伤势，登时也没了意见，轻轻点头：“就这样吧。”随后拿起手中这面阴阳镜，如获至宝般瞧个不停。

花弄情想及被摄魂，心头即是害怕：“把那鬼镜毁了吧，太可怕了。”

老道士轻笑：“要是毁得掉，它也不会留传千百年。听说它是阎王爷特地留在人间的宝物。效用足可引魂弄鬼，也就是说知道使用方法，可以将死者弄活过来，就是不知传言是真是假，也没人试过。”

花弄情不敢再沾身：“你拿去试，效果如何再告诉我，对了，我儿子的事……”

“现在适合吗？”老道士道：“等送走毛盾再说。”

花弄情想想也觉得有理，遂不便再强求。当下安顿老道士在隔壁房间休息。

老道士似对毛盾有血海深仇，硬要把人带过去，花弄情在不伤和气之下只好随他意了，将来再逼问他有关日月神功之事不迟。

尤其她自经过白痴这段日子，对这些邪门术士，实在存有跟见鬼般的不安感觉，还是别得罪为妙。

老道士已轻轻松松把人带过去。

一时间，两人也没多大劲头再想东想西，都盘坐起来，开始运功疗伤。

金凤阁已为之沉静。

外头却乱哄哄，为搜寻毛盾下落就快翻遍太原城，当然毫无结果。

武灵玉尤其紧张，她一直认为毛盾不可能不告而别，若不是有特殊事情，那一定跟花弄情有密切关系。

在无法搜得毛盾任何蛛丝马迹之后，她硬拉着姊姊再次探往金凤阁。

由于是暗察，两人都从左侧浓密竹林中向里头窥探。但觉毫无动静，两人这才小心翼翼攀墙而过，眼前一片梧桐林，再过去即是被震垮的金凤亭。那是战斗场所，两人决定前去找找看有何线索。

在附近找了些许多花弄情衣衫碎片，由于她也承认过打斗，故而这不能算是新发现，再人很快找向秘洞，武灵雪一个照面已发现那把断剑。

“桃木剑？不就是毛盾施展法术的道剑？”

武灵雪已把老道士的桃木剑当成毛盾法术道具，更为断剑所惊心。

武灵玉更摸向剑尖，心慌得很，很明显毛盾已在此耍过法术而遭了敌手。

“他会跟谁斗法？”

武灵雪当然猜不到。两人又搜索一阵。武灵玉突然在大堆碎石中发现血迹，她猛搬开碎石，血迹旁竟然有条铜灰色东西，她惊心动魄抓了过去，猛用力一抽，她愣住了，毛盾随身不离的长鞭竟然掉落此处。

武灵玉双手稍抖，嘴唇咬得紧紧，眼眶已含泪。

“他的鞭？”武灵雪也知道事情严重性，伸手直摸过去，随身兵器都已不在身边，那人准是凶多吉少。

武灵玉激动之下已想冲至金凤阁找花弄情问个水落石出。

“小玉别冲动！”武灵雪赶忙拉住她：“花弄情贼得很，不久前逼她不

出，现在再逼，照样问不出任何名堂，反而会给她警惕机会。”

武灵玉还想挣扎却已急哭了，武灵雪抹去她泪水。说道：“咱们日夜不停盯在这里，只要花弄情有所行动，我们必可将人逮着并救出毛盾。”

眼看武灵雪直拉着自己不放，武灵玉挣扎了一阵未得逞也就没了力气，只顾猛拭泪。

武灵雪也帮她擦，然后拉她往回路潜去：“走吧，先退到外面再回头监视，我不相信找不出她阴谋！”

两人遂双双掠墙而出，为了方便监视，武灵雪决定加派岗哨，不但只围住金凤阁，还派出高空监视哨，或而藏身高树丛叶中，或藏于屋顶檐角中，把金凤阁作八卦型包围。不论地面、天空，只要一有动静，她们立刻能发现。

两姊妹也不肯离去，照样守在附近，随时准备应变。

时日匆匆。

第一天已过去，只见得花弄情试探性地出来走走。她虽然发现守卫加多，却未见着躲得隐秘的其他哨兵。第二天花弄情叫了一些酒菜，这对她来说已是常事，也没引起武灵雪行动。

直到第三天夜晚。

果然有动静了。

花弄情和老道士伤势已较稳定，两人仍决定要出调虎离山和暗渡阵仓之计。

三更方过，黑天一片，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老道士换得一身漆黑夜行衣服，他很快潜探出窗，小心翼翼四下瞧探，但他的举止早被哨兵发现，消息很快传回武灵雪耳中。

武灵雪欣喜不已，立即拉着妹妹灵玉掠上树枝中窥探。

那老道士只探一下，他似乎不大在意是否被发觉，双足一蹬，人如天马行空往西边方向掠去。

武灵雪立即下令第一波人马追拦过去。

武灵玉想追。武灵雪却拉住她：“别急，那人是从金凤阁出来，准是花弄情派出来，当人家跑腿有何好跟？等等看她有何花招。”

武灵玉总不善于违背他人，遂又无奈地等待下去。

时间分秒必争。

又过了半刻钟。那花弄情也换上黑色夜行衣，她准备探头研究外头监视状况，但只探了两下即缩回去。她倒为了老道士故意走出来而未引起骚动感到不解。

但这也只是心念一闪，因为也有可能是老道士仍未开始展开计划。

算算时间已差不多，她终也展开行动，扛起毛盾身躯掠出窗口，直往东边掠去。

暗处武灵雪见状，心下大喜，冷笑道：“人果然在你手中！”赶忙喝向守卫：“拦住她！”

自己和武灵玉双双抓出金枪猛截过去。

那花弄情急掠至松林中，眼看就要翻墙而出，大批人马纷纷拦截过来。

武灵雪一马当先封在前头，冷笑道：“花弄情你现在无话可说了吧。”

花弄情虽被截，却一脸镇定，怒斥：“走开，老娘要去哪就去哪，无需你来过问！”

“把肩上的人留下！”

武灵雪直指她肩上那黑布袋套着的毛盾。武灵玉更逼前两步以威胁。

花弄情冷笑：“你叫我放人我就放人，那我算什么？让开，否则我不客气！”

话声未落，她根本不客气，右掌怒旋，一道猛劲轰得武灵雪姊妹穷于招架，两人被逼退三步，花弄情早借此机会掠飞出院，逃出了金武堂外围。

她正待高兴脱出围困，岂知外头街道早有人在等候，乍瞧之下竟然是陆不绝和黑不亮，她惊心肉跳，还是那句：“让开，不关你们事！”

陆不绝冷道：“二夫人深夜欲往何处？”

“你管不着！”

“还请夫人将肩上人留下。”

“笑话，我扛什么人还要经过你们检查？”

从后头赶来的武灵雪登时嗔怒：“别跟她瞎扯，先救下肩上人再说！”

只见她金枪一抖即已准确无比刺向花弄情背脊。武灵玉也不甘落后，怕金枪伤了毛盾。改为探爪，腰身一扭，人如苍鹰下扑，掌指扣准布袋，抓人救人皆可随机应变。

花弄情但觉背脊生寒，狂笑没了，怒喝一声，想欺前后甩身自救。可是陆不绝和黑不亮照样逼来，迫得她腹背受敌，情况为之紧急，她当机立断，认为陆不绝不可能对自己下杀手，倒是背后这两女，为了毛盾已心乱意失，准是来硬的。

于是旋身甩荡，有若花伞，那袋中人被甩得发直，双脚迫得四人攻势稍顿，花弄情竟然松开右手，袋中人如箭般穿射武灵雪及武灵玉。

两人顿觉惊惶之下，顾不得再攻入，双双伸手托向布袋，花弄情嘿嘿冷笑，趁机斜身吐掌，正中两人腰腹，打得她俩虾米般弹出。

“不得伤人！”

陆不绝见状已截手砍来，直封花弄情双腕，花弄情伤势未复，对此强劲掌力不敢硬接，只得吐出巧劲逼偏那掌三寸趁机收手退掠。

花弄情恶人先告状怒吼：“老娘带着儿子出游干你们什么事，容得你们如此整我？”

一脸怒气，似受尽委屈又想啃人。

“你儿子？”陆不绝但觉不妙，赶忙往两姊妹瞧去，两人虽受掌，那却是花弄情耍的点心，并无大碍。

武灵玉急于想证实自己救对人，一枪划破黑布袋，出现众人眼前竟然是熟睡的武子威。

众人同时怔愣。

花弄情则更狂谑：“怎样，老娘的儿子犯了你们什么，容得你们半夜三更猛抓人？”

武灵雪怒不可遏：“说！你到底把毛盾藏在哪里？”

花弄情讪笑：“我连儿子都顾不了，还有心情管你们的心上人！”

“不好，一定是调虎离山之计！”

武灵雪忽然想通，拉着妹妹直叫快走，两人又翻墙入内，不迫老道士却直往金凤阁掠去。

花弄情却笑的更狂：“小丫头也敢跟我斗，还差得远呢！”

黑不亮最是看不惯，利斧如刀猛切过来，像虎头铡就要铡下人头，花弄情顿时狼狈缩头，黑不亮冷笑，已和陆不绝掠人而过，直冲金凤阁。

花弄情怒骂两声不得好死，仍掩不了自己诡计得逞那股快感，笑得好像天下都是她的。抱起武子威也往内墙掠去，好歹也看看状况发展的如何？

武灵雪冲至金凤阁，那奉派监视追往老道士的于玲已急忙赶来：“黑衣人去而复返，从金凤阁抱走一人，往东南方逃去。”

“快追！”

“我派了弓箭手围堵。”

“没有用，他手上有人质！”

于玲当然知道可能作用不大，当下甩身即领着两人以及背后一大堆人赶往东南方。

老道士果然去而复返而掳得毛盾，避开一行高手，他穿掠城门，直往附近山地掠藏。然而金武堂果然非泛泛之辈，还不到几分钟时间已追掠不及三百丈，回头但瞧黑白人点不断穿掠高墙，更有高手射的比箭还急。

老道士心想自己有伤在身，托着人可能逃逸不易，或许该找个地方先藏妥毛盾，然后再来个调虎离山。

心念一转，左前方山坡已现一大遍乱葬岗，这岂不是最佳地点，于是弹掠双腿，施展出燕子三抄水之绝顶轻功，射了过去。

遇有松林，不穿地面，干脆掠向树梢，若蜻蜓点水连三点，树梢微晃，他人已穿射百丈林区，正接往地面，再百丈即可抵达乱葬岗。

岂知左侧射来人影，那人手脚灵活，动作更是优美，有若暗夜中悠游的黑蝙蝠，却带着流星般快捷无声的速度撞向老道人，就快逼近三丈内，老道人方有所觉，一声“不好”已感觉出此人能逼得如此之近才让自己发觉，武功定在自己之上。

他先行将毛盾抛向前空，腾出双掌斜斜迎劈过来。只见得那轻影冷笑，右手似柔弱无骨般挥出，却隐含无尽真力，在双方触掌之际，那真力才暴开来，活像炸药，轰得老道士闷哼，双掌生疼，如弹丸弹落地面。

他不敢怠慢，滚身又起，刚好接住落身而下的毛盾，宜往乱葬岗掠逃过去。

“我还以为是谁？功夫那么差！”

来者正是阮月仙，她早有耳闻有关毛盾之事，她虽未必有心救出毛盾，但总想了解到底是谁有此能耐制住毛盾。

眼看金武堂有了状况，她也就凑热闹地赶来，说是助阵却只在远远掠阵，忽见道士逃出，她也匆匆追来想掂掂这人分量，或许未明白老道士已受伤在身，这一试，觉得他实在不怎样，有心袖手不管。

可是，在她发现大群追兵急追而至，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当下冷笑，凌空再拔高三丈，如箭般射追过去，三个掠脚石碑，已然截向老道士前头。

“把人放下！”阮月仙平静而笑笑地说。

老道士心知情况危急，立即怒喝，凌空一掌如狂涛骇浪涌冲过去，想以此招制住对方而逃避追捕。

岂知阮月仙根本不肯硬接，见他发掌，立即掠身逃开，见他掌弱又自缠身过来，一连缠了三次，后头追兵已赶至。

阮月仙倒是有意邀功：“就是他抓走毛盾，我把他缠住了。”

武灵雪似乎对她感恩不大，她只想救下毛盾，金枪一抖和武灵玉左右开攻，齐往老道士杀去。

老道士眼看强敌环绕，心知危机重重，已将毛盾置于一旁，怒喝：“我

跟你们拼了！”将腰际悬挂拂尘抓扣于手，一招“引魂招鬼”拨得拂尘如飞幡般点缠那两把金枪，眼看已扫扣一把金枪，他猛力拖带往左边扯去，勾架往右边武灵雪刺来利枪，双枪一触，锵然溅出火花。

武灵雪却松手，硬让金枪弹开，那武灵玉亦配合无间，放手金枪，让拂尘将其甩得老远，老道士一时得意，身跨马步，左手探掌就要伤两人于力道之中。

岂知武家金枪本就是一双对，两人各自抛弃一把，又同时反手从背面抽出一把，眼看老道士攻来，两人冷喝，枪耍如剑，双双一左一右错身而过，像两面锯子左右拖锯，老道士被夹在其中想脱身已过慢，逼得他惊叫，拂尘倒打腰身，勉强拨去一把金枪，却未避开另一把，被拖锯得背腰裂出六寸血痕，痛得他满脸是汗。

那武灵玉姊妹仍未罢手，双双倒翻高空，不抓空中那把金枪，竟用脚尖勾挑，武灵玉拨给姊姊，武灵雪拨给妹妹，双枪在空中交错而岔开，两人同时又换脚猛踢金枪，猝然有若万斤霸弓出弦，金枪化成利箭，似欲追回时光般快速冲噬那老道士，这还不止，姊妹俩仍又掠身交叉，双双各将手中金枪利用同样方法射封老道士上空，迫他矮身地面。

老道士突被四道游龙般金枪截杀，想逃躲已是不易，眼看两把要命东西直钉自己背脊，他猛将拂尘扫去，想阻挡不了，就要被突破防线之际，他猝然弃之拂尘于不顾，双掌合十，猛运真劲，紫白气流旋如太极图，他暴喝出口，太极劲流绞得昏天暗地，周遭草木泥灰为之啸起，直如龙卷风在那丈五方圆成形掠转，不但绞落金枪，更逼得众人耐不了劲风而闪退开去。

阮月仙见状惊叫：“太极神功！”很似乎觉得这人即是太极门弟子。

旋风狂掠中猝见老道士一声闷哼，人如弹丸射出旋风范围，倒坐地面，他胸口已插着一把金枪，很显然他并未逃过武灵玉姊妹的追杀，他惊骇万分，以为自己已活不了，两眼瞪得凸大，恨不得发出绞力把金枪绞出，更恨不得这枪钉在别人身上。

然而似乎一切都已过慢。

武灵玉姊妹为之松一口气，正待前往扶起昏迷毛盾。

猝然奇迹发生了。

那金枪竟然好端端地掉落地面，锵啷有声。

老道士两眼更抽大：“我没死？我没中枪？”伸手猛抓胸口，果真没伤口，还平得可以，他仍不信，再抓，终于抓出一面黑镜，他惊急激笑：“是阴阳镜救了我，啊，哈哈……”

他狂笑着就快舞了起来。

武灵雪见状急叫：“快擒下他！”手中无兵刃，照样扑杀过来。

陆不绝和黑不亮自不肯让他得逞，双双出招想擒人。

岂知那老道士突然咬破手指点向阴阳镜，急着念咒，不管大堆人攻势，被武灵雪一掌打得连滚数圈，他还是急着念咒，生怕血不够，干脆往伤口抹去，阴阳镜为之发红，他厉吼。

“引鬼上身，妖邪尽出！”

阴阳镜猛往空中打去，又如闪电劈出一道红光，轰得众人耳根生疼，那老道士猝如僵尸般硬直起来，照着武灵雪就是一掌打得她人仰马翻。

他还不止，阴阳镜又四处乱照，轰得乱葬岗烟雾直冒，这还小事。

竟然那些被埋在地底的尸体刹那间似都复活般东蹿一个，西蹿一只，挂

着烂脸烂肉，不知死活地急往众人围冲过来。

众人哪曾见过这种场面，早吓得两腿发软，纷纷逃命去了。

武氏姊妹虽怕，却不肯退去，硬咬着牙猛撑，双掌疾劈这些骷髅尸。

岂知不劈还好，这一打，尸骨散了开来，竟然化成青白妖魔鬼怪凌空飞掠怪笑，还扫起阵阵妖风，扫得四处草木撼动。

天空似乎沉暗下来，妖魔越晃越多，断头鬼，暴眼鬼，满脸是血的青白女鬼，无数无尽地绞掠追杀着。

就像进入地狱血池，无数无尽胆血往脸上泼，无数无尽妖魔猛扯自己四肢百骸想把自己分尸，更有双手戳入自己肚皮抽拉出血肠嘴巴咬去，边咬边笑还塞入武灵雪姊妹嘴巴。

两人为之尖叫，吓破胆地四处跌撞。猝然撞至一低处水洼，溅得两人满脸湿。

她俩还想逃，可是逃了两三步，一切似乎都已平静，妖魂不再追人，天空不再漆黑，那劲风化成轻风，吹动柔草轻摆，还挂了露珠。

真的没事了吗？

武灵雪胆颤心惊地立直身子偷偷往回瞧，乱葬岗仍冒有阵阵白烟袅袅上升，所见蹿出地面的僵尸都已消失，甚至土坑都不见一个。她不禁迷惘，刚才到底是真是假？为何现在找不出证据来证明一切。

她想到老道士还有毛盾，目光猛然搜寻，竟然也不见了。

武灵玉见不着毛盾已急坏，哪管得可能再次出现妖魂，登时反追乱葬岗，挖小愉般地拨草掀枝搜个不停。

陆不绝等人也领人追回，他下令手下四处搜查，可是毫无结果。

老道士和毛盾就这么消失无踪。

此事透着奇怪。

武灵雪不禁问向陆不绝：“您见过方才那幕？”

陆不绝点头：“僵尸确实跳出棺材，可是在一阵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再化亮之时，又全都消失了。”

“那老贼也会法术？”武灵雪问。

“恐怕是了。”陆不绝道：“他利用混乱局面，暗中脱逃的可能性极大。”

武灵雪不禁咬牙切齿，眼看就要得逞的计划，现在却完全失败。她有点不信，但捡起两把金枪，一把还含有血迹，这岂是假的？

“他可能受伤，逃不远吧！”

陆不绝会意，很快派出手下极尽所能地搜索方圆五十里。

那阮月仙却已淡淡地走过来：“副堂主何必费这力气呢？那老头懂得妖法，就算你们搜到，他再耍这么一次把戏，你们还不是吃不完兜着走，也就是说追上他也没用，倒不如回去找那花弄情问个明白，那老头不是从她住处逃出来的吗？”

这话提醒众人，但他们对阮月仙总没好印象也说不出谢字。阮月仙似也了解这点，说完话，礼貌地一笑，随即找了路子回家，免得伤了他们和气。

对于摆了花弄情一道，她似乎乐得心花怒放。

武灵雪瞧她走人，才轻叹一声，目前除了搜索回报之外就只有回去找花弄情算帐了。

当下拾起另两只盆枪交予武灵玉并安慰她。

武灵玉虽是满心悲怅，然而在众人面前岂好掉泪，抽抽嘴角，也点了

头，武灵雪这才带她返往金武堂。

陆不绝也轻叹一声，和黑不亮私下说了几句。他怕两女有所失闪，得先赶回去，搜索工作即交予黑不亮。

话方说完，黑不亮毫不考虑即点头：“你去吧。”陆不绝投以感激一笑，始动身离去。追出城郊不及三里，回去也无需太费时。武灵雪和妹妹深怕花弄情开溜之下，仍自快步赶回金凤阁。

那引领两人追向老道士，随后又赶回监视的于玲此时见着两位小姐，急着想知道结果，她想问，却发现两人毫无笑容，甚至怒火凝眼，话到嘴边赶忙收回。

武灵雪倒等不及了：“花弄情在不在？”

“在，在金凤阁。”

“除了她，还有何动静？”

“没有。”于玲道：“她耍了计，再扛回武子威后就再也没出去。”

“谢谢你。”

武灵雪道出谢意，和武灵玉立即向金凤阁掠去。

眼见楼阁灯火通明，两人火气不禁冒起，双方冷喝，凌空拔高数丈，先后破窗而入，撞得木窗碎散满地。

正在得意而玩弄儿子的花弄情登时被吓着而蹦起。她似乎仍沉溺于方才诡计得逞之中，连夜行黑衣都忘了换下来。

“你们想干什么？”窗户被撞烂，闺房又被入侵，花弄情怒不可遏。

武灵雪很不客气：“那老头是谁，他是何门派，住在哪里？”

花弄情冷笑：“什么老头，我要找也会找年轻的。”眼一瞄：“跟我要老头？你有完没完？”

“少给我装蒜！”

“我敢吗？在你地头上！”

“明明他是从你房间掠出去，他还掳了毛盾，你们根本是串通好的。”

“笑话，从我房间出去就一定跟我有关？”花弄情讪笑着：“如果我找个人偷偷从你房间掠出去，你也承认他跟你有关系？”

武灵雪气不过，手中双枪突然刺来，武灵玉早就怒火难熬，亦是疾扑猛攻，两人四枪如钻猛冲至。

花弄情哪知这两人真的会翻脸而动手，自己又受伤在身，眼看两人全是拚命，自己甫想打出掌劲，金枪已迫至不及三寸，吓得她脸色顿变，赶忙施展千斤坠倒躺床头，正要滚往左侧以弹起，一把金枪早钉在左侧，她想滚右边，金枪又封右侧，花弄情但叫不好想再蹦起，武灵雪玉手中各抓一把金枪已抵住她咽喉及胸口。

“你们想怎么样？”花弄情嗔怒急叫。

武灵雪金枪一抖，更抵咽喉：“那老头是谁？”

枪尖冰冷地在咽喉游走，花弄情是怕，但她更自恃身份：“我是二夫人，你们敢拿我怎么样？”

话未说完，武灵雪一巴掌打得她怔愕当场，突又觉得受辱而厉吼：“你敢——”

武灵雪又是一巴掌：“不说是不是？”

“我要杀了你们——”

武灵雪硬是来硬的，金枪猛吐，当真戳向她咽喉。花弄情但觉咽喉疼痛

又冷温一片，鲜血已涌出，她吓坏了。

“他叫黑心道人，住在黑心洞中——”花弄情什么话也吼出来。

“你串通他陷害毛盾？”

“是他来找我。”

“胡说！”

“他跟毛盾有仇，我只是顺水推舟。”

武灵玉更忍不下她陷害毛盾，一巴掌也甩她一个大耳光，这是她第一次打人，却打得如此愤怒。花弄情被揍，又是满心怒火，厉声大吼：“你们敢——”

眼看武灵玉又扬掌，武灵雪又抖动金枪，她突然觉得两人真的敢，便什么叫声也没了：“抓走毛盾的是他又不是我，有本事找他算帐去！”

“黑心洞在哪里？”武灵雪问。

“黑心山。”

“天下哪有这座山。”

“天下山峰千千万，明明就有这么一座。”

“在何方向？它附近有何名山？”

“不知道。”

“你不说？”武灵雪又是动金枪。

花弄情急出泪水：“他没告诉我，我怎么说，大约在太行山区。”

“他没告诉你，你又怎知在太行山区？”

“猜的。”花弄情说道：“他曾说在太行山收妖，我就这么猜。”

“你想要我！”

武灵雪又将枪尖往前推刺，花弄情痛得就快死去。她就想拚命，陆不绝已及时赶来，拦住武灵雪：“大小姐不可，她就算有罪也不该死在你手中。”

“她满口胡言，留她有何用！”武灵雪怒不可遏。

陆不绝道：“你杀了她不就什么线索也查不到？还是慢慢问她吧。”

“慢慢问她？”武灵雪斥道：“这种女人不砍她一条手臂她会说？”

在陆不绝阻拦下，武灵雪还是将金枪给抽回来，花弄情失去严重威胁，方自大气直喘，总算把命捡回来。

陆不绝已问道：“那老道为何掳走毛盾？”

花弄情冷声道：“他说跟他有仇，更拉去祭神吧。”

武灵玉闻言又忍不住，手中金枪猛往下推，戳入花弄情胸口，痛得她脸色大变，尖急痛叫：“你敢——”

陆不绝这才知道还有一个武灵玉，也再三劝言地把她劝在一旁。

花弄情怒道：“你们把我当什么？三人串通好逼我话？”

陆不绝道：“没这回事，我只想了解你跟那老道的关系。”

“没什么好了解，是他来找我，我只想利用他除掉毛盾而已。”

“他的法术比毛盾高？”

“当然！”花弄情冷笑：“毛盾只不过占了阴阳镜之便，现在阴阳镜沦落他手中，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随时会要你的命！”

陆不绝轻叹，那阴阳镜的威力他已见识过，实是非常人所能抗拒，沦落此人手中，简直罪过。他道：“老道当真住在黑心山？”

花弄情冷哼：“自己去找，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们再也问不出什么名堂。”

武灵雪怒道：“最好说的是实话，我找不到，救不了人，第一个回来就

杀你！”

恐吓中已下定决心。既然狠话都说了，她也没再追问的必要，话方说完甩头即走。

武灵玉也猛抖金枪抽她腿肉，嗔怒地瞪眼，方自跟姊姊出去。

花弄情为之厉吼：“臭哑巴，哪天我剁了你——”

她吼的极大声，深怕哑巴听不到，可惜武灵玉也是聋子，任她吼多大声，还是没听见。

两人都已退去，陆不绝也没有留下之必要，拱手为礼：“夫人好自为之，在下告退。”

礼貌地拜个身，他也离去。

花弄情得以脱身，暴怒之意尽展无遗，冲向窗口，望着三人背影大肆怒骂：“迟早有一天我会砍了你们，血债血还——”人如疯子，却没人理会她。

这一折腾，天色已渐亮。

然而武灵雪姊妹情绪却十分沉重，毛盾的失踪对两人打击自是不小。

两人默默站在大厅前，想急于知道搜索人员回报结果，以能随时赶去支援。

然而一次次的回报都落空，两人心绪更沉。

陆不绝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毛少侠不会有事的。”

这本是毛盾安慰武灵玉的话，毛盾本就懂得命理之数，说起来倒有个依据，但陆不绝呢？总是安慰成份居多，武灵玉那颗心怎能懈松摆平呢？

陆不绝又道：“如果真的没消息，咱们立即派人前去找寻黑心山，再不然盯紧花弄情，她一定会有所行动。”

武灵雪感激道：“多谢陆叔，我们会小心应付。”

有了反应，陆不绝自是高兴，他道：“我看不如咱们先避开花弄情，也就是说故意放消息到外头搜寻，暗地里则回头盯人。花弄情在得知我们都走了，她要是伤势稍稳定，必定会采取行动，咱们自可跟她后头找到黑心道人。”

武灵雪轻叹：“不知到时毛盾还有救没有？”

“那只有全凭运气了。”陆不绝亦是叹息：“尤其黑心道人的法术，咱们还真拿他没办法，若碰上了，也不知该如何对付。”

武灵玉忽有行动，她抓住姊姊手掌写了一连串字体：“找毛盾师兄毛头，他在银灯联，和姊夫在一起，顺便把老烟枪找来救人。”

武灵雪猛然点头：“我们等到天亮，若无消息，立即找人去。”

武灵玉懂得姊姊意思，已露出感激笑容。

陆不绝不解，问道：“大小姐想找何人？”

“毛盾的师兄，他叫毛头，住在银灯联。”武灵雪道：“他该懂得法术，说不定可以救出毛盾，并且，我也想找银灯联的人帮忙。”

陆不绝闻言轻轻点头：“如此也好，金武堂在多变之秋，能请来他们帮忙较能稳住局面，尤其是毛盾师兄，请他来自该能破解怪邪法术，你们已决定天亮就走，那这一切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

“多谢陆叔。”武灵雪感激不已：“还有我爹，以及阮月仙……”

“我会留意，你们安心前去就是。”

有了陆不绝口诺，武灵雪已然放心，照此状况看来，想探知老道士下落似乎不可能了。为争取时间，她吩咐备上快马两匹，然后和妹妹一同返回玉竹轩，折腾一夜，全身汗水不说，满身泥沙才痛苦。

当下两人很快沐浴干净，穿上远行劲装，也不带任何干粮，毕竟金武堂弟子遍天下，到时自会有人接应。

只花了两刻钟，两人已骑向马背，趁着黎明，驱马直奔江南银灯联。

银灯联九盏灯笼仍高挂空中，深入庐山云层中别有一番神秘感。

武灵雪赶了两天陆路，找来快船直入长江，不到七天已抵庐山。

她们亲自赶来之消息在上船之际已传往银灯联，洗烟和洗无忌已慌张等在渡口，如此紧急赶来，又岂是小事一桩。

忽见船只到来，已变得英雄潇洒的洗无忌已猛招手：“灵雪，出了何事？”

武灵雪但见爱人，心头稍安，立即高声道：“毛盾出事了……”相隔百丈仍把声音传回。

“毛盾？”洗烟和洗无忌同时一愣，别人出事他俩还可以理解，但毛盾出事，两人倒是不大相信。船只已及二十丈，武灵雪、武灵玉已等不及，双双施展轻功掠飞踏上渡头木板。

武灵雪急道：“他被人施了法术逮去了。”

“法术？”老烟枪洗烟猛抽两口烟，他更不信而觉得好玩：“他法术不是天下第一？也会被法术所坑？”

武灵雪道：“全是花弄情耍的诡计。”

“花弄情？”洗无忌更是怔讫：“她不是被杀了？怎么又出现？”

“死而复生。”武灵雪很快将花弄情之事以及如何用计陷害毛盾之事说一遍。

老烟枪摸着半秃而梳理整齐的头发，一副沉思模样：“奇怪，江湖何时出现黑心道人这号人物？”

武灵雪道：“可能是道教种类，和江湖人物无所牵连吧。”

“可是你说他武功很高，该脱不了江湖啊。”老烟枪道：“可能发现他武功路数？”

“没有。”武灵雪道：“就是因为如此，我才前来找毛头，他可能较为知道。”

“毛头？他行吗？”老烟枪想笑：“他聪明有余却粗枝大叶，学了我的烟杆功倒有七分火候，就是灵巧不起来，倒不如教他金钟罩铁布衫来得好，耐打又威风。”

谈及毛头，老烟枪也是颇为得意，虽没把他教成绝顶高手，但也该称得上一流身手，对毛盾也有了交代。

他还想吹嘘。洗无忌已说道：“大伯还是把毛头找来吧，此事拖不得。”

洗烟这才醒来，干笑道：“我这就去请人，还要谁？洗残这老剑手要不要？”

武灵雪道：“不必了，我们对付的是妖魔，武功不一定管用。”

“那请稍候，我去去就来。”老烟枪及时掠往山区。

洗无忌追声道：“大伯顺便向帮主禀明，咱们得赶去支援。”

“我省得。”老烟枪说完此话，一溜烟转入曲道不见了。

武灵雪瞧着未婚夫，感激道：“多谢帮忙。”

洗无忌轻轻一笑：“哪儿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况还关于毛盾，他可是我们的大恩人，他出事咱们岂可不管？”

武灵雪会心感激，选了洗无忌她并不后悔。忽而想到什么，把妹妹推向额头，含笑道：“我妹妹灵玉，美吧？我都快爱上她了。”

武灵玉惹来一股羞，脸腮淡淡泛红，却因而更显得楚楚动人，她仍大方地礼貌一笑，那神韵已让冼无忌看呆。

“美，太美了，美得像荷叶上的亮水珠，清新脱俗，简直难以形容。”

冼无忌赞不绝口，老实说，她姊姊已是天下绝色，她却更动人三分，几乎所有男子都不免动容而深深被她所吸引。

武灵雪瞧及未婚夫眼睛都直了，却不会对这笨书生有所吃味，反而为自己妹妹感到骄傲。大概是上天对她聋哑的补偿吧。

她轻笑道：“冼公子可别把我妹妹看羞了，她可是第一次出远门啊。”

冼无忌但觉失态，“呃呃”叫着也红了脸：“太美了，美得我忍不住多看几眼，二小姐可别见怪。”整理着青素便装，总想让自己更自然些。

武灵玉则是落落大方，还是以那惯有的似懂非懂的笑意面对这位未来姊夫。

武灵雪含笑道：“你害啥臊？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些话说给谁听？”

冼无忌这才恍然，赶忙拱手为礼以致歉意。武灵玉懂了，也揖身为礼，不知是拜见姊夫亦或是接受道歉。

很快地，半山腰已传来毛头龙马精神般的喝叫声：“师弟出事了？这下师兄可得出马了。”

声如洪钟，震得回音连连，毛头大有表现内力深厚之态。

话声未落，只见得他已穿出密林，直跳曲径而下。

他仍喜欢敞开胸脯，露出结实胸肌，经过年余训练，更显得结实，光头已变成平头，和尚味已祛除怠尽却换来一副大烟枪姿态。

他学的是烟枪功，当然习惯用烟杆当兵器，可是冼烟身躯疲瘦，用个指粗的烟杆也就够了，他却人高马大，用起来难免轻淡无味，遂找来手臂粗的甘蔗代替，但耍熟了，也打造一根铁烟杆。

这烟杆功用可多了，可抽烟，可当洞箫吹，可当兵刃，还可以当铁筒，他本就有意向毛盾炫耀一番，不过时间一久，洞箫吹不出名堂，也没啥银子好赚，反倒是抽烟，这管又大又粗烟杆若塞满烟叶，不但抽起来如烟囱，而且还可以熏死人，实在威风。

毛头现在即抽着大烟直掠而来。腰际还挂了枕头大布袋，里头全是塞满烟叶。

他倒不在乎等级，只要能冒烟者通通都抽，老烟枪直嫌他低级，他反而吐得老烟枪一脸烟，逼得他落荒而逃。

武灵雪姊妹乍见毛头模样不禁想笑。尤其是武灵玉，她从未见过毛头，心想着毛盾长得甚精明而有人缘，毛头也该不差，谁知他真如江湖卖艺的傻大个，不过越着倒是越有趣。

毛头见着三人，尚差三十余丈，他故意显现轻功，凌空掠飞而起，连翻七个斤斗，方自劈腿落往渡头木板上，岂知木板只厚三寸，又日夜风吹雨蚀，根本禁不了如此重大坠力，叭的一响，他那右脚已陷穿木板，直往下冲，眼看就要砸坏整条桥，他惊叫一声，双手左右施力，再一个翻滚，方化去冲力，得以安然滚到三人面前。

他尴尬一笑：“三位久仰了，本人乃功力过剩才会出此下策，三位别见怪。”

三人强忍笑意。

武灵雪道：“功夫练成了，帮忙把毛盾救出吧。”

“毛盾乃是我师弟，我非救不已！”毛头已起身，威风八面地抽着烟杆：“放心，我师父说过他是金刚命，死不掉的，且把事情说来我听听。”

后头老烟枪已飞掠过来，一杆敲向他脑袋，冷斥道：“我哪说过毛盾是金刚命？你少胡扯！”

毛头搔往脑袋，干笑道：“此师非彼师，你是后来师，他是以前师，就是茅山第七代掌门说的，烟杆师父别误会啦！”老烟枪这才明白，干笑道：“反正吃亏被敲的也不是我，多误会几次又何妨？”

毛头瞄眼道：“别忘了我拜你为师学功夫是有条件交换，等将来我禀明毛盾掌门，两人研商把你开除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误会了。”

老烟枪想及和毛盾还有一段歉疚，玩笑话题也就敛了起来。他说道：“事不宜迟，咱们快出发吧。”

洗无忌点头，当下引导众人上船，直往上游驶去。

第二十五章法术大战

在船中，毛头已将事情问明白。他甚是不懈：“那人法术会高过毛盾？不大可能吧？”

武灵雪道：“我亲眼看见他引出许多鬼魂及僵尸，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这么厉害？看来真有点道行……”

“而且他还抢得了阴阳镜。”

“宝镜也在他手中？”毛头皱眉：“师弟这次可输惨喽！”

老烟枪急问：“你行不行？不行得另想办法。”

毛头道：“有了宝镜是很难对付，不过可以先把宝镜抢回来，凭你们几人还怕抢不回任何东西？”

老烟枪倒有所把握：“只要事先设碰上那所谓的妖魔鬼怪，普天之下还没有银灯联和金武堂联手抢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啦，还怕个什么劲？”毛盾猛抽烟杆，吐了个大烟圈，嘻笑着：“以前都是他救我，现在也该轮到我来救他了吧！”

众人怀着希望一路放船赶路。

往上游追驶不易，他们半途上岸，改用马匹日夜奔驰，回到太原城只花了五天时间。

来回差不多耗去十一天。金武堂上下仍无毛盾消息，就连那黑心道人所住的黑心洞也查不出结果。

他们并没直接进城，而是躲在附近分舵隐秘处，照陆不绝计策，花弄情也该有所行动了。果然再过两天，花弄情伤势似乎已好了泰半。她早打探出武灵雪等人为搬救兵，这几天都不在堂中。

她等前一礼拜是想试试她们是否耍诈，等后几天是想把伤养好，但江南来回也该两个礼拜，她想及武灵玉很可能快回来，现在不溜以后可能更困难，遂找了购买衣衫脂粉为名，只身溜出金武堂，再暗中绕转出城。在发现并无跟踪迹象之际，她快马加鞭往西南方向掠去。情报传向分舵秘处，武灵雪已传出命令，没有必要不可近身跟踪，她则领着妹妹、老烟枪、毛头及洗无忌专走僻径以追踪。

花弄情走的果然是太行山脉，不过她却不敢明目张胆进入山区，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一处全是灰岩面山峰，此山光秃无草无树，像是石块砌成，她则站往最高处，点燃一支火把做信号，挥了几下。复见左侧另有山峰传来反光，花弄情心下一喜也就赶了过去。

那山峰则恐怖多了，先是一大片似乎是乱葬岗亦似乎是古战场的断臂残垣碑石散落四处，再往前行半里，一大片高崖挡在前头，高崖上则筑有古堡，想攀上去除了轻功之外，可能只得上头放绳索吊人了。

花弄情寻至此地已欣然一笑：“这地方险得很，倒是可以用来当基地。”再瞧四通，全是云雾所罩，大白天还鬼气森森，越看越合她心意，不禁张口大喝：“老道，我来啦，还不快出来迎接？”“来了！”话声未落，天空突然飘下身穿黄道袍的黑心道人，他直坠百丈，只换了一次脚即已飘落花弄情面前，拂尘一甩：“贫道早恭候大驾光临。”

花弄情欣笑：“这是什么地方，鬼气森森？”

黑心道人笑声不断：“说你也不信，是毛盾说的，叫什么鬼篱笆，也就是隔着一道篱笆，人鬼两界即能相互现形。”

“他提供的？”花弄情不安：“会不会耍什么阴谋？”

“贫道仔细看过，实有鬼气，但只要好好看住他，还怕他作怪不成？”黑心道人笑道：“反正你也只是想逼他一点事，那就快去吧，等你逼完之后，我还得用他祭坟。”

花弄情点头：“你是否问了他有关阴阳镜的秘密？”

当然，这才是黑心道人留住毛盾的最大原因，摸摸胸口的阴阳镜，黑心道人欣然一笑：“他说了一点儿，但以我能耐，用它已绰绰有余！走吧，他可能已经等不及了。”

当下两人正想准备攀掠崖面而上。猝有两道金光射来，直取两人背心。

两人但觉有异，金光已不及三尺，更带出一片炫光，像千万牛毛针般猛扑上身，两人惊骇，登时反掠斤斗倒躺地面，金光冲腹而过，花弄情得以安全闪开，那黑心道人却因背部本就曾挨一枪，此时倒躺，总压痛伤势而使他动作稍缓，噗然一响，那金光已穿割他小腹，直钉岩壁没入七寸深，光亮一闪，原是金武堂常用兵刃。

花弄情惊叫：“我被跟踪了？”

黑心道人却为自己小腹疼痛而抽吟，伸手摸去还见血，差点肚皮肠流，她怒吼：“暗箭伤人，老道饶不了你！”

“饶不了就拚啊！”

毛头可威风了，领着洗烟，洗无忌以及武灵雪，武灵玉姊妹大步赶来，方才那两把金枪即是出自两姊妹之手。

毛头吸着烟杆，长烟一吐，又自逼近二十余丈。

“是你们？”花弄情已惊心动魄，她认得出武氏姊妹，更认得出老烟枪，他武功可不比武向王差。

黑心道人亦是动容：“你们如何找来？！”

“这还用说，当然是跟着你的姘头偷偷摸来。”毛头讪笑：“捉奸捉双，你还有什么话说？”

花弄情猝而怒斥：“你胡说些什么？捉奸在床，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毛头讪笑：“再下去不就是上床了吗？我是及时前来阻止，免得你犯下严重错误。不过照你面相看来，水性杨花，红杏出墙是免不了的。”

“臭杂种，老娘撕烂你嘴巴！”

花弄情疾扑而上，一掌就要让毛头好看，那毛头本就有意试自己武功，当下喝叫，马步一蹲，烟杆交左手，腾出右掌凝力，但见花弄情已不及三尺，猝而探掌打去，轰然一响，毛头连退数步，手掌生疼，似乎处于下风。

花弄情却也被逼退一步，很是不信小毛头能挨她一掌，待想再攻，老烟枪和洗无忌左右挟来，两人劲如洪流轰向花弄情左右腰际。

她硬是想发掌相抗，却只比出掌影而未来得及封招，叭然连响，她闷呃一声，被打得弹飞出去，凌空倒翻斤斗得以消去劲道方自落地，气血已浮动，似又牵动伤势，再也不敢胡乱攻招。

黑心道人见状轻喝一声“快走”，两人同时掠高想逃。

老烟枪自是不肯让他俩得逞，冷喝一声，人如天马截向高空，三杆七式硬封住两人退路，洗无忌随后亦加入战圈，武灵雪姊妹也来个金枪尽出，想制住两人。

洗无忌却道：“你们快上去救人。”

武灵雪这才醒悟，猛点头，和妹妹斜掠闪过战圈，直冲而上。

“谁也别想上去！”黑心道人怒喝，拂尘倒甩老烟枪烟杆，将其扣得死死并想拖开，老烟枪就是不肯松手，扯得更紧，左手一招“金刚罩顶”就想砍了过来。

岂知黑心道人却玩心眼，右手突然把拂尘松掉，害得老烟枪估算错误，扯力过猛而有所偏差，一时失了准头。

黑心道人则双掌凝力再向外翻，一股太极般紫白劲流回旋成气，劲冲老烟枪，打得他如弹丸跳开，黑心道人突然暴蹿七八丈，截向武氏姊妹。

老烟枪连滚数圈，倒没什么受伤，却是满脸讶异：“太极神功？会是太极门？”眼看对方已快截住武氏姊妹，迫得他来不及多想，把拂尘当暗器又打向高空。

黑心道人本是算准角度劲道，但拂尘打来，威猛无比的破空声听来生寒，眼看就要绞向双脚。

他不得不回身一掌打开拂尘，待想再追武氏姊妹已是不及，他怒喝一声，伸手抓出阴阳镜，猛念咒语，还照出光影直冲两人前头，轰向着岩面，炸得碎石纷坠，武氏姊妹只好左右逃闪。

黑心道人一招得逞，快速又念咒语，阴阳镜直往天空打去。

“天雷动，阴阳倒反——”

吼声方起，天空轰出巨响，但见乌云如水倾泻而下，越泻越快，沉黑中仍见千奇百怪变化莫测之白浓怪影，那影子时如骷髅猛吼，时如魔鬼獠长，厉鬼缠舌，极尽恐怖，但要仔细瞧个清却又化成白烟般溶于乌云中，由于速度过快，白烟也被拉成一条条浓浊线雨，更形幻出那股魔性。

这还不止，四面八方像古战场之乱葬岗又旧事重演，趁那乌云罩顶之时，猝然砰砰裂裂蹦出不少冤魂幻影，个个面目烂碎可憎地逼杀过来。

天地一片玄黑，简直进入地狱。

忽而武氏姊妹被乌云追罩，那似乎附有无尽魔力逼得两人全身发冷，像被鬼淋淋冰湿的搂紧般，吓得两人招架乏力纷纷跌往下头。

毛头突见此，心知要糟，分明已进入阴阳界，他惊喝道：“快过来，碰不得。”

此时不但两女遭逼，连老烟枪和洗无忌都被此攻之不见形，避之又避不掉之怪异状况缠住，尤其乌云罩来，两人竟然无法穿视三尺远，简直有若睁眼瞎子，要是黑心道人和花弄情偷偷暗算，她们岂不成了待宰羔羊。想及此，两人很快喝向武氏姊妹快退，一切得看毛头施展法术破去了。

毛头当然倾全力，桃木剑抓来两把，朱砂红，符咒，鸡血，红糯米，几乎所有法宝皆同时展开轰向那乌云劲流，然而似乎作用不大。

乌云照样滚滚逼来，仍参杂黑心道人魔鬼般谑笑声，早捣得四面昏天暗地。

忽见乌云卷至武灵雪，她避之不及，猝而被淹没半身，那似乎有魔手般将她猛拖进去，她吓得尖叫，武灵玉见状奋不顾身地抓去，那魔幻乌云照样吞噬两人，一片没黑，尖叫声更惨。洗无忌自也奋不顾身抢去，仍遭灭顶。

“快救人！”老烟枪见状想扣人又怕惨遭灭顶，除了扳住洗无忌左手之外，还呼来毛头助阵。

毛头早是大小汗满脸满身，桃木剑往乌云幻鬼刺去，全如吃冰棒般被吃掉，他心下大骇，猛将木剑抛弃，抓向胸脯衣衫猛扯，那是茅山弟子所保有的玄天八卦骨，突然发出青光猛打幻魔。

一时照得他目刺眼疼，攻势为之受阻，但也只是一闪光景，后头更多幻魔又自逼来。

毛头看是挡不了了。喝声大作，顿将舌头咬破，吐血于符纸上，双掌一挟猛挥猛抖，化成火光，疾速往乌云打去，就如黑暗中刚打开的白光窗，火光直直罩射过去，亮光处处可见得，武氏姊妹和洗无忌成一条直线地被拖退去，那拖抓者竟是黑心道长，老烟枪怒不可遏，烟杆猛打过去，逼得黑心道长脱手而逃，毛头得以将三人揪出黑暗区。

“快走，我罩不住啦！”

毛头一马当先往外冲，大群僵尸团团围来，他举掌就劈，像砍树般猛杀过去。

众人也惊惶撤退，可是总无法像毛头一样杀得顺利，那洗无忌被打得险象环生。毛头发觉后急叫：“击双眼或脑袋，快！”

他先杀出通路，众人经过指示，果然有所斩获，疾速逃杀这可怕鬼阵中。

他们似乎砍杀一世纪那么久，猝然冲出防线，踩在地上一片静，似乎一切都没了，消失了，简直跟做了一场恶梦没两样。

他们急忙转身求证。

前头百丈乱葬岗一片沉寂，哪还有什么妖魔幻影。

可是那山崖已被乌云封住，直线连天，像瀑布一样罩得丝毫不见岩，不见石，却更如张开血盆在抽喘着舌头。

这可是假不了。

老烟枪轻叹：“妖法果然厉害，不是人力所能抵抗……”瞧及四人全是汗流身湿，他好生无奈，转瞧头：“你还行吗？”

“不行啦……”毛头苦笑：“这是阴阳界，我法力还破不了。”

武灵雪闻言甚急：“那怎么办，毛盾还在里头……”

毛头叹息：“我也急啊，可是……方才你们都看到了，真的厉害啊。”

“总有法子可以破解吧！”武灵雪仍在逼。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毛头直念个没完，脑汁就快绞尽：“要是被困的是我不是师弟，他一定会有法子吧……”

老烟枪冷道：“别想那些颠倒话，事实已如此，根本改变不了。”

“别吵，我知道改变不了，我是在想毛盾遭受此状况会如何处理。”毛头斥言。

这话倒逼得老烟枪不敢再指责，愣愣那里。

毛头得以有时间思虑：“如果他是我，他会……硬闯？没有阴阳镜如何硬闯？斗法，我又斗不过……只好找救兵了……找谁？除了师父，谁还能破这妖阵！”

毛头转向众人：“没办法啦，我看只有回去请师父才行。”

武灵雪道：“那快去请他来，若不把毛盾救出，他可能会遭殃。”

“放心，他命好，死不掉……”毛头还有心情开玩笑，不过，他仍决定快去请人，免得命好倒早上天堂：“我这就去请人，你们守在这里别走，免得这两个妖人溜了。”

“要走快走，废话那么多！”

老烟枪一屁股想踹人，毛头蹦了起来，急急往北掠去，情况危急，他也不敢再耍宝，奔得又快又急。

老烟枪见人走远了，他才轻轻一叹：“守着吧，吉人自有天相，咱们只

有尽人事以待转机。”

当下众人各自寻有利地点监视乌云密布的恐怖山崖。

三天后。

毛头日夜不停赶回茅山。

在银灯联练武期间，他多多少少打探过毛盾以及自家门面之事，在得知毛盾把庙宇重建起来，他已然怦然心动想回家，现在果然如愿以偿。

虽然毛盾不在，他仍显得兴奋，心想着神殿已盖好，毛盾可能将师父接回来，于是乎也就打起精神往神殿摸去。

穿过长青芦苇，神殿屋角已现，毛头欣喜不已，大有浴火重生之感，忽见神殿前有灰发老人跳动，他更高兴，师父何时变得如此来劲？于是他大叫师父，人如弹丸射去。

“师父近来可好，重出江湖捞了不少油水吧？”

毛头一身是劲撞掠过来，古铜色长袍老人也发现他，登时转身，两人面对面照眼，毛头愣住了。

“师父你怎么变样了？”

记忆中的师父该是蓬头白发，一脸醉样的糟老头，现在却返老还童，头发由白变灰，虽然有些乱却多少梳理绑了个髻，尤其那对粗眉又直又长，看来就不是以前那种愁苦模样。

师父简直脱胎换骨。毛头这么认为。

那古铜师父却怔讪含着笑意盯向毛头：“我何时收了你这个徒弟？”

“师父你忘了我啊？我是毛头啊！怎么，不喝酒清醒过来，反而忘了我？还是我突然变帅，您走了眼？”毛头？那你是毛盾的兄弟了？”

“对啊，他是师弟，我是他师兄啊！”

“太好了！”老人一脸贼笑。

“师父认出我啦？”毛头也跟着笑：“太好了，自们总算团圆。”

老人笑的更邪：“你误会我的意思，我所说的太好之意乃是有人可以揍的意思。”

“揍人，师父想揍我？”

“不错。”

“不会吧，我又没犯错，而且刚见面。”毛头还是笑：“师父为何想揍我？”

“因为你是毛盾兄弟。”老人突然扑来：“因为我不是你师父。”

“不可能。”

老人更是叱喝：“有此师弟必有此师兄，不揍你揍谁？”

他扑得急，毛头惊愕不解。屋内又射出一白衣女子，她更嗔怒：“说什么要等我回来，却溜之天天避不见面，他是负心汉，你也差不多！”

原来这两人乃是段铜雀和段君来父女，两人从塞外赶回，准备和毛盾相会，岂知毛盾却不在，大有负心之态，两人等得满是怒火，突见有人上门，又是毛盾师兄，这下正好，两人准将所有怨气出在他身上了。

毛头突见女子，又闻及“负心汉”，知道要糟，他准备抛身开溜，岂知两人武功如此之高，又是势在必得扑杀，别说是毛头，就算老烟枪在此也讨不了好处，何况是他教出来的徒弟。

毛头一个照面，连人家衣角都没沾着即已感受被两堆强大泰山般的力量冲扑压来，他想躲却躲不及，当场被扣压地面，两人大是泄恨地拳打脚踢。

纵使毛头练了武功，却仍逃不出排名天下第三的段家父女痛下杀手，打得他已唉唉痛叫，毫无翻身余地，已然求饶怒般尖吼：“你们是谁，毛盾的事跟我无关，我跟他没关系！”

“胡说，你方才明明承认自己是他师兄！”段铜雀怒斥；“说谎罪加一等！”猝又打得更猛。

毛头眼看江山不保，又自慌叫：“他到底犯了何错，要你们如此虐待我？”

“始乱终弃！”段君来怒道：

“欺骗我的感情，他该死，说要等我回来，却避不见面，你也该死！”拳头落如雨点。

毛头痛得慌怒：“住手！他怎是弃你们于不顾，他被妖魔抓去，被困在妖堡之中，你们再乱来，会断了他的命啊——”

这话使得段君来父女一愣，拳头终于收住。

段君来怔诧不已：“他当真被困？”

“不然我回来请救兵是请假的！”毛头嗔叫。

段铜雀也是一惊：“他不是故意耍我们？他被困哪里？”已把毛头扶起，脑袋已是一块青一块紫。

毛头强忍痛楚，反而责言：“你们又是谁，守着茅山神殿专门暗算我？”

“我是毛盾老丈人，她是毛盾的未婚妻。”段铜雀干笑道：“虽然是误会，但我们会尽量补偿你。”

毛头挑眉抽笑了，瞧向段君来不就是美人一个，只是看起来有点凶：“你就是他未来妻子？”

段君来瞪眼：“我随时可以把他休掉，竟然敢耍我！”

毛头呵呵笑起来：“好吧，我认栽，这笔帐是要不回来了，不过我请你千万别休掉毛盾先生，因为他是出于无奈啊！”

他突然发笑乃是想到师弟若有这么一位老婆代为掌管，他似乎要吃瘪一辈子，那该多好。

段君来冷哼几声，倒也认真起来：“他真的被困？走，咱们现在就去救人。”

一手拉着毛头就想走。

“行不得！”毛头急道：“这不是武功较量，而是法术较量，你们会此道？那里可是阴阳界，我们要对付的是幽灵鬼魂啊。”

想及鬼域那段遭遇，段君来已然抽起鸡皮疙瘩：“他又被鬼魂抓去了？他法术不是很厉害，怎会？”

“法术也有失灵之时，毛盾就是如此被抓的。”毛头道：“而且他失了阴阳镜，什么招式也耍不出来。”

“怎么办？”段君来眼神望向父亲。

段铜雀苦笑：“我也不懂法术，搞不了啊，否则爹也不会被人困禁那么久。”

“我师父懂得。”毛头道：“你们看过我师父？醉醉的，头发乱得像狮子头。”

段铜雀摇头：“没见过，从以前到现在都没见过。”

“那一定还在陈家集了。”毛头瞧向两人：“你们要救人就跟在我后头，不救人就留在这里，情况危急，我得走了！”

话方说完，甩头即奔。

段铜雀登时大喝：“我岂能看女儿变成寡妇，当然是救定了！”随即追去。

段君来瞄了父亲一眼：“说话这么难听，叫我寡妇？我不会再嫁别人！”

“谁？有谁让你看上眼？”段铜雀弄笑：“你放得开，行啊，可以去游鉴了！”已离百丈远。

段君来硬是无话可说，恨恨斥道：“我真怀疑你是护着他还是护着我？”还是追去。

“谁对我好，我就护谁！”

一路上父女俩仍自争吵不休，却有乐在其中的态。

很快地，毛头已寻至五十里外的陈家集。

他往附近一处七八株樟木林赶去，那儿有间小庙，名为灵天寺。也没什么道士住持，倒有一位瘸脚庙祝看管。以往茅山仍旺时，他多多少少会请毛头师父前来作法事，后来师父退隐，一切则由毛头两兄弟料理。

当茅山出事，毛盾只好将师父寄在这里，庙祝信神，自是伸手帮忙，还把师父照料得不错呢。

“陈老仙，我师父还在吧！”

毛头奔近，发现一名五旬蓄有山羊胡之瘦癯青衣老人在打扫庭院，他忍不住已喊出来。

陈老仙先是一愣，但认出毛头已欣然笑起：“是你啊？最近好了吧？听说神殿重建，是否要接你师父回去？”

“不好。”毛头道：“我师弟毛盾被妖人抓去，我得请师父去救人。”

“呃，这可耽搁不得。”陈老仙笑容也没了：“快跟我来，你师父在后山亭中喝酒。”

带着毛头绕向庙后那道蜿蜒石梯，攀在竹林中，约行五百丈，仍是一片樟树林。

毛头已发现林中六角古朴木亭正坐着一名灰衣白发老翁，他似在喝闷酒。毛头欣喜猛叫师父，即时冲去。

那醉天师父忽闻声音，已转头，见及毛头，醉眼眨了几下，还未认出是谁。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毛头一拜。”

“毛头？”

“是啊，大徒弟啊！”毛头拜礼过后，耍了一招肥猪翻身功夫，始把醉天掌门给逗得哈哈笑。

“果真是你，现在才来接我啊？”醉天猛灌手中酒葫芦：“都已几年了吧？我以为你们已经忘了我。”

“怎会？”

“咦，毛盾呢？他还好？”醉天四下张望似在找人。

毛头干笑：“他被妖人逮去，囚在阴阳界，徒儿法力不够，只好请师父前去救人。”

“毛盾也会被囚？”醉天两眼茫茫游动着：“有意思……”

“他是被人暗算，对方叫黑心道人，很厉害。”

“江湖并无这号人物？”“听说是太极门徒化身，他会太极神功。”

“哦……难怪毛盾会吃亏……”

醉天掌门轻轻想爬起，似乎已老态龙钟，一晃晃地像要栽倒，毛头想扶，

他伸手制止：“不必了……最近练了一身酒步，走起来实在多了。”

他果然晃醉着走，飘浮中却有了节奏。

毛头见状还是不放心的，跟在后头：“毛盾可能很危险……”

“我知道……”醉天往天空瞧去，稍近黄昏，夕阳西移，天空一片彩虹，他看得出神，又灌了一口酒：“红祸连天，实在是劫数……”话声中道尽感伤。

“阴阳镜呢？”停了好久，醉天才问。

“已被妖人抢去。”毛头回答。

醉天频频点头：“是劫数，也是转机，就不知他劫够没有……”

“师父去救人，他就够了。”

醉天摆摆手：“那可不一定，毛盾有三劫，逃不过有性命之危，这也是师父避开他的原因，如果他劫数未尽而贸然出手救人，下一劫将更严重。”

毛头道：“差不多啦，第一劫毁去茅山，我跟他无家可归，第二劫惹上金武堂，第三劫就是现在。”

醉天轻笑：“也罢，此时师父不去救人，你恐怕也不得安心，走吧，记得酒带多一点儿。”

毛头心下一喜：“师父当然不肯让茅山派断后了，我这就去替您扛酒坛。”

当下他引在前方，两人返回灵天寺，陈老仙早已等在那儿，闻及要酒，立即搬出一坛玉冰烧，醉天乐得欣笑不已。

“老陈啊，多谢多日照顾，待我那小徒弟回来再叫他给你磕头报恩。”

陈老仙急忙以笑声回答：“哪儿话，一家人，别客气，早去早回，在下还等着替师父酿酒呢。”

醉天随即哈哈畅笑，交情尽在不言中。

毛头亦是道谢连连，才扛起酒坛，领着师父走出樟木林。

段铜雀和段君来则守在那里，忽见醉天如此老，两人也就拱手拜礼。

“两位是……”醉天不解。

毛头干笑：“亲家，女的是毛盾未婚妻，男的是他老丈人。”段铜雀及时拜礼：“师父该比在下年长几岁，即称您世兄可否？”

醉天醉眼一瞄，轻轻笑起：“你爱酒吗？”

“爱，当然爱，只是我女儿管得紧而已。”段铜雀偷偷瞄女儿，惹得段君来怪窘。

“爹不每次喝醉误事，我才懒得管呢！”

醉天不禁哈哈笑起：“对，酒醉误事，但既是亲家，总该喝两口吧！”

猛灌葫芦后又交予段铜雀，他亦是大口灌酒，随后同声畅笑，直如酒逢知己千杯少，毛头只好猛倒酒。

段君来眼看两人似乎将喝上瘾，想阻止又碍于醉天辈分尊高，遂向毛头使了眼色。毛头窘声道：“没办法，师父就是好酒，我看现在只有备马车，让他们在车中饮，我们急赶路。”

段君来闻言倒立即点头，原是她本有随行健壮红马，现在正好表现。

口哨一吹，四人同时赶路，不到五里，红马已飞奔过来。

段君来突而想笑：“就让他们在马背上喝吧，我爹虽醉却从不摔下马。”

毛头皱眉：“我师父武功似乎不行。”

“用绑的啊！”段君来谑声道：“爱喝，绑死他好了！”

两人当真把醉天绑上马鞍，段铜雀则自行爬上马鞍头，两人面对面畅饮

不止。

马匹一奔，两人颠来颠去，像坐斗牛，好几次都险象环生却又安然无恙，赶在后头的段君来直笑自己杰作不错，毛头却看得提心吊胆，一点间隙也没得空。

还好奔驰不及三十里，醉天已不胜酒力趴伏马背，段铜雀没了酒伴反而觉得扫兴。

段君来却怒冲冲地将老爹赶下马来：“只庆祝一下还敢喝通宵？”

“只是两个时辰而已。”

“还有理由！”

段君来一手把老爹压向路边水沟清清脑，吓得段铜雀直叫不敢，赶忙运功逼出酒气恢复正常，这才躲过女儿这一关。

毛头瞧得直笑好，将来师弟毛盾可有得受了。

段铜雀已醒，只剩醉天，自是好处理。

段君来轻轻向红马耳语几句，红马轻嘶，似已懂得含意，再次奔驰，竟然如履平地，醉天趴得安安稳稳，原来方才乃是段君来故意要马匹颠身，瞧得段铜雀大叹不公平，却又何耐？

四人连夜赶路。

回到太行山区已是第三天中午。

武灵雪姊妹已等得发慌，来回已浪费五天时间，却仍无法得知毛盾生死，攻也攻不进去，急得直往山径探去，好不容易探出人来，两人为之笑颜顿展。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武灵雪高兴直叫。

洗烟和洗无忌也往山径瞧去，来的不只一人，还有人马，两人较懂得江湖礼数，稍一整理衣冠，颇有列队欢迎之势。

毛头眼看已抵目的地，心情为之开朗，当下高声啸出声音：“来啦，我师父来了！”

急于表现地又催着三人快行过去。

双方距离近了。段君来还来不及瞧向前头一大片黑云，目光已落向武灵玉面容，她深深被吸引，天下竟然有此绝色美女，连自己都不禁相形见绌。

然而那武灵玉照样同为段君来容貌所惊艳，她长相实在突出，不但美，而且让人一目难忘。

武灵雪也不例外，但她还是较属于理智，说道：“前辈请赶快施展法术救出毛盾。”

她把段铜雀误会成醉天掌门。段铜雀欣笑道：“我想救，可是我要不出法术啊。”

“您要不出？”武灵雪惊诧不已，目光瞅着毛头和段铜雀不放。

段铜雀轻轻指向马背：“他才是真正主人。”

毛头也解着绳子，准备把醉熏熏的师父给解下来，他干笑着：“我师父人如其名，以醉闻名。”

众人见得那副醉鬼样，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老烟枪虽想笑，却更注意段铜雀和段君来腰际那成名兵刃孔雀翎。他惊心拱手道：“敢问可是铜雀塔主人段先生？在下银灯联老烟枪，久仰了。”

段铜雀武功排名天下第三，辈分自是高得可以，老烟枪对之以礼，该是江湖礼数。连同洗无忌也拱手拜礼报上名号。

段铜雀亦畅笑回礼：“绝命烟枪果然好眼力，老夫亦是神交已久，今日

初见，终能一偿宿愿。”

“哪儿话，老奴一个，何能与段先生相提并论。”

“太客气啦！来，见面自是喜。来，咱们喝它两杯美酒以庆祝。”

段铜雀偷瞄女儿，见她没反应，这才敢伸手抓向马鞍挂着的酒葫芦，没杯，只好先饮为敬，灌了几口，随又抛向老烟枪，他亦仰头畅饮，酒香飘起，醉天掌门不禁又醒了。

“酒？酒在哪里？好香啊……”醉眼终于瞄向老烟枪，忽而一醒：“你是……”

“在下银灯联洗烟，前辈您好。”老烟枪先行拜礼。

“银灯联……”醉天若有所思，又自往洗无忌瞧去：“你又是……”

“在下洗无忌，银灯联少帮主。”他恭敬拜礼，总觉得这老人眼神特别不一样。

醉天还是一副醉眼，喃喃念着：“洗无忌，洗无忌……这名字不错，不错……”目光又瞄向酒葫芦，贪婪地吞了口水：“但……酒也不错……给我一点……”晃着酒步就要抢酒葫芦。

老烟枪瞧他就快摔倒似的，赶忙欺前一步想扶他，又觉得不妥，乃暗运真劲灌于酒葫芦，使得他抓着时别滑手。

醉天当然没有察觉，很快将葫芦抓向手中，仰头即灌个精光。

老烟枪不禁瞄向毛头，醉天如此，还能破此妖魔吗？

段君来已等不及，往醉天行去，三天相处，两人似熟多了，她道：“师父您看那乌云如瀑布，可有办法破去？”

说话间仍有意无意瞧向武灵玉，发现她也紧张万分，心头倒有了异样。

此时醉天瞧向乌云区，不瞧还好，这一瞧，眉头跳了几下：“鬼篱笆？毛盾怎会选在此？”

毛头惊心：“师父知道这地方是师弟选的？”

醉天道：“我不是有说过有关鬼篱笆的故事？有进无出，活人勿近。”

毛头似乎也想起，惊心不已：“难道师弟想跟他们同归于尽？”

“他是这种人？”

“不是……师父不是说他命长？”

“命再长，选择自杀，谁也救不了。”

“不会吧，师弟岂会自杀？”

“这即是我想不到的原因。”醉天喃喃说道：“除了阴阳镜，天下似乎无人能破，阴阳镜又在黑心道长手中，他为何作此选择？”

“也许被逼的吧。”老烟枪道。

“不可能。”醉天一点都不醉：“这地方只有茅山派知道，也就是说，天下无人知晓，甚至引发乌云鬼域，也非常人所能。”

老烟枪道：“这么说引起此现象的方法也是毛盾所教？”

“不错。”醉天道：“我猜不透他用意……”

段君来道：“猜不透有关系吗，只要破去此鬼域不就成了？”

“说的也是……”醉天遂仔细瞧往天空，三百丈远处一片乌黑，三百丈之后又是一片青蓝，明显分界线就如蓝宝石中所镶嵌的黑石头。

那云层乃不断翻滚，一道道化白流烟不时抽窜，直如山雨欲来，妖魂隐现之势。醉天不禁头晕目眩般晃了一下身躯，朝往毛头望去，舌头一舔：

“酒……来一点如何？”

葫芦一伸，毛头赶忙接手，回身奔往马匹，那里仍套了两坛米斗大的预备酒坛。他似乎已有数年经验，把酒坛提起灌出美酒于指大葫芦口，竟然一点也不外流。刹那间已装妥，急急又奔回。

“师父边喝边想，但别喝醉了。”

“怕什么……有你们这么多人，我敢醉吗？”醉天酒鬼式地一笑，抓起葫芦又灌酒，然后说道：“你叫叫看，里头是否有反应。”

“是！”

毛头一想到有表现机会，立即鼓足中气，胀得胸脯厚厚，随即喝声如劈雷：“毛盾你还好吗？听到请回答，师父来救你啦！”

声音穿处似惹动妖魂，只见得流白烟层晃化魔影，像要吞噬什么人似的张牙舞爪，一副吞人凶相。

毛头又叫了两声，里头终于传来呜呜响声，群众精神一振，分明是毛盾强行吼叫而又被封住之叫声。

“他还活着！”段君来和武灵雪几乎同时喊出，武灵玉则是眉露喜色，若能说话，她想必早喊翻天。

段君来还是忍不住喊起来：“别担心，马上救你出来！你有什么要交代的——”

又是呜呜几声。

突而里头狂笑声起：“你们还不走，贫道照样有法子收拾你们！”

黑心道人笑得更狂，更引动乌云，像暴风雨将来临地滚动起来，且有越卷越广之势，待卷近三十余丈，云区猝又闪出三道人影，分别是黑心道人和花弄情押着五花大绑的毛盾直逼而来。

毛盾但见众人，欣喜直笑：“各位好啊，好久不见，我可就不太好了！”突见段君来，怔愕了眼：“你怎会在这里？”

段君来满脸欣慰笑意，口中却不饶人：“欠我的债，躲到哪里都没用！”

“是没用。”毛盾自我解嘲，又瞧向武灵玉，欣笑道：“你们也来了。”

武灵玉两眼含泪而装笑点头，武灵雪已代为回答：“你一出事，我们就赶来了，你选了这地方，有何目的，我们想不通。”

“当然是要破去此妖地啦！”毛盾转向醉天：“师父你不是说只有阴阳镜可以破去此地？阴阳镜就在这里啊。”

黑心道人右手得意地晃着阴阳镜，狂笑道：“不错，阴阳镜是在这里，可惜在我手中，你们有本事就破吧！你徒弟真不错，还教了我不少绝招！”

毛盾亦是潇洒一笑：“被逼的，没办法，不过这镜终究还是我的东西，借来用用就是，师父你知道我用意吗？”

醉天一知半解，想点头又茫然。

毛盾道：“现在不必急着破，他们急于抢关出去，你们只要干掉他们就行，这老妖道腹背还有伤痕，给他几掌就行，那花弄情伤势好了差不多，不过凭你们该没问题吧！”

“花弄情？”段铜雀脸色不由一变：“你没死？”

“死了还会在这里吗？”花弄情照样风骚。

毛盾讪笑：“马上就会死了，黑心道长也一样，只要从他伤口下手，伤上加伤……”

“浑小子你还嘴硬！”黑心道人很是嗔斥，抓在手里的囚犯竟然还如此潇洒咒自己死，左手猛扣毛盾肩骨，扣得他唉唉痛叫。

“快动手啊，要让我骨头被拆了不成！”毛盾还在发号施令。

他这一喊，除了醉天之外，全一拥而上，且是绝招尽出以救人。

那黑心道人见状冷笑一声，瞧向花弄情，似已取得默契，他马上将毛盾推向后头，左手阴阳镜，右手拂尘猛攻过来。

花弄情更为嚣张，自以为伤势已复，赤手空拳即已拦向众人，但她掌影幻亮，总有几分厉害底子。

段铜雀对她自是有段仇，当下也把她当目标，硬将轻易不动用的孔雀翎抓在手中，如扇般耍开，直如满天孔雀羽翎乱飞，裹得花弄情无处藏身，猝而花弄情幻出斜影，突破封锁，一掌即探往段铜雀胸口：“老娘照样把你当小狗耍！”

眼看就要伤人，段君来猝而左侧切来，孔雀毒针大把打向花弄情左肋，针针如蜂疾拥而至，那劲道钻得花弄情直皱眉头，不得已分出左掌打出圈圈掌影以阻挡。

虽然右掌其势不变仍攻向段铜雀，岂知段铜雀功夫更是了得，他志在救人，也顾不得放冷箭而有不入流之讥。

于是他猝而运劲抖向孔雀翎，羽针散射成网，疾如电光石火，一闪猛射那掌指，以及花弄情面身。

其势又急又猛，花弄情一时托大，没想到段铜雀也放暗器，想使得她双面受敌，尤其是脸面那针，简直如凶残疯狂的毒蜂拚命般冲杀过来，若被砸中一支半针，那还得了？眼看抽身已是不易，只得运出护体神功逼往身躯，干脆让出左肋以抽回左掌封向脸面，右掌照样发掌伤人。

猝而轰然一响，段铜雀被劈退三数步，所射发羽针也全被击下。唯独段君来之毒针却狠准噬向其胁腰。

纵使她有护体神功挡掉绝大部分毒针，那段君来却灵巧无比，趁机将手中翎羽猛打出去，此翎较大较重，更有专破内家真劲之能。

那花弄情正得意将毒针全逼震落地之际，岂知段君来仍有这一手，一个不察，硬被捅了一针，虽只及三寸，却麻疼难耐。

“你暗器抹了毒？”花弄情惊诧不已。

段君来则谑笑不已：“不但上了毒，还是万毒之毒，你死定了！”

原来段铜雀深怕女儿偶会碰上绝顶高手而受困，他乃研究毒针以让女儿在危急时能脱困而逃。

这毒针和他手中之羽针相比，自是厉害数倍，花弄情该让的是羽针而非毒针，这一失察，想挽救已是不及。

她怒叫可恶：“你下了毒？”

段君来冷笑：“对你何必客气，再看我一针！”

她果然再展毒针。花弄情猝而厉喝，猛劈一掌，劲风冲至，扫得段君来东倒西歪。她不敢再战，抽身后退，赶忙从腰际抓出药物往伤口抹去，希望得以解去毒性。

她一退，所有人全扑向黑心道人，且是势在必得之狠拚活缠，任黑心道人多么了得，在强敌纠缠下，尤其老烟枪武功如此之高，他已经相形见绌，只顶了十余招，已是满身大汗，腹背伤口更因用力过猛而绷裂出血。

眼看花弄情退却，他更吃力，一个不察，老烟枪烟杆已扫得他背脊生疼，毛头拚命三郎式地又送他两掌，打得他跌退数步。

毛盾见状急道：“快抢他手中阴阳镜！”

话方喊出，三四人暴躁过来就要抢那镜子。

黑心道人眼看情势不对，猝而厉喝，猛将阴阳镜照向众人，白光一闪，众人眼刺生疼，一时失去目标，黑心道人趁机劈出掌劲，轰得众人跌跌后退，他则猛抽身，扣向毛盾，像苍鹰抓兔般又往乌云倒掠回去。

毛盾一时焦急：“快射死他啊，笨蛋，不会先救我！”

“你还多嘴！”黑心道人冷斥，一掌打得他晕倒，什么话也叫不出来。

眼看黑心道人即要退躲乌云区，毛头大为紧张，猛喝“哪里逃”，一马当先冲杀过去，可惜慢了一步，黑心道人已淹入云雾中，他却煞势不住而撞闯入内，一时像被鬼魂给缠咬不放，毛头登时吓坏，幸好他懂得法术，赶忙将指头咬破把鲜血涂于掌上，连轰数下才逼退妖魔幻象，借此滚弹雾区，逃了回来。

段君来还想闯。毛头却急喊“使不得”。段铜雀更急，斜掠身前，挡住女儿，要她暂停。段君来焦急道：“他们盛怒，很可能杀了毛盾，我们岂可袖手不管？”

毛头道：“我也急啊，可是掉入鬼域，你根本无用武之地，岂非白白送死，一切等我师父想出办法再说。”

醉天掌门则早已立在众人身后，静静地瞧他们表现。

毛头见状，急急过来：“师父可想到好方法了？”

众人希冀的眼光一一投来，醉天轻轻点头，含带醉意道：“方才我想过毛盾的话，他一直说明阴阳镜还是属于他的，很明显在暗示什么，我想了想，才决定把阴阳镜仍当作在他手上，如此一来自可破去此妖域。”

毛头欣喜：“既然如此，师父快展方法啊！”

醉天伸手制止：“别急，要破它，还得摆出阵势，分别是找到天九宫、地八卦，再以七星锁杀开局面。这里算算也有八个人，刚好可以容下地八卦，只是差一个九宫眼，就把毛盾算上了。你们先去准备八盆清水，那水得用来代替九宫八卦镜，故而得不受污染才行，至于装水器具，山上也没什么东西，即以芋叶或凹石代替，越快越好。”

众人闻言，纷纷四下找容器以装水。醉天则趁此拿出罗盘在测方位选位置，以及观天星推易卦。

不久，找水者全都赶回，除了毛头以芋叶外，他们皆砍了一棵树，切下树干再挖成凹盆，装的水又清又多。

毛头但觉不好意思，丢下芋叶，重新砍树制盆，如此一来，全清一色皆以木盆装水。

醉天甚是满意，要毛头拿出朱砂笔和朱砂，在每个木盆底下画上八卦、九宫、七星图。一切就画之后，他才分配位置。

“你们抵达位置后，静坐下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别在意，只要把眼睛闭上，相信可以过关。”

毛头道：“要是忍不住想看呢？”

“最好胆子放大些，因为恶鬼作乱，并不好受。”

醉天如此说，众人也有了底。毛头怕武灵玉听不懂，特别叫武灵雪说明，然后将两姊妹分派醉天法师身侧，要是有何状况也好处理。

醉天很快交代他们找向定点位置，瞧瞧阵势果真是八卦，七星格局，再加上岩顶那“点”，九宫形态渐渐形成。

毛头和段铜雀是较倒楣的一个，其位置已靠在黑云身旁，大概只差三尺

即被罩去，尚未引发阵势即从里头不断涌来森森鬼气而让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毛头不禁把符纸贴满全身，还问段铜雀要不要。段铜雀碍于身份，虽然心头总有点冷意，还是摇头：“多给你师父一点信心吧。”

毛头干笑：“我还是给我一点信心来得好，不管如何，推销一张吧。”

段铜雀勉强同意，相隔二十余丈，也把灵符吸来，照毛头指示，帖在胸口，果然有点安慰效果。

很快地，醉天掌门已将随身携带八卦镜抓出，登时醉态全失，手捏剑诀，开始作法。

“妖魔挡道请速去，阴阳殊途莫乱闯，恶贯满盈终须斩，有请天地诸神来相助！”他舞起狂醉姿态般跳念不停：“天上神圣君，地面英勇神，玉皇帝，玄天帝，太上君，武星君，魁星君、八仙翁、荷花娘、金童子、玉女仙……招招引来助阵，先七星后八卦再九宫！急急如律令！”

口诀方念完，只见得他打出两道灵符直如火箭直往天空蹿去，就在乌云青天交会处引燃。醉天急忙将八卦镜照往灵符，此符猝而火光四射，像烟火般炸开，飞往青天处则亮丽夺目但飞往乌云处则闪烁银红，每道银红亮光有如一把利刀愤怒地想划开丑陋屏风。

那乌云似被戳伤，登时翻腾滚掠，沉流如雨丝之妖魂幻影猝然嗔怒起来，幻化成千角怪兽，古世纪大恐龙咆哮怒吼而肆无忌惮地翻腾狂掠，那血盆大口一张像要吞掉全世界般冲噬过来，血盆掠处，乌云暴涌而至，那附着魔鬼诅咒而幻化在阴魂般的清冷，澈冷，浑黑，登时裹得众人遍体生寒，刹那间像掉入万丈深渊之冰窖地洞之中，更如滚落恐龙内腹之中，在里头煎受着冷腥粘腻胃壁搓残，更有无数饥饿而疯狂的毒蛇猛兽狠相掠夺，绞得黑暗世界血腥片片，烂肉残肢遍地。

乌云不断掠吞过来，几乎所有人已被罩住，此时有若掉入地狱枉死城，一只只青面獠牙掠在身边，有的撩你，有的吼你，有的更撕碎脸面往你脸上丢，那去了皮的血骷髅还转着眼珠，青筋血管即如蚯蚓般蠕动，像腐肉中的蛆堆，钻爬得要扭断什么，血骷髅还在笑，嘴巴一张，蜈蚣毒蛇全呕出来，他仍把毒蛇，把血蛆往你脸上甩，往你身上丢，这还不够，干脆扑搂过来，想亲你，想吻你！

那段君来早吓得尖声大叫想逃开。

醉天掌门即喝：“别动，把睛闭上！”

声如洪钟，终于震住段君来，她不敢看，立即把眼睛闭上，却仍觉得毒蛇蛆虫全身爬，那冰冷气鬼直叫她全身发抖。

醉天更惨，一些恶魔全冲着他来，强斧、利锯一一派上用场，简直就要把他分尸，和地狱行刑已无差别。

醉天理都不理，径自猛将八卦镜往天空照去。

然而却似乎威力不够，总无法突破云层。

眼看乌云越卷越厚，妖魔越闹越嚣张，很多人都已招架乏力般的传出喝声，醉天不禁怀疑自己摆的阵势是否正确。

猝而黑暗处传来狂笑声，是黑心道人的声音，他极尽冷谑嘶吼：“纳命吧，一个也别活着出去。”

随又狂笑不止，猝而但见一道青黑光芒闪向古城位置。醉天顿有所悟：“是了，毛盾暗示只要有阴阳镜，只要有光，那一定是阴阳镜之光！”

当下八卦镜猛往那道青白光影照去。果然没错，那光正是黑心道人想利用阴阳镜引来更大变局而把众人杀死云区处。

岂知此光被醉天手中八卦镜引带，猝如流星般又亮又直猛蹿过来，顿将黑暗撕成两半，那光影直投八卦镜又反射天空，再折向众人手中捧着的水盆，突如千万盏探照灯顺序打亮，那光线过处，顿然引来巨大魔力，像烙红的利剑，每触及撞来妖魔即砍得他厉声尖叫，化成乌虚。

不到半刻钟，光网越结越多，乌云冰遇热般急速化退，天空渐渐透亮，众人渐渐相互瞧清对方，远处那鬼岩亦渐渐成形。

眼看已有成果，醉天猝又大喝，往里边照。

那水面反光本只能往上空，但加以晃动，则立即如滚动钻石般更发出无尽光影，杀得乌云气数将尽。

醉天则利用手中八卦镜猛往古堡罩去，青白光柱反打，古城猝然传出惨叫声，想是黑心道人已受伤。

突又见及毛盾大叫：“别放走花弄情，她要逃了！”

众人是有所闻，可是方才受妖魂之洗礼，心头早一惊，怎敢随便行动，而且手中还有水盆，深怕自己一时放手而坏了阵势，那岂非前功尽弃，而且醉天又无任何命令，他们的确不敢动。

就只这么一耽搁，花弄情早偷偷从左侧百丈远处掠逃，醉天见状，登时大喝：“追她，阵势已破，不足虑！”

众人犹豫，段君来、武灵玉等人大都想救毛盾，唯独段铜雀一把火在心头，立即将木盆置于地面，急喝追去，可惜已差了四五百丈。

毛头则听及阵势已破，一时想抢第一，回问醉天师父：“可以攻上去了？”

“当然可以。”

毛头登时大喝往上冲，忙不迭将大烟杆点出火花，他得第一个抢在毛盾眼前出现威风形象。

他一动，段君来和武灵玉，洗无忌等人全都急冲而上，准备逮人。

第二十六章再起风波

在古城里头，的确充满鬼气，四处或挂或躺皆是白骨骷髅，兵刃散乱遍地，想是昔日惨烈战争所留下。更有一间厅室摆满了整齐的身首分家之骷髅，显然是当时被砍下脑袋的大屠杀，足足有上千具之多。幸好是白天，若在夜晚，纵使无此乌云鬼魂，照样能把人吓死。

毛头勇闯上来，发现声音传至左侧靠崖古塔状楼阁，他冲到第七层最高楼，已发现黑心道人吐血于地面，毛盾则狠狠咬着他右大臂，阴阳镜则散落两人之间。

毛头见及毛盾软绵绵像只被捆死的小猪，他不禁想笑：“掌门大人近来可好？”

毛盾已满脸油垢，粗须散发，唯一还干净的只有那晶亮眼睛，他眨眨眼情，苦笑道：“这情况还好得了？快解开我，给我一点酒……”

毛头立即蹲身，帮他解开粗绳，却呵呵直笑：“酒在下边，要不要来口烟？”

他故意将甘蔗般烟杆送了过去。

毛盾瞪他一眼：“我是咬了他满口血，想漱口，这管用吗？爱现！”

毛头立即得意笑起：“有批评就好，免得你眼里没有我的存在。”

说话间，众人也已赶来。段君来和武灵玉更是紧张，猛冲进门，发现毛盾如此狼狈，段君来虽焦急却斥笑：“活该，想逃开我们，简直找麻烦！”

毛盾苦笑不已：“我逃得掉吗？每次都被你追着不放。”

段君来还想数落，却见武灵玉竟然捧着木盆往毛盾送去，虽然奔驰间溅出不少，却仍有三分之一，足可让毛盾洗清脸面。这还不止，武灵玉简直在侍候情人般拿出丝巾欲替他拭脸。

那毛盾竟然欣然接受她的侍候，还亲切地道声谢谢。

段君来简直受不了，重重地哼了一声，所有人都听见，搞不清她为何如此。

毛盾也听见，眼看情势不妙，急忙干笑：“没事，她又聋又哑，需要人家照顾，你别误会了。”

“她？”段君来忽而移目武灵玉，瞧她默默拭向毛盾，眼眶却已渗泪，或而太过关心毛盾之缘故，自己又何忍向又聋又哑之人喊喊喝喝，一时态度也软下来：“她真的听不见？”

武灵雪感伤道：“我妹妹真的听不见。”

段君来有了歉意，可是又怎能说出，咬咬嘴唇，愣在那里。

武灵玉则一边擦拭一边涌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想哭，毛盾见状心生不忍，赶忙伸手替她拭泪，急道：“没事，没事，别哭，不会有事。”

岂知不说还好，这一说，武灵玉更是忍不住泪水泉涌，她想忍又忍不了，急得埋向毛盾肩背，不知该如何是好，毛盾只好让她靠着，让她哭个够，眼睛却瞄向段君来心，想这女人要是再开口胡说，决定跟她翻脸。段君来虽然吃醋，却也不敢再胡言乱语。

武灵玉很快控制住自己心绪，眼眶虽发红，却满脸歉意要求毛盾原谅，毛盾还是轻笑直道没事，她则避向门外。武灵雪关心妹妹也轻轻一叹追了出去。

她看得出妹妹喜欢毛盾，却也感觉出段君来和毛盾似有某种关系，将来

受伤害的很可能是自己妹妹。可是这种事，她又如何能解决呢？

两人退出之后，气氛较为缓和，段君来才敢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她是哑巴。”

毛盾瞪眼：“请别再说这两字行不行。要有风度。”

段君来当下不敢再说半句话。

此时倒在地上的黑心道人有了呻吟声，他想挣扎坐起，毛头却逮到机会扑杀过去，一屁股坐在他胸口，冷斥道：“你行？再耍给我看啊！敢抢茅山之室，我要你断耳断鼻！”

猛伸手扯向他鼻头，痛得黑心道人全身抽颤。

“抽什么抽，方才是你们是要我们的命？现在来啊，我就坐在你胸前，要剐要杀随便你！”毛头想到怒处，两手搯个不停。

黑心道口角又挂出血丝，伤势颇为严重。

老烟枪已说道：“问他是何来路，明明是妖道，为何会太极神功？”

“听见没有？”毛头两巴掌又下去：“有人问你话，听见没有？”

黑心道人硬是进出几字：“你杀了我吧！”

“还嘴硬，你以为我真不敢？”

毛头猛吸烟杆，猛熏吐向他，谑声直叫熏死他。

“熏不死是不是？那就塞死他，想吃鸦片还是烟叶？我多的是！”

毛头猛往腰际大烟袋抓出一把烟叶即翘开他嘴巴大塞特塞。

毛盾见状白眼道：“你塞了他，叫他如何说话？”

“呃，对喔！”毛头这才又挖出烟叶，斥道：“害我出糗，不怕死，我烫死你！”

将烟杆热头烫去，黑心道人已唉唉呻吟。

毛盾冷斥：“还不说，你是何方妖道？跟花弄情是何关系，为何暗算我？我跟你又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拿我祭坟！”

黑心道人怒目瞪来，想斥骂又没声音，但此举已引得毛头大怒：“再嚣张，我砍断你手臂，让你作不了孽！”说着当真扭向其右手，痛得他直冒汗：“再不说，我真要你好看！”

毛头确实就要扯断他手臂。正想用力，外头已传出声音：“放开他。”

“放开他？”毛头觉得此时不可能有人会说出这种话，方转头，醉天掌门已走进来：“师父，他作恶多端还用妖法，通常这种人都要收拾，才能替天行道。”

“放开他，你们不能杀他……”醉天轻叹中，又恢复已往感伤，喝起闷酒。

毛盾怔愕：“我们不能杀他？”

醉天以更肯定眼神告诉两位徒弟。

“为什么？”毛盾追问。

“因为他是武当派的人。”

“武当派？”毛盾和毛头愣住了，他竟然来自死对头武当派。

老烟枪亦是不解：“他使用过太极神功，该是太极门的吧？”

“太极神功和武当两仪神功有类似之处，他有意隐瞒身份，故意混杂使出，很容易让人走眼。”醉天道。

“他为何要隐瞒身份？”老烟枪话刚出口却已觉得问的很傻，毕竟为做坏事，很多人会隐去真实身份。

不过醉天掌门还是说出原因：“因为他是千心道长。”

这话一出，毛盾、毛头两颗眼珠就快要扭伤。两人猛盯着黑心道人，可不是吗？除了剃掉的八字胡，另把长眉剪平之外，凹陷的两颊更是特色，毛头再不敢压坐其胸口，赶忙蹦起。

这人竟然是武当长老千心？也是上次烧毁茅山神殿，后来又被毛盾打伤而去世的三清的师父。怀着这段仇恨，难怪他如此恨死毛盾而想尽办法报仇。

毛盾苦笑：“师父你想放他妥当吗？茅山派差点毁在他们手中，现在放了他，岂不纵虎归山，茅山岂还有宁日？”

醉天轻叹：“杀了他更严重，一切就当劫数吧。”

瞧及师父甚是坚决，毛盾和毛头也只好放弃了。毛盾瞧向千心道长，一巴掌把他拍醒。

他道：“死老头，给我搞清楚些，是你那恶徒弟先惹我茅山派，还烧了本派神殿，才会发生如此多之误会，现在你也摆了我一道，算算也该扯平，今天我放你生路，回去好好反省，修道人家还贪婪如此，欲夺我阴阳镜，你有完没完？滚吧，劝你最好别再找花弄情，否则你被搞得满手血腥都不知道。”

千心道长冷哼着爬起，想走，又呕出血丝。醉天掌门立即道：“背他下去！”

他向两徒弟交代，毛盾毛头互望一眼，心头实在疼。

毛盾道：“我是掌门，你叫我背？”

毛头皱眉：“那我岂不永远吃亏？”

“这可是你自找的。”毛盾讪笑：“当初你硬把掌门职位推给我，现在是报应。”

毛头无奈：“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逍遥不了几天。”只好走向千心想背人。

千心怒挥手：“走开！”举步艰难步向大门。

毛头忽而欣喜瞧往毛盾和师父：“你们都看见了，是他不肯，不是我不背，我已经是仁尽义至。”

醉天轻叹：“咱们走吧，留些药让他在此养伤，否则他根本下不了这高崖。”

话方说完，他已先行走出门外，又灌了几口烈酒，想忘去什么似的。

老烟枪则从口袋拿出内伤药置于千心道长前头窗口，随即退去。

毛盾也拾起阴阳镜，然后走向千心，讪笑道：“好好养伤吧，武当派赶尽杀绝，我茅山派可没那么狠心，如果你想不开，以后仍想来报仇，最好是大大方地来挑战，那样你可以名正言顺杀了我，何必自贬身价地东躲西藏呢？”

说完话，神气地甩头离去，众人随即跟出，现场剩下落魄的千心。

他咬牙切齿，以至于全身抽搐，嘴角血丝不断，还是骂出狠话：“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吼声中，人猛将窗木砸断，也是唯一能泄恨的手段，随后已滑落墙角，竟然哭泣起来。

好端端的武当长老落得如此局面，难怪他会以泪洗面。

没人听到他的哭声，因为他们都已离开鬼堡，往崖下聚集。

毛头总是有不完的话想问，尤其是千心老道如何受伤之事。

“他自找的，阴阳镜是我的宝贝，他自以为能用得顺手。在他再次发动

阵势之际，师父手中八卦镜照来，我已猜出暗示成功，就来个拚命一击，猛往他手臂咬去，他当然痛啦，一个闪神，即被阴阳镜怪异力量打伤，倒地不起，那花弄情吓得屁滚尿流就溜了，后来你们就来啦。”

毛头懂了，又道：“若是你没咬着，你的诡计岂非要失败？”

毛盾轻笑：“没那么容易，我只是想引你们来，只要师父想到利用阴阳镜，此阵势必可破，纵使他没受伤，也逃不出你们手掌吧。”

“这倒是实话。”毛头颇为自己武功感到信心十足，抽口烟又问：“你跟阿来和武灵玉之间怎么样？两人好像有争风吃醋之势？”

毛盾望着前面两女背影，感叹苦笑道：“阿来是段老头主的媒，我当然甩不掉，不过她外表凶，心肠也软，我还算喜欢她。至于武灵玉，她又聋又哑，从小都没朋友，我照顾她习惯了，实在也抛不下她，她真的很漂亮又善良也！”

“这么说你是两个都要？”毛头欣笑：“也就是一箭双雕之意？”

毛盾无奈一笑：“有什么办法，命中注定，躲都躲不掉。”

毛头但觉有趣：“继续努力，我做你最佳支持者！”

毛盾瞄眼：“我看你是怕我放弃，没得阿来这凶女人缠我吧！”

“你要这么说就太了解我了！”毛头贼样抽口烟：“真是我好兄弟！”

两人各怀鬼胎一笑，段君来却被笑声吸引，瞪眼扫了过来：“刚救出来就那么开心，别得意，回去之后，这笔帐有得算。”

毛盾笑容忽而没了，他干窘道：“人说女人是善变的，我看你善变的个性一点都没变。”

“要你管！”段君来被这话逗笑了：“我就是不想变，你奈我何？”

毛盾只能干笑。

毛头又补了一句：“她喜怒无常的个性也一点没变。”

毛盾低声而笑：“有一点她一定会变，那就是将来一定会变成你的上司把你克得死死。”

“怎会，我跟她毫无瓜葛。”

“嫁给我不就成了掌门夫人。”毛盾黠笑：“将来你若惹了我，我就叫她修理你。”

“她不是那种任听你摆布的人吧。”

“很简单啊，我故意惹她生气后躲起来，你可就有罪受了。”

毛头这才知道事情严重性，急道：“怎么办，若真如此，你我都不好受，我看你干脆把她休掉算了。”

毛盾哧哧笑道：“这也得找时机才行，老实说，我不存希望，一切就看你怎么对待我了。”

毛头哭丧着脸：“我这不就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了吗？”

回答只是毛盾一连串笑声。

众人很快走往乱葬岗，一块块斑腐倒塌石碑此时瞧来不再那么恐怖。

他们正想商量是否要等段铜雀回来，岂知段铜雀已从左侧林区自动走来，他摊摊手作出无奈状：“那恶婆娘逃的快，我没抓着。”

毛盾闻言不禁苦笑：“放了母老虎，准会咬死很多人，我得赶回金武堂瞧瞧才行。”

“你不跟我回去？”段君来第一个反应即是他又要跟武灵玉混在一走，脸色有些变样。

毛盾忙解释：“别想太多，你要去就一起去。武家少堂主失踪，又来了个神秘的阮月仙，再加上花弄情，你说我该不该帮个忙？”

段铜雀却猛点头：“该帮忙，当男人岂能不守信。我也要跟去，直到收拾花弄情为止。”

段君来斥道：“爹说这什么话，你以为花弄情真的会出现金武堂？”

“总是有机会嘛！”段铜雀反问：“你去不去？”

“不去。”段君来铁了心：“我甘愿回家也不去！”

登时叫来马匹，猛跨上鞍，飞也似地闹情绪驰去。

众人想留她都不成。段铜雀则只能苦笑：“由她去吧，不出三天，一定跟来，她就是这副德行，谁也劝不了她。”

这句话化去多人困窘情景。

毛头则有了难处：“我呢？还有师父……”

他目光移向独坐十丈远坟碑上喝老酒的师父，难道要带他同回到太原城？

毛盾立有所觉，走向醉天掌门：“师父想跟去？还是回家？”醉天爽朗一笑：“你们去吧，我老啦，不兴此道，我还是回茅山，算算也有四五年了吧。”

毛盾不忍，遂道：“那徒儿也该跟您回去一趟啦，重整茅山雄风。”

“你不是仍有要事？”

“是有事，但今天来了这么多帮手。”毛盾道：“有老烟枪和洗公子再加上段老爹，他们该可压住花弄情，我晚些回去该没什么大碍吧。”

老烟枪道：“有些事，我们应该可以处理才是。”

醉天遂点头：“好吧，反正茅山也要人照顾。”

事情有了决定，毛盾也就开朗许多，当下走往武灵玉，含笑写了自己先回家一趟，不久即会赶去。

武灵玉已恢复正常，在得知意思后，已稍窘，直写着：“对不起，方才失态了。”

毛盾还是深情向她招招手表示没关系，武灵玉这才有了较温馨笑容。武灵雪看在眼里叹在心里，将来又会是什么样一个结局？

当下众人一阵相互告别之后，现场只留下毛盾、毛头和醉天掌门，他们仍留恋这奇异地方，三人同时往山崖那古堡瞧去，他们仍感觉出阴气森森。

毛盾道：“师父您仍未完全破去这鬼阵？”

醉天轻叹：“得饶鬼处且饶鬼，只要他们心存善良，又何需赶尽杀绝？虽然名为替他们超渡，但他们仍着恋阳世，必有他化不去的原因，放他们一马又有何不可。”

毛盾受教了，像厌铁前世妻子躲在古井中，确实是一段往事。他道：“师父是否仍有前世缘未了？”

醉天一愣，随即猛摇头大笑：“你长大了，懂得大人事，为师终可放心任你去了。”笑声中又自灌酒，对毛盾问题并无回答，但那笑声似乎已交代什么。

毛盾也不便多问，转向毛头：“过来，方才叫你背人，你说他不肯，现在背师父下山该没什么困难了吧？”

“可是……我还在抽烟。”毛头有点舍不得那刚点上火的大烟杆。

毛盾一手抢过来：“妈的！一个喝酒，一个抽烟，活的自由自在，我却

一点嗜好都没有，简直越混越回头！”猛抽两口，却猛打咳。他还是觉得喝老酒好：“这是什么烟叶，这么难抽？”

毛头讪笑：“专治抢我烟杆的烟叶。”猛把烟杆抢回来。

毛盾一脸输人不输阵：“我得想些嗜好，免得让你们气焰烧人。”

毛头忽而黠谑一笑：“有啊，师父嗜好喝酒，我嗜好抽烟，你嗜好女色不对吗？二十岁不到就搞了两个女的，十足大色狼一个。”

毛盾一愣，随又呵呵笑起：“他妈的好色？我真的是这种人吗？”

“如果你感觉到很快乐，你就是这种人。”毛头道。

毛盾道：“可是，我感觉是一半快乐一半痛苦，那怎么说？”

毛头笑道：“当然是半色半不色，还需要多多努力啊！”

“我宁可全不色，免得死在女人手中。”

“逃不掉的，全是命啊！”

毛头的大笑，惹来毛盾苦笑，他的确为此而烦恼，却也为此而感到趣味横生。

说说笑笑，针锋相对中，毛头也背起师父，师徒三人畅快地走往山径，眨眼不见，笑声却仍不断。

直到一切恢复宁静……

毛盾已回到茅山。

神殿也已整理差不多，一切劫难似乎都已去。

他们点起香火祭拜天地，以示诸神保佑，并且准备择期再度开张以为百姓服务。

醉天还是喜欢住在后山茅屋，落个清静，但毛盾和毛头就不一样了，两人决心发扬光大，有可能的话赚进大把银子。

匆匆五天又过去。

毛盾已准备明天九九重阳日来个大开张，于是准备大挑香火、祭品、炮竹等等讨喜东西，似在办年货般，果真也带来喜气。

然而中午过后，气氛渐渐不一样。

由于附近居民在得知神殿重新落成启用，多多少少会送来祈福香火，从早上开始即陆陆续续有人来，可是到了中午却突然间没人，像大家都同时约定不来似的，刹那躲个精光。

本来忙于工作的毛盾尚不觉得，不过渐渐已感觉出异样：“村民都送过香火就不来了吗？”

毛头道：“这么巧，会不会有人搞鬼，或是另有一家大庙开业？”

“不可能吧，附近有大庙，我们会不知道？”毛盾道：“你去看看，到底发生何事，得赶快解决，免得明天开张，一个人也没有。”

“是，大掌门！”

毛头身负重任似地直往山下奔去，眨眼消失在芦草丛中。

凉风徐徐，芦花飘飘，本是秋高气爽之天气。然而静默中，毛盾却开始不安起来。

“难道真的有事会发生？”

他想想，拿出一把金钱卜了个卦，正要检视情况如何，那山道远处已见得毛头慌张急奔回来。

“不好了，山下全是和尚、道士，还有不少人把茅山全围住了。”毛头当真紧张，大汗小汗流满身。

毛盾皱起眉头：“他们围着茅山干嘛？我又没得罪他们！”

毛头道：“看是来直的，说不定是武当老道存心找碴而邀请天下高手助阵。”

“就为了对付我？对付茅山派三名弟子？”毛盾越想越不妙：“走，去探探看！”

他很快掠往山径。毛头亦跟追过去。

还未到半山腰，毛盾已瞧及一大排长龙般人头封锁式地搜索上山，其中果真有道士、和尚、尼姑以及一般武林人士。

毛盾瞧他们行动身手灵巧无比，简直就是绝顶高手，这些恐怕是武林精英，说不定还包括各大门派掌门人。

“我的天啊，我到底犯了何错？千心到底耍了何诡计，能招来那么多人替他报仇？”

毛头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赶快逃吧。”

“现在能逃得了？”毛盾苦笑不已：“何况我逃了，你们要是被抓，我还不是一样投鼠忌器。”

“那怎么办？”毛头照样紧张。

毛盾想不出办法：“只好以不变应万变，还好这些人都算正派，或许可以跟他们讲讲理。”

“能讲还好，就怕不能讲。”

又能如何，现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毛盾和毛头只好退回神殿，故作镇定地东摸西弄，等着大批人马到来。

不到两刻钟，人群已包围近百丈，那领队者正是武当掌门千苦老道，他左边跟着一位圆脸白眉和尚，右边则是面目冷森的六旬瘦干老尼，若在江湖走动，很难不识得少林掌门七空以及峨嵋掌门三休师太，连他们都出面，事情岂是小可而已。

他们逼近二十丈，背后跟着十八罗汉、七星剑阵、太清剑阵，三十余人足可让天下任何英雄臣伏。

逼得这么近，毛盾再装蒜就太假了，他只好面对群雄，干笑道：“各位好啊，茅山派何德何能，开派之际能请来这么多贵宾？实是荣幸，不过，我并没发帖子给你们啊，实在失礼。”

千苦冷道：“我们不是来道贺，是来捉拿你。”

毛盾道：“我知道你跟我茅山有过节，但此事可以慢慢谈，等我把开派祭礼办完也不迟，掌门该有这个雅量吧？”

千苦道：“我不是来跟你算千心道长之债。”

“你倒是挺开明，但……今天您大批人马压境，所为何事？”

“为了逮捕你，或而贵派三人。”

“总该有个理由吧。”

“因为你是日月神教新教主！”

这话轰得毛盾脸色顿变，他如此保密行事，此话竟然出自毫无相干武当掌门之口？分明是已泄得彻彻底底。

他想不通是如何泄密，可是突来状况也逼得他不知该如何应付才来得恰当。

毛头倒不知日月神教乃武林公敌，仍落个悠哉：“就算他是教主，也不必你们紧张兮兮地来抓人吧？放心，他不会抢走你们的徒子徒孙。”

毛盾登时制止：“别乱说！我根本不是教主！”

七空掌门冷道：“是与不是恐怕不是阁下一人所能解释，你若聪明，最好将一切说明。”

毛盾斥道：“你又如何得知我是日月神教教主？这么小就当教主？”

三休师太厉声道：“谁知你是否返老还童，三百年血债，任准也说不清，快快纳命来！”

千苦道：“我们抓到一位教徒，他已将所有事情供出，你还是认命吧！”

“抓到谁？”毛盾稍紧张：“带过来，我跟他对质！”

他也想看看是否认识。

千苦道：“等你落网之后自能见到他。”

毛盾斥道：“凭他一面之词，怎能确定我是教主？你们行事未免太轻浮。”

三休师太冷笑：“只要逼出你是否会日月妖功，一切即能明白！”

太清剑一抽已砍杀过去。三百年前那一战，峨嵋死伤最为惨重，她这今后代掌门自是仇海填膺，乍见日月教主，她已然把持不住。

毛盾见状，长鞭立即挥出，一招“龙抬头”准确劈向利剑将它打偏，却因三休内力强劲，长鞭又被弹回。

三休更狠，斜斜暴窜过来，利剑一闪，砍向毛盾左臂，想砍下再擒来逼供。

毛盾登时抽鞭回挡，却慢一步，剑光过处，叭地轻响，左臂已被挑出衣片带血痕。毛盾嗔怒不已：“你敢赶尽杀绝，我也对你不必客气！”

长鞭猛抖成枪，硬直得拨去利剑，猝又化成软蛇般扭转，套向三休，像扭虫似地猛缩。三休冷笑，剑带煞气，连砍七剑想斩去长鞭，岂知那鞭竟然反扣成圈，硬若精钢，长剑砍去发出强劲锵声，老尼虎口一疼，那长鞭尾节突然弹出，直射老尼脑袋，她吓着，猛缩头，叭然一响，尼帽被打喷飞出，老尼光头亮了出来。

她嗔怒不已大喝想杀人，毛盾猛抽缩长鞭锁向老尼身躯，这么一甩，老尼有若陀螺倒转开去，差点撞向左侧罗汉僧堆，投个满怀，还好她功力不弱，顿时施展千斤坠方稳住身子。毛盾一招得手，眼看今天善罢不了，急叫一声“快逃！”有意传消息给毛头，他则退掠在山径，想引开众人。

毛头一时不知该不该走，大群人马在掌门喝令下全往毛盾追去，一场大战自在所难免。

毛盾方逃不及三百丈，眼前又是一排人墙挡住，瞧其道袍，该是武当剑手。他们冷喝，化成七星剑阵，分上中下三格套杀过来。

毛盾苦笑一声，闪过两把利剑凌空倒翻三个筋斗，贴着一把剑身就快翻出阵势范围，另两名自左右切攻腰肋处，青光乍闪，冷气逼人。

毛盾化鞭为环，打着筋斗猛扫，左边得以封去，右剑却慢了一步，划得他疼心得紧，敢情出了血痕。顾不得长鞭再用，狠狠将那人给卷丢远处，借着空隙，逃开剑阵，再主遥山逃躲。

然而这一耽搁，恨怒填膺的三休师太已拦劫过来，一招“九品莲花”暴刺过来，那看似平淡无奇之招式，却隐含无比杀招，只一逼近三尺，便能感受森森杀气。

毛盾岂能大意，猛地挑起长鞭左右开攻，使出万龙点睛以对阵，长鞭本来软柔，此时突然蹦硬弹开，变成了光圈护网罩在四周，随其身形晃动而移位。

三休师太自是不罢手，急追过来，利剑点处，莲花般裹尽毛盾，却和金环撞击发出叮叮响声，火花亦闪跳不已。

毛盾显然已被缠烦，又见大堆人马赶来，猝然又把长鞭震散，支支如箭四面八方罩射三休门面，直如蜂群嗡嗡噬来。

那三休距离太近，又且蜂针过密而急，长剑只挑去两针，其余大堆全往中下盘扑来，她吓得面色冷森，快掠左侧，长剑斜劈，双腿如鱼尾摆避过来，除此之外，她已想不出如何避开这狠毒蜂针。

那毛盾见状暗自窃笑，他只逼住三休，以期能抽身，但见诡计得逞，他大喝一声，右手猛张，如若吸盘将鞭针全吸回手中，一个扭身又自追逃二十余丈，那里林木已较密，自该容易脱身。

然而埋伏实在太多，眼看就要逃躲成功，猝而林中又窜出几名道士，长剑尽出，想挑人命。

毛盾自信能闪开，只是后头追兵已不及十丈，他冷喝一声，炸出茅山隐身烟球，轰得白烟四起，他找个机会已钻向暗处。

群雄一时失去目标，茫然不知所措，慌乱中只听得三休喝道：“把茅山所有人给抓来！”

能抓的也是只有毛头或是醉天掌门。

然而那却是毛盾的致命伤，尤其，毛头本就手足无措的情况下，在大堆人马压境之情况下，打倒七八名追捕者，仍旧逃不了罗汉阵和大清剑阵之追击，已然被扣了起来。

毛头仍自不服输，张口即叫：“帅弟快逃啊，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已被提往三休师太面前，他冷斥：“假仁假义的臭尼姑，你会有报应！”

三休女尼姑竟然用剑背甩过来，打得毛头左脸一道深红，痛得他连叫声也没了。三休并未理他，怒目往林中射去，厉吼道：“你不出来，我先宰了他！”

林区一片沉静，没有回音。

那毛头果然铁硬脾气，猛咬牙又斥吼：“你出来也是被宰，先逃命，要是我死了再替我报仇！”

三休师太又用剑背打得毛头两颊红印大胀，她仍冷森说道：“再不现形，下一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毛盾躲在森林里头听得满心嗔怒，这老尼竟然如此暴戾，简直毫无修道人慈悲，她很可能对毛头下手，可是自己要是出去，结果还不是一样？

“或许我真的该拚拚看，然后找老柴房研究对策，三百年的恩怨岂能一拖再拖？若真的搞不好再躲起来也不迟！”

他仍在想如何找出一个最妥善方法之际，那三休竟然狠了心，一剑猛往毛头左大腿刺去，痛得毛头尖痛大叫，凄惨声音贯得毛盾满心怒火。

“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忍不住，手中七八颗烟雾弹同时分从八个方位炸开，每轰一处，即有十数把利剑穿射雾区，毛盾见状，想以此掩身救人已是不能，猝又炸出六七颗连续烟雾团，他猛将日月神功提展至极限，全身喷出七彩烟雾成圈，在那红白光影交错之际，直如幽冥宇宙渲泻蹿冲而下之光球，划过群雄芒亮眼球中，似附了魔鬼诅咒般疾冲人群。

有人惊叫，有人呆愣，有人尚未瞧清楚是何状况，那光影竟已冲至三休面前。只听得三休惊吼一声“日月神功”，还来不及反应，毛盾两掌打得她

口吐狂血，倒摔而退，连压倒十三名太青剑阵女尼，倒摔地面不醒人事。

如此霸道妖功，早吓住在场所有人。

毛盾却未因此而罢手，猝又冲至扣押毛头之敌手，一掌扇得他们东倒西歪，硬把毛头从他们手中救过来。

“你快走，这里有我应付。”毛盾急道，护着毛头往后退去。

毛头见着这功夫已是目瞪口呆：“你真是日月神教教主？”

“以后再说！”

此时少林掌门七空已旋个佛号：“施主果然是日月教徒妖孽，老衲留你不得。”

毛盾冷笑：“就算我不是，你们照样会对我下杀手，对不对？全是一群自命侠义的伪君子，我犯什么罪，你们凭什么追杀我？就因为我是日月教徒？那干你们什么屁事！”

七空冷道：“三百年前日月教徒作乱，杀害武林苍生无数，三百年后他们照样躲在暗处做坏事，老衲自有除去之必要。”

“你看到我做坏事？”毛盾冷斥：“天下做坏事的人多的是，我怎没见过你出马去抓他们？反而一听到我是日月教徒，赶的比什么都快！不必自欺欺人，你明明是想报仇，想邀功，向你祖先神气地说你灭了日月神教，好让你德高望众，永世留名！臭名！”

七空脸色稍变：“纵使老衲不自觉有此想法，但你恶狠手段，江湖所不容，老衲不能放过你，全天下武林同道也不能放过你这妖邪！”

“我手段狠毒？”毛盾斥道：“你看过了？”

“方才打伤三休师太即是！”

“那是她先伤我师兄！”毛盾冷斥：“我只是被逼出手，要杀她，她早就碎裂五脏而死。”

如此一掌即能打倒一派掌门之功夫颇让众人不安。七空仍自决心甚坚：“你还是束手吧。”

“我束手等死？简直笑话！”毛盾不理那些人，转向毛头：“动手时你先走，我自会寻求脱身！”

毛头但觉他武功甚高，该能脱身，遂点头：“一切保重！”

毛盾始转向千苦和七空掌门：“茅山除了我之外，他们都是无辜，是正人君子就找对人！来吧，我也等着要教训你们等得要发疯了！”

这一叫阵，众人心神为之紧张，抓着手中心兵器却不敢贸然出手——掌门都缩头缩脑，当手下者又何必冒此生死？

还是武当长老千意为师弟千心之事而怒火难忍，叱喝中，长剑猛抖两仪剑法之“无极太虚”式，直戳毛盾心窝，此剑法虚中带实，实中带虚，有若太虚境界不可捉摸，却又隐含无尽力道，就在毛盾点鞭触来之际，有若引动海啸漩涡般卷得日月无光。

毛盾猝然扭动长鞭，一头扣向利剑，让他自动卷去，越卷越大，结成一丸像铁锤，那剑势竟然慢了下來。

千意稍惊，这威猛无比剑招竟然这么简单即被破去，他想抽剑换招，那毛盾已倒抽长鞭叫声“撤”，千意手腕一麻，一把长剑已被抽飞，他吓着，登时掠退。毛盾却哪能让他走脱，日月神掌急促打来，红光过处，千意简直招架乏力。

“不准伤人！”千苦眼看师弟快被收拾，他也急冲过来，他一动，七星

剑手照样杀来，就连七空长老亦领着罗汉僧作第二波攻势！

毛盾只想逼退千意，一掌打得他东倒西歪，复见大批人马追至，他猝而双掌合十，再把掌劲提高至十成，就在红白光影指缝大泄之际，他翻掌迫来，两道光速有若千军万马，山洪爆发般打得大群人纷纷跌退。毛盾见状抽腿即逃。

只逃不了百丈，七空大师轻功果然不凡，凌空又截掠过来，少林金刚掌封将劈至，非得留下毛盾不可。

毛盾心想老是被截也不是办法，得先打伤这几名高手，或许仍有逃躲机会，当下谑笑一声：“老秃驴是你自找的，别怪我又大开杀戒而变成妖人，看掌！”

他照样又将日月神功提高至十二成，想来个硬碰硬，但见七空两大手掌迫来，他也翻掌对去。

七空只见得毛盾手掌心各有红白日月光影泛出，似有无尽威力逼人，他大意不得，功力尽展而出。

轰然巨响，双方倒掠退开，七空已嘴角挂血，脚步浮动不稳，显然已受内伤。毛盾也好不到哪儿去，只觉胸口沉闷，双掌疼痛不堪，这老秃驴果然有点门道。

眼看将他击退，猝又见千苦围扑过来，长剑抖得威猛，毛盾猛将手中长鞭挥杀打去。方一点偏，毛盾探瓜抢人，一手抓向千苦肩头，千苦躲闪，肩头布片已被撕下，他借机一剑挑往毛盾下盘，逼得毛直跳高三尺。

猝而天空七位道士肩连肩，手连手，将七人内功汇成一注强流，猛劈轰过来。毛盾但觉有异，想回身自救已是不及。硬吸一口真气，强冲左侧，身躯猛扭过来，双掌急封，却只能封去一半，那强劲猛击毛盾左肩背，轰然又是一响，毛盾哇地口吐狂血，人如断箭弹飞，撞断一株腿大古松，倒在地上挣扎。

他本身即是内力太弱，又连连硬掌抗敌，已然耗去不少功力，此刻猛遭七人联手内劲打伤，已是伤及五脏，伤势严重可想而知。

一连跌撞数次，毛盾始靠在树干撑起，脸色苍白得吓人，勉强抹去嘴角血丝，冷笑道：“你们如意了，把日月教主打败，还将手刃。我没法啦，看来只有阴间再报仇了。”

他拿出阴阳镜，看看能否引鬼上身以对付这些假仁假义之徒，但那千苦见及阴阳镜已是满心发急：“不能让他施法，我师弟即伤在他法术上！”

话声方落，七空大师和千意老道左右赶来，尚差三丈即再打得毛盾喷飞数丈。

“饶他不得！”

千意怒中带谑，蹿飞而起，一掌就要劈死毛盾。

眼看毛盾已在空中，毫无闪避之能，恐怕得一命归天之际，猝而一道灰影急射而至，一掌打得千意反坠地面，他将毛盾接于手中，轻身飘落。

赶来救人的毛头突见此人已惊心带喜：“师父？”他从来没看过师父武功竟然如此之高。

来者果然是醉天，此时他一点也不醉，将毛盾置于地面，用手招来毛头：“走吧，找地方养好伤再说。”

“可是师父……”毛头仍担心这么大堆人，师父能安全脱身吗？

醉天仍摆手掌：“快走吧，师父自会处理。”

毛头当下也不便多说，扛起毛盾即往侧山逃去。

猝有数名僧、道追冲过去。

“别逼我下杀手！”

醉天登时有若幽魂掠射般快得匪夷所思截向那几名僧道，未见如何出招，但见他右手一推，似有无比魔力般打得数名僧、道暴喷退开，不动了。

如此下马威，吓得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再胡乱攻招。

七空冷森道：“阁下莫非是毛盾师父，自也是日月教徒，把他拿下。”

一人说了不算，他又喝向十八罗汉，只见得十八条人影齐往醉天攻去，招势劈掠之中，啸得周遭树叶乱飞。

醉天冷笑：“亏你是修道人，却弄个是非黑白不分。”

几掌打去，顿将罗汉阵攻势逼退，他却不愿再拚命，改采游斗方式，有意拖延时间。但千苦得知其用心，已喝向七剑手绕道追掠毛头两人。

七剑手待要动身，方错过罗汉阵，那醉天猝又大喝，双掌有若千手观音耍开，穿梭于十八罗汉之间，遇有武器即拨即扣，刹那扣着七八样又自同时打散，砰然炸开，罗汉阵已出现隙缝，醉天斜穿而出，直冲七剑手，尚差三数丈，他却打出一银亮暗器，像极飞轮暴转，射辄数把精钢利剑，银光过处，锵锵数响，七把长剑竟然有六把被砍成两截。七剑手个个动容，不知如何是好。

醉天掌劲扫来，将七八人扫退数步，他已掠身逃开，并接回那银光暗器，他冷笑道：“别以为弱者好欺负，去问问你们所拜神佛！”

他有意且战且走，并且替毛头挡后。

群雄虽然嗔怒追杀，但距离一拉开，又有许多人受伤，能追着醉天者已寥寥无几。再战六七回合，醉天也已躲入山林，消失无踪。

七空追来，失去目标，他忽而感叹：“没想到妖人如此厉害，看来得广发武林帖，真正邀来各派高手以剿杀日月神教余孽。”

千苦亦是轻叹：“小的虽受伤，老的却更厉害，难怪茅山一直不肯收徒，原来早是卧虎藏龙之地。”

“依你掌门之见呢？”七空问。

千苦道：“还是兄长所提，发出武林帖，号召天下围剿之。”

七空点头：“好吧，就以少林、武当名誉发出，如此想必能唤醒江湖对日月邪教之重视。”

当下两人指挥手下进行搜山，在无结果之后纷纷撤退，如此围剿行动宣告失败。

然而在武当和少林两派共同发出武林帖之后。

江湖已为此事鼎沸。三百年前之血腥传说又自让武林黑白两道所提来说长论短。

他们还发出通缉令捉拿毛盾师徒三人。

茅山派从此轰动江湖。

然而毛盾、毛头却仍苦哈哈躲在一处深山山洞之中。

毛盾伤势仍重，他急需要治疗。可惜毛头未带有灵丹妙药，功力又不济，对毛盾伤势根本帮助不大。

盘坐疗伤的毛盾还有心情发笑：“如何？打得还过瘾吧？把烟拿过来让我抽一口。”

“你的伤……不适合抽烟吧……”毛头还是将烟杆点燃，送给毛盾吸去。

这一吸，连打几个咳，毛头急忙拍他背部：“别抽啦，治疗要紧。”把烟给熄了。

毛盾咳出血丝，伸手又抹去，苦笑道：“要命……我可能会翘啦……”

“别乱说话，你不是精神很好？”

“这个叫回光返照。”

毛头更急了：“到底伤的如何？我去把师父找来替你治疗。”

毛盾干笑道：“我受伤，你倒很关心嘛。”

“废话少说，我替你松松筋骨！”毛头急忙捏向他肩背，想让他舒服些。毛盾摆摆手：“不必了，我死不掉，不过，若再被他们找到就不清楚啦。”

“你觉得这地方不安全？”

毛盾道：“你左腿不是受伤？这一奔逃，总会留下血迹，要是对方认真搜，总会找来。”

“可是我绑得很紧啊。”毛头在自己左大腿瞧去，青布已湿红一大片，方才急于逃命不觉得痛，现在注意了，倒真疼，恨恨骂了几句臭尼姑：“怎么样？我们该躲到那里才安全？”

毛盾道：“有个地方……”他想到上次多情婆婆那巢穴远在长白山，若暂时躲到那里养伤，倒也是个理想地点：“这里到长白山远不远？”

“几天路程吧，你要躲到哪里去？”

“嗯，我的伤可得半个月光景治疗，想完全恢复，说不定要一个月，住远一点，较有保障，何况现在咱也回不了武林，得好好想个法子才行。”

毛头点头：“就这样啦，可是师父若想找我们呢？”

“没办法再跟他联络，不过师父武功怎会突然增高？”毛盾道：“他深藏不露啊。”

“不会吧，师父对我们这么好。”毛头道：“若有，也该有他的原因吧。”

毛盾道：“不错，当人弟子该体谅师父苦心，今天倒是亏了他老人家帮忙，否则我真的完蛋了，不知劫数过了没有？”

“我看才开始呢！”毛头道：“谁叫你惹上什么日月神教，差点连命都赔进去，实在不值。”

“也不是我愿意的啊。”毛盾道：“我是被人抓去当教主的，一切状况以后再谈，咱们先溜为妙。”

“你不想说？”

“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之后你还会问一大堆问题，问到后来，你我恐怕就走不成了。”

“算你有理。”

毛头这才又将自己伤口重新敷药包扎，让血迹不会渗出，然后背起毛盾，趁着黄昏专赶山路，以期能早日赶往长白山脉。

然而，当他们从茅山山区潜出之际，已发现山村小镇总有江湖人物走动。毛头不禁苦笑。

“恐怕他们已发出追杀令，现在任何地方都危机重重，别说是长白山尾，就连山头都可能踏不上。”

毛盾也满心苦叹：“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怎么办？回去金武堂找靠山？”

毛头道：“不然又能如何？”

毛盾道：“你认为他们会帮我们而向天下武林宣战。”

“至少你老丈人会帮你吧？”毛头道：“还有武小姐。”

“算啦，武灵玉武功不高，她帮不了什么忙，倒是我那老丈人身居塞外，说不定可以引我藏身。”毛盾道：“可明目张胆去金武堂，仍是危险重重吧？”

毛头道：“不一定要去，我到金武堂分舵，把消息暗中传出，等到救兵到来再现身也不迟。”

毛盾点头：“一切就交给你了。”

毛头身负重任般又把毛盾背回山区，找了一处半山崖而杂草从生的石洞，两人躲了进去，里头清爽干净，一股原始风貌呈现，并未有人住过。

“暂时先在此安身，我很快就会回来。”毛头还是觉得夜间行事较为方便。

毛盾关心道：“你行吗？你的脚……”

“行，别忘了咱们茅山忍术，别的不行就是忍功有一套，而且，这些玩意我也适合偷偷摸摸，不对吗？”毛头忽自觉得自家功夫也有许多好处。

毛盾瞧他如此自信，也就放心些：“快去快回吧，先约在别个山区，我们再自行找去。”

“知道啦。”

毛头终于放下师弟，自行潜出山洞，找往附近稍有可能设有金武堂分舵之小村小镇潜去。

直到四更，他才找到金武堂紫金山分舵所支派转运之驿站，他只说有消息传回总坛，并把写上段铜雀女婿之字条交予对方，然后匆匆又赶回山洞和毛盾坚守于该处。

消息很快经飞鸽传书传向金武堂总坛。

当然，在未接到传书之前，金武堂早就被少林、武当两派发出之武林帖弄得鸡犬不宁。

陆不绝做梦都没想到毛盾是会日月教徒，竟然和花弄情有所渊源，他还是趋向于避开此事。

然而武灵玉得知此消息后，已陷入疯狂阶段，她一心想赶到地头救人，然而武灵雪却担心她安危，并不支持这项作法。

倒是老烟枪和洗无忌甚是同情毛盾，两人在得知此消息后已从客房匆匆找到玉竹轩。

行进中，老烟枪说道：“虽然是日月神教，但毛盾是血性汉子，谁也不能说他是万恶妖人！”

洗无忌道：“烟伯若想支援，小侄自当全力以赴。”

老烟枪道：“那将和天下武林冲突，你愿意？”

洗无忌道：“是非自在人心，您都不怕，小侄岂有避开之理。”

“好，有你的！”老烟枪频频满意地点头，烟杆抽个不停，不知不觉中已跨进玉竹轩，武氏姊妹见人已迎过来。武灵玉焦切地比着救人手势，老烟枪自是同意。

“我们自该前去救人，但此事得小心行事，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全天下的武林同道。”

武灵雪道：“我不赞成，这太危险，何况金武堂仍处于不安状态。”

洗无忌道：“事情有先后，毛盾危急在先，咱们若不援手又岂能安心渡日？”

武灵雪道：“他一向精灵，应该会没事才对。”

“不能以此当假设，上次鬼堡一事可证明人总有危机。”洗无忌道：“他已经暗中求助，我们再去相救，日后恐怕内疚一辈子。”

其实武灵雪也非不肯相助，只是突然跟天下武林为敌，她一时显得不习惯而难以接受，然而夫君既然如此坚持，她也只好同意了：“既然要救人，也得秘密行事，这纸条上写着段铜雀女婿，即是不想泄密之意。”

老烟枪道：“原则上是我和洗无忌先赶去救人，你们仍留在家中以免让人起疑。”

武灵雪道：“可是这样未免人力单薄，不大好吧。”

“放心，我们会邀段铜雀一同去。”老烟枪道：“他若不想去，我再另想办法。此事危急也不便再拖，老朽这就告退。”

他很快拱手为礼，领着洗无忌匆匆离去。

武灵玉见状想跟去，武灵雪急急将她拉住，武灵玉挣扎欲泪，武灵雪说道：“先别动，否则会引得别人注意，要是被跟踪，对毛盾并不好。”

武灵玉只好留步，可是泪水忍不住已滴落下来，武灵雪轻叹不已，将它拭去。

老烟枪在城中怡心客栈找到段铜雀，他早为此事而烦心不已，就是苦无方法找到毛盾以探个虚实，尤其是段君来已骂个不停：“没事当什么日月教主，惹来天下武林追杀，简直在玩命！”

段铜雀总是回斥道：“日月神教有何不好，个个精通绝技，当教主更是荣幸，你老爹一辈子都当不着呢！”

段君来则会反斥：“当上又如何？还不是一辈子被人追杀，将来怎么死都不晓得。”

话虽如此说，但见老烟枪找上门，段君来急如热锅蚂蚁：“人在哪里？不救不行的！”

老烟枪大略说了位置，段君来竟然率先招来红马，一路赶忙追击而去。

段铜雀想叫住她都不行。

老烟枪则道：“如此也好，分散开来，较不容易引人注意。”

段铜雀道：“老兄别故作神秘了，这其中必定有人暗中临视，否则毛盾身份岂会突然泄露，我怀疑是隐在暗处的花弄情搞的鬼。自从鬼堡那件事之后，她就避不见面，也没回到金武堂，准是干此坏事去了，咱们何不把她引出来好好修理？”

老烟枪虽然觉得有理，但他仍是认为隐秘点方为上策，段铜雀也懒得再说。于是分批也赶往北方，以期落个无声无息。

就在他们走后不久，那深情的武灵玉也背着姊姊偷偷溜出金武堂。她实在无法将毛盾生死弃之于不顾。

反正目标位置她已暗中记下，此时任谁也无法阻止她，或许这是爱情魔力，却又何尝不是深深友情的流露呢？

可惜，她的好意却为毛盾带来另一波灾难。

在她出城之际，已有一名青衣女子紧紧跟在后头。她正是这阴谋的始作俑者，她早算准毛盾受此重创，一定会躲进金武堂或前来求助，至少武灵玉在得知消息之后，必定把持不住而有所行动，所以她只盯金武堂，只盯武灵玉，结果皆不出她意料的完美。

跟踪之中，她不停得意谑笑：“找到毛盾后，把他除去，永绝后患！”谑笑中，她仍有阴谋：“武当这笨千苦，三两下就被人给摆脱，这次得叫他

们小心行事，必要时，看来自己得再出手，否则此事还有得拖！”

想到一切阴谋皆快实现，她高兴都来不及狂厉谑笑不止。

她很快将消息透露出去，以能借刀杀人。可怜武灵玉仍一无所觉，一步步领着这魔女将毛盾逼向死亡境界。

毛头的确等了三天三夜才探出第一位赶来的段君来，她简直肆无忌惮大吼大叫，吓得毛头根本不敢出面，任由她找向更远处，免得暴露身份。

相约地点乃是一处叫吴家集的小村落，这村落倚山靠水，地形相当隐秘，尤其毛头躲在山区可以窥探清楚，若情形不对，他可以不出面，免得引来无妄之灾，若觉得情况恰当，他才出面联络，如此方能万无一失。因为他和毛盾已不能再有失闪，否则真的要闹人命了。

三天疗养，毛盾虽然伤势有所进展，但新伤加上旧创，他仍在艰苦奋斗之中，每天只靠毛头带回山果果腹，他连出洞的机会都省了，一心只想赶快恢复功力。

在段君来走后半天，毛头终于发现老烟枪和洗无忌，瞧及两人小心翼翼而不露痕迹赶来，毛头发出会心一笑，比大吼大叫的段君来不知要好多少。

毛头已开始衡量要如何与两人联络，方不会出现危险。

“或许该让他们守在附近，暂时不跟他们接触来得恰当，若真有状况，他们随时可以赶来支援。”

毛头如此想，却无甚把握，干脆绕回山洞，找毛盾商量。

毛盾得知情况后说道：“段君来都可以一马当先大吼大叫，我看这地方已经保不了，不如叫他们往北移，咱们还是找长白山躲身较好。”

毛头点头：“要不要跟他们见面？”

“就现在吧，追兵可能还没来，但只能见一次。”

毛头有了指示，很快地又潜向吴家集附近山区，观察过后，发现老烟枪已在小村左侧几株枫树底下休息或等待。

毛头则潜过，尚差五十丈即把烟叶搓成一团并点燃，准准打了过去烟叶虽有几片散开，但多少都能掉向树荫下。

洗无忌顿有所觉，立即捡起烟团，以为是老烟枪掉落的，可是瞧向老烟枪，他仍抽着闷烟。他顿觉有了消息，立即靠向老烟枪将烟叶送去，低声道：“有消息……”

老烟枪将烟叶置于鼻尖一闻：“是毛头？”

两人同时张目往可能弹射方向瞧去，毛头脑袋半露，随即招手而闪逝。

老烟枪道：“你不动声色过去，我守在这里。”

洗无忌依言装成欲小解地移向林区，毛头很快钻向他，欣喜一笑：“你们终于来了。”

洗无忌道：“怎么了？”

“被人追杀，毛盾受伤严重，这地方也保不了，你们往长白山移，我们会随时跟你们联络……就放烟叶吧。”毛头道：“另外，给点灵丹，毛盾伤的重。”

洗无忌当下赶忙抓出一玉瓶交予毛头：“每天服一颗，三天三颗，该有帮助。”

“谢了，我走啦！”毛头招个手，转身想去，又问：“来了多少人？”

“还有一位段前辈。”

“知道了，再见。”毛头很快潜去。洗无忌则真的撒泡尿后才返回老烟

枪，将状况说明。

老烟枪道：“既然不碰面，咱们倒可以等段铜雀前来再移动，如此可收相互照应之效。”

洗无忌也没意见，两人遂故意安详地拿出随身棋子摆阵厮杀起来，一盘棋未下完，段铜雀已赶来，见状斥笑道：“干啥，救人，还有时间下棋？”

老烟枪低声道：“有消息了，往北走。”

段铜雀轻笑：“这么神秘，像侦探，我女儿呢？”

“四处乱叫去了。”

“她就是急，不过没事就好，走吧。”

段铜雀也是急，当下老烟枪收了棋子和洗无忌已往北移，吴家集霎时恢复平静。

毛头但见他们走了，也回到山洞，先喂毛盾一粒灵丹之后，方自暗中专找隐秘处潜往北边。

一切似乎都相当顺利。

然而却苦了随后赶来的武灵玉，她并不知毛盾已向北移，仍自痴痴等在吴家集。眼看一天过去，仍无消息，就连老烟枪等人也不见，她开始紧张，难道自己找错地方？还是错过什么？

藏在暗处的青衣女子亦同感疑惑，她第一个想到即是难道毛盾用了调虎离山之计？

她得扩大搜索范围才行。

思考过后，她觉得武灵玉已失去利用价值，遂重新展开跟踪行动。在打探之后，有了某些人往北移之征兆，她也就直驱北边。

两天后。长白山已近，虽是初秋，但冷风一来，此处已开始飘落片片雪花，拥罩山头成了银白世界。

老烟枪和段铜雀、洗无忌三人照样仍往北走，本是一切相安无事，但逼近长白山区时，却发现开始有了异样，似乎那儿早围了一群人等在那里，虽然未对三人采取任何行动，但他们总觉得有不祥之兆。

其实三人感觉的并没错，长白山区早布满了天下武林同道。他们之时以会守在那时，全是青衣女子大胆假设的结果，然后她再暗中通知那昏庸的少林七空和尚。

他们在搜捕无效之下，自然宁可信其有而赶来布桩，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看来毛盾似乎又难逃此劫了。

渐渐地，老烟枪等人已发现目标，他们亦忐忑不安，想不出这些人是如何跟来。

老烟枪当机立断：“前面伏兵不少，咱们得设法通知毛头等人，免得中伏。”

洗无忌道：“临时也不知该到何处找人。”

老烟枪道：“这倒可以解决，毛头要我们注意烟枪，咱就点燃枯枝，等烟火升起，他自可察觉。”

段铜雀点头：“事不宜迟，咱们设法找干柴去。”

由于此处已近冰雪之地，干柴枯枝并不容易取得，三人遂四下找寻，结果段铜雀找了一棵腿大枯腐松树，其枝头仍挂满雪花，他一掌打出，雪花纷纷抖落，有若飞雪煞是好看，老烟枪和洗无忌也就被引了过来。

老烟枪满意一笑：“把这株砍了，足可烧它两个时辰。”

于是段铜雀直掠而上，从顶端切折而下，枯枝纷纷下坠，老烟枪和洗无忌立即将枯枝架成一堆然后引燃。为求多福，他们撒罩些湿泥，柴堆一时熏起白烟，少说二十里可见。

躲在暗处的毛头果然发现有异：“老烟枪传来状况，可能有伏兵。”

毛盾经过灵丹调养已稍微好过，无须再让毛头背负，他也瞧向冉冉升起的白烟，苦笑道：“恐怕是了，那些人还是没放弃跟踪他们。”

“怎么办？长白山好像去不成了？”

“别泄气，咱躲着别出去，等观察了阵再说，至少他们未必真正发现我们的方向。只要老烟枪应付得好，很容易可让他们认为是调虎离山之计而把人撤走。”

为今之计也只好安慰自己。两人于是找了一棵千年古松，其根部已腐成洞，两人钻了进去，再挖往地面，如此一来，自可稳当藏身。

那洞只及两人并排而坐，还亏他俩是忍术高手，否则怎忍得下长久困坐不动？

第二十七章崖底奇缘

一个时辰已过。

老烟枪等人仍烧得起兴。

那各大门派埋伏人员已捺不住，七空掌门领着千苦道长和受了伤却硬要复仇的峨嵋掌门三休师太以及三绝师太等六七人寻向火堆。

老烟枪、段铜雀见状，仍是自顾不理地砍折树枝以燃火。

七空先行拱手为礼，说：“老衲少林掌门，不知三位在此燃烧柴堆有何用意。”

段铜雀眯眼一笑：“没看到冰天雪地，冷啊，燃火取暖有何不可！”

他在树上，故意砍下大枝树干，哗地一声折往地面，就这么快压着大堆掌门，迫得他们纷纷退开三数步，枯枝落地，弹出雪花，还是溅了人。

段铜雀急急歉声道：“对不起对不起，砍柴嘛，靠那么近，多危险？”

三休师太已忍不了：“别在那里装模作样，你们分明是烧柴放烟通知日月教妖人，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日月教？”段铜雀疑惑：“日月教是什么东西？我连烧柴都会扯上这玩意？”

三休斥道：“少给我装蒜，人在哪里，不交出来，休想离开此地。”

段铜雀不禁火了：“你算什么东西，要老夫留下就留下？你以为全天下人都是你峨嵋尼姑，随便让你喊东喊西。”

猛切一块木柴弹打三休，其势颇急。三休冷斥，伸手打去，木柴却一分为四，分别从上下左右四点炸开。三休有伤在身，木片又急，一时慌了手脚，勉强打掉两片，剩两片已抵左肩右肋，她惊慌斜扭如蛇般躲开，但一派掌门本是庄重，却被人一招打得东扭西歪，像在跳蛇舞，简直有侮尊严，气得她满脸通红，她想动手，一旁千苦掌门拦住她：“师太稍安勿躁，咱们来此是为逮捕日月教徒，何必节外生枝。”

三休只怪身上有伤，根本不是段铜雀敌手，只能嗔怒发狠：“他们就是日月教徒余孽，大家皆知，何必自欺欺人。”

老烟枪冷笑：“峨嵋尼姑怎生全是黑白不分，竟然如此暴戾，和流氓有何差别！”

段铜雀冷笑：“流氓也有义气，她近乎耍赖，连流氓资格也没有！”

三休气得七窍生烟：“有胆下来，老尼拿你见佛祖！”

“省了吧，看你一脸苍白，准是有伤在身。”段铜雀冷讪道：“何况我对尼姑一向不感兴趣，你还是去找你的日月教余孽才是正途。”

“可恶！”三休忍无可忍，一掌打得古松齐腰折断，倒下的大树往下压，段铜雀有意整人，凌空倒掠之际还用双腿猛踹树干，使得它方向倒偏，急往几名掌门压去。

掌门等人显得尴尬，站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齐扬掌打得枯枝碎烂四处。

段铜雀则平身落地，频频道谢：“多谢各位帮忙，替我解决劈柴之苦。”

此时七空脸色也转为不悦：“段施主，老衲念你在江湖辈分而以礼相待，你却百般捉弄，阻挠群雄捕捉日月邪教，若再不听劝告，到时休怪老衲出手无情。”

段铜雀冷笑：“少来这一套，惹我的是你们，说我阻挠追捕日月教徒的

也是你们；好人都被你们抢去当，硬把坏人塞给我，这是什么世界？”又冷笑：“想听听我的意见？很简单，我们只是在烧柴，说玩，说暖身都可以，就是不习惯你们说通知日月教徒，口说无凭，有本事找出证据。至于你们跟日月教徒之过节，千万别套在我们头上，免得大家伤和气。”

老烟枪也补了一句：“捉贼捉赃，烧个柴就说我们跟日月教徒有关，简直比土匪还厉害！各位身为名门正派领导者，又岂能落人口实？”

千苦已拱手为礼：“实在是日月教徒复出而猖狂，得罪之处还请见谅，三位既然跟日月教无关，贫道也不愿为难，就此撤退，只希望三位也明白此事之严重，日后有状况，也该有个是非选择。”

他终于抛不下正派人士该有的风度，准备唤退众人。

老烟枪则是欣然接受：“放心，是非黑白，我们看的清清楚楚，做事但求问心无愧，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千苦拱手为礼，随即转向七空及众人，尤其是三休，仍想说服她暂时忍下。又能如何，三休只有忍了，满是不甘心转身离去。

然而，就在段铜雀、老烟枪暗自庆幸过关，群雄退出十余丈之际，远处林区竟然传出轰然巨响，似某株巨树被打断倒塌之声音。

众人一愣，纷纷传言去看看，于是一窝蜂涌去。段铜雀、老烟枪和洗无忌也觉得不妙，急急追在后头。

倒塌巨树果然是毛盾藏身那棵，也不知青衣女子如何找到毛盾藏身处，她将脸面罩上一层黑纱，掩去本来面目，然后相准准劈掌打断桌般大的树干，轰得里头两人耳根生疼。

巨树一倒，两人躲在树心中央之地底，更是不敢乱动，那女子一愣，以为找错地方，但只一愣，已发土面已被挖过，登时发掌拨来，松土一扫飞去，两颗脑袋已现形，那女子轻轻笑起：“我说嘛，一路追来怎会不见人影，原来是打地洞当老鼠去了？”

两人窘干直笑，毛盾道：“姑娘找我们有事？”

毛头道：“你是如何能找到我们？”

那女子指着左侧一只野兔，笑道：“你占了它的家，害它归不得，在外面徘徊，我就发现啦。”

毛头苦笑不已，毛病竟然出在野兔，输得实在冤枉。

毛盾道：“你是谁？想来杀我还是救我？”

“杀你！”那女子淡笑：“不过我不会笨到自己出手，我会让千苦那些笨蛋来收拾你。”

“为什么？”毛盾问。

“因为你是日月教徒，人人得而诛之。”

“我看你另有目的吧。”毛盾道：“泄露我身份的人，以及这一连串阴谋都是你搞的鬼？”

“不错，是我将你这日月教主身份泄露，然后再找一名无赖作证，就这样啦，你不想死都难。”

毛盾苦笑：“你一连串用计陷害我，不只是我这日月教主身份，你恨我入骨，你是花弄情对不对？”

“什么花弄情？”青衣女子谑笑起来：“等我收拾你之后，会再去收拾她！我要所有得罪我的人都死得凄凄惨惨！”

毛盾又猜：“你是阮月仙？对，你一定是！”

“我是吗？”那女子不置可否弄笑着：“你还是快逃吧，追兵已不及三百丈啦！”

“啦”字尚在口中，毛盾猝然抽鞭想扯掉这人面纱，虽然自己受伤，未能把长鞭变得百分之百满意，却也奇速无比，岂知那女子更如幽魂般一闪晃即轻松逃过，连她衣角都没摸着，她谑笑、怪笑、狂笑，像逗弄两只垂垂欲死之老鼠的疯猫，随又一闪，立即消失无踪。

如此身手，毛盾大约只见过师父老柴房施展一次。这女魔头倒底是谁？武功竟然如此之高。

“有声音，在那边。”

群雄已听及怪笑声，纷纷追掠过来。

毛盾更苦了：“溜吧，又有罪受了。”

毛头虽然慌张，还是一手拉起师弟，再次往反方向逃去。

他们一动，眼尖者已发现，猝而猎喜般急叫：“人在那里，妖人已出现，快！”

赶得最急的却是各派掌门，那种兴奋，那种失而复得且能报此冤仇的心灵已让他们失去一派掌门之尊，直如饿虎猎杀食物般兽性尽展无遗。

尤其三休，两眼睁红，远远地即不断抓树枝当暗器打，追奔半里，终也被她打着，毛头左脚本受伤，右脚再被打着，一个踉跄已滚落雪地。毛盾失了他逃奔速度已慢下来，不到几个掠身，众掌门已赶至，三休一剑就想刺得毛盾前胸穿后背。

毛盾却挺直直让她刺，手中长鞭抖在一旁，猝见长剑刺中心窝，三休顿时想笑，想泄恨，岂知却像刺到铁板，锵然一声，震得她虎口生疼，原是刺及那面阴阳镜，毛盾就是等这机会，一鞭扫来，直抽她那脑门，三休本就有伤，闪身并不灵活，硬被抽得秃头见疤红，算是还了毛头两颊被抽剑痕之债。

毛盾一鞭得逞，却也不敢恋战，急急滚身滑落二十丈斜坡之毛头，要走也得一起走，可惜两人全都有伤，待要奔逃之际，千苦长剑及七空掌劲已劈扫而至。毛盾暗道“完了”，只有硬挺胸脯，想靠阴阳镜护住心脉以挨掌。

那七空果然毫不留情，砰然一响打得毛盾倒飞十余丈，虽虽然阴阳镜消去不少劲道，但七空能当上掌门，武功修为岂是假的，一拳仍打得毛盾口吐鲜血，旧创复发，已是倒缩雪地，难忍疼痛地抖抽着。

“把他擒下！”

七空稳操胜算，立即指挥手下欲抓人，却见三道人影掠来，挡在众人面前，原是段铜雀、老烟枪和洗无忌，三人同时发掌逼退欺前者。

七空见状，冷道：“三位不是说只烧柴，跟此事毫无瓜葛，为何又插手？”

段铜雀：“路见不平有人踩！”

三休厉笑：“我看你们根本是日月教余孽，来人，不必留情，全部拿下！”

一声令下，太清剑阵女尼首先攻上，只见得剑影乱飞，顿将三人吞没。

他们不敢大意以应敌，段铜雀早把孔雀翎抓在手中一连截断七名剑手，他急往毛头叫去：“把人带走，快溜！”

毛头总是负伤又负重任却毫无怨言，强忍脚伤，欺往毛盾，又自拖着他往后峰逃去。

千苦道长见状又命七星剑阵以拦人。洗无忌岂肯让他们得逞，轻易不用的银刀已划开，硬砍偏两把利剑，凌空斜冲七星剑阵，冷喝道：“接我几招试试！”一招“火树银花”化成千万光点，光彩夺目罩向七人，光点过处，

七把长剑纷纷锵锵乱响，或打偏或脱手，竟然也有两只被斩成两截，道士们个个惊诧，这洗无忌显然已尽得父亲洗银灯之真传，又岂能大意？

七人重新定位，断剑从掠阵者手中补齐，七人认真展开剑势，只想砍杀对手，至于追人一事已无能为力。

现场能用的只有罗汉阵以及终南、泰山等派高手，七空只得喝向罗汉僧，围杀出去，再加上几派掌门，其势又增强不少。

段铜雀见状，心知不用心眼不行，登时猛抖孔雀翎，那翎羽针如同松鼠尾巴暴开，千万把利针全往群雄打去，他本是绝顶高手，猝然施展暗器，其威力足可穿金裂石，据说天下除了排名第一的武向王和第二的洗银灯之外，无人能躲，那群人马但觉乱蜂飞冲过来，想闪躲已是不及，纷纷挨针，疼痛尖叫，阵势为之大乱，三人轻易得以破去。

段铜雀一招得逞，冷笑道：“下次可就没那么容易躲闪，小心你们双眼！”

孔雀翎一扬，大堆人急急护向双眼，深怕当真被射着。

攻势受挫，七空不禁大怒：“段铜雀你敢跟天下同道为敌，将来必受报复，你还是放聪明点，别沾这档事。”

段铜雀冷笑：“我就是日月教徒，不沾行吗？你们还是回去好好反省，日月教徒又如何十恶不赦，容得你们赶尽杀绝？”

老烟枪也来一句：“我也是日月教徒，今天这档事耗定了，你们看着办吧！”

两人皆把事情往身上揽，却不知是真是假日月教徒。

那三休则大叫特叫：“好，全是妖孽，一网打尽，省时省事！”

段铜雀冷笑：“只怕你没这个能耐！”

“老尼跟你拚了！”

三休咽不下这口气，登时挥剑刺来，可惜她受伤在身，又面对绝顶高手，一个照面即被段铜雀给封退回来。

段铜雀讪笑不已：“退吧，再逼近，休怪我毒针无眼珠！”

孔雀翎一扬，又逼近一步，众人猛退三步，听及“毒针”，多少人已吓坏，纷纷往伤口瞧探，哪有心情再战。

情势顿现胶着状态。

猝而一道青影掠出，正是那阴谋的青衣蒙面女子，她在暗处观察许久，本以为诡可成功，没想到杀出三位程咬金坏了大事，她怎能让计划失败，顿时出面想收拾这三名坏事者。

段铜雀但见青影来得又快又急，简直超乎一般高手，目标又似乎对冷自己，他冷喝，孔雀针大把打出，右掌已切出劲道。

那青衣女子武功果然高得匪夷所思，但见她右掌一挥，大把毒针像掉入深渊，一无踪影，她却更猛扑来，像快箭中再发出快箭，奇速无比地蹿向段铜雀，他那手掌竟然来不及阻挡，胸口空门为之大露，那女子一掌轰来，段铜雀哇然鲜血直吐，倒摔七八丈，埋入雪堆。现场一片怔愕，武功排名天下第三的段铜雀竟然挡不了人家一招。正要杀向洗无忌，忽见他长得不错，欣笑一声，一掌击落他手中兵刃，随即翻身落于一棵松顶。

“追人去吧，日月教徒人人得而诛之！”

说完一闪身，飞掠百丈，再闪，不见踪影。

千苦、七空等掌门遂舍下三人率众向后峰追击。洗无忌为了兼顾段铜雀和老烟枪安危，一时也阻不了，只能苦叹，欺向老烟枪，直追问伤得如何？

老烟枪勉强挺身：“没事，快赶去救人，否则毛盾性命堪虑！”

洗无忌当下点头，立即吸回那银月刀，急忙追往山峰那头。

老烟枪则瞄了段铜雀一眼，苦笑道：“这次栽得冤枉，你还挺得住？”

“勉强，”段铜雀吸口真气，平息胸脯疼痛：“这女妖简直武功骇人，比多情婆婆只高不低，今天恐怕凶多吉少。”

“走吧，能救多少算多少，”老烟枪叹息：“全看你的毒针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两人勉强抑制伤势，还是慢步赶往山峰，想尽一己之力。

且说毛头和毛盾一同拚命往高峰逃躲，毛头早慌了目标，又在白茫茫一片雪地里，终究留下一长排足迹，使得追捕之人有迹可寻而顺势渐渐追近。

更让毛头头疼的竟是翻向高峰后，本以为另有退路，岂知却发现眼前一片高崖隔着万丈深渊，简直无路可退。

他焦急了，想转往左右逃逸，追兵却一大排地围过来，他只好苦笑，将毛盾摆坐于雪地。

毛头道：“不行了，还能拚吗？”

毛盾也发现悬崖，深黑不见底，若不小心坠下，岂还有命在。再瞧往群雄，一只只如疯虎般杀来，他轻叹了：“待会儿你先避开，我还有一口气，能挡一阵。”

毛头两眼含泪：“要走一起走……”

“别在那里推脱，能走，谁不愿意走，可是此时，已寸步难行，若变成要死一起死就划不来了。”毛盾轻叹：“你逃出去后，去找我师父，告诉他是我杀了我。”

“不要，专说些不吉利的话！”毛头更形难过。

他还想安慰毛盾，可惜已没机会，七空和尚和千苦掌门，三休师太以及大堆人马已围近不及三十丈，他们脚步放慢，像准备慢慢宰杀猎物般轻狂起来。

三休冷笑道：“任你多狡猾，到头来却仍难逃一死。”

毛盾反而安静多了：“我要死，也得拉你这臭尼姑垫底。”

“只怕你没这能耐！”三休冷狠地抖着手中剑，很想刚光毛盾身上肉。

千苦冷道：“你还是束手吧，看在你如此年轻，只要供出日月教所有门徒，贫道或可求天下让你将功赎罪免于一死。”

毛盾讪笑：“那我岂不帮土匪杀人，不如死了算了！”

三休冷笑：“恐怕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毛盾面露惧意：“你们想逼供？想虐待我？”

三休笑得更谠：“对付万恶之徒，只有用此方法才能生效。”

毛盾斥道：“你们还算不算人！”

三休以更冷笑声回答。

毛盾似有屈服之意，瞧向千苦：“不管如何，这是我跟你们的过节，和毛头一无关系，你们若自认正派，该是非分明，否则我不会供出任何人。”

光闻及供言有望，众人一片谠喜，千苦冷道：“你说吧，只要你诚心诚意，我们不会为难不是日月教徒的任何人。”

“这样我就放心了，其他日月教徒，也就是你们口中的余孽还有……”

毛盾把声音拖长，众人心绪也之揪紧，毛盾瞄眼过去，有人已迫不及待说“是何人”，毛盾突然伸手一指：“她，她就是日月教余孽，她一直想杀我就是”

为了灭口！”

毛盾手指准确地指向三休，还一脸认真地冷笑：“承认吧，要我死，我要你一起垫底！”

三休不禁大怒：“你想咬我一口？”

“不但一口，而是想咬得你寸骨不留！”

三休怒不可遏，方才长剑刺他不死，现在改成凝掌，太清神功猛扑过去，存心想砸烂毛盾脑袋。

没人出手制止，似乎习惯于除魔卫道之结果。

毛盾却只能勉强运出淡淡掌劲，若说以前是十成，他现在顶多是半成功力而已，眼看他即将被击中，毛头终究还是受不了而怒吼，逼出吃奶力气猛挥大烟杆砸向三休双臂，那三休冷喝，但见烟杆打来，她轻翻手掌倒打烟杆，震得毛头虎口生疼，烟杆倒飞而退，掉落万丈深渊，三休却未罢手，左右各开弓，想将两人同时击毙。

毛盾火怒不已，硬是咬牙拚出最后一口真气，猝见双掌再现红白光影，虽是淡薄，但那霸道无比的日月神功早让人心惊胆寒，那三休硬是不信毛盾仍能逼出如此劲道，把他当成强弩之末，照样飞杀过去，右掌尽吐。

毛盾大喝，身形猝然暴冲弹起，双掌翻打，一掌红光打向三休右掌，一掌白光击向她胸口，砰然一响，红白光芒又自威力无比，竟将三休右掌震断，更打得她倒喷十数丈，鲜血甩泼地面一道红，二度受伤使得她奄奄一息。

毛盾也差不了多少，硬拚出掌使得他伤势更重，喉头鲜血猛冲而出，他却为了气势而强忍下来，岂知七空和千苦以及数名掌门但见三休倒摔地面不动，一股同是掌门受辱心态使他们齐齐出手，硬劈天空强弩之末的毛盾，他是躲不了了，毛头见状厉喝，拼老命地冲杀过去。

那斜里赶来的洗无忌见状，亦是凌空暴射过来，为了救人，他不顾自身安危斜切这些邪恶之徒。

说时迟，那时快，洗无忌一掌劈中七空的左肋，他却凌空翻如蛟龙，硬将身体弹高三尺，只让那掌劲波及三分，腰肋虽痛，那掌劲却更接近毛盾，猝而金刚掌穿金裂石的劲道直往毛盾胸口印去，千苦也击往其左肩侧，砰砰连响，石破天惊，毛盾再也按捺不了喉头烈血疾喷而出，人如出弦之箭暴射出崖，直往深渊坠去，连惨叫声都喊不出。

毛头突然疯狂大吼，扑向崖面想救人却哪救得着，一时泪眼满面，又自反冲群雄：“刽子手……纳命来……”他双拳急扬，逢人就砸，一时几名高手也被砸得头破血流，七空见状又自一掌劈来，想把他一起打落深渊。

那洗无忌救不回毛盾已是痛苦自责，此时哪肯毛头再受损伤，他急忙扑前，银月刀猛打出去，化成光轮直截七空手臂，迫得他回身自救，一掌攻打洗无忌，照样怒威不减。

洗无忌闪身不及，只好让出肩胸挨他一掌，借力蹿向毛头，一指将他点倒，并拉在身边，才有时间感受左肩之疼痛。

他仍大吼：“你们杀的是日月教教徒，他不是，你们没资格杀了他！”

七空冷道：“你怎知他不是日月教徒？”

三绝师太为师姊受重创而心有不平：“藏匿日月教徒同样有罪，死不足惜！”

洗无忌心一横：“来吧，我不相信会捞不了本！”已然存心拚命。

此时老烟枪和段铜雀也已逼近，段铜雀见状，后头即喊道：“谁要拚，

找我拚！老夫先前客气不用毒针，让你们逍遥作孽，现在管不了这些，宰一个是一个！”

老烟枪更狠：“谁敢动我少门主，银灯联倾巢尽出，杀得那帮派寸草不留！”

一方面忌于段铜雀手中毒针，一方面忌于将来发生大火拚的局面，各派掌门不禁犹豫了，还是千苦掌门作了决定：“日月教徒已死，围剿任务已告一段落，你我都是正派人士，何须闹得僵持不下，妖徒已亡，一切误会就随此消失吧。”

段铜雀冷道：“少跟我说是正义之士，简直叫人呕心，别指望此事会了，迟早有一天我会拆了武当派！”

千苦轻叹：“你若如此说，武当也只有等你来算这笔帐！”

他不想再趟这浑水，招来手下弟子径自先行离去。

段铜雀和老烟枪并未阻拦，他俩已受伤在身，实不宜再拚命，毛盾又已坠崖，现在恐怕只有保住毛盾和洗无忌方为上策。

众掌门似乎良心发现又恢复慈悲为怀，七空轻叹：“是非曲直尽在人心，段施主何苦助纣为虐呢？阿弥陀佛！”

施个佛号，他也遣回手下弟子准备离去。

段铜雀冷笑：“怎么，杀了日月神教教主可以让你得道升天？还是统一武林？你的声名只会更臭，竟然联手杀害二十岁不到的小娃儿！”

七空还是直念阿弥陀佛：“声与名对老衲已无作用，施主多虑了。”

他已远离，但那宗教狂般的嫉恶如仇却让人对他所作所为感到不齿。

两大门派人员一抽光，所剩的也只是跑腿者，他们哪还有胆子再耀武扬威，纷纷扛负受伤弟兄眨眼退个精光。

雪地里除了凌乱脚印、兵刃和一大片殷红血迹，只剩下孤伶伶四人。

老烟枪感伤道：“全是命吧……可恨一个良才即如此被摧残，老天实是无眼。”

段铜雀早两眼含泪，走向万丈深渊，一脸惑心：“这么深，掉下去还有望吗？女婿啊，你若有灵要坚强地活过来，别让我女儿当寡妇啊！”不自觉，泪水已滚下。

现场一片哀凄，毛盾的死，对任何人都是心头一把烙痕，永永远远地烧痛着。

天空已飘下细白雪花，像要洗清一切血迹似的，却洗不了心头那道血痕。

凄冷中，毛头已被雪花唤醒，他没哭泣，跪在悬崖旁，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尽管落泪。

“师父说你还有一劫，没想到真的逃不过，可是你是金刚命啊，千万要活过来……”怎么活？受此重创又掉落万丈深渊，毛头终于连最后一点希望也没了。

“你安息吧，我会烧很多钱给你，让你花不完，然后替你超渡七天七夜……”

毛头已抓出随身符咒当成冥纸般一张张烧向深渊，纸灰纷飞，未及二十丈即已散化纷飞，有的还被倒吹回来，像附着毛盾灵魂般揪紧所有人，像要倾诉那枉死冤情何时待雪，更叹年少幼小即已夭折，刽子手狠心如此竟能逍遥法外！

洗无忌也已下跪，虽然他跟毛盾相处不久，但那英雄惺惺相惜的心境早

让他把毛盾当成毕生好友，如今好友已亡，心头一把疼酸，一辈子都未曾让他这么难过。

毛头开始念咒超渡毛盾，语音哽咽却得念下去，声如夜鸟悲鸣，让人心酸。

雪渐飘渐大，众人心头越来越沉。

已近黄昏。

段君来已赶至，她早有不祥预兆，突见如此情景，她也愣住，急忙追来：“怎么回事？毛盾他……”

瞧及众人回过神来的眼眶全是红通通，复见四处凌乱中仍见殷红血迹，她整个人已僵硬：“不会，不要！他不会死，不会啊段君来激动得全身发颤，冲向崖面就要跳下，段铜雀为防有变，急急靠向她，拉着她。

哇的一声，她已嚎啕大哭，泪流满面：“叫你别乱来你就是不听，就是喜欢打打杀杀，到头来还是把命赔进去，我恨你！别死啊！你一定要活过来啊！”

悲凄声让人闻之欲泪，她不停地往深渊喊去，回应的只是四面传来的回音，以及深渊化成似幽灵般旋飞的乌云白雾。

段君来已泣不成声，像一把钝剑捅得她百孔千疮，她却希望让血液赶快抽干自己，化作灵魂去跟毛盾相会，可是这能吗？

她伏在父亲怀中已哭死过去，做梦都不肯相信这是事实。

诵文不断，夜空旋罩一片哀凄。

毛头念累了，不知不觉中已伏地而眠，冰天雪地里却不觉得冷。

老烟枪怕他受冻，轻轻唤醒他：“走吧，已近二更，再熬下去会更冷。”

毛头硬想撑下：“不行，我要陪他七天七夜。”说话间泪水又流，他赶忙擦去。

老烟枪实在不忍劝他，看来只有自行到山下买些食物及御寒衣物帮他渡过难关。

沉默一阵，老烟枪还是如此决定，他转身，正要走往山下，竟然发现一身雪白的武灵玉已立在后边不知多久，她两眼睁直，面色苍白却无表情：“二小姐……”老烟枪想安慰却不知从何说起。

武灵玉此时已默默走向崖边，默默往深渊瞧去，打从毛盾进武家门开始，他几乎已是她生命的全部，那跪地大写炭笔的往事，勾尽了多少心灵交会，那长久期盼的会面，更让她心花怒放，生活中不再是父亲，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鸟笼中那对亲昵无比的比翼鸟，生同生，死共死，一生只为另一半，一生只为夫妻情的比翼鸟，那生命早已深深融入毛盾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之中，如今这些都将只能在梦中寻得，而那梦却将是日夜无尽煎熬的凿心之痛，只要活着一天即被凿得体无完肤，穿心穿肺。

比翼鸟死了一只，另一只将永远悲哀，不吃不食，一直哭泣至死，残酷啊，却是美好的结局。

“毛盾……”

从来不能开口说话的哑巴，此时也进出僵硬的声音，她见着深渊底下的毛盾在向她招手，如此温馨和可爱，对啊，那才是比翼鸟至死无悔的爱情啊！

至始至终，她都未掉过一滴眼泪。

她跳向了万丈深崖。

如仙女展翅，轻飘飘地落下去。

她的举止吓坏了众人，他们急叫着想抢救却已不及，全都怔愣当场，瞧着仙女静静飘飞而去。

段君来被吓醒，也见着此幕，她更疯狂哭泣：“让我死，让我下去啊！武灵玉爱得比我深，我没有啊，我爱得比她深啊……”

一把鼻涕一把泪，段君来也抢着要自杀，段铜雀怎能让爱女就此消逝无踪，不得已点了她晕穴，她软了下来，声音没了，泪水却仍自流着。

雪花似也变成泪雨流不尽撒不停。

比翼鸟飞了。

活着的人却显得更伤心。

且说毛盾坠落万丈深渊。他当然不是那所谓短命之相，该注定他命不该绝，身受重伤又坠入深渊，本就该粉身碎骨，他却找对地方。

长白山峰长年飘雪，不但峰顶结成厚厚一层雪堆，就连万丈深渊底部何尝不是堆雪百丈之高。

虽然偶而夏季会融化少许，此时却是秋季，这冰封山区已经够冷，深渊下更冷得彻底，故而毛盾这么下坠，正巧落在软绵绵雪堆之中，一坠十数丈，陷入深雪中，抵消不少冲力而免受粉身碎骨之灾。

他先是昏迷，很快地却被冷雪所冻醒，虽然没死，却也摔得筋骨肿疼，简直就快被拆散般，连晃动关节都受不了，可是又不能不动，勉强拿出上次洗无忌交予之治伤灵丹，一颗已不够，一连服三颗，方自觉得较为舒畅些。

他开始渐渐坐起，活动筋骨，等疼痛较弱之际再站起来，往上空望去，那人字形笔直打向高空，少说也有七层宝塔高，乖乖，若非这些厚雪，哪还有命在。

当初他也是有意，计划换掌，然后利用自己长鞭绝技得以勾住什么的以求活命，没想到被打得离崖面太远，伤势又过于沉重，根本和计划中相差太远，一点本事都施展不开，幸亏这厚雪，否则实在死得冤枉。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这应该算是大难了吧？”

毛盾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随后才想到要如何攀向雪面，可惜长鞭不知掉在哪里，否则即可借此攀高，伸手往雪堆掐去，挺硬的，差不多介于硬冰与雪花之间，若非自己冲力过大，恐怕也踩不穿它，既然如此，他自能利用手指挖洞，慢慢爬往高处。

厚雪果然冷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攀往顶头，只见得一片雪白，通向无际远似的，除了雪花，只有淡淡烟雾，视线并不太好。

毛盾已见着长鞭掉落十丈远，一半插入雪堆，一半包在外头像老鼠尾巴，他自嘲一笑，此次输得实在冤枉，慢慢踩着雪面移步过去，奇怪，积雪并未下陷，他想试试其承受力道，一脚踩去，只留下半分雪痕，此乃是新雪铺出来的雪面，算不了什么，他再用力，没动静，猝而猛力一踹，叭然一响，有若踩在腐木板上，猛陷至大腿，他赶忙蹦起，直叫倒霉，此后再也不敢乱试。

轻巧走向长鞭，将它拾起，随即往四面瞧去，找向崖边，往上瞧，一片混黑，跟上边往下瞧之万丈深渊情况一模一样。

看来只有等伤势好转才有办法攀往上头。他这才检查自己伤势，五脏六腑都快烂掉，若非阴阳镜护住胸口，他想必早已暴毙多时。毛头呢？

毛盾想了想，没掉下来该没事吧。

“不过，该为我伤心透顶吧！”

毛盾苦中作乐，抬头望了良久，本想喊几声却无此劲道，当下他靠崖壁

挖了小洞以容身，免得随时随地受雪花欺淋。

他盘坐地面，开始运起日月神功以疗伤，照此伤势判断，非一个月以上方能痊愈，纵使服用洗无忌的灵丹，那也只是比一般疗伤药再好些许的药物，并非那种功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的伤无法更顺利复原。

其实他早期盼何时能得到此种灵药，好让自己功力增强百倍，而后再找向那些伪君杀他个片甲不留。

只可惜灵药可遇不可求，他自始至终都未得到。

一切只得靠本身修为苦练了。

在功行三周天之后，那淡淡七彩龙烟已从顶头冒出，毛盾也已觉得血气渐渐顺畅之中。

忽而，他听得有某种嘶嘶叫声，断断续续，似有似无，毛盾登有所觉，这声音很像毒蛇吐信的声音，但却较为大声，莫非是大蟒蛇？

想及大蟒蛇，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此时自己功力可说全失，和一般常人无异，若真有蟒蛇出现，他还真的需要一番苦战呢。

或而可以把蟒蛇猎来当食物，否则这冰天雪地之中，他哪来寻得东西果腹。

他渐渐撤去功力，抓着长鞭等在那里，倾耳聆听那嘶嘶之声渐渐逼近。

外头似已黑夜，一片漆黑之中，不易察觉任何东西，但他仍张大眼睛扣死前方，只要猎物一出现，立即来个致命一击，可惜功力不够，无法把长鞭变硬，否则以标枪方式射出，说不定更能奏效。

嘶嘶声突然消失，但毛盾感觉得出那东西正在逼近之中，他心神绷得更紧，准备致命一击。

沉默中，落针可闻，心跳扑通扑通加速，沉默渐渐拖长。

猝然间，黑暗里突地现出白影，那是一张面似麒麟，身似恐龙之巨兽伏在洞前三丈远，它两眼火红，瞳孔泛青光，麒麟头顶上方还长了一支乳红尖角，嘴巴勾有尖森毒牙，全身白中带绿鳞，活似麒麟和恐龙之混合体，形态可怖已极。

毛盾吓着，想不出世上怎会有如此难看怪兽，方才准备好要如何猎杀之计划全忘了展开。

倒是那怪兽发现毛盾两眼也盯着自己，它赶忙张开血盆大口，有若毒蛇吐信，舌头竟然又长又粗，如一条红鞭抽卷过来。

毛盾猝有所觉，赶忙滚身左侧，长鞭也打出去，抽向它舌头，就如触电般，叭然一响，舌头已把长鞭卷入口中。

毛盾怔诧不已，这怪兽连长鞭也要吃？若被它吃掉那还得了？毛盾急忙挥鞭撤收，逃向左侧十余丈远，先避开再说。

岂知怪兽身如恐龙，动作却如蛤蟆灵活无比蹦弹过来，如虎般的重量竟然能在雪面活动自如而不被陷埋地底？

毛盾这才瞧清它四足当真如蛤蟆，有蹼有肉垫，如此一来自能销声匿音，还能增加压力承受面积。

它灵活斜掠，舌头又自冲卷过来，此次速度更快一倍，毛盾毫无躲闪机会，硬被其卷中左腿，狠狠被扯过去，毛盾抓向鞭尖猛刺舌头，却如刺在粘腻的吸血虫身上，软得着不了力。

眼看自己就快被卷入那血盆大口之中，毛盾只好猛将长鞭回抽那怪兽眼珠，一鞭抽去，它眼皮罩下，根本无效，连抽三鞭皆如此。

眼看血盆大口就要咬往自己右腿，毛盾急忙抓出阴阳镜打直地塞往它嘴巴，它猛咬，阴阳镜却竖如石，咬得它牙根生疼，嘶嘶怪叫地又张嘴吐出阴阳镜，舌头也卷回去重新弹打毛盾。

这次更绝，竟然抽中毛盾脖子，舌头猛缩，毛盾登如上吊般呼吸困难，怪兽分明是要勒死他。

毛盾不断挣扎，双手拨向舌头，简直毫无效果，那怪兽但见这招见效，已高兴雀跃起来，猛抽猛拖，像大象长鼻子把毛盾拖着玩。

每甩一次即紧一分，毛盾简直快窒息，不得已长鞭猛往怪兽身上打，背脊，大腿，鼻子，眼珠皆无效果。

猝而一鞭抽向怪兽乳红尖角，它疼痛咆哮，舌头一松，毛盾得以脱身，急摸着脖子猛吸几口大气，以确定自己还没窒息死亡。

毛盾已发现那怪兽要害在那只角，当下已有了应付对策，自己讪笑起来：“想吃我的肉，我还想喝你的血呢！”

怪兽并未如想象中凶猛，就如蛤蟆一样，最大利器该是舌头，但它此时却退得远远，不断抽动眉头，毛盾不知它是何用意，以为它是怕了才会退缩，但突然见及那眉头抽动之下，尖角已渐渐没入鳞甲之中，这还得了，要让它缩了角，岂不成了刀枪不入的家伙？

毛盾当机立断，长鞭猛抽过去，有样学样也套向怪兽脖子，拚命往回拉，那怪兽脚蹼似有吸盘，不动就是不动，这方式宣告失败。

毛盾只好再相准怪兽尖角抽去，每中一次，怪兽即疼痛咆哮，一连数次，怪兽已发出沉沉吼声，猝然暴扑而起，有若饿虎扑羊疾攻过来，毛盾自以为身手敏捷，马上滚向左侧，准备拉它那那条不长不短的尾巴。

岂知那怪兽脚蹼也能伸缩，猛弹三尺，粘向毛盾肩手，奇粘无比，另有吸力，卷得毛盾惊慌失措。

要是武功仍有数成，大概可将它震飞，可是此时一身是伤，功力全无，竟然甩不脱，还被吸去，那怪兽发出得意呻吟，将四蹼粘来，像粘木头，把毛盾粘压胸腹之下，毛盾惊慌失措，大力挣扎，可惜除了双手，全身已动弹不了。

那怪兽扣得猎物，长嘶一声，张开血盆大口，舌头又自伸出，套向毛盾脖子，如此脚扯舌吸，毛盾很快会窒息死亡，或而脑袋被扭断。

“救命……”

毛盾已两眼翻白，长鞭已无功效，双手扣向那尖利毒牙，却捺不住那千钧力道，眼看血口寸寸逼近，舌头揪得他满脸通红，就快断气，他用尽所有办法都解套不了。

他不甘心，身经百战都活命，如今却要丧生在此怪兽嘴巴，而且还是个笨怪兽，怎么想都死不瞑目。

又能如何呢？这又粘又软的怪兽即如泥巴海水般，只有这几招，但等到掉入它陷阱之中，却已几乎无法挽救，只有任其吞噬毙命。

毛盾现在连救命都喊不了，白眼直翻，舌头吐得比什么都长。

眼看他就得命丧怪兽口中，猝而天空白影掠动，似如远古下坠之流星，奇准无比地撞向怪兽背脑，更压向毛盾，撞塌积雪，直往地底泄去。

又自叭然一声脆响，一切似乎都已平静，毛盾不动，怪兽也不动，那陨石也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毛盾开始动了，慢慢地抽动手脚，慢慢张开眼睛，老天

似乎特别眷顾他，又给他活命，他瞧及那血盆大口仍张着，自己双手仍扣住毒牙，只是怪兽舌头软了，再无摧杀之力，他将这粘腻带腥之舌头移开，摸摸脖子，在确定没粘在颈子上，他才嘘了口气，确定自己真的没死。

“怎么回事？这么准？老天就这么来个救星石头？”

他往斜上方瞧，想瞧瞧是何下砸东西救了自己？这一照眼，他已发现白衣，还有长发，目光一抖。

“会是人？”

顾不得怪兽沉重，他极力挣脱，爬往上头，扶向那女子，拨开她头发，不瞧还好，这一瞧，毛盾已愣住。

竟然会是武灵玉？

她为何会坠下来？而且隔了这么久？

“会是为我而自杀？”

毛盾眼眶热了，自己何德何能，竟然有女子肯为他自杀，此种深情，他永生将难忘怀，他爱她，急急抱紧她，像心肝，像宝贝，永生永世地抱紧她。

“小玉别死啊！你死了我怎么办？”

毛盾感动激情中，赶忙替武灵玉探鼻息，好弱，再把脉，简直就要停止。

他紧张了，自己能活，那是因为不想死，拚老命也要活，但武灵玉想死，她根本毫无斗志，虽然没摔死，但她心已死，如此将加速她死亡。

“小玉快醒啊，一切没事了。”

毛盾急急拍她背心，腮颊，武灵玉还是不醒，毛盾恨死自己一点武功也使不出，更不用说用内功震醒。

“怎么样，再下去，不摔死也会被雪冻死。”

毛盾突而想到这怪兽，如果能取它皮来裹身，或是……他猝有灵机，大凡千年异兽大都炼有内丹，这头怪物看似恐龙又似麒麟，还练了一身刀枪不入之铁皮，少说也有万年修为了吧？

想及此点，他欣喜不已，很快将武灵玉置于一旁，拿起那鞭尖往怪兽肚皮剥去，一连数下皆不可得。

没办法，他只好往那软角刺去，果真有效，软角一破，一连流出金黄色液体，毛盾不知那是否为灵药，但若糟蹋了岂不可惜，也就张口吸去。

黄液入口清凉却带有草腥味，并不怎么好吃，却也不会难吃到吞不了咽喉之程度，只三大口即已吸尽，那软角登时如软皮球陷了下来。

他伸手揪去，软角已被揪起，底部含血却已模糊混着脑浆，想是武灵玉坠力过猛，砸中软角而压死这怪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砸得这么准。

脑袋已穿，接下来该是找寻内丹，毛盾再试着以鞭尖刺向肚皮，奇怪，竟然划出裂痕，想是兽角已伤，劲气大失，金刚不坏，刀枪不入之身也就没那么管用了。

毛盾找了大约是丹田位置，猛刺几刀，已划出半尺长裂缝，他伸手将皮拉开，在里头杂乱腥红一片之中，毛盾已瞧及一颗拳大鲜红带透明之内丹挂在胆胃之间，这让他兴奋不已，自己似找对了门路。

他将内丹取出，闻来带腥，但戳破一洞吸吮，汁液却苦中带甘，还沁出麝香般香味，自是良药味道，他很快将武灵玉嘴巴拨开，将内丹汁液挤滴进去，挤满一大口还剩下泰半，他也就不客气自行吞服。

温湿地，倒能驱除些寒气，想是这怪兽能在冰天雪地里存活千万年全靠这内丹威力了。

渐渐地，他觉得体内一股热流升起，游动全身，想是药性已发作，呆在深雪下总不方便，他先将长鞭套至武灵玉腰际，自己则先行爬向雪面，再扯鞭将武灵玉拖起，探探她鼻息，已然均匀多了。

毛盾心下一喜，满心高兴地亲她脸颊，然后将她移至先前开挖之山洞以避寒，他则面对山洞盘坐，开始运功催化那灵丹。

此时毛盾又发觉体内再度升起另一道清凉般劲流游窜四肢百骸，这岂不正好，就如日月神功一冷一热，运用起来更是顺手。

他以神功引带，劲流过处，五脏六腑受创处则传来闷凉如饮冰泉又喝热茶之感觉，每流窜一次，但觉轻松一分，痛楚亦渐渐消失，这分明是灵丹发挥功效之结果。

毛盾欣喜不已，果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么一摔竟然把万古灵丹给找到，做梦都没这么顺利。

他不敢太过于浮动心境，渐渐安定下来，享受这难得的奇奥境界。

功行三周天，身躯毛孔开始冒出七彩龙烟般色彩，另有一柱金亮带红般气息隐隐浮于头顶，像朵小云，越聚越多，该是灵丹被吸收之结果，每运行一次，伤势即好，身躯似乎轻飘飘般快活。

他陶醉其中，尽情享受。

就在他进入忘我境界之际，忽而传出武灵玉呻吟：“水……”

声音虽细，却躲不过毛盾耳朵，他除了治伤，一颗心亦悬着武灵玉不放，这可怜的爱人总让人同情而想尽办法照顾。

毛盾稍将内流敛起，张眼往她瞧去，但见武灵玉全身发红，有若透明红水晶般娇红欲滴，更把她烘托得美上加美，已把毛盾目光瞅得直直。

武灵玉似全身发烫，喃喃呻吟中，仍自抓向咽喉，抓向衣襟，表现那种渴，那种热，毛盾瞧得不忍，只好撤去功，找来干净雪团，送入武灵玉嘴中，她仍叫热，双手抓扯不停。

“怎会？”

毛盾往她额头摸去，竟然发烫得可以，他更不解了：“会是那内丹？可是我吃下它怎无此状况？”

眼看武灵玉已快受不了，胸襟都快被扯开，若再下去，恐怕全身都会剥光。

毛盾一急，把她抱出山洞，埋在雪堆里，希望借着冰雪替她降温，可是效果并不大，只见得冰雪渐渐化成水液，浸湿她全身，还冒出水气，毛盾知道不管用，不禁更加焦急，实在想不通她怎会发生此种状况。

“好热……水……”

武灵玉忍受不了，双手揪向衣衫，唰地一声，衣服裂了一半，白红肚兜已现形，毛盾更形紧张往她衣服拈去，想替她拉回，却总是拉左露右，效果不佳，武灵玉挣扎得更厉害，双手乱抓乱扣，突而揪住毛盾衣衫，也扯了过来，她张眼，迷蒙中只知道有个人，她焦急呻吟：“救我……毛盾……”

毛盾更焦急，他很快想及自己为何没发作而发作在她身上，那股热流也曾身上流窜过啊，怎生被压下来？

他突然想及怪兽那支软角，自己不是服下其金黄汁液，武灵玉却没有，大概问题即出在此。

找出原因，他欣喜不已，当下很快跳入地底找寻软角，可惜他吸得过火，竟然一滴都不剩。

怎么办？那取此兽血液如何？他伸手摸向尸体血液往嘴巴舔去，味道和内丹差不多，直觉告诉他不能再让武灵玉服用，否则必定雪上加霜。

毛盾忽而一喜，方才运功并未催化所有灵药，腥中仍有两股清凉，火热混流着，他服的软角汁液较多，说不定逼出一点给武灵玉，可解她热毒。

心下想定，他欣喜不已，再次爬回雪面，已经见着武灵玉上半身已被扯个精光，尖耸胸乳在黑夜里竟然仍是如此明显而扣人心弦，毛盾一股冲动涌向丹田，他极力吞口水以克制。

“乖乖，真是迷人呐……”

毛盾极力不想此事，捡来红白肚兜罩向她，可是想及要传出肚中丹药给她，毛盾已摇头苦笑——除了口对口接吻相传，他已想不出其他好方法。

瞧着武灵玉两片性感红唇，毛盾多少有点自制不了。

“管她的，今生我要定你了！”

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毛盾已倚向她，张嘴凑上那红唇，渗来一阵处女般幽香，让他痴醉。

终于，四片唇紧紧吸在一起，双方各自触电般颤抖，感情从厮磨无尽的舌尖传递给心爱的那一头，神灵交错得扭缠在一起，浓得化不开，天地间唯一存在的只有那心灵相互绽放的无尽爱意。

尽情享受，尽情沉迷——这亘古以来不变的感情，让人怦然心动而无法自制的爱情传说……

输送灵丹工作也在交吻中进行妥善。

武灵玉热毒已退，却换来更加炽热魔力，纠缠得血骨溶为一处，永生永世无法再撮开……

终于，他拥着她，她倚着他，相互沉醉地睡在那里，直到……

直到身躯发出体势把冰雪溶去，猝而下陷三尺深，两人方身惊醒。

“这是哪里？”

武灵玉茫然中已醒来，她并未发现自己已全裸，张目却见抱着毛盾，心头一甜，又问这是哪里。

“天堂。”毛盾轻轻回答，他有点窘。

“天堂……”武灵玉当真以为自己死掉，坐起来，发现自己光溜溜，她并未害羞，疑惑着：“到天堂就不必穿衣服了？”

可是她瞧及毛盾，除了方才在挣扎中抓掉几块衣片外，毛盾还是完好如初，她不解：“你怎还有衣衫？”

“我？呃……”毛盾方才太过冲动，一时把她剥个精光，此时却也不好解释，不过他灵机一动，有了说法：“你是纯洁仙女，所以不必穿戴凡间东西，我是土生土长，多少要带些什么……”

“原来如此。”武灵玉频频点头，随即起身，并拉起毛盾，欣然道：“你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吗？现在好了，再也没人会干扰我们，我们可以永远厮守在一起了。”

她腻向毛盾，满心满足。

毛盾窘得不好意思：“你……你竟然为我自杀？”

“算不了什么，”武灵玉欣声道：“比翼鸟不独活，蝴蝶不单飞，它们都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地为爱殉情，我只是为你殉情而已。”如花般欣笑：“你看，从生到死，就如从痛苦中演变成快乐，有何不好？”

“好……好……”毛盾激动得又抱紧武灵玉，他实在没想到她爱自己如

此之深。

两人又自拥吻，再尝爱情滋味。

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激情中，毛盾已想到要如何唤醒她回到真实世界而且不伤害她。

“你认为段君来如何？”毛盾问。

“她……很美啊。”

“假如有一天她也爱上我，你会接受她吗？”

武灵玉忽而凝目注视毛盾，似未弄清这话含意。

“我是说她终究也会死，会回到天堂……”毛盾道：“她是我的未婚妻……”

武灵玉闻言倒也落落大方：“是你未婚妻啊？那样该是我要求她收容我啦……”

“你不吃醋？”

“怎会，只要你爱我就行了……”

毛盾为之心花怒放，又紧紧拥吻她：“我爱你，一辈子爱死，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武灵玉甘心沉醉在爱人温馨的臂弯里。

“穿点衣服吧，要是另有其他仙人飞来……”

武灵玉想及此，不禁也窘羞起来，抓起地上凌乱衣衫，躲到山洞中穿妥才走出来，虽破破烂烂，但抓抓掩掩倒也还能避体。

“方才光溜溜，不知有没有被别人偷看到……”武灵玉羞红着脸。

毛盾欣笑：“放心，这里是我们地盘，没人会来干扰。”

“还好，”武灵玉心中稍安，瞧瞧四处，瑞雪纷飞，清冷一片：“天堂不是光亮的吗？怎会黑溜溜的还下雪？”

“因为我们死的太早，所以被分配到这里，”毛盾笑道：“天堂也有四季，现在是冬季，到处都下雪，等到了春天，一定自会好转。”耍耍手臂：“你看，仙人是不怕冷的，所以下雪根本只是欣赏而已。”

武灵玉也伸手摸向雪花，果然不冷，欣然笑起：“真是奇怪的世界。”

毛盾将她拥向山洞，并肩而坐，准备促膝长谈。

“你以前不是既聋又哑，现在怎会说会听了？”毛盾对此感到不解，他认为那是武灵玉受自杀刺激而激发了本身潜能，毕竟她说话仍生疏别口并不十分顺畅，这是许久未说话之毛病。

岂知武灵玉却另有答案：“我不是天生聋哑，只是我不想说话而已。”

毛盾一愣：“你本就听得清楚？”

“嗯。”

“那，以前说的任何话，你都能听见？”

“没错，当你来到金武堂时，你对我说过要偷学金武堂的武功，因为他们欺负你。”

“所以你就有意无意地教我练功？”毛盾甚窘。

武灵玉甜心一笑：“我知道，唯有如此，你才不会受到欺负，后来……”笑的有些羞涩却甜蜜：“你对我说，我好漂亮，想亲我，吻我，还想娶我当老婆……我知道你不嫌我是哑巴，才把感情交给你了……虽然人世间不能结合，但在天堂也不错啊……”

毛盾羞红了耳根：“你好厉害，瞒过所有人，我竟然向你吐露少年心声，

很羞人的！”

武灵玉轻笑：“有何关系，我爱听啊！”

“我可不大爱说，”毛盾干笑：“终于让我学会一件事，那就是千万别向聋子吐露心声，迟早会穿帮！”

武灵玉轻笑：“你不说，我怎敢跟你好呢？”

“其实你这么漂亮，谁在乎你是聋是哑？”毛盾道：“算来还是我占了便宜啊。”

“这么说，你也是因为我漂亮才看上我的？”

“不行吗？漂亮美女人人爱，我也不例外，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都陪你上天堂了，哪还来得及，”武灵玉轻笑：“不过我知道你口是心非，你还不嫌我聋哑对不对？”

“你并无聋哑啊！”

“我是说以前。”

“呃……随你怎么说啦！”毛盾窘笑两声，才又问道：“你……怎会想到不想说话？”

武灵玉忽而转为轻叹，稍一沉默，还是说了：“都已上了天堂，没什么不能说……事情该从我三岁那天一个夜晚开始……”她回忆着往事，感触良多：“你知道我娘是怎么死的吗？”毛盾当然不清楚，她自问自答：“她是被我爹杀死的。”

“你爹！”毛盾简直不敢相信。

“嗯，”武灵玉认真点头：“那一夜，我跟母亲睡在一起，爹突然跑进来，两人就这么吵起来，后来我爹猛伸手打得我娘满面是血，她挣扎几下就倒在地上不动，两眼还睁得很大，我尖叫着缩在床角，爹还想杀我，但还是没下手，从此我就再也不想听大人世界之事，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一直到现在。”

毛盾惊心动魄：“你爹未免太狠了吧，竟然杀死自己老婆？那是为什么？”

“可能是为了花弄情，”武灵玉道：“后来长大些，我才瞧及花弄情就这么变成二娘，我知道娘的死定跟她有关。”

毛盾道：“还好你爹变成这模样，总算有了报应，否则实在想收拾他。”

武灵玉轻叹：“爹近年也有了悔意，我再也没那么恨他，所以在他受伤之后，我偶而也会去照料，只是我怕他若有一天复原，不知是否会再做错事……”

“不会了吧，”毛盾道：“他武功已废，神智就算恢复也起不了大作用，不过，这总也是人间悲剧，难为你了。”

“活着的人真奇怪，死了不就什么也没有！”武灵玉叹息不已：“我唯一担心的是哥哥，他不知如何了？”

毛盾道：“不是查过，他并没死，一定会活得很好。”

武灵玉忽有奇想：“我们当鬼魂者不是可以回到阳间帮助哥哥？”

毛盾轻笑：“可以啊，不过，咱们得养好伤再去，免得再受伤害。”

武灵玉轻笑：“当鬼魂也会受伤？”

“嗯，鬼跟人一样，会受伤也会肚子饿，不然怎会有饿鬼呢！”

这话逗得武灵玉呵呵轻笑：“不说还好，这一说，我倒觉得饿起来了呢！”

毛盾也是饥肠辘辘：“你等等，我这就替你弄点食物。”

他很快跳下雪坑，准备宰杀麒麟怪兽，虽然这兽皮刀枪不入，但毛盾功力已恢复少许，软鞭尖又锋利无比，这么运功划下，终也挑起鳞片，把鲜肉切出一大块。

如此大只，准可吃上十天半月，但生肉总难下咽，可是又有何办法呢？此处根本毫无木柴可引火。

他拿着鲜肉回到山洞，武灵玉瞧的直摇头：“怎会是这食物？天庭不是吃仙桃之类的东西？”

毛盾轻笑：“话是不错，但我们是冤死，也就是人间债还没有还清，玉皇大帝才叫我们到这里吃几天生肉，也就是等于把人间数十年的生肉一次吃完，将来就有好日子过了。”

武灵玉半信半疑，但毛盾说的如此认真，她也不好意思再排斥，道：“如果自行找柴火烧烤呢？”

毛盾故意低头低声说道：“当然可以，不过得私下进行，你饿了就先吃，不然，我四处逛逛，看能否找来木柴。”

将鲜肉置于冰雪中，毛盾已四处寻去，还好，深渊里总还有些落叶枯枝，慢慢捡凑，竟也能凑出数目，毛盾自觉好笑，曾几何时捡寻柴枝已成了最大喜悦，真是易地而别，此一时彼一时，让人无法预料。

柴枝捡来，同样得到武灵玉欢呼，至于起火并无问题，毛盾耍惯变戏法之弹指燃符手法，身上多少带点火折子跟磷粉。

此时先将木柴以真力烘干，再点上磷粉，火势一起，两人同声欢呼，立即烤起野味，烤熟后吃起来，竟也美味可口。

此后几天，两人除了相互谈心、烤肉、捡拾木柴之外，另找时间盘坐疗伤。

尤其毛盾在两种灵丹催化下，伤势不但复原迅速，功力已精进不少，他欣喜不已，将来若真是全部吸收，必能达到绝顶境界，到那时，再也不必怕那名恶毒的青衣女子，将可大有作为。

武灵玉则始终未曾发现自己还活着，她已无忧无虑地伴着心爱之人，想过千千万万年安详快乐之生活。

毛盾却无她那么逍遥，至少要如何告诉她还活着，即是一件困难而残忍之事。

照例地。

今日清晨，毛盾和武灵玉会来一段练功。说是学仙女飞行，实际却是服下怪兽内丹之后，两人不但功力大增，尤其轻身功夫更进一层，这大约和怪兽常年累月在软雪上行走有关吧。

只见得毛盾猛蹬双脚，身形即可弹飞好高好远，然后张开双臂，当真跟飞行差不多，玩起来甚过瘾。

武灵玉功力虽较弱，但弹飞起来亦是有看头，直如比翼双飞鸟，恁添几许情趣。

正飞得起兴，天空突然飘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尤其大把银黄冥纸如满天飞叶般落下来。

毛盾、武灵玉颇觉有异，落身地面，抬头往那些东西瞧去。

“是冥纸，还有祭品，他们在祭拜我们？”毛盾算算日期刚好是头七之忌日，上头准是聚了大堆伤心人。

武灵玉也发现除了冥纸还有大量祭品，包括猪、羊、鸡鸭鱼肉，自己喜

欢吃的零嘴雪花糕，更有漂亮衣衫。

她兴奋不已，拾起雪花糕和衣衫，边走边啃边笑地溜进山洞换衣服去了。

毛盾则发现两尊男女草人串在一块，还写上自己和武灵玉名字，看来他们已把武灵玉自动许配给自己。

他觉得想笑，人死了，一切好办，却不知活着回去能否照样如此顺利呢？

武灵玉穿上新衣，凌白缎裙，白绣花鞋，更显得美丽动人，不自觉地已轻飞起来，心头不断泛起当仙女真好之感觉。

就连她心爱的布娃娃也从空中飘下，武灵玉很快接住，这可是姊姊在自己十岁生日那年亲手缝制的，武灵玉一直伴它睡觉，它已是她生命的一部份。

娃娃手中还绑有白布条写着红字：“妹，你安息吧，姊会时常来看你，要什么，托梦给姊姊；早晚要多穿衣服，别着凉了，希望你地下有灵能找到毛盾，并结为夫妻。”

武灵玉顿时悲从中来，两眼含泪：“姊好可怜，为了我，一定哭得很伤心……”她开始觉得死后也全非毫无烦恼。

一颗肉做的心又怎能抛弃一切感情于不顾呢。

毛盾见状，暗暗心想这该是唤醒她最好机会，又找了一双旧鞋，偷偷抛向空中让它坠落，打在武灵玉脑袋。

武灵玉被砸，很快已拾起巴掌大小的鞋子，那花边显得粗糙，却是姊姊亲自做给她穿的，为缝此鞋姊姊还刺得满手针痕，当时姊姊也只不过十三岁啊！

“姊，我对不起你……让你伤心失望了！”武灵玉泪流满面，立即转向毛盾：“有什么方法回去？我要告诉姊姊，我活得很好。”

“不是活得很好，而是死得很好。”

“我不想死啊……”

“你并没死。”毛盾道：“我们并没死，我们还活着。”

武灵玉一愣：“没死？”

“嗯！”毛盾道：“从高崖跳下来跌入深厚雪堆中，我们庆幸没摔死，这里即是深渊底；你看那些东西，是他们从上面抛下来的，如果我们在天庭就不可能收到那些东西了。”

武灵玉想信又不敢。

“不信你咬手指，会疼就是最好证明。”

武灵玉当真咬向指头，“唉呀”一声，指痛穿心，她尖叫，随又雀跃：“太好了，我没死，姊姊就不必担心了。”

她张嘴直往崖顶喊，想告知姊姊这好消息，毛盾倒是开朗的让她喊个够，他知道相隔万丈，除非功力深厚者，根本喊不了那头，就算喊通了，也是淡长淡长，又在不明生死之下，他们准会当作鬼言鬼语而吓坏。

武灵玉喊了许久，但觉冥纸不再往下飘，以为他们已听到消息，心情稍微好过些，这才转向毛盾准备道谢，却见毛盾怪异眼光送来。

“你瞧什么？”武灵玉稍窘追问。

毛盾哧哧笑道：“我在想，你发现没死之后，在我面前还敢不敢裸身悠哉地走动？”

武灵玉猝而想及那天光溜着身子，还讲了许多梦话，一时脸晕耳红，追打毛盾，嗔斥道：“你好坏，敢骗我，还剥光我衣服，你存心不良！”

她杀得厉害，毛盾被追得落慌而逃：“没有啊，衣服是你自己脱的，我

只是捡现成便宜。”

“还说！”

武灵玉窘得可以，尽是以追杀掩饰窘境，猝然间毛盾不再躲逃，猛转过来，武灵玉冲势过猛，刹然撞向毛盾胸怀，她惊叫，毛盾急忙抱住她，嘴巴一凑，对向那温醇香唇，武灵玉挣扎几下还是软了身子，任由毛盾激情流通全身每一寸肌肤。她眼睛半瞋半张，轻轻呻吟地享受无尽洗礼，又何在乎生与死呢？

激情过后，武灵玉窘困地逃向远方，让自己冷静，再回来时，她已能自处。

“答应我，有些秘密，不要说给任何人听。”

“当然，除了你想说，我不会说，”毛盾想笑：“可是你这哑巴要装到什么时候？”

武灵玉稍窘：“我慢慢再告诉姊姊吧；今后呢，你还要不要我？”

“当然要！”毛盾忍不住又亲向武灵玉脸颊：“这么漂亮的妞，不要多可惜，”他指向草人：“看，他们都把你我配成夫妻，还有什么话好说。”

“可是还有段君来……”武灵玉稍急：“我还是接纳她，就是她不知如何想……”

“放心，我来办，”毛盾胸有成竹：“你都有勇气跳崖殉情，她有什么资格拒绝，大不了我把她休了就是。”

武灵玉心中一甜，急道：“别把她休了，她也对你很好，在上边哭的死去活来，是她爹拉着她，否则也下来啦！”

毛盾一愣，随即笑道：“拉得好，要不然她若下来，我还没死也会被她给整死，何况，她有像你那么准把那野兽砸死吗？”

“野兽？”

“就是我们最近的三餐啊！”

毛盾将经过说了一遍，武灵玉想笑又憋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自己跳的还真是时候。她偷偷瞧了那怪兽之后，已说道：“你服了内丹，伤势已好许多，我们何时回去呢？我担心姊姊，还有那失踪的哥哥。”

“明天如何？”毛盾道：“他们现在仍在祭拜，贸然上去会吓死人，咱还是偷偷摸摸地回去，免得惊动一大堆人。”

武灵玉当然没意见，当下两人把上边抛下的东西，有纪念价值者留在一边，能吃而可口者即尽情享受，剩下的则加以引燃焚化，免得留得千万年不腐化。

一切就绪，两人则趁还有一天时间加紧催化灵丹以疗伤。

第二十八章装神弄鬼

细雪中，仍见阳光，明天或而将是雪过天晴吧。

且说武灵雪等人祭拜妹妹之后已回到金武堂。

她仍然茶饭不思地躲在寝室不出门，帮中一切事情全交予陆不绝料理。洗无忌已住下来照顾她，老烟枪却得赶回江南照应帮中事，一有状况再来支援。

至于段铜雀，为了女儿欲死欲活的挣扎感到十分痛心，也将她带往不知名地头，想让段君来安静一段日子。

毛头则仍暂时栖身金武堂，他已勤练武功和法术，准备替毛盾报仇，洗无忌也倾囊相授，希望他能独力再创茅山奇迹。

一切似乎都在低沉悲怅的气息中进行。

凉爽清晨，那武向天已大摇大摆走近金武堂，守卫纷纷拜礼，武向天却无心回礼，仍自瞧着偌大红门，以及门顶那金匾清清楚楚写着金武堂三字，他实在多了，摸摸杂乱胡子，已大步踏进内堂。

守卫们倒是不解，少堂主胡须为何一夜长了许多，像跟人大战一场似的，终有蓬头垢面之态。

他直往东光楼行去，一进月门已发现祭坛，经过多日风吹雨淋，烛台、烟炉已倾，符纸幡布皆已褪色，准是久未加以整理。

“怎会如此荒凉？”

武向天瞧及四处野草乱蹿，花木丛乱，根本未加以整理，他急忙进门，状况更糟，乱七八糟不说，像被打劫过似的，无一处是整齐。

他冷哼，走出门口大叫：“来人，怎么搞的！”

一名守卫听及使唤，急急跑了过来。

武向天冷道：“张通，这倒是怎么回事？”

那张通但闻少主人叫出自己名字，当下欣喜：“少堂主还认得小的？”

“我在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张通被斥，一时不敢多言，立即战战兢兢地回答：“少堂主不是搬到天龙阁，不住此楼？”

“岂有这回事！”武向天冷道：“我已经数月未回家，哪来搬家？”

张通一愣，不知如何回答。

武向天喝道：“快点找人整理干净，还有，吩咐厨房开点酒菜，我饿得很。”

张通应“是”，赶忙离去。

武向天则直摇头，情况怎会变得如此之糟，房子也甭进去了，找向左侧一处光武亭，坐了下来，瞧往右池塘，水面罩满枯叶，一片荒芜，唯一未变该是池中鱼儿活跳于枯叶之间，仍自怡然自得悠游着。

不多时，十几名家丁已带着器具前来剪花锄草，打扫环境，他们皆有意无意地以敬畏而不信的眼神瞄来，武向天懒得理他们，酒菜一上来即狼吞虎咽，像饿了三年似的。

忽而武灵雪已闻风而匆忙赶来，她虽消瘦不少，却仍难掩面上喜悦：“哥，你是我哥哥？”

那种亲情感觉让她激动，毕竟死了妹妹，能再碰上亲人，何尝不是一种弥补心灵之良方。

武向天眯眼而笑：“我不是你哥哥，难道会是别人？”

“我是说真正的哥哥。”

“这是什么意思？”

武灵雪突而警觉道，他虽然长得像哥哥，但已有一个冒充在前，她得小心应付：“你说你是我哥哥，那你的弓呢？”

“藏在暗处。”

“为何要藏？”

“因为有人要暗杀我，所以要藏。”

武灵雪总觉得眼前这位不论说话跟神韵皆和自己印象中豪迈的哥哥差不多，该是不假，但天龙阁那位呢？虽然毛盾说他是假的，现在岂不是验明正身的时刻？

她轻笑道：“你离开家有三四个月了吧？”

“没错，我遭人暗算。”

“这还是小事，更让人头疼的是，自从你失踪之后，又突然出现一名跟你一模一样的哥哥，你叫我如何去分辨是真是假？”

武向天一愣：“真有这回事？他在哪，叫过来我瞧瞧！”

“在天龙阁，跟你的情人阮月仙在一起。”

“可恶！”武向天突然掌打石桌，人立而起，瞧他那种凶样，自是对阮月仙仍怀有一份浓情。

武灵雪登时说道：“你也别太在意阮月仙，她跟你，完全是在利用你，她想谋夺武家一切，才会甘心跟假武向天住在一起，哥你该找机会把她看清楚。”

武向天似不愿接受劝告，冷道：“不管如何，我得会会那冒牌货，你设法把他弄来。”

“这简单，只要传个话就行，倒是阮且仙她……”

“我会看着办。”武向天伸手制止她，一劲儿的猛灌老酒。

武灵雪但觉一时是无法劝阻他，轻轻一叹也就传令下去找那冒牌货李平前来。

李平最近可活得安稳，有阮月仙这美女可享用，金武堂那边又为了忙着毛盾和武灵玉丧事而忽略了他的存在，除了前几天参加武灵玉之追悼仪式外，他再也未踏进金武堂一步，而阮月仙也特别照顾得无微不至，使得他已进入忘我境界。

现在消息传回天龙阁，一大早，他还抱着温香软柔的性感尤物睡觉，实在搞得他脾气不大好。

“有啥事，非得现在叫我去不可？”李平有了抱怨。

一身光溜的阮月仙腻着他，眯眼而笑：“大概是有关武灵玉祭典之事吧，你就去去，毛盾已死，你已名正言顺可接管金武堂，又何需为这种小事生气呢？”

“说的也是。”李平本想倒向毛盾，但他突然被杀，他只好再倒回阮月仙身边，能享受则享受，不能享受则找机会开溜，他欣然一笑：“为了你，我什么苦都能吃啦！”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现在不就要去吃苦了吗？”

李平想起身，又不甘心地抱向阮月仙，双手猛抓她胸乳，以满足自己性

幻想，逗得阮月仙扭扭藏藏，胸乳摆得更诱人，他才哧哧邪笑地起身，懒洋洋地穿衣着裤，临走还得打阮月仙一个性感屁股，方自扬长而去。

“记得保护自己啊！”

阮月仙暧昧声音总逗得李平心头大乐，待人已走远，她才恶邪狞笑：“死了武灵玉只是开始，我要弄得金武堂家破人亡，像茅山派，被杀得寸草不留！”狂笑声中全是她那恶毒狠劲。

李平很快赶到金武堂，守卫也很快将他带到东光楼，他老抱怨：“什么东光楼，我已经月余没住，杂草都生得一大堆，还叫我去那地方？”

“是少堂主交待的。”守卫也被两种命令搞迷糊。

“什么少堂主，我哪有下达这命令？”

“那，大概是大小姐吧，您去去不就知道了。”

守卫不知该讲什么，送至东光楼后已先行开溜。

李平则一脸责备，念念有词地走了进去，迎面而来的是武灵雪，她冷道：“有人要见你。”

“谁？”

“我哥哥！”

“我不就是哥哥。”李平稍惊，气氛有点不对，四周好像已被封锁。

两人猝然见面，猛颤心头，第一个感觉是——对方简直太像自己了。

李平背脊已生寒，难道这位真的是死而复生的武向天？若真如此，自己该如何应付才算恰当？

武向天冷道：“你是武向天？”

“是我，”李平道：“你也是武向天？”

武向天道：“难道我是冒充的？”

李平道：“我们之间至少有一个人是冒义的，你有什么方法证明你是真的？”

武向天冷笑：“真就是真，何必证明，你最好自己承认，否则你会付出很大代价。”

李平硬撑，冷道：“我也同样向你警告，金武堂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有种，我倒想掂掂你的分量！”

武向天猛喝一声，人如天马掠来，五指有若大力金刚指又粗又劲，像要抓小鸡般罩杀过来，李平本以为练了几月功夫大有进展，此时却如雨伞下的小老鼠，简直避无可避，眼看那掌指就要劈中自己脑袋，即便什么个性，勇气也保不了命，吓得他什么荣华富贵都不要，急忙下跪：“饶命啊，武大侠……”

如此变局，不但武向天怔愕当场，连同武灵雪也意外得不敢接受，直觉地喊出“小心有诈”，她也抖出金枪以防备。

“没诈没诈，大侠，姑娘饶命啊！”李平急出眼泪，频频拜地求饶。

武向天皱眉，手指已抵李平脑袋，李平更恸哭流涕：“我错了，我不该冒充少堂主，我是被逼的啊……”猛闭眼睛，不敢瞧及眼前一切。

武向天翻身落地面向这位假冒者，没想到他会瘪三到这种程度，手掌也就收回了。

李平但见逃过一劫，已频频叩头拜谢：“多谢少侠饶命，小的结草衔环以报！”

武向天倒觉得想笑，自己（替身）几时变成了小瘪三：“你这调调也敢

冒充我？”

“小的没敢坏您形象，仍自雄壮威武。”李平又强调：“我是被逼的。”

“谁逼你？”武灵雪急问，她想借李平之口说出，有助于唤醒哥哥对阮月仙之印象。

李平果然照实回答：“是阮月仙姑娘。”

“她？”武向天有些不信：“我看是你逼她的？”

“不，小的这两下岂能逼人？”李平急道：“是她逼我，她想要利用我接掌整个金武堂……”

“说下去！”武向天冷声道，却对阮月仙颇为失望。

“当初你在天狐山遇害，恰巧撞到我家门，后来你昏迷，我们都把你当死人埋了，阮月仙见我跟你长得很像，才决定以我冒充少侠……”李平将往事说得清清楚楚，以能求得脱罪。

武向天喃喃念着：“她是在我死了以后才跟你在一起，是利用你躯体代替我……”他颇有自我安慰而原谅阮月仙之意。

武灵雪急道：“阮月仙想霸占金武堂，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哥你怎能执迷不悟！不信你问他！”

李平立即点头：“她的确想接管金武堂，一直逼我跟她结婚。”

武向天道：“结了婚就不叫霸占了。”

武灵雪道：“她要结婚的对象不是你是他啊！你想到哪儿去了？”

武向天轻轻一叹：“这事我自会查明。”转向妹妹：“你打算如何处置这家伙？”

李平急苦哀求：“小的真是早改过自新，前次还陪着毛盾及二小姐去挖少堂主尸体，小的早知您没死，故而才贸然留到现在，就是要向少堂主说明此事。”

虽然毛盾和妹妹已死，但这档事武灵雪倒知道些许，瞧着这位长相如此像哥哥的男人，杀了他总有杀死哥哥之感觉，倒不如先把他囚起来，待将来事情真相大白再作解决。

“算你还有良心，没犯什么重罪，暂时饶你不死，给我好好在大牢内反省，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之事要说，也好将功赎罪！”

李平闻言直如阎王殿走一遭，这条命总算捡回来，赶忙又胡拜乱拜：“小的一定拚命想，以能将功赎罪！而且，少堂主有需要，小的愿再当替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替身”两字倒让武灵雪觉得他百无一用却还有一用，对他不再那么仇视，亲自找来亲信手下，把他押至隐秘地方囚禁，以免再发生混淆状况。

瞧及木讷呆立的哥哥，武灵雪感触良多：“哥，武家就只剩你跟我了，你别再沉迷于女色好吗？否则妹妹将死不瞑目。”想及妹妹，眼眶一红，又自落泪。

武向天重重叹息，想把一切不如意叹去，他深情地拍向妹妹肩头，认真道：“哥哥好好开始，你别担心，一切都会过去！”

武灵雪闻言，稍感安慰，抓着他那大手掌，泣声道：“给灵玉烧个香吧，她地下有知，会感激你的。”

武向天在归途已闻及妹妹殉情之消息，他一直不肯相信，但现在已无从不信，轻叹不已，直觉毛盾有女爱他如此深情将死而无憾。

他跟随武灵雪返往玉竹轩。

并无设置灵堂，而是在鸟笼下那玉竹丛中埋了衣冠冢，用白玉碑写下朱红字迹，将毛盾和武灵玉并成夫妻冢以祭拜。

毛头和洗无忌就在旁边练功，发现武向天又来了，他们并未分别这人和先前那位有所差别，只以为是例行祭拜，两人默立一旁。毛头则拿出线香交予武向天，他默默祭拜，毛头则喃喃念着诵语以告知死者英灵。

武向天两眼已含泪，咽哽不已：“没想到只分离数月，已是天人两隔，妹，原谅哥之不是……”

他的悲恸和李平自是大不相同，不禁引起了毛头和洗无忌之关心，但也只是一闪念之间，毕竟感伤气氛中，许多话都不愿也懒得发问。

祭拜过后，武灵雪才拉着洗无忌到武向天面前，她道：“妹妹显灵了，把我真正的哥哥找回来。”

洗无忌一愣，搞不清这倒底怎么回事，武灵雪很快加以说明，洗无忌和毛头方自恍然，第一个感觉即是金武堂果然危机重重，困难重重。

如此算来，洗无忌仍是初次会见武向天，自也以晚辈先行施礼。

武向天落落大方还礼：“其实也该叫你妹夫了，这些日子多亏你帮忙，否则灵雪一人将不知如何应付。”

“大哥别客气，都是一家人还分何彼此？”洗无忌道：“倒是有关灵玉之仇，还有那花弄情，咱们得花心血把人找到，把仇报了以慰灵玉在天之灵。”

武向天点头：“我也在找花弄情，在天狐山就是她计算我的。”

武灵雪恨道：“这妖女搞得我们家破人亡还不够，还把灵玉害死，非得把她碎尸万段不可！”骂了几句又道：“可惜她溜了，否则立刻把她抓来锉骨扬灰，方消我心头之恨！”

武向天问：“她何时走掉的？”

武灵雪道：“已有些日子，她勾引武当千心道长坑了毛盾之后就没再回来，铁定又躲在什么地方做坏事，我们得小心应付，免得被暗算。”

“迟早会把他找到！”武向天撂了狠话。

其实武灵雪最担心的还是阮月仙，本想再劝几句，可是碍于有毛头、洗无忌在场，话说到口中又咽了回去，只祈哥哥真能看穿事情才好。

随后武向天问及一些有关最近事情，再次拜向妹妹墓碑，也倦意重生地告退，回东光楼休息去了。

武灵雪失去妹妹，找回哥哥，心头总算较为好过，向着墓碑猛祈祷，希望她保佑金武堂，从此平安无事才好。

香烟袅袅，一片沉静中，他们已相继散去。

是夜。

二更时分。

武向天无法入眠地坐在三楼阁楼前石椅，名为赏月，其实却心事重重，尤其是对阮月仙，他总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

她当真会像李平所言，为夺武家而不惜一切？

若真如此，那未免太可怕了。

瞧着下弦月清亮如银，这正是轻拥佳人赏月的好时机啊！

他茫然了，两眼迷朦。但迷朦中却见有仙女般飘来，真的，轻轻巧巧直往阁楼飘飞，他醒醒眼睛，的确已见着那长发披肩，漂亮而带点媚的仙女飘飞而来。

“是月仙？”

来者正是阮月仙，她在发现李平从早上离去到黄昏以至于深夜未归，她已觉得有所状况，遂暗中潜来瞧瞧，出乎意料的却那么容易将人找着。

“你怎不回去，躲在这里做什么？”阮月仙含有指责。话声未失，已翻落阁楼，她并未认出眼前这位已换了另一人：“你发什么愣，在此赏月？”武向天但觉几日不见，她像全变了样，以前乖巧淑女形态怎不见？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有何好静！”阮月仙已腻往武向天，软柔胸脯总不忘厮磨，语声已变得放浪：“是不是武灵雪那丫头又对你耍花招？那又如何呢？金武堂可以说已是你我的天下了。”

“你当真想篡夺金武堂？”武向天有点把持不住。

“别说得这么难听！”阮月仙想紧紧拥吻爱人：“你的江山不就是我的，看你急成那样子，简直胆小鬼！别谈这些，咱们回去吧，在这里就是月亮再美也是别人家的，何不回咱那甜蜜窝边做爱边欣赏呢！”

武向天但觉恶心，闪向一边：“我不回去。”

“你……拒绝我的要求？”阮月仙先是惊愕，随即转为凶狠：“你敢不听，老娘的话你也敢不听？”像要收拾什么人似的。

武向天正想训斥她。

忽而天空传来一道冷冰冰似鬼魂声：“阮月仙……还我命来……”

暗黑天空中猝然出现七孔流血的毛盾幽魂，急速冲扑过来，阮月仙瞧得惊心动魄，待要闪躲，幽魂猝而一闪即失，不见了。

阮月仙额头冒汗，急道：“你见着鬼魂没有？”

武向天是见到有影像，却不肯认定，冷道：“你才见鬼！”

“不可能啊，明明有声音，有影子。”

阮月仙更形注意四周，掌劲直提，准备一有状况立即突袭。

猝而西边又传出幽魂般索命的声音，阮月仙直往那头盯去，黑夜中骤见毛盾鬼魂再现，就如爆闪流星窜射过来，那速度快得匪夷所思，阮月仙惊惶连劈数掌，全然打在空气中，幻影照样急泄而至，就要掐中阮月仙脖子，吓得她仓惶逃退，双掌乱劈，幻影猝又闪失。

这次连武向天都瞧个一清二楚，如此身手除了幽魂之外，谁还能如影幻形乱变？他不自觉也冷心起来——跟鬼魂见面总叫人不自在。

阮月仙两次攻击不着，吓得无法呆下，急忙掠向屋顶逃窜去了。

那幽魂更形快速，半空中将她拦截下来。幽魂有若风中悬于竹竿上的招牌飘东飘西，毛盾仍七孔流血般索着命。

“还我命来……我被你害得好惨……”

“我没害你，你找错人了，快让开——害你的是花弄情——”

阮月仙吓出眼泪，疯狂般乱劈乱砸，总也沾不上毛盾身躯。

毛盾舌头一吐，猝而伸长十数丈，血红得吓人，舔向阮月仙脸颊，粘腻像浆糊之口水有若吸血虫般猛钻她肌肤。阮月仙终于吓青脸面尖叫，倒摔地面。

“有鬼，有鬼，真的有鬼——”

这声鬼叫，已引得金武堂一阵骚动，霎时灯火全亮，大堆人全往发声处奔去。领头者正是陆不绝，阮月仙仍自一脸惊惧般抽颤：“有鬼，鬼在天空上！”

陆不绝见着是她，态度转为冷漠：“哪有鬼，天空月亮大得很。”

“真的有鬼……”

“谁？什么鬼？”

“是毛盾，七孔流血。”

“我看你是亏心事做太多了吧！”

“不！真的有鬼，他还用舌头舔我，你看我的脸，还湿湿的。”阮月仙急忙往左脸抹去，果然抹下浆糊鼻涕，简直脏得让她发疯，赶忙甩掉，抓起袖口猛往脸部擦，拚命擦了又擦。

那粘糊可不是假的，陆不绝不禁起了疑惑——真的有鬼？转瞧天空，实在看不出任何鬼影，他不禁又纳闷了。

“回去吧，鬼只对那些专做亏心事之人下手，我是人，帮不了什么忙。”

陆不绝很快遣散手下，也交代阮月仙保持风度别再鬼叫，说完，自行离去。

阮月仙倒真的怕了，怎敢再走夜路回去，赶忙找向东光楼，硬要武向天陪她渡过一夜。

武向天对她已有成见，实在不愿再陪她，冷道：“房间多的是，你自己挑一间睡吧。”

“你敢不听我的话？”阮月仙嗔怒起来：“小心我杀了你！”

武向天冷眼道：“难道你眼里只有钱，只有杀吗？”

阮月仙一愣：“你……你不是武向天？”

她想再证明什么，天空中又传来幽魂式声音。

“拿命来……恶毒的女人……”

毛盾幽魂一闪再闪，每闪一次逼近十余丈，一连数闪，又自逼近不及七尺，阮月仙真的瞧及七孔流血脸容的血仍在流，她惊惶破胆般乱砸乱打。幽魂那长舌照样卷抽过来，准备扣住阮月仙脖子，并把她拖吊往空中。

阮月仙差点吓出尿屎，不知哪来神功疾轰两掌，打得幽魂倒飞十数丈，她伸手揪掉又软又粘的舌头，没命地已往东方黑暗天空掠去，一闪即失。

她闪失踪影，鬼魂也跟着闪失，一切又恢复平静。

武向天实在搞不清此状况是虚幻亦或真实？直觉得毛盾脸容瞧得千真万确，却又在刹那间闪失，来得快去得也快，让人有眼花撩乱之感觉而产生错觉。

倒是阮月仙被吓得逃失无踪，他可落个清静，很想进去探探情况，但还是忍了下来，毕竟自己得花时间去思考如何处理阮月仙之问题。

至于那幽魂……

的确是毛盾装扮的，他已从深渊中攀爬上崖，也带着武灵玉悄悄摸回金武堂，他一直认为阮月仙和那青衣人有所牵连，遂也偷偷监视，在发现她潜往金武堂之际，则和武灵玉共同商量如何装神弄鬼以逼吓对方。

毛盾则扮成七孔流血的厉鬼，凭着麒麟怪兽内丹功效，他已身轻如纸，只要利用一条细绳吊于背面衣领，然后由武灵玉躲在暗处揪扯，那种一闪即现一闪即失的强烈幻影效果应运而生，终也吓得阮月仙屁滚尿流落荒而逃。

毛盾则急起直追，总想趁机找出她任何把柄或巢穴，以能解开谜底。

至于武灵玉则仍躲在花丛隐秘处以等待毛盾归来，想起方才效果，她欣笑不已，平生第一次耍得那么有成就感。

毛盾很快去而复返，一张七孔流血脸容还来不及擦拭即潜向小竹亭后边假山的花丛中，武灵玉见状先是一吓，复而想起是毛盾，才哧哧笑起：“你

啊！不装鬼都能吓死人。”

毛盾自得一笑：“吓死就没戏唱了，吓得屁滚尿流才过瘾。”

“好坏啊！”武灵玉哧哧笑着：“怎样？她躲在哪里？”

“附近玉佛殿，”毛盾弄笑：“看来她真的被吓着，不过她仍掩饰得可以，最后才露两掌，也就是把我打退那两掌，功力果然不同凡响。”

“这么说，她真的是青衣女子？”

“有可能，却不敢肯定，多吓她几次，说不定会露出马脚。”

毛盾耍着那条从怪兽血盆大口取下的软舌头，果然是扮鬼耍舌的好材料。

武灵玉却有所意见：“如果她真是青衣女子，这招式恐怕瞒她不了多久，因为她能设计出如此慎密的阴谋，脑袋必定不笨，很可能这次脱逃也是她耍的手段，她不愿让人起疑，所以才躲进佛殿，这是很好的掩饰。”

毛盾频频点头：“有道理，不管她是否已发现，我们都要把她当成聪明的家伙，如此一来，我看得直接跟你哥哥接触，要他帮忙设陷阱。”

武灵玉道：“如此一来，咱们身份不就暴露了？”

毛盾道：“只让一两人知道，大概不碍事，而且你不是也很想知道他怎么活过来的？”

“随你吧！”武灵玉已没意见。

毛盾当下有了盘算：“你还是藏好身形，别让人把你看成鬼魂，我这就去找你哥哥探探状况。”

武灵玉一句“小心些”已送走毛盾，她则找好角度以能瞧及楼阁，以能知道一切变化。

毛盾还是装神弄鬼飘往三楼那探出窗门的露天楼阁，武向天仍满脸忧郁地瞧着即将西沉之弯月，脑中一片抽白。

毛盾已飘来，还是七孔流血，像纸人一样的逼近，手掌暗暗发出掌劲，一股冷气逼得武向天乍愣，移目过来，骤见毛盾血脸，心中一颤，一股惧意刚升起，但想及毛盾乃是好友，人死了，总有冤情，心情也就平静下来，道：“你死得很凄惨，想向我伸冤是不是？你说吧，我一定尽力替你办到。”

“多谢……”毛盾还是冷冰冰：“我没死……”

武向天静声道：“我们都希望你没死，你也一直活在我们心目中……”

“我真的没死！我当鬼魂是为了到阴间找你，你回来了，我当然也要回来……”

毛盾干脆飘到石桌前，抓起酒壶咕咕喝了几口。

幽魂竟然还会喝酒？

“你真的没死？”武向天又惊又急，两眼瞪得雪大。

毛盾又如僵尸般冷森森移转脸面，想表演饿鬼喝酒，但瞧及武向天惊诧表情，一时忍不住也就笑起来：“你都能活过来，我为何要死！”

“你当真？”武向天但见毛盾把酒喝得更猛，酒水溢出，把事先涂上去之血迹给溶化，他方自肯确定，一把粗手抓向毛盾肩头，结结实实，心头更喜：“你果然活着，我就知道你非短命之人。”

“承你慧眼识生死啦。”

“那我妹妹？”

“当然也活过来，”毛盾轻笑：“不过，为了大计划，还请保密！”

“什么大计划？”

“抓凶手啊！”毛盾道：“例如杀你的凶手，陷害我的凶手；你是怎么死里逃生？”

“有人救了我。”

“谁？”

“一个老人，”武向天回忆说道：“当时我伤得重，他把我从地里挖出，送我到隐秘的地方，留了一些药物即离去，也没留下什么，不过。我仍认得他面孔。”

毛盾道：“这人倒是有心人，知道你何时会遭殃而赶去救助？”

“或许是巧合吧，”武向天说道：“他若跟着我，何不事先阻止我被花弄情暗算？”

“功力不够啊。”

“我也想过这点……”武向天摇摇头：“算了，猜不出什么，干脆别猜，日后碰上了再说，你先说说你的大计划，有什么我要配合的？”

“当然有，”毛盾道：“你看到方才我吓阮月仙了？她可能是主谋计算我的凶手，你要负责把她引诱到一个地方，然后设法将她摆平。”

“她？当真……”武向天仍有些难以相信。

“别舍不得啦！”毛盾道：“她接近你全是有目的而来，光瞧她那身骚劲也知道她不是什么好路数，凭你还怕找不到更好的，你是怕良心谴责？算了吧，她啊，对任何男人都有兴趣，有一次我冒充你，差点被她强奸，真不知你怎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任何阴谋想要进行之前，都被披上美丽诱人的陷阱，你正中她陷阱的开始，当然一切感到美好，醒醒吧，大少爷。”毛盾眯着眼：“她床上功夫是不是绝顶高明，弄得你这处男一辈子沉醉不醒？”

武向天脸腮一热：“她的确不一样，不过我不是那种提得起放不下的人。”

“那最好，”毛盾道：“她有个假冒你的禁裔李平，你可以去问问看。”

“问过了，他现在在牢里。”

“那就对啦，你还犹豫什么？”

武向天忽而咬咬牙：“好吧，为了正义，我决定大义灭妻，把她休了！”为表决心，抢过毛盾手中酒壶，猛灌几口。

毛盾哧哧笑道：“别灭的那么痛苦，把她当妻实在过分些，把她当妓女一切不就解决了，而且她也是杀害你的间接凶手，更是把你当傻呆子耍，想想这些，你就会更恨她了。”

武向天果然越想越对，越恨，心情再也没那股舍不得：“总该拆穿她的一切；你的大计划是什么？”

“引她啊！”毛盾道：“把她骗到山穷水尽之处，然后加以收拾。”

武向天摇头：“我可能引不了，因为刚才她发现我不一样，而且，就如你所说，她是那种女人，我再也忍受不了妓女的纠缠。”

“……总该试试吧……”毛盾干笑：“把她当成暂时的老婆……”

“去你的，一下子要我相信她是妓女，一下子又要我把她当老婆，我算什么？”

“人生变化无常……”

“不干！”武向天斥笑：“要找，找那个假的，他可能罩得住！”

毛盾笑了：“也好，他虽小瘪三一个，混的功夫倒是一流；他在哪，带

我去劝劝他。”

“地牢里，”武向天道：“把脸洗洗吧，否则人家还以为见了鬼呢！”

毛盾轻笑：“有时候鬼的确比人好用。”

他还是把脸给洗净，毕竟对付李平不必用这一套，而且跟在少堂主身旁也不适合七孔流血那种惨状。

武向天很快带引他到地牢，六名守卫守得密不透风，可见武灵雪对此之重视。

地牢内，李平倒是自由自在，睡在干净草堆，还打鼾呢！

毛盾先支开守卫，才走向铁门，轻轻敲打，不醒，猝而大喝：“起床啦！”

李平被吓，蹦蹦起来，猛的胸脯：“这么大声，想吓死人啊！”目光瞧及毛盾，想责备，猝又认出毛盾，‘啊’地尖叫，跳退两步：“你不是死了？”

“死人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吗？”

“那……那你是诈死了？”李平很快抚平鬼魂恐惧，换来对人之惧意：“大爷找小的有事？”

“没错，准备放你出来。”

“放我？”李平有点不信。

“对啊！放就放，你还怀疑什么？”

毛盾拿着钥匙，当真把铁门给打开，李平可不敢贸然走出去，心头怦怦乱跳，不知如何是好。

他不出来，毛盾则溜进，摸摸李平肩头，笑道：“你这种人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看你没什么用吗？却偶尔也大用处，世上少了你们这种人，实在没什么意思。”

李平干笑道：“少侠有何吩咐尽管交代，小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很好，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墙头草又忠心耿耿的个性！”毛盾笑道：“我真的是要放你出去也！”

“可是……”李平还是忐忑不安。

“刚说你忠心耿耿，你马上就起疑心了？”

“不不不，小的不敢，这就出去，但，总该能为少侠尽点什么责任吧？”

李平果然匆忙走出栅门，见及武向天，仍自毕恭毕敬地拜礼。武向天则轻笑拱手回礼，一切似乎都相当客气。

毛盾也步出栅门，笑道：“其实也没什么事，跟已往一样，武少堂主受不了阮月仙纠缠，还是叫你回去享受艳福，你真是三生修来的福气啊！”

李平有了上次毛盾冒充武向天而吃不消，叫自己再回去代替之经验，此时也就欣然接受，不再疑心，满是感激中，总得表现这差事并不好当：“多谢少侠及少堂主厚爱，这骚娘们实在不好侍候，尤其最近打从远处回来，欲望更强，我都快有点受不了，更何况是少堂主呢。”

毛盾怔愕：“阮月仙去了何处？”

李平道：“就是你被各大门派追杀之事，大家都去帮忙，我哪有这份功力，阮月仙只好代表我去回来后心花怒放，每天都要我陪她做爱两三趟，我都快受不了，她又拿了些灵丹妙药给我吃，还挺管用的。”

毛盾越觉得阮月仙就是青衣女子，遂又问道：“你能不能把她骗到某个地方？”

“她很精，不好骗啊！”李平道：“她恨死花弄情，您找到她，很容易可把阮月仙引过去。”

“花弄情早躲得不知去向，哪里找人？”毛盾道。

武向天忽有想法：“用你也行，只要你一出面，阮月仙若真的在计算你，她一定会去。”

“用我？”毛盾哧哧笑道：“我若一出面，恐怕整个金武堂就完蛋了。”

“这么严重？”武向天有点不解，不信。

毛盾反问：“你知道天下武林为何要追杀我？因为我是日月神教教主啊，阮月仙若知道我还活着，她不必出面，只要招来天下群雄，就跟长白山情况一样，来个大围剿，她好坐收渔翁之利，其情况不用想也是一团糟。”

武向天不说话了：“你身份怎会那么复杂，又是掌门，又是道士，又当教主？”

“没办法，会混嘛，有的是遗传，有的是被逼的，不当都不行。”毛盾还是觉得与众不同而带点得意。

李平一旁陪笑，他还是关心如何完成任务，说道：“依少侠看，如何才能顺利引出阮月仙？”

毛盾稍作沉思：“阮月仙喜不喜欢宝物，譬如说灵丹妙药之类的东西？”

“当然喜欢，我也喜欢，”李平稍窘：“其实每天在床上乱搞，身体总较虚，她却自夸她所配的消魂丹最管用，吃起来也真的管用，然后她总会说及将来有什么绝世灵丹必定分我服用，我只想找那种吃下去功力大增，会变成天下无敌的仙丹妙药，她也是心花怒放，直道那些玩意可遇不可求，若将来有机会，她一定要夺得，不但要增强功力，还要驻颜，以能常保青春；照此判断，她当然对灵丹妙药很感兴趣了。”

毛盾很满意这答案：“只要练武者，谁不想得此稀世灵药。”立即有了主意：“你去告诉阮月仙，说发现了万年怪兽，身如恐龙，头如麒麟，还长有尖角，每当月亮升起即在深山吸收日月精华，炼有一颗内丹，若能得到此丹，足足可增百年功力，而且万毒不侵，反正吹得越神奇越好。”

李平苦笑：“世上真有这种怪兽吗？”

“当然有！”毛盾斥笑：“叫你盖又不是叫你抓，你担心个什么劲？”

李平干笑点头：“好吧。盖就盖，地头呢？哪个地方最适合？还有，我怎么解释见过这么一只怪兽？”

毛盾想想，道：“如何解释，可说你走在路上，有个柴夫或小混混在深山里瞧及，把情报卖给你，至于地头就比较难了，因为只有一夜之间，不能太远。”转向武向天：“你想想看，这附近可有什么山区阴森森又有什么深坑深洞者？”

武向天道：“附近很难找到，不过东方三百里有座绝魂峰，听说那有妖兽出入，我去过两次，山峰耸尖如剑，四处森林遍地，人烟绝迹，不知适不适合。”

“三百里……日夜赶路也只不过一天一夜光景，来回两天两夜……勉强吧，”毛盾点头：“就这么决定，李平你明晚再回去，然后亲自带她到绝魂峰！”

“我也要去看？”李平面有难色。

“她要你去你就去，她想自己去，你就赚到了，”毛盾道：“放心，到时自有天罗地网等在那里，她插翅都难飞。”

李平又能如何，只好认真答应。

随后武向天把绝魂峰地形说个一清二楚，两人有了了解，方自散去，由

于明晚再放人，李平只好再锁入铁栅门内。

毛盾则再和武向天谈些细节，已找向武灵玉，两人趁夜离开，直奔绝魂山布置陷阱去了。

又过一日。

李平终于被放出。

他怀有使命地回到天龙阁，那毛盾似乎比阮月仙厉害得多，他只好再弃阮月仙倒向毛盾，计划如何骗得阮月仙。

刚入天龙阁大门，他已神秘兮兮地往住处行去，两眼不时东张西望，似在防备什么。

阮月仙并未再躲进玉佛殿，当前夜被毛盾吓过之后，她已决定只要这鬼魂敢在天龙阁出现，必定不计手段将他擒住，等了一夜没事，今夜仍在等，却从窗口瞧及偷偷摸摸潜回的李平。

“这家伙不知在弄何玄虚？那晚竟然不理我？”

她怀疑有人冒充李平，于是小心翼翼潜向门口，但见李平偷偷进门，猝而扑身过来，一掌打得李平倒撞墙头，她欺身猛扣李平肩臂，李平叫得更惨。

“你干什么，谋杀亲夫啊？”

“你果然还是李平。”阮月仙这才放心松手，冷斥：“那天你为何对我不理不睬？”

“哪天？”

“就是毛盾鬼魂出现那晚。”

“呃，我想起来了，”李平茫然回忆：“当时我是想理你，可是就像中了邪一样，很想修理你，我不断挣扎，可是还是出问题。”他反问：“这倒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真的中了邪？”

阮月仙若有所觉：“后来呢？”

“你一走，毛病又好了，我感到不好意思，赶回来想向你道歉，你却不在。”

阮月仙冰冷脸容终又化为甜媚直笑：“我还以为你换了个人似的，以后少去东光楼，那里不干净，准是毛盾阴魂不散搞的鬼，”忽而又问：“你真看见毛盾七孔流血的阴魂？”

“看是看过，却有点眼花，当时迷迷糊糊，也不敢贸然肯定。”李平还是一脸茫然。

阮月仙则已深信不疑：“一定有，不是他鬼魂就是他没死在装神弄鬼。”

李平默然不答，正思考如何骗她到绝魂峰。

阮月仙想完鬼魂事，立即又想及李平行踪：“你清醒后，又到哪里，怎么隔那么久才回来，还鬼鬼祟祟？”

既然被提及行踪，李平自然来个顺水推舟，他爬起身子，一脸贼头贼脑带兴奋：“到房间说去。”先行往里头钻。

阮月仙被他耍得满头雾水，好奇心自然升起：“到底啥事，这么神秘？”

“大事，很重要，千万要小心，别走露风声。”

李平躲到她闺房，东张西望，但觉没人，才说道：“我发现一头万年灵兽，像麒麟又像恐龙，只要取下它的内丹，必定可以增加百年功力，足可独霸天下，你武功好，帮我捉猎如何？”

阮月仙果然被吸引：“会是什么怪兽？你看过？”

“当然，在一神秘山峰，全身白中带绿，会吐火，还会吞月！呃，就是

吸收日月精华，行动如飞，听人说，还能刀枪不入！”

“还有谁看到？”

“是一樵夫，”李平干笑：“不瞒你说，当时你没回家，我只好出去找寻，结果就碰上那樵夫，他当我是少堂主，半路拦来，想把这件秘密卖给我，我当时半信半疑，他则愿意带我去瞧瞧，我就跟他去，到了那山区，等到三更月现时，怪兽真的出现，我兴奋异常，给了他一锭元宝，要他别再告诉任何人，他频频点头猛说只有少堂主才有福气得此宝物，我看他是满意那锭元宝，但为了拢络他的心，还说猎得灵兽之后重重有赏，他更乐坏，便也什么有关怪兽传闻及可能猎得之方法说了一大堆，我想想还是回来找你商量才是上策。”

李平盖得头头是道，最后还加了一句：“其实，若有灵丹，咱们可以共同分享，我只要服下一点点，能有几分功力就行了。”

阮月仙听得心花怒放，又自腻向他：“你真好，总算没亏待你。”全身骚扭地磨娑得李平把持不住，猛往她亲去。

阮月仙被亲得呵呵浪笑，差不多过瘾了，才说道：“这是要事，千万别再走露给任何人，我先去探探，有机会逮着它，一定分你好处，只要你听话啊！”

李平但闻诡计得逞，自是满心开畅，不玩白不玩，又自冲扑阮月仙，把她按倒在地面，来个疯狂大做爱，将阮月仙衣衫撕个精光，几近虐待地又搓又捏，准备想捏得粉碎，阮月仙始终浪笑不断，尽情享受这无尽爱欲。

终于高潮已过，李平累个半死，阮月仙却精神更佳，吴侬软语地说：“好好在家休息，我趁夜间无人前去瞧瞧，那怪兽出没何地头？”

“东边三百里的绝魂峰，你一夜能赶到那里？明天再去不行？”

“唉呀！迟早都要去，何况天一亮，被人盯上更走不了，此时才初更，鬼魂都还没出现，当然更适合行动啊。”

“我……我只是舍不得你走。”

李平又自扑向阮月仙猛亲，逗得她呵呵浪笑，直叫“坏坏坏”还是打得火热。她找个机会扳倒椅子砸向李平背脊，一阵疼叫方自打断这爱欲气氛。

“别急啦，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让你消魂蚀骨，”阮月仙浪笑着：“不过灵兽只有一只，要是走去，恐怕就得等千万年了。”

李平这才舍得放过她：“好吧，你快去快回，不但人要回来，也要带灵兽内丹回来。”

“尽量就是，保重，别再乱跑。”

阮月仙送上告别香吻，方自起身穿上夜行衣，临别秋波一送，果真走了。

李平顿有失落感，不管阮月仙如何，他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小瘪三，摇身一变成堂堂少堂主，坐享万贯家财，坐拥美娇娘，何等荣华富贵，尤其阮月仙这骚女人，简直叫人消魂蚀骨，终生难忘，就算为她挖心掏肺都在所不惜。

此次前去，她是否真的会被坑？若真如此，李平再也无法享受这激情缠绵的滋味，多可惜啊，做梦都会舍不得。

然而，这些跟小命比起来，便什么都不重要了。

他轻叹不已，要是真的能平平安安娶得这浪女，他愿意做奴才一辈子。

第二十九章火烧绝魂峰

毛盾和武灵玉已找到绝魂峰。

此峰地理位置果然怪异，除了外围森林遍布，较高处却是石钟乳般尖峰处处，有的大如冲天利剑，有的则小如竹笋，四散拉开少说数十里方圆，身处高地，阴寒自封，天空总有乌云笼罩，就如进入满是尖牙利齿的大恐龙嘴巴里头，倒真的有点像隐伏万年怪兽之处。

毛盾甚满意此地形，遂和武灵玉寻找适合捕捉位置。

两人几乎逛遍整座山区，才在一道两峰插天的深谷中找到一个天然秘洞。

此洞大如圆桌，越深入里层越大，曲曲扭扭，乌黑深深，正适合麒麟、恐龙巨兽伏守。

最让毛盾头疼的是里头蝙蝠不少，赶也赶不走，这跟巨兽伏洞，万虫不侵的原则不符合。

但毛盾心想，自己要出外引入，阮月仙眼睁睁看自己进洞，她又有什么好考虑的？遂也不再管那些蝙蝠，直往内洞探去。

武灵玉倒是走得胆颤心惊：“会不会真的有野兽？”

“那好啊！我正好来个抽龙筋。”毛盾哧哧笑着。

武灵玉白眼：“人家是说真的。”

毛盾轻笑：“放心啦，蝙蝠那么多，哪来怪兽？动物跟人一样是讲地盘的。”

武灵玉稍安，点燃火折子，四壁有若玄黄大理石，并非黑岩层，倒除去不少恐惧。

两人小心翼翼再探里头，足足深入两百余丈，方自找到底部，就如一长颈瓶口，里边较宽广，四处多多少少有兽骨散列，该是曾经有什么猛兽住过。

地点甚是理想，毛盾已找寻好位置，决定如何引人进来，然后将她困住，必要时炸去秘道将她活埋，如此该万无一失。

他指示武灵玉挖洞埋炸药，自己则往外走，不久已扛进那麒麟恐龙之躯壳。本来这躯壳早该埋在万丈深渊雪堆里，但那几天挨饿，把兽肉吃得差不多，只剩这副壳，毛盾掂了又掂，竟然比想象中轻得多，他突有奇想，用此皮来缝制软甲岂非能刀枪不入？何况带回来偶尔也能向人炫耀，于是就这样给带回，没想到立即能派上用场。

当然，那支乳红色软角已被吸尽汁液而消失，毛盾重新打造一支银角，让它闪闪发光，倒也蒙混得过去。

至于被挑起的那块鳞片，只能以青铜补上，颜色不大对，就把它当成生癞痢头吧，何必要求如此严格？

毛盾将躯壳打开，往武灵玉套去，哧哧笑道：“你来装套如何？苗条身材必定更灵活。”

武灵玉急忙躲闪，手掩鼻子：“我不要，看到它，就想到血淋淋肠肉，我想吐。”

“真是，女人老鼠胆，这一点都不腥，还有点麝香味呢！试试！”

毛盾故意追杀，吓得武灵玉落荒而逃，急叫着：“算我是老鼠胆好了，放过我嘛！”

在她苦苦哀求之下，毛盾才得意而又没趣地收手：“真是，有福同享，

叫你享，你都无福消受，也罢，一切我自己独享了。”

毛盾慢慢摸着兽身肚皮，准备往身上套。

武灵玉这才安了心，干笑道：“我的确无福消受，你呢？套在里头，不觉得难过？有没有粘湿湿的感觉？”

“怎会！就像剥蛇皮，哪还有粘肉，而且我也烘干过，跟布袋没两样！”毛盾果真套得满身，像套入老虎皮里头，并未感到多大束缚，他耍动着，怪兽立即复活般乱跳，若来武灵玉一阵笑。

“可怜，好好个人要变成怪兽满地爬！”

毛盾虽抱怨，却是喜悦的抱怨，大有万兽之王之气势。耍了几趟，仍觉得稍有空隙，遂再塞些衣服，然后他坐起，四肢张开，像抖直的蛤蟆一副怪模样，惹人发笑。

毛盾自己也觉得想笑：“把肚皮缝起来。”

“缝它？”武灵玉皱眉：“你不想出来了？”

“没办法，谁叫我对付的是绝顶高手，不弄得毫无痕迹，很容易会让她看出破绽，”毛盾道：“你缝就是，那线我一挣就断，照样可以脱困。”

武灵玉只好答应他的要求，边缝边笑，终仍缝得毫无痕迹，毛盾把头挤出血盆大口，瞧了几眼，但觉满意，才又缩起脑袋，开始东掠西蹿，熟悉一翻动物活动姿态。

一切都顺利，唯有那条曾经被剪下来当鬼魂用的长舌头无法戏耍。

他十分头疼：“怎么办？光嘴巴是耍不出名堂的。”

武灵玉轻笑：“那就不要耍啊，反正阮月仙也没看过你这只怪兽，她哪知你有这么长的舌头？”

毛盾恍然：“说的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就别耍它了，改换……吐毒烟，呵呵，要是毛头在，他来吐才过瘾吧。”

当下把长舌丢在一旁，想办法把用来藏身的烟雾弹塞在那大嘴巴内，有必要再耍它几下。

一切弄得差不多，他突然咆哮大吼，在若狂狮，然后跳冲洞外。

这一吼，吓得黑蝙蝠惊惶东逃西窜，霎时如雨点灌飞出洞，眨眼千万只全逃个精光，毛盾这才相信，当真是一洞不容双物，万兽之王的心态已使得他又咆哮几声，大摇大摆地走出山洞。

弦月高挂，一片银白，该是吸收精华好时段，毛盾再咆哮一声，震得山峰抖动，远处亦回应百兽惧意般叫声，各自远离可能侵犯兽王之地盘。

毛盾立即掠向高峰顶，以能让目标更显著，他自服下怪兽内丹，轻功大为精进，此兽皮又甚轻巧，顶多也只是加穿两件棉袄的感觉而已。

这一腾掠，果真身如飞龙，一蹿数十丈，比绝顶高手毫不逊色，尤其又穿了肉垫深厚的兽掌，弹性更佳，腾掠起来，早跟怪兽毫无两样。

如此成绩，毛盾则更能安心冒充此兽。

掠向最高峰顶，他不敢低吟，做出吸食月光状，远远瞧去，自是无法辨真假而以为灵兽当真在此活动。

他低吼着，静静等待猎物到来。

阮月仙果真已找往这山峰，在闻及这似马似虎的咆哮声，她心下一喜，敢情李平所说不假，灵兽可能就在此山，她立即潜入山区，不断注意山峰高处，以及辨别声音从何处传来。

不到一个更次，她终于发现这头万年怪兽伏于尖峰上，她哪知怪兽肚皮

下是毛盾伪装的。光眼及猎物，她欣喜不已，似乎猎物已在她手中似的。

“果然是麒麟怪兽，内丹该能起死回生，驻颜有术才对。”

贪野心使得她不畏风险，猿猴般渐渐攀高逼近怪兽。

她身手极其高超，已接近百丈之内，毛盾还未察觉，仍自低沉对月光咆哮。

阮月仙越是得意万分，双掌凝胸，再逼近五十余丈，猝而暴射而起，人如万斤霸弓出箭，迅如闪电般猛冲怪兽，毛盾这才觉得有所状况，正想回头瞧瞧是何情形，那阮月仙岂容他有机会，两掌厉如暴发山洪急劈过来，毛盾竟然回身不到一半，已被掌劲劈着，轰然一响，四脚朝天倒摔出去，直滚山崖，若非有那厚皮挡掉七成劲道，毛盾准被打成重伤而倒地不起。

尽管如此，阮月仙掌劲仍震得毛盾头昏眼花大叹吃不消。

阮月仙并未因此而停手，一招击中怪兽，见它落滚，手中预备利剑直打出去，又如裂天劈地般闪出亮光，无比威力和准确地窜射兽脊，叭然一响，任兽皮有刀枪不入之能，此时也被射进两寸，咬死背脊上，顺着毛盾打滚，咔咔然地猛旋猛出声音。

阮月仙以为一剑可得手，岂知这兽甲竟能挨此威力，可恨未有削铁如泥的宝剑而被它逃过一劫，眼看怪兽欲逃，阮月仙急忙凌空飞渡截追过去。

毛盾滚落山角，醒醒脑，还好，没什么大碍，猝见阮月仙冲来，咆哮一声，照样反扑，兽身如弹丸飞冲过去。

阮月仙未摸清此兽威力之前，倒是不敢大意让它接近，相隔十余丈即发掌直劈，岂知怪兽不畏掌劲猛蹿过来，那速度竟然匪夷所思，阮月仙猝而故技重施，凝出最霸道掌劲再次击出，几乎封去五丈门面。

那怪兽竟然如纸般穿梭于自己掌劲漏洞，一有机会，血口一掀，轰然吐出一大堆烟雾直炸冲过来。

阮月仙但觉有毒，赶忙收掌倒掠上空，岂知那怪兽速度更快，如苍鹰掠鸡，猛撞阮月仙背脊，她竟也躲不掉，被撞得闷哼，摔倒地面。

毛盾一时得意，终于报了那两掌之仇。

得意归得意，若能制住她，下边诡计就不用耍了。

毛盾狂烈咆哮，整个人复往下冲。奇速无比杀将下来，直如饿虎扑羊。

阮月仙急得满头大汗，顾不得背脊疼痛，猝又凝起万钧掌力蹿冲击出，这似乎是她拚命一击，毛盾一时大意，已无可避闪，猛又被轰得筋斗直转，倒摔数十丈，跌得满头疼痛。

眼看阮月仙又杀将过来，毛盾直叫苦，这掌是有点故意送上以制造战败情况，得以缩头缩脑地躲入山洞中，可是代价并不小啊。追兵又至，毛盾咆哮弹起，不战了，没命往山洞方向逃去。

他那轻身功夫使得阮月仙大感惊愕，竟然在自己之上，穷追之下仍越拖越远，若不是怪兽背上那把利剑闪闪生光，她可能就要追丢了。

逃奔数百丈，毛盾猝而急速坠入山谷，阮月仙心下一喜，准可找到怪兽巢穴。

果然毛盾已往谷底直钻，猝而在发出叭然一响之后消失无踪，阮月仙却已瞧及那背脊上被洞顶撞落的闪闪利剑掉在洞口。

“任你多狡猾，畜牲就是畜牲，命中该绝！”

阮月仙谑笑着，大摇大摆地想欺近那洞穴。

岂知就在她逼近不及十丈之处，背面猝有烈风响起，她惊心动魄，难道

另有一只怪兽，不明状况，她登时厉喝，倒纵高空，想翻个筋斗以拒敌。

岂知就在她倒翻筋斗之际，那烈风中一条黑影照样蹿高追击，一掌打得阮月仙闷吐血丝，撞向崖面，她不敢落地，以免突又受击，五指猛插入岩层，得以悬在高空。

那黑影已发出谑狂大笑：“我以为你多厉害，只不过是只会叫的母老虎而已。”

阮月仙骤见来人竟然是失踪已久的花弄情，甚是惊愕：“你怎会找到此？”

“跟你来的！”花弄情笑的捉谑：“老娘好不容易养好伤，刚要回到金武堂就发现真的武向天回来了，他准要找我算帐，我只好找地方躲，没想到你就那么鬼鬼祟祟往这里钻，我当然要赶回来凑热闹，不错，原是为了千年大怪兽？这也难怪，凭你身手，躺在床上让人压还差不多，哪还有什么资格跟人比高下？”

阮月仙怒笑：“好，有种别逃，老娘今天就让你比高下，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功夫！”

她虽受伤，还是飘身落地，一步步往花弄情逼来，这模样似已胸有成竹。

花弄情当然不肯退让，暗中运起她娘多情婆婆最为狠毒的七绝魔手准备抓得她皮开肉裂，中毒而死。

她冷笑：“怎么，已服下怪兽内丹，功力突然大增，还是跟他睡觉，偷了他的元阳，神气起来啊？”

“恐怕你连神气的资格都没有！”

阮月仙猝然疾扑过去，左指如勾，右掌聚力，相准花弄情胸肩，狠命扑杀过去。

那花弄情狂笑不已，身形仍自挺直，对那掌劲根本不用，猝见对方逼近三寸，身子一斜，七绝魔爪奇速探出，但见其掌指泛青，指甲血红，准含有剧毒。

那阮月仙竟然不怕，右掌照样迫来，左掌扣住花弄情右肩，那花弄情照样反掌抓向阮月仙左大臂。她抢速度猛扣在先，五指已陷入臂肉，花弄情狂笑乍起：“中我七绝之毒，你慢慢死吧！”

“放屁！”

阮月仙更形凶残，让着左大臂不顾，左手照样抓去，肩头抓不着，揪她衣襟，右掌万钧轰冲过去。

“你不怕毒？”

花弄情这才叫糟，每以为一抓下去，阮月仙会唉叫打滚，她却无恙无痛，更见凶猛劈掌过来，她想躲，却已咫尺之隔，何处可躲，惊急中猛运真力想硬接。

就在刹那，阮月仙怒掌打去，花弄情竟然招架无力，被打得鲜血乱喷，倒摔十余丈，满脸苍白，衣衫还被揪掉一半，左胸乳半掩半露，却不再雪白，而是印着阮月仙赏她的血掌印。

一招得逞，阮月仙滔笑不已：“也不问问是谁传你这烂功夫，容得你这么嚣张，死来，贱人！”

阮月仙毫不留情，第二波攻势已起。花弄情受伤虽重，却忍不下这口气，登时运出多情神功，幻化无尽掌影，罩打这可恶女人。

阮月仙猛然更是狂笑，直叫烂功夫，照样耍出千手观音般烈掌，任由花

弄情如何击来，她即能迅速封去，一时掌声叭叭乱响，有如小孩在玩击掌游戏。

一个照面，花弄情九九八十一掌全被封下，她更骇然，转化三十五烈掌，照样被封，猝然翻身，凌空七十一掌连打二十五处要害。

那阮月仙更是不闪不避，单刀直入，一掌切往花弄情胸口，就像切豆腐般猛穿无数掌影，花弄情做梦都未想到绝世武功会被人一招破去。

“你也会多情神功？”

“太迟了！”

阮月仙厉笑，像宰杀恶猪般劈得花弄情二度吐血，喷退二十余丈，她跌落地面，惊骇如见鬼，直叫着“你是，你是，恶魔！”哪敢再战，没命落荒而逃。

阮月仙怒笑：“哪里逃，把命还来！竟敢暗算老娘！”

她猛掠追赶，那花弄情却如回光返照般升起一股莫名劲道，逃的比什么都急都快，阮月仙一时竟然追她不着，刹那已追出数百丈。

毛盾本是躲在内洞，但闻打斗声，心想不知哪里杀出程咬金，莫要坏事才好，遂也偷偷躲在洞口偷瞧，猝见是花弄情，他直叫糟，怎会把她也搞来？还好，阮月仙技高一筹，把她给打败，一掌打死也就算了。那花弄情竟也耐命十足，硬是逃开。

阮月仙仇恨竟然如此之重，不顾一切杀了过去。毛盾眼看计划就要失败，喃喃念着“回来回来”，越念人越远。

“看来我又得出马了。”

毛盾登时爬出洞口，作出逃命状，还故意发出声响以引诱阮月仙。

果然，他只逃出百丈，阮月仙已察觉怪兽要溜了，两者相互衡量，身形如电射来。

那吼声震得地动山摇，她想慑住怪兽，毛盾当然愿意被她所慑，惊惧地复往内洞中躲去。

阮月仙登时得意骂声胆小鬼，直冲过来。

毛盾已溜入黑洞，阮月仙捡起洞口利剑也就亦步亦趋搜索逼进。

毛盾在里头不时发出恐惧而示威式的咆哮，以通知阮月仙慢慢步入陷阱。

阮月仙果然分不清状况，还以为灵丹将得，更加兴奋地逼近百丈，已发现怪兽蹲伏内洞那较高崖石，不断咆哮，张嘴吹吐毒烟。

阮月仙讪笑道：“别急，我只是要你内丹，只要你好好乖乖不反抗，我会留你一个全尸！”

她慢慢逼近不及十丈，那似乎是怪兽势力范围，毛盾猝然猛扑过来作困兽之斗。

阮月仙赶忙，刺剑，毛盾怒吼，右掌一甩，打得长剑走偏，小洞中反而适合四脚动物扑杀，毛盾一弹过来，双掌四蹶全往阮月仙粘扣，阮月仙猝往左闪，两掌打中怪兽左背，毛盾痛滚十数丈，受伤般挣扎，阮月仙见机不可失，长剑提来又自猛扑过去。

毛盾趁机打出烟雾弹炸得阮月仙眼睛一花，毛盾猝而反扑，登时正中目标，将阮月仙猛抱怀中，可惜没了舌头，否则即可像上次怪兽勒杀自己般勒死她。

阮月仙被搂，长剑根本不管用，只得弃剑改掌全打在厚如铁皮的鳞片上，

传到毛盾身上直如打鼓，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毛盾则趁机接着她撞地撞墙撞尖岩，企图把她撞昏，岂知阮月仙功力就是深厚，被撞得哇哇痛叫却不晕。

眼看无法击伤毛盾，阮月仙只好运起内劲，全身罡气猝然嘶嘶作响，越涨越大，就要炸开。

毛盾眼看扣她不住，又无法收拾她，气得忘了身在兽皮中，突然将右手从嘴巴伸出，猛打向阮月仙脑袋。

还骂出一句：“她妈的臭女人！”阮月仙登时被敲得脑骨欲裂，一时头疼目眩，还听见那句“人”话，她怔愕不已：“你？”

“我是你祖宗！”

毛盾趁机又更猛一拳打得阮月仙瘤上加瘤，还是没把她打倒。

“你不是人——”

阮月仙一时疯狂，本是喊“你不是怪兽”，但激动之下，仍把怪兽当人来喊。

狂怒中，猛运罡气，像万斤炸弹爆开，轰得毛盾倒撞岩壁弹摔十数丈，他直叫疼，却不敢怠慢，咆哮一声，又自扑往阮月仙，想故技重施。

那阮月仙当真发疯般再冲过来，双掌已化成狂涛骇浪冲打怪兽。

此时却见得毛盾猛抛兽皮，身如弹丸般倒射洞口。

阮月仙掌劲过去，那威力果然打得兽皮四分五裂，猝见毛盾已逃窜十数丈，她厉吼，电也似的怒扑过来。

眼看就要追及目标，毛盾突然来个懒驴打滚，在地面滚了一圈，带起一条绳子，拖起一张手臂粗的铁栅门，往顶壁一靠，锵然一响，顶壁活锁已把铁条扣得死死，把阮月仙关在里头，任由她乱吼乱劈，铁栅门还是挺得牢靠。

毛盾诡计得逞，跳开三丈，以避免被掌势打伤，随后面对阮月仙讪笑不已：“省省力气吧，这可是我花一天一夜才安装上去，哪是随便人能拆得了的？”

阮月仙这才注意到毛盾容貌，乍瞧之下，惊心不已：“你没死？”

“你怎知我死了？你就是那谋害我的青衣女子，对不对？”

阮月仙反而冷静了，冷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是了，我可以省去再找人麻烦，若不是，”毛盾嘿嘿黠笑：“我可能会放你出去。”

“我不是。”

“呃，回答这么快？”

“不是就不是！”

毛盾轻笑：“可惜我不相信，除非你有方法证明。”

“不是就不是，没什么好证明。”

“有一种方法，可能可以证明你是否是那青衣女子。”毛盾哧哧笑道：“这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你烧烤逼供，直到你说为止。”

“你敢，我死也不会说。”

“那也行，等烧死你之后，青衣女子若不再出现，证明你是她，若再出现，你只好冤死这里了。”毛盾边说边笑边往洞外行去。

“你敢——”

阮月仙慌急厉叫，铁栅门打得叭叭响，仍唤不出效果，她可明白毛盾没什么不敢。

果然，毛看很快扛来两大捆木柴，丢在地上，还是和蔼可亲地笑着：“说不说？说了，说不定我突然心软会放了你呢？”

“你不是人——”阮月仙厉叫。

“我是怪兽，呵呵，自从服下怪兽内丹之后，突然兽性大发，也不想变回人性，这对你太仁慈了。”毛盾已点燃一根木柴，笑嘻嘻道：“最好把你真正身份也说出来，免得我替你立墓碑都刻错名字。”

“你敢——”

毛看真的敢，一把柴火丢进去，猝又被阮月仙劈出来，打得毛盾惊惶逃开。阮月仙猝有得意：“想放火，没那么容易！”

“你得意了吧，我烧不了里面，从外面烧也照样能烤干你！”

毛盾当真在外边燃起火堆，任由阮月仙发掌打来却越打火势越猛。毛盾但见火势已差不多，猝也发掌推向火堆，又如火山爆发似的直冲铁栅门，任由阮月仙阻挡，总有无数火星穿出掌劲缝隙而粘向其衣衫肌肤，吓得她急急打，无暇再对抗火堆。

毛盾见状又更加猛烈击掌，大群火苗全往栅门缝穿进，罩得阮月仙满头满发火星，吓得她急急乱滚，闪向内壁。

城池一失守，毛盾风凉话又起：“说是不说？不说可没机会了！”捡起干柴火，一支支往里头丢，偶尔还加磷火弹，炸得阮月仙烟身火脸。

阮月仙已疯狂：“恶贼！老娘宰了你——”

她已拚命，否则准被活活烧死，猝而化成千吨陨石般穿射火丛，直往铁栅门劈轰过来，每撞一次，栅门即抖颤猛声作响。

阮月仙却不怕痛，一次不成又自倒飞而退，卯足劲道再冲，就如无尽重锤猛撞铁门，一连十余次，铁门顶头岩石已松动，屑末纷纷落下。

毛盾眼看此门可能挡不掉了，赶忙将所有木柴往前推，猛轰磷火弹，炸得木柴火光大作，封去铁栅门。

阮月仙一时被火灼及，急急退去。毛盾心下一喜：“不说，烧死算了！”

岂知声音未落，突然见里头一阵厉叫传出，阮月仙怒命一击，直冲铁栅门，烈火中，毛盾但见一颗桶大岩石猛砸，铁杆为之变形，复见阮月仙拚命冲来，轰然一响，铁栅门整个被拆下，推着火堆直涌毛盾。

这还得了，毛盾急忙尖叫：“第二计划——”逃得比什么都快。

阮月仙但闻另有计划，吓得比什么都丧胆，猝然打落铁栅门，人如炮弹猛冲毛盾，身上火花早被其快速追掠风力给扫灭，换来一身焦烟。

她追至毛盾七丈远，狠怒一掌劈打过来，恨不得将人打得暴死当场。

毛盾却没命尖叫：“快炸——”洞口已不及二十丈，他顾不得再反掌对敌，硬挺着背挨掌，猝而被打得倒喷而出，毛盾借力滚出山洞，那躲在暗处武灵玉猛把火把丢入内洞，任由阮月仙急叫不好，却截阻火把不及，轰然一响，地动山摇，二十丈深洞全被炸塌，尘烟四起，阮月仙已活活被埋在洞中。

毛盾终于嘘口气，直叫要命：“这女子好像天生就是用来克我的。”

武灵玉瞧他灰头土脸，甚是不忍，拿条丝巾替他擦拭：“问出什么没有？”

毛盾苦笑摇头：“硬得很，死不肯说，不过这样也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

“这……能困她吗？”

“要有信心！”毛盾道：“都塌了二十丈，老鼠都钻不出来，何况是人。”

“可是，我听到里头有声音……”

毛盾一愣，很快欺向岩壁，凑耳倾听，里头果然有撞击声，该是阮月仙在作困兽之挣扎。

他心想该无大碍，岂知那声音却越来越响，似乎有越逼越近之势。

他怔愣了，立即蹦起：“快，把炸药拿来，连这深谷也炸去。”

武灵玉道：“剩下不多，可能炸不了多少。”

“管不了那么多，先炸再说。”

毛盾很快从她手中接过两捆雷管，急忙爬向山壁，将炸药埋妥，再点燃引信，和武灵玉找向左山壁一个凹处躲了起来。

就在炸药爆炸同时，那石洞亦发出轰然巨响，碎石纷飞，一道泥黑人影电射穿出，上头炸落岩块山崩般泄来，黑影急落地面连滚如轮蹿出数十丈，方躲过被埋命运。

毛盾暗自叹叫慢了一步。

只见得阮月仙全身灼伤，直如炭灰人，她疯狂厉啸：“所有的人通通该死——”像要追杀毛盾一般一路劈岩石一路猛冲山谷峰林之间。

毛盾咋舌，这女魔头到底是不是人，火攻土埋都伤不了她，简直已到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吼声渐渐消失，毛盾才敢探出脑袋，啧啧有言：“实在不容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烧得全身发黑还能活？”

武灵玉她是心有余悸：“该是多少沾上灰泥才那么黑，否则未免太可怕了，她到底是谁？这种武功比我爹还高啊！”

毛盾摇头叹笑：“我要是知道，早把她收拾了，我是说知道生辰八字的话。”

武灵玉道：“她为何专找武家呢？以她功夫，早已能为所欲为，争权夺利对她来说可能只是个借口。”

“那就是报复啦，”毛盾道：“说不定你爹以前做了亏心事，她想搞得武家大乱吧。”

想及父亲，武灵玉不再多问，只是轻叹，她道：“阮月仙既然为武家而来，咱们还是早赶回去，免得节外生枝。”

“说的也对，只是，一身脏兮兮又是战败，回去好像很没面子……”毛盾干笑着。

武灵玉瞄他一眼：“算了吧，以前你都敢哭着要我带你进武家门，现在倒害臊起来？”

“以前默默无闻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小有名气，总该有点形象吧。”“到附近山泉小溪洗把脸，形象可能会好些。”

“哪还有时间洗脸！”毛盾道：“现在不追她，若被她躲起来，又不知要花多少功夫找她。”

“你跟踪她？”

“嗯。”

“可是……这太危险了吧？”

“放心，她已经受伤，何况……”毛盾耍耍双手：“我觉得自从服下内丹之后，有越打越来劲之态，她未必奈何得了我。”

武灵玉看他去意已坚，也不便再让他添麻烦：“那你小心些；我呢？跟你去，还是……”

毛盾顾及她武功较弱，遂道：“你先回家告诉你哥哥整个状况，尤其有

关阮月仙之事，要他好好防范，免得被人有机可乘，我若跟踪阮月仙，她又调头往太原城去的话，那算起来也是一路走，很快就可碰面了。”

武灵玉点头：“快去快回，我等你消息。”

于是两人一同走出山谷，毛盾以茅山追踪功夫，一路已追往西南方，武灵玉则取道返回金武堂。

经过两个更次跟踪，毛盾果然找到线索，那阮月仙躲在一处山林瀑布。全身赤裸裸地在洗澡，可惜肌肤多少已被烧得红肿溃烂，阮月仙边洗边叫疼边开骂，哪天也要把毛盾抓来烤成焦炭。

毛盾则考虑是否要出手擒捕她，但思考过后终于放弃，一方面自己没把握将人制住，另一方面也想跟踪她到底有无同党，以及证明她是否为青衣女子。

那阮月仙洗完澡，已拿起干布拭去伤口水渍，然后从衣堆中找出一瓶药物，轻轻倒在伤口并抹均匀，几乎脸胸皆有伤，直至抹到背面，双手伸不着，她又骂个不停，只好找根树枝，蘸着药物抹去，弄了好半天，才将伤口给涂好。

“这小贼实在可恶，弄他不死，竟然还服了灵丹妙药而武功大进？”阮月仙狠斥：“哪天老娘会剥了你的皮，喝你的血，把你元阳全吸过来！”

那股狠劲，连相隔三十丈远的毛盾都觉得寒意上身，以为身上皮被她剥去了呢！

阮月仙怒骂几句，心情才较冷静：“看来得先收拾他，否则他迟早会坏我大事！”

考虑过后已下定决心似的，将洗净衣衫再套往身上，虽然百孔千疮，但她却不在乎。瞧瞧天色，已掠闪山林而去。

毛盾紧紧盯在后面。

只见得阮月仙先掠至民宅，偷来一件男装，并加以改头换面，把散乱头发扎起成髻。男装这么一穿，倒像个文弱书生，转正脸时，毛盾瞧得啧啧称奇，不是她化妆厉害，而是她那神奇妙药，竟然抹上去不到一个更次，已将灼伤烂肉吸收成痂，这么一剥，就如剥下一块人皮面具，伤口已复原，只留下淡淡薄如蝉翼般红痕。

毛盾想及上次检验花弄情胸口那道伤痕，亦是如此完好如初，他总觉得两人所用药物有所雷同之处。

来不及多加思索，阮月仙打扮完毕，另有行动。

此后两天两夜，她皆躲躲藏藏，直往开封方向掠去。这期间，毛盾只注意她身上伤势变化，脱了血痂再抹灵药，待第二次脱皮，竟然完全康复。

由于不敢近身，不知是否仍有细疤，但远处瞧来和往常吹弹可破的嫩白肌肤绝无两样。

难怪她在烧伤时没那种毁容般的恸哭，原是有此灵药，难怪她会永远保持如此美丽动人。

及近开封，阮月仙已转往嵩山方向掠去。

毛盾怔愕：“莫非她真的是青衣女子，现在正准备通知武林，我还活着？”这事非得证明不可，毛盾更加小心潜往少林寺。

已近黄昏，少林寺落于霞光之中，有若天堂圣殿般庄严肃穆，洪钟不停鸣放，似在劝人顿悟，佛海无边，回头是岸。

阮月仙大大方方进入少林寺，大约是想住在客房，毛盾可不敢贸然闯进，

以免被人认出长相。

他则绕道往后山掠去，心想阮月仙若想传消息，自是找那七空老和尚，只要守着他，准能探出结果。

后山修行山洞不少，毛盾怎能一洞洞找寻，只得守在通道之处，心想若到三更没有收获，只好再闯前厅正殿了。

还好，一个时辰不过，一名中年和尚已领着阮月仙直往山径行来。

毛盾心下一喜，果真摸对了门路，那和尚并未说什么，但态度则是恭敬，阮月仙则表现一脸慌张，急于想见什么人似的。

两人很快岔过毛盾躲藏处，直往高处行去。毛盾无需太近跟踪，远远缀着即可。

只见得两人绕过一松林，抵达靠山崖的青松台，晚风徐徐，一片清凉，望高可赏月，望低可看云海，乃是绝佳修身养性处所。

“施主请稍行动等，小僧这就去请掌门。”中年和尚施个礼，已经自往更深处行去。

阮月仙则表面恭敬回礼，暗地里却冷笑不已，待和尚不见，她仍忍不住谩斥几声：“杀你焉用我手指！”

毛盾深深感觉出她口中的你即是指着自己。当下也暗暗反驳哪天把她再剥一次皮。

不久，和尚已领着七空掌门匆匆赶来。忽见阮月仙，七空已挥手要和尚避开，他则快步走向七松台，宣个佛礼，稍急道：“李施主又发现日月教余孽了？”

阮月仙认真点头：“有，还不少，全聚在金武堂。”

毛盾至此才完全肯定她即是那告密的青衣女子，已恨得咬牙切齿，她此次竟然想栽赃给金武堂，简直心黑手辣，毫无人性。

七空点头：“老衲早就怀疑金武堂，短短几年间如此快即壮大，自有不寻常原因。你说谁？武向王，还是陆不绝等人？”

“都是，连那花弄情也是。”阮月仙道：“更可怕的是，武家年轻一辈都已加入日月邪教。”

“他们当真敢跟天下武林为敌？”

“这是原因之一，最重要还是……”阮月仙语气更为沉重：“日月教主没死。”

“什么？你说谁没死？”

“毛盾，就是被你们打落万丈深渊的教主！”

“他？怎么可能？”七空和尚不肯接受：“他身受重伤又摔落深渊，怎会活命。”

“别忘了他们是邪教，练的是邪功，”阮月仙道：“千真万确，我还跟他交过手，你看。”

她拉出左手衣袖，露出故意未扯去的血疤，七空瞧得瞳孔直缩。

“真此事？”

“他不但没死，还得到怪兽灵丹，武功增高不少，”阮月仙道：“我几乎已制不了他而受其灼伤，大师不可不防。”

七空频频点头：“看来仍得发动二次围剿，施主可知他现在躲在何处？”

“知道。”阮月仙突地靠向七空耳旁细语几句。

毛盾皱眉，她真的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还是胡乱猜测。

“躲在金武堂……”七空和尚喃喃念着，已思考准备如何对付日月教徒。毛盾暗黠笑，阮月仙果然无所不用其极想骗得大军人马去对抗金武堂。七空似已作了定夺，马上喝来跟班和尚，要他去办些事情，待和尚走在山下，阮月仙始道：“这次围剿得有周全准备，免得他再脱逃。”

“放心，少林罗汉阵还有几位长老，加上你，还制不了他吗？”七空冷笑起来。

毛盾但觉不对，七空所言，全是少林兵力，莫非这老秃驴已发现自己，现在按兵不动，等人手调来再围住自己？

越想越有可能，毛盾已准备先行开溜，以后事将来再说。

他正想动，那阮月仙却冷笑直扑过来：“跟了我三天也该够了！”

怪掌探打，轰得树晃枝折，毛盾心知藏不了身，更恨这狐狸精明明知道自己跟踪还耍着玩。

当日月神功运于掌中，猝射阮月仙，红白光影一闪，双方四掌一触，叭然暴响，两人倒翻而退，落个势均力敌。

阮月仙已不想再战，冷笑不已：“上次被你逃了，这次恐怕由不得你。”

七空掌门亦迫过来，大力金刚掌就要劈人。毛盾老实不客气封他一掌，打得他连退三步方稳住身躯，感觉上毛盾功力又霸劲不少。

他冷笑：“妖孽为何执迷不悟，快快束手就缚，否则立即取你性命！”

毛盾斥骂：“你才是昏庸老秃驴，你知道她是谁？她是想霸夺金武堂产业的狐狸精，亏你是得道高僧，连男女都分不清！”

“谁不知李施主是女的，”七空冷笑：“老衲只是希望她进出少林以男装身份较为方便而已。”

“原来你们早串通好了？”毛盾讪笑：“你是不是被她美色所迷而修道不清？”

“住口！”七空大怒：“妖孽也敢辱我清誉，老衲饶不了你！”

抓起胸前长串念珠，一招“佛光普照”，舞得满天珠影，有若疾奔威猛车轮般罩辗过来。

毛盾喝笑，长鞭抽出，“万龙点睛”化开，但见长鞭又如万点雨针下不停，齐往念珠卷去，雨针过处，骤见念珠乒乓乱跳，有若串糖葫芦被雨针串得百孔千疮，毛盾再喝一声撤！长鞭一抖，念球如球玉般满盆飞出，撞向山壁、树林、地面，砸得蹦蹦乱跳。

七空脸色铁青，一个照面即被对方打散手中佛珠，这张脸要

往哪儿摆，怒极而吼，金刚指运至十二成，凌空迫点过来，指劲如利箭咻咻乱射，戳得毛盾一时手忙脚乱。

阮月仙见状有机可乘，猝而如虎扑杀过来，五指如勾，相准毛盾背心一掌猛扣下去。

毛盾岂能让她得逞，背脊如虾米一缩，避开那爪，反鞭弹去，尖针炸开，上七路封刺阮月仙门面。

左手三拍掌力封向七空近来指劲。

阮月仙却不躲尖针，大喝一声，右手反扫，像抓大撮竹筷，抄下一大把，反往毛盾打去。

近在咫尺，毛盾很难避开，但鞭针乃是他手中玩物，软硬控制自如，眼看鞭针倒射，他避之不及，猛吸一口真气吼声“化”，热气罩向鞭针，登进化成软糖般弯曲，打在脸胸有如蚯蚓，不痛不痒，毛盾反吸过手，腰际却被

金刚指劲戳中。

他虽有移穴换位之能，但七空指劲终非寻常，戳得他闷麻生疼，灵活顿失，阮月仙岂肯放弃机会，一掌轰去，炸得毛盾倒飞七八丈，撞断一株腿大古松，哗哗倒了下来。

毛盾苦笑不已，不大好玩，当下已心生逃念，顿时发掌，打得古松烂碎，松针枝尽封对头两人，身形一扭，斜飞二十余丈，开溜去了。

阮月仙和七空同时发掌击退松针松枝，穿身而出，毛盾又去了百丈，七空随即长啸，引得四面回音，他更加疾速追杀过去。

阮月仙则较聪明，截向左边林区，那才是毛盾欲逃之路。

果然，毛盾本往下冲，但七空啸音一起，少林长老乃罗汉武僧纷纷迫追过来，刚好封去毛盾退路，他不得不改走左侧林区，这一调头，耽误不少时间，阮月仙又是绝顶高手，早截在该处等他。

但见毛盾不及二十丈，她冷喝一声，蹿冲如弹，双掌带勾，猛发掌劲，迫罩毛盾斜面迎敌。

毛盾反还一掌，本以为没事，岂知阮月仙另有暗器，十片指甲暴射而出，毛盾直叫不妙，反手切下三片，闪了四片，竟让两片钉在左臂，一片擦肩而过。

那朱红指甲隐含剧毒，毛盾纵有怪兽内丹可解毒，但一时来不及运功治疗，毒性渗入手臂，痛得他冷汗直冒，阮月仙趁此一掌又打得他滚身十数丈。

“你认命吧！七绝之毒，无人能解！”

阮月仙谑笑着，见乃大匹人马赶来，她倒不急于出手，只在一旁掠阵。

毛盾眼看毒性越来越强，有了头昏之感觉，猝见光头乱窜，武器齐出。

他心下一横，日月神功提至极限，连劈数掌，打得罗汉僧纷纷退去，他却因用力过猛而让毒性流窜更急，身形已显不稳。

七空但见毛盾异状，为防他掌劲威力，耍着游斗，金刚指劲东戳西点，迫得毛盾穷于应付，且战且走。

不幸，后头又是绝壁，壁顶还有个阮月仙，他苦笑不已，这次栽得实在冤枉。

情况危急，他立即自行点住肩井穴，封去毒性蔓延，右手则抽动长鞭，一招“金环套月”猛打出去，但见金光亮闪，鞭针四化冲出，迫向逼来掌门及长老。

那鞭针速度奇急，蹿绕七丈方圆啸得呜呜作响，猝又幻化成环，地面弹跳滚动，封住上中下三路空间，让人不能超越雷池一步。

毛盾猝而暴喝，人如冲天炮倒射高空，目标即是阮月仙，他得速战速决，右掌幻出日月神掌，有若太阳炫亮，照得阮月仙眼花撩乱。

她以逸待劳，立在崖顶凝掌迎敌，功力亦近到极限，该是致命一击。

眼看双方就要触上，岂知毛盾猝然把掌劲往其脚下岩层轰去，那掌劲有若万吨炸药炸开，轰得碎石乱飞。

阮月仙哪知他突来此招，直觉有变，不敢硬攻，掠退十丈以观其变。

毛盾就是要对付下边之人，眼看碎石纷纷坠落，他又劈两掌，造成山崩般压向大堆人马，他猛往下冲，逢人就打，并吸回长鞭，见人即挥。

情势太过于突然，毛盾诡计终于得逞，杀出一条通路，急急逃去。

七空被碎岩弄得灰头土脸，恼羞成怒般厉喝：“快追，死活勿论！”

少林弟子赶忙围追过去，可惜毛盾轻功最是拿手，这一耽搁，他已逃往

另一座山头。

阮月仙是唯一能追上他者，然而她方才却采守势，现在急起直追也差了一段距离。

但她自信毛盾受毒伤，内力必会大打折扣，故而特别追得紧，以让毛盾没有疗伤机会，迟早会毒发而弱了威力。

毛盾果然渐渐觉得四肢虚软，那七绝之毒实在不好惹，眼看阮月仙已不及百丈，顶多只能支持一刻钟，他得想办法逃开或是躲起来。

他拚命往森林阴谷逃，后边追风掠急，逼得他不敢休息，突而穿过一片森林，眼前高山一大片山洞若蜂巢，这可好了，毛盾顾不得选择，猝然往一洞口窜去，一隐即没。

阮月仙急穿而出，见状不禁傻了眼，这山洞数之不尽，又怎能找出毛盾躲在何处？明明可以逮住他，却又突来状况，气得她直跺脚。

不一会儿，七空掌门也已追来，突然见此山，他惊道：“万佛洞？他躲到里边去了？”

阮月仙稍有怒气：“你们怎么让他逃了？少林武学何时变得漏洞百出？”

七空恨道：“是这小子诡计多端。”

阮月仙也不愿太刺激七空，冷道：“现在怎么办？每洞搜去？”

七空叹声：“恐怕没那么容易，此山名为万佛洞，是在唐朝年间，一位皇帝为祭神佛而派人开挖，本来此山天然洞穴即已不少，经过开挖，更如麻线打结般相互通达，算算出口竟也有万个之多。本来每个出口即有一尊佛像，但后来改朝换代，佛像已变成古董，已被百姓盗走，此山才荒芜至今，若贸然搜索，很可能遭他暗算。”

“难道就让他如此逍遥下去？”

阮月仙还是不甘心。

七空见她咄咄逼人，自己也是一派之尊，遂冷道：“施主要想进去，老衲并不阻止。”

阮月仙但觉口气过火了，深深吸口气，平息不快，道：“我会进去搜，但这洞口四通八达，你总该派人守住，免得让他走脱吧。”

七空点头：“这点老衲自信能做到，少林有三千弟子，可调两千过来围守此山四面方圆，若一时无法逮捕，老衲会再发出武林帖招回天下大门派前来收拾，然后再移往金武堂兴师问罪。”

“你还是先发出武林帖，此事拖不得。”阮月仙道。

“正合老衲之意。”

七空遂找来罗汉长老七灵，要他代为发出武林帖。

七灵闻言立即离去。

阮月仙这才满意一笑：“你守着外头，我进去搜人。”已掠向最近之洞口。

七空自是欲得毛盾而后始甘心，当真下令调来两千弟子，把这座如蜂巢般的大山团团围住。

看来毛盾还是插翅难飞。

他躲在里头，在发现此处犹如迷宫之际，心头稍安，追兵可能一时无法逮着自己，然后他找了一处自认为最隐秘地方，盘坐下来准备疗伤逼毒。岂知四面八方已传来阮月仙冷酷声音：“你别想走脱，四处已被围住，出来投降吧，只要你将日月神功的口诀说出来，我可以保你免死！”

“你的话可听，天下就没骗子了！”毛盾讪笑：“我倒很好奇，你是如何把七空这老秃驴耍得如此服服贴贴？”

“你不是说我有性感的肉体吗？”阮月仙浪笑着：“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叫你服服贴贴。”

“少来，七空再大胆也不敢破戒。”毛盾轻笑：“你说个道理，让我死了也瞑目如何？”

“很简单，我只告诉他，少林寺也有日月神教教徒，他就听我的，要我帮他查。”

“喔？真此事？”

“臭盖的，不过，日月教徒遍天下，说不定真的有。”

“你为何对日月神教那么清楚？”毛盾恍然：“你也是日月教徒？你竟敢谋杀教主？”

阮月仙一阵浪笑：“其实你还真笨，日月教主何其威风，只要你起来号召，天下就是你的了。我等了那么久没看见你动静，倒不如自己来，你说对吗？”

毛盾怒道：“就是你们这些败类，日月神教才会受人误会。”

“再误会也没多久。”阮月仙狂笑几声，道：“你为何不看开点，天下各大门派还不都是伪君子，扛着正义搞邪恶勾当，就连你这么纯洁的小孩都不放过，他们还算人吗？”“都是你搞的鬼……”毛盾还想再骂，忽见远处人影闪动，他突然不开口了。这妖女分明是利用自己说话以听声辨位方式想逮住自己。“臭女人！”毛盾突然以移声换位方式将声音传至远处，再利用岩壁加以反折。一时回音四起，阮月仙再也无法找出正确方向，气得她大怒。

“你再不出来，小心我用火攻！”

“来啊，我正等着烤你！”

两人一来一往骂个不停。

突然毛盾收口不骂了，因为毒伤在身，再骂下去哪还有心情疗伤，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不利，还是专心治伤吧。

阮月仙怒骂一阵，未听及回音，她也闭起嘴巴，用尽所有方法想找得毛盾藏身处。

毛盾顾不得再逗她，当下盘坐暗处，隐隐将功力逼出，伤口已渗出浓黑血汁，味道奇腥无比，可见毒性之顽烈。

也不过了多久，浓黑血汁已转为淡红，那股恶臭已去，肌肤也渐渐恢复正常颜色。毛盾这才嘘口气，若非得此灵丹，恐怕已被烈毒迷倒而遭殃。挥挥手臂，复原许多，行动起来该无多大阻碍，于是准备再脱逃，免得困得越久，危机越险。他爬起来，直往某一洞口逃去，待到地头，往外偷瞧，深夜林中阴森森，却见一大排光头静摆地面打坐，足足围了七八圈，少说也有四五百人。毛盾苦笑，看来阮月仙所说不假，这里早被团团围住，想逃脱只有硬拚了。

然而现在不走，将来岂不更惨？

他捡起石头，试探地往下一抛，石头尚未落地，林中早有监视者发现，他大喝一声：“目标出现！”

十余道人影凌空掠扑而来，全往毛盾攻去，那速度又快又急，端的是下手不留情。

毛盾斥喝，一掌打退两人，一溜烟地又逃入里头。

和尚只追近三十丈，眼见苗不对，很快又退出外围。毛盾只觉此处戒备森严，改往他处，试了几次，皆是相同情况。

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束手待毙？

毛盾当然不肯，先拚出一条路子再说。

于是他又骚扰性地一会儿东窜一会儿西窜，惹得众僧骚动不已。

他找出东南方似乎较弱，猝而大喝，人化流星，快速扑冲下来，十余名和尚齐齐封锁，毛盾两掌翻打不止，一掌数个击得他人仰马翻，凌空平射十余丈想窜出封锁线。

岂知林中突然飞来阮月仙，人在空中，她已谑斥道：“不信你不出来！”

原来此处较弱，即是她有意安排，眼看猎物上勾，她当然不肯放松，而且一上手即再使用那所谓的毒指甲当暗器，一连射来十余片。红光乍闪，速度快如出弦之箭，封杀毛盾十数处要害。

这招来得惊心动魄，毛盾哪敢硬接，身形连展千斤坠迫往地面，长鞭顿时化扣成九九连环，挥散手中，九道光环错如雀翎，罩封毒甲片，叮叮数响，指甲纷纷弹射开来，片片错向和尚，只一只沾身或划皮，和尚立即尖叫倒地，毙命去了。

毛盾喝斥，连环扣大打出手，像极九片飞动铜钹旋飞，发出啾啾急响，反打阮月仙，她稍退半步，一掌劈向飞环，岂知此环倒飞掠退，撞在后头逼来飞环，准确另打其他数枚，飞环空游动，活像浮在漩涡中的小圆盘，旋得天空闪闪生亮，啸风四起。

他吼声：“打！”飞环立即受令般全往阮月仙撞去。

阮月仙厉喝，躲闪不易，她猝而双手合十，凝力聚功，待见环迫近三尺，双掌猛翻，两道劲流翻绞，硬将快闪飞环绞得乱七八糟，她怒笑，凌空一掌劈过来。

毛盾实未想到这九九连环也制不了她。

这家伙又如疯子般扑冲过来，其势来得好快，他闪避开一掌，阮月仙又追劈一掌。毛盾人在空中，行势将尽，根本避不开，肩背一紧，硬被轰着九分劲道，打得他哀哀痛叫，暴退十余丈，跌落地面。

他看情势不对，凌空吸回飞环，作势欲打出，阮月仙赶忙采守势，毛盾趁机再逃往山洞，躲得如夹尾老鼠。

阮月仙虽被骗，但她一掌伤得毛盾，像揍去半桶恨怒，她狂笑不已：“再来啊，下次拆下你一条手臂。”耀武扬威模样，好像天下都是她的。

毛盾挨揍一掌，右臂肩疼痛不已，该不会又是什么毒掌，他急忙找地方疗伤，还好，并无发现毒物。

然而伤了筋骨，恐怕非得三五天才能复原了。

再等三五天岂非情况更糟，倒不如投降算了。

他已苦无计策可用，坐困愁城。

也许该祈求老烟枪和段铜雀那些救兵来吧？然而有了阮月仙，上次还不是一样吃瘪。

就在危急中，远处已传来声音：“少侠可愿跟老衲见一面？”

毛盾一愣，那声音又再重复，分明是老和尚。毛盾更想不透这人有何用意，他不敢开口。

那声音又起：“老衲亦是为少侠而来……少侠真是日月教主？”

毛盾还是不肯开口，免得中计。

那声音沉默一阵，随即又道：“老衲亦是日月教徒……也许这件事也该解决……”

毛盾怔讷，“你也是本教教徒？你知道暗号？”

“知道，但老衲也不勉强见您一面，老衲老了，也该为日月教尽一份心力……”那人道：“七空掌门已通知天下各派前来围剿，老衲也发出急救信号，希望召得日月教徒前来救人。这是经年累月的仇恨，将从这代结束……”

毛盾急道：“你召他们岂不自投罗网？”

“有良知者会辨别一切，”那人轻叹：“上一代恩怨又怎能留给下一代，老衲于心不忍。”

“召来救我倒可以，露了身份恐不行吧……”

“到时老衲自会决定……”那人道：“只要再三天，少侠您再忍三天，一切有所解决，这里有些食物……”

毛盾又能如何，以自己力量，右臂又受伤，恐怕已无力突围。

最吸引他的是日月教到底是哪些人？他遂点头：“好吧，到时，没有必要，你们千万别暴露身份，还有，要注意那阮月仙……”

“老衲晓得，不能多言，就此离去。”

说完，似听到东西放置声音，随后一片沉静。

毛盾还是有戒心，等了将近一刻钟，方自渐渐摸往那所谓东西，远远瞧及是一瓶酒和几块干馒头，毛盾探了几次，并无状况，始敢潜过去，还差十余丈，长鞭突然抛去，卷着东西，他赶忙蹿溜暗处，屏息而听，还是没声音。

“看来他真的是为帮助自己而来。”毛盾但觉想笑，自己一副神经兮兮，显然小题大做，若毛头在身边，不被笑死才怪。

他打开酒瓶，芳香四溢，一时忍不住已灌了几口，突不敢多喝。

“会不会有毒？”

然而都已下肚想后悔都来不及，他也想及自己服下怪兽灵丹，似能解毒，也就不大在意而轻松喝起美酒，并啃食馒头果腹。

边喝边啃之中，他已想着这位和尚会是谁？听他语气似乎在少林辈分不低，如果他向七空承认自己是日月教徒，那将会是什么局面？

以七空昏庸个性，说不定会把他杀了。

还有，其他教徒又是谁？直到今天，自己连一个也没找着。

他们会像以往一样集体自杀？

这未免太可怕了！

师父老柴房会赶来吗，如果他赶来一切将可解决，那狐狸精阮月仙将被收拾。

一切都在三天后揭晓。

毛盾希冀期盼，却敢感到紧张与不安。

一天已过去。

除了阮月仙骚扰性闯入吼吼叫叫，一切还算平静。

第二天傍晚。

武当掌门千苦、长老千意和一名太上长老元海已赶来，他们还带领二十余名弟子前来助阵。

随后终南派、青城派……九大门派掌门也陆续赶来，见面后相继参加猎捕行动。

第三天，冤仇最重的峨嵋派掌门三休也领着弟子赶到。她立即提议要用

火攻，群雄很快商量。

至于那阮月仙在见及大堆人马前来，她反而收敛起来，退居后头，大有隔山观虎斗之势。毛盾则越等越头疼，眼看一些高手又都聚来，若是再用火攻，不必两时辰，他必将无处可躲。

群雄至少四千兵马将万佛洞困得水泄不通，掌门等人全聚向七空，讨论如何收拾毛盾。

武当掌门有点不信：“他真的没死？”

七空道：“老衲亲眼所见，假不了。”

三休怒道：“没死最好，待会儿活捉，也好逼他说出党羽。”

月余养伤，她可以说已痊愈，讲起话来字字利刀。

千苦道：“他是否有伤在身？”

七空道：“有一点，不过以他邪功，发起狂来自是威力无穷，尤其是日月邪功，不可轻忽。”

三休还是强调：“困斗守洞最适合火攻，把他逼出来再一举成擒，任他邪力再大，照样成为瓮中鳖！”

其实众人多半支持三休师太看法，自是纷纷赞成。然后他们开始行动。

虽有万余洞穴，但四千兵力驻守，一人只人负责三个洞穴即足够把它封得水泄不通。人在命令之下，开始寻找木柴及石块，有的用来封死洞穴，有的则把木柴堆在洞口。吹的是东南风，他们把柴薪为堆在东南方，只留西北方当出口，如此毛盾将无所遁形。

群雄不停将洞穴给封掉。

毛盾却如热锅上蚂蚁，不断往外偷瞧，总见不着所谓可能的日月教徒出现。那名神秘和尚再无音讯，独留他一人死守洞中。

他忽然想及是否那和尚故意耍诈而拖延时间。自己糊里糊涂就相信他所言，实在不应该未经过手势辨认即如此相信他的话。

四千人？毛盾想来头皮就行疼！

扭扭手臂，酸疼仍在，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很快，七空已下令点燃柴火，那几千捆木柴同时点燃，顺着风势将浓烟吹入山洞，直如大烟囱般灌向内部，毛盾登时呛咳不已，马上挽袖掩面，运功闭气以免受呛，两眼却已泪淋淋。

他忽而想起前次在绝魂峰火烧阮月仙，设想到隔不到十天即换自己品尝，直如蜡月帐，还得快。

火势渐大，整座山有如天大的炉灶，一边燃火一边冒烟，现在不但浓烟发热，连火苗都呼呼窜进，毛盾简直快受不了，移往西北洞穴边，只得趴在地上，趁着浓烟掩护偷吸外面的空气。

由于相隔甚远，群雄一时并未察觉，毛盾得以喘息。

时间一久，火势都从东南方窜向西北洞，毛盾仍然无影无踪，许多人不禁起疑。

千意长老已发问：“人真的还在洞中？”

第三十章大结局

七空肯定说道：“一定在，他忍不了多久。”

三休冷笑：“木柴不行，倒些煤油进去，不怕烧他不出来！”

她似乎早已决定用此计而命手下提来不少桶煤油，登时以投弹方式丢入秘洞中，煤油炸开，火势一时旺盛，毛盾被烤得受不了，急急又往洞边靠，他还想躲，然而里头一亮，照向外边，毛盾一动，就如烛光下晃眼，立刻被眼尖着瞧及。

“在那里！”有人急叫。

“拚了！”

毛盾眼看无法藏身，猝然暴射而出，有加强弩平飞，偌大人群包围着他。

他全力而拚，其速何等之快之猛，穿逾百丈，就快逃出人群包围。

那可恶的阮月仙就如附骨之蛆，随时盯着毛盾，她猝然从林中穿射而出，双掌凝足霸功，像江河溃堤涌来，准准封去毛盾退路。

毛盾实在恨她入骨，长鞭猛抖：“贱女人，我穿死你！”

鞭节断裂，化成点点怒箭，张封成网疾噬过来。

阮月仙已有对付此状况之经验，照样反手想抄下它。

岂知这鞭针走势不同，竟然相互交错，不但破去她罡气范围，更穿透其手掌抄处。她勉强抄下三数支，却有两支奇快无比射中左肋和戳破左臂衣袖，留下血痕。阮月仙闷哼，腰肋顿疼。

她更火冒八丈，那掌更劈极，轰然一击，打得毛盾闷吐鲜血，倒喷十余丈。那些掌门人则如群蜂扑过来。

毛盾疼心叫苦，却又能如何？立即反掌下劈，迎着众人掌力倒弹七八丈，连翻数个筋斗想躲回山洞。

然而三休势在必得，登时立喝：“张网！”

她早令手下备有巨网三面，凌空弹起，封向山洞，毛盾被逼，一掌击退那网却未击落，毛盾不得不再蹿内洞，可惜冲势已竭，身躯直往下落。

那千意亦为复仇而来，但见群尼姑张网不够快，立即掠身抢来一张网，有如捕鱼般套向毛盾，那网又宽又软柔，毛盾连发两掌皆劈之不去，却更加速了自己下坠，只一失算，整个人掉落地面。

那网照样罩来，上头还有千意追扑，毛盾想滚，却在千百人群之中，哪能滚得了多远，众武器划刺过来，逼得毛盾无处可躲，眼睁睁被巨网罩住。千意猛缩网，三休也赶过来帮忙，直如捆猪般捆起来。

毛盾苦笑轻叹，只好认栽了。

那三休逮着猎物，前些日子侮辱皆上心头，得好好报复，一个欺身，两拳打得毛盾哀哀痛叫。

“再逃啊！贫尼不相信老天会同情你这种恶魔！”

毛盾气不过。猝又运出日月神功，但见红白光影乍闪，两掌猛推，轰得三休倒撞跳开，摔落人群。

那千意亦受掌劲波及被撞得人仰马翻，毛盾借此倒撞而退。

可惜那两掌只把巨网打成两个大洞，未能全部震碎，毛盾行动仍然受阻，一张巨网又自空中罩来，狠狠将他压在地面。

毛盾挣扎着。

那三休跌落人群，何等侮辱，杀心已起，抽出利剑狠怒砍杀刺冲过来，

眼看就要一剑穿透毛盾心肺，忽而一道灰影掠至。

“掌门下留情！”

那人指劲一点，锵然轻鸣，三休手中青锋却已被点断半截，未能刺及毛盾。三休嗔怒，正想找那人算帐，但一抬眼，猝见老和尚，先愣一下，还是骂了：“你是何用心，阻止我杀妖孽！”

那人正是少林鼎鼎大名的一毛大师，辈分之高，少林已无出其右，七空还得叫他师叔，他也是当年毛头混入少林厨房之师父。

光鲜脑袋除了猫须般的白眉毛，只剩头顶正中央那根忽白忽黑的头发，他本是滑稽，此时却一脸沉重。

“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不过是小孩。”

“他却是日月教徒，武林公敌！”三休怒道：“他还是教主，你还护着他，难道你也是日月教徒？”

“不错，老衲正是日月教徒。”

一毛大师回答得冷静平常，有如常事般不足为奇，却把众人耳朵穿凿生疼。

几千个人有一万个不信，包括毛盾在内，怔愣愣地瞧着这位迟来的亲家。

千苦掌门甚急：“大师千万别强出头……”

“你看老衲像吗？”一毛还是若无其事回答。

众人瞧瞧他，又瞧瞧七空掌门，如此重事，他非得表示意见不可。

七空还是拱手为礼：“师叔，此事非同小可，日月教乃妖邪之教……”

一毛截口道：“你看我像妖邪之徒？”

“师叔当然不是。”

“那日月教徒又岂是妖邪之徒？”

“师叔！”七空一时难以回答。

千意冷声道：“既然大师自称日月教徒，该知你在跟武林同道作对。”

“老衲并没有跟你们作对，”一毛冷道：“所有日月教徒都不会跟你们作对，毛盾是被逼的，大家心里明白。”

千苦一愣，不知如何回答。

三休却怒火满面：“别以为你辈分之尊即可以此说教，三百年前武林同道即已发过誓，若有日月教妖孽重现武林，即格杀勿论，你既然承认，别指望武林同道会饶你不死！”

“老衲已活够了，死不足惜。”一毛道：“可惜列位正派人士却被蒙住心智，熟不知誓言是死，人却是活，正帮有邪人，邪帮有正人，只要正当做人，何又为他出身而杀之？何况日月神教本就是荡荡君子居多。”

“那是你所说！”三休冷道：“我越看越觉得你也是居心叵测之人，日月教徒擅长伪装，你也不例外。”她转向众人：“大家看见日月教徒之凶残，绝不可轻易放过，以免纵虎归山，依贫尼意思，长痛不如短痛，一网打尽，以免后患无穷，你们呢？有何意见，道长辈分最老，您说说看。”

三休瞧往武当硕果仅存的太上长老元海，他枯瘦如柴，白眉拖肩，却穿得一身整齐新道袍，两眼不因九十高龄而昏花，炯炯有神瞧得众人一周，方自落往毛盾，手指比了出去，两弯三直带交叉，瞧得毛盾两眼发直。

“贫道也是日月教徒。”

元海这番话轰得群众颤三倒四，做梦都没想到少林出现一位日月教徒，竟连武当也有，而且辈分全是最高者。

毛盾登时心喜，赶忙比出教主手势，瞧得一毛和无海相继拜礼。

千苦晴天霹雳，元海是他师父，现在变成日月教徒，打死他都不信，然而却又如此千真万确。

这还不止，天空一道飞影掠来，段铜雀和段君来匆忙追至，段铜雀暗号一打，直往毛盾拜去：“老头我也是日月教徒，憋了很久，今天终于可以公开，真是大快人心。”毛盾更乐极：“太好了，都是一流角色，还有谁？在场还有谁？”

“还有你师父。”

话声未落，那满头乱发的醉天道士也掠身飞来，瞧得毛盾两眼发直：“师父？你也是？怎么不早说呢？”

醉天道士打出手指暗号，才轻笑：“师父在那天才发现你身份，否则早告诉你了，因为你是新教主，谁敢不听？”毛盾若有所悟：“所以您才赶着来救人？”

“纵使不是教主我也要救，师父舍不得你。”

毛盾听得满心感激，直道是是是，什么话也接不上嘴，两眼已含泪。

段君来则惊惊喜喜替他解开黑网：“我们一听到你还活着就急忙赶来了，你，真会整人！”说到伤心处，亦是喜极而泣，她终于也流下泪水。毛盾内疚得很，直道不是故意的。如此多人也不好意思再安慰。

醉天则向三位道友拜礼，三人相互回礼，纵使一辈子未曾谋面，但那股英雄相惜，日月神教的感情已从三人眼神流露出来。

段铜雀道：“虽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相交三百年，能碰面者有几人，本以为这辈子别想了，却老天有眼，让大家聚上了。”

多少年来，他们都战战兢兢下渡日，或而暂时忘却日月神教徒身份，但年纪越老越缅怀这份感情，总希望日月神教能重现江湖，以偿夙愿。

元海长老笑眯了眼：“该是老道等了最久，差点见不着诸位，不错，都是一方豪杰，不愧是日月教徒门下！”

频频拍向醉天、段铜雀肩头，说不尽感情交流不断。

群众早被此气势吓住。

在此四人，哪个不是武功盖世，辈分尊高，别说七空、千苦两位掌门，就连受挫最深的三休此时也闭上嘴巴，现在若是还兴师问罪，岂不造成窝里反，正派杀正派？

众人进退维谷，甚是困窘。

元海已转向众人淡声说道：“三百年的误会，今日也该作个了断才对，若诸位听完贫道这番话还疾恶如仇，那尽管来取贫道顶上人头。活了近百岁也该够了，但却不能瞧着后生晚辈背着罪名。”

他寻视众人一眼又道：“三百年前，日月神教的确曾经和各大门派发生斗殴，也死了不少人，所以各门派才留下复仇的誓言，然而这里充满误会和不解跟恐惧。其实日月神教本非教，而是一群学有专精人士组成的日月英雄会，他们不一定是武林人士，相聚只为了研究各行各业知识，以潜移默化自己，例如有人懂茶道，有人懂音乐，懂剑道之术，这些都是各行翘楚。”元海详细将日月英雄会给织说明。以至于后来数十位高手相互研究武功而遭人覬觐，有人得不到则中伤，或而假冒神教之名干坏事，而波及那些好人，终遭到各派围剿，当时许多日月神教弟子因而自杀之事加以说明。

尤其自杀一事说得各门派为之动容。任谁当时又想得到当时日月神教之

牺牲会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元海轻叹：“那次惨剧后，日月神教从此不愿出现武林，唯一最大原因即是不肯再引起杀戮。但然而三百年后情况又发生了，贫道是一本日月英雄会的原则，不准备跟各位动手，却希望诸位明白日月神教并非邪教，甚至根本不是教，而只是几位臭味相投而相聚的组织，他们不争权，不夺利，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当然偶而会有败类出现，但那却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日月神教比你们更积极铲除败类。绝不让他们波及武林同道，甚至老百姓，我以武当为劳，也为身为日月会成员而感到骄傲。”

他寻视人一眼：“话已说完，诸位请自定夺，贫道人头在此，想报仇报怨者请尽管取去，愿我之死能化解三百年前不解之仇恨。”

他当真坐在人前头，闭目养神似的从容就死。

一毛大师也坐下来：“老衲也活得差不多，就一起奉上吧。”

一少林，一武当，两大门派最尊长老坐在那里等死，普天之下，又有谁敢动手取他俩人首级？

七空掌门突然良心发现，双膝落地：“师叔请恕罪，七空心情暴戾，惹此重祸，天理难容。”

这千苦亦泪流满面跪趴在地上：“师父，徒儿何其大胆，惹得您欲捧人头，徒儿千刀万剐不足赎罪……”

两掌门一下跪，少林武当数千名弟子跟着下跪，个个两眼含泪。他们虽是小罗喽，但混江湖最重即是义气，如今太上长老长辈竟然当场从容赴义，就在他们眼前领死，早唤出他们惺相惜恭敬景仰之心情。感情泪水自然克制不了而宣泄。

两大门派已表态，三休也不敢吭声。

终南、青城、华山……等各门派亦是表明冤家宜解不宜结，有两老证明，他们自可相信日月教并非邪教，此后将不会再动干戈。

一切演变得如此顺利，倒出乎毛盾预料。更让阮月仙无法相信，半路杀出一毛和元海竟是日月教徒而坏了她的大计划。

眼看众怒犯不得，她已准备开溜，身形一掠，逃向暗处，但她掠足同时已引起树梢晃动。

毛盾本就注意她可能躲藏地点，准备这边处理过后再带大军压境作了她，然而这边仍在感情交流之中，他不便打岔，低声说道：“你们既然原谅日月神教一切，我也乐于跟你们重修旧好，已往一切过错，我在这里赔不是。”拱手深深一拜：“如果还不够，在下以后再负荆请罪，我得走了，因为真正害我的那女人还在逍遥法外，不收拾她我过意不去，再见。”

他绕过这些老前辈教友，又说声：“你们好好聊。”才敢急起直追。

段君来顾忌则没那么多，急叫着：“我也去！”跟追过去。

段铜雀则因辈分关系，此时实在该留下来陪着元海和一毛教友，他虽未必会自杀，也等着一切问题解决再离开。

醉天亦是如此，他还得向武当派为三清之事道歉。

纵使错不在茅山，但死者为大之下，他还是须要道歉。

毛盾追掠至林中之际，仍把方才射出之长鞭节吸回手中，有武器在身胆子也大些。

阮月仙虽逃得甚快，但因左肋受伤，行动较为迟缓，奔驰一阵，已被毛盾盯上。她回头，但见只有毛盾和段君来两人，不禁怒火已起。“老娘不理

你，你把我当猴子耍？”

她决心要收拾两人，急往东边掠去，想找寻截杀地点，腾掠十余里后，终于发现一栋三合式之庙宇。

虽仍有香火，她却一头钻了进去，三两下就把庙祝给杀了，剩下三名小罗喽吓得没命落荒而逃。

此处供奉观音菩萨以及天上诸神，她潜至左厅殿菩萨后面，准备痛下杀手。

毛盾和段君追至此清心庙，光见及小庙祝落荒而逃，已猜出阮月仙很可能躲在里头，也就小心翼翼摸搜进来。

毛盾道：“这婆娘坏事做尽，也敢溜到庙里头找菩萨庇佑？她不知道菩萨也是有个性的。”

段君来可不敢开玩笑：“认真点，她厉害得很，小心遭暗算。”说话间，孔雀翎抓得紧紧的，以能随时自保。

毛盾在想起阮月仙毒指甲后，再也不敢狂妄自大，干笑道：“我只是认为菩萨是向着我的，此时我好像觉得如有神助。”

“那你快叫神帮你找她出来啊。”

“这当然……”毛盾装模作样踩进三合院天井，左右两排全是矮桂花丛，根本藏不了多久，他即说道：“人在庙里头！”

“废话！”段君来斥笑：“左边、右边还是中间那间？”

“男左女右，她应该在右边！”

“神经病，又不是算命，还分什么左右相！”

“那……中间好了……”毛盾干笑：“这人好托大，居中准错不了。”

就算不猜，他俩还是会搜往正厅，因为那里本就较宽，更容易躲藏，可惜潜掠进去，里头烟香味薰人，阴阴暗暗，并无任何可疑迹象。两人翻搜桌底，屋梁等等，仍找不到人影，只好现搜往左殿。

阮月仙暗中窥见两人进来，心下窃喜，这小贼未免太得意忘形，凭一己之力也想逮捕自己，简直做梦。

眼看毛盾小心翼翼地搜来，此殿和正厅并无两样，只是供奉神像少些而已。

他想着，如果自己躲藏的话，会藏在哪儿？目光从屋梁移至菩萨像，心头想笑，菩萨塑身为中空，躲在里头岂不更为理想。

他小心翼翼地逼往菩萨像。

阮月仙心情绷得好紧，以为他发现自己藏身处，然而毛盾却抽鞭点向菩萨膝盖敲了一响，沉沉清脆。

“会是实心的青铜塑成，那自是不可能藏人了……”

毛盾有点失望地想转身搜往他处。

就在他转身之际，那重逾千斤铜菩萨突然暴飞起来，奇快无比地往地他砸来。

毛盾但觉背后有异，但觉不妙，正想抽身，铜像逼贴身背，他吓着，一个左旋，逃避开去。阮月仙就贴在铜像后边，见此状况，五指猛打，正中毛盾背心，叭然一响，打得毛盾闷吐鲜血，撞墙弹地，血气翻腾不已。

他背脊还插着五片毒红指甲，痛得他冷汗直冒。

阮月仙突击得手，哈哈谑笑：“地狱无门闯进来！”又要欺身扑杀。

赶在后头的段君来见状哪肯让她再得逞，孔雀翎猛抖，毒钉大把将她噬去。钉钉亮如青牛毛，触目惊心。

阮月仙见状哪敢硬拉，连忙滚落地面，避开一波，另一波又罩来，她再滚往桌底，扯下那八卦桌罩，旋飞成网，顿时将毒钉套于网中。

毛盾很是不甘，怒将长鞭化成鞭针疾射过去，那针又重又尖，专破内家真劲。这一射来，竟然穿透桌罩，突射阮月仙全身上下，像要戳穿成蜂窝。

阮月仙只因桌罩挡前，一时未见着另有暗器穿出，待发觉时暗器已不及两尺，她想躲已是不易，猝而运起护体神功，但见青气浮于身躯半寸，鞭针刺来，像撞铁板，叭叭脆响，纷纷弹开。

阮月仙却未因此而得意，因为她身上仍出现几道伤口，虽不深，却是被突破护体真气之证明。

前次被射中腰肋，那是因她急于抢杀毛盾而忘了护体，这次是她刻意运出护体神功却仍遭戳伤，那毛盾手劲可想而知，亦或是鞭针之奇异功能。

这使得她更不安，急于杀害毛盾。怒喝一声，将桌罩当网，像在万佛洞前，有样学样罩往毛盾，后手又准备更重杀戒。

毛盾眼看上次能刺伤她，这次却只是刺个半寸深伤口，他怔愕这魔女武功已到达何种境界。突见那桌罩抽来，自己又在角落，逃之不易，若被罩着哪还有命在。当下双掌一翻，日月神功迫化开来直劈出去，可惜他连受掌伤，背脊又中毒指甲，内力大打折扣，掌中红白光影弱了许多。

尽管如此，他还是奋力一击，暴轰桌罩，震得它快要碎裂。

那阮月仙却懂得应对，不肯再逼前，反而倒掠三数丈以退为进，化去毛盾双劲，猝又猛罩过来，凌空两掌打得段君来和毛盾东倒西歪，她还是选择毛盾，桌罩这么一封一套，毛盾竟然躲闪不及，被套个正着。

阮月仙哈哈狂笑：“我不信杀不死你！”手掌抬起，五指如勾，就要捏碎毛盾天灵盖。

段君来见状还得了，顾不得自己，毒针一大片射来，阮月仙不再闪躲，运起护体神功封全身，左掌猛摔即时扯下桌罩布条，一扫一带，毒针全被打散，纵有几支穿过防线，照样被护体神功挡去，她仍自狂笑。

段君来更急，毒针伤不了人，眼看毛盾就要没命，她想冲杀过来，却见铜菩萨挡道，她自然反应而焦怒地扛起菩萨猛往阮月仙背脑砸去。

阮月仙自恃护体神功在身，并不在意段君来种种，她只想一掌先抓碎毛盾的脑袋清除后患之忧，哪知段君来会上千斤重菩萨，这又如山崩地裂，重石压顶，给使有护体神功，顶多也只有能挡去较轻武器，如此重铜向下砸，阮月仙又不太在意而未全力抵挡，猝被重物逼近，她方觉不妙，却又反击不易。

砰然一响。

脑背猛遭重击，打得她低压毛盾，脑背疼痛欲裂。

毛盾被罩在桌布下，也遭池鱼之殃，痛得他唉唉沉叫。

阮月仙痛极而怒，猝而反身，见及段君来仍想举铜像中法炮制砸来，她厉啸一声，双掌排山倒海般涌来。

段君来内力本就不行，被轰之下，唉然闷哼，连铜菩萨像被轰退数丈，撞于墙背，菩萨力道再落其身上，已打得她闷吐鲜血，脑袋一片昏沉，一时陷入迷茫之中，无力再战。

阮月仙抢回一局，登时哈哈大笑：“小小娃儿也想跟老娘为敌，简直自寻灭亡！”吐了一口唾液，还是欺往毛盾，笑得更邪：“老娘倒忘了你服下怪兽灵丹，这样杀了你，简直暴殄天物，把你养胖再奸了你！哈哈……”

狂笑中就要扣戳毛盾数处穴道。

猝而屋顶砰然一响，似有动静，有人欲撞下来。

阮月仙顿时察觉，怒笑一声：“敢暗算老娘？”人如冲天炮欲往上冲，那屋顶果真爆裂，瓦片纷射，猝有狂雨般绿黑水柱灌泻而下。

阮月仙暗叫“不好，有埋伏，”立即再闪，然而她本往上冲，那水柱猛往下蹿，直若双倍速度挤撞，那水柱又是一大片，任由阮月仙反应特快，闪躲逃开，却避得了左半面，避不了右半边，脸手已被泄及许多水液，她已然痛叫倒滚地面。

那水柱落地，发出哧哧烟雾，显然是剧毒之物，幸亏段君来在另一头，毛盾又有桌罩挡身，否则两人受灾可能更甚阮月仙。

那偷袭者但见偷袭成功，已然谑笑凌空蹿入庙堂，原是那骚样十足的花弄情。自从在绝魂峰受重创之后，她已恨阮月仙人骨，终日不断想寻仇报复，她跟了许久，终于等到机会，而且还成功战胜第一回合。

她谑厉直笑瞧着阮月仙，只见她右半边脸孔已开始腐化变老变皱，左手亦是缩皱面百岁老皮。

阮月仙首先发现自己左手腐化得就快变成骷髅，她整个人一阵抽搐：“我的手？我的脸？”往左脸摸去，简直像干老橘皮，她更骇然抖颤：“我的脸，还我青春美脸啊——”

花弄情却已谑讪大笑：“花多情你瞒得我好苦，害我处处吃败仗，连那多情神功都斗不过你，原来你没死啊！你三天过后恢复原形变成老太婆，让你一辈子努力变成乌有，哈哈哈……”狂笑声震得神庙抖动，屋瓦又落下几片。

毛盾和段君来闻得此言皆是怔愕，多情婆婆会没死？还化成美少女？他不敢相信地抓开烂腐之桌罩，两眼往阮月仙看去，她右半边脸果然因腐烂而焦缩成百岁老太婆模样，看来是真的了。

阮月仙见着花弄情，自也是疯狂而厉笑：“臭婊子，老娘生你养你，到头来你却暗算老娘，简直是畜牲！”

听及这番话，她已承认自己是多情婆婆。

花弄情更不客气：“你还不是暗算过我，我在你心中算得了什么？一颗任你摆置的棋子，我不甘心，我要打倒你，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阮月仙谑厉大笑：“打倒我又能如何？你还不是被武向王出卖，差点断命，可惜我耍的阴谋没整死你，祸害延留至今。”

花弄情一怔：“武向王谋害我，是你耍的诡计？”

“你还嫩得很！”阮月仙谑笑：“他是什么人，会永远听你的话？不错，当时我受你们暗算，的确身受重伤，但我早看出武向王在除杀我之后，一定会向你动手，所以我就撞墙跳崖自杀，那道墙即是我预留之后路，因为深渊就如毛盾跌不死，下边全是厚雪，我一跳，武向王果然杀了你，可惜那把枪用的紫蚕金成份不够，没能刺死你，不过老娘今天会彻彻底底将你收拾！”

毛盾听了一个所以然，花多情之所以未死，竟然跟自己跳崖状况一样，可是花弄情没死为何跟紫蚕金有关？

花弄情知道先下手为强，顾不得再逞口舌之快，猝然暴射出去，撩掌即打。

阮月仙右脸左掌受伤之下，疼痛使她心神难以集中，尤其右眼又不能睁开，许多角度皆不易瞧及，但见花弄情攻来她只好先逃闪再说，可是身形一

闪退，竟而撞向墙边，身形受阻，不得不伸手硬接一掌。轰然巨响，花弄情内力亦非弱者，怒将她击退，撞塌砖墙成一窟窿，她已倒撞正前厅去了。

花弄情岂肯罢手，急起直追，凶狠杀将过去。

左厅剩下毛盾和段君来，两人虽受伤，但见及两母女凶残而大打出手，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心态。

毛盾讪笑：“这么一打，该帮谁？”

段君来恨道：“先帮花弄情宰了那魔女，她敢打伤我！”

对于阮月仙击掌反将铜菩萨逼伤自己，段君来自是怀恨在心。

毛盾想想也有道理，那阮月仙是多情婆婆化身，武功当然高得可怕，先除去她再来对付花弄情，当然容易得多。

忽闻前厅屋顶炸开，瓦片纷飞四处，花弄情和阮月仙已蹿出屋顶，战向前院天井。毛盾和段君来也就赶往天井观战。

花弄情虽以九阳水偷袭成功，但阮月仙功力仍高她一筹，在强忍痛楚下，硬是打得花弄情捉襟见肘，大有穷于应付之态。

阮月仙又是一掌打得花弄情倒摔出去。段君来甚嗔怒，大喝一声，孔雀翎乍闪劈至，那翎羽如扇，扇来阵阵烈风，阮月仙最怕还是翎羽上的毒针，当然不敢硬接，闪掠左侧。那段君来岂能让她走脱，翎羽脱手飞出，有若乱风中的软鸡毛，被搅得东掠西窜，犹如不定形暗器，罩落阮月仙四面八方要害。

那阮月仙猝一发掌打出，翎羽即如散乱飞针般炸开，东边飞针弹向西边翎心，登时又起连环般炸开。

四面八方裹得阮月仙无法抽身逃躲，只得再运护体神功封住全身。

飞针刺来，几乎全被弹开。阮月仙正想得得意怒笑，却又右脸痛麻起来，她惊骇万分，那右脸肌肤已焦缩，根本发不出气，更不能挡去飞针，一个失闪，被刺中四五针，痛得她泪水直流，猝然厉吼。

“老娘不跟你们玩啦——”

人如疯虎乱抓乱舞，每舞几手，身形即壮大几分，舞至后来，即如气球肿胀，她猝而厉吼，右掌猛扫三人，那气泄般的威力，直如万马奔腾，山洪爆发，汇成无与伦比的威力。摧枯拉朽之势卷扫三人如在狂涛骇浪中挣扎，在漩涡中打滚。

更将左面墙全数摧毁，轰得屋顶倒陷塌垮，三人全挤入瓦堆之中。

花弄情已被砸得全身疼痛，旧伤复发，眼看老娘还是厉害无比，她哪敢再战，趁此机会，穿劈后墙，准备逃之夭夭。

阮月仙见状，岂能让她逃逸，厉吼一声，电也似的追杀过去，猛穿后墙，但见花弄情只逃出十余丈，她厉笑一声，五指弹射，五片指甲往花弄情背脊射去。

花弄情只觉劲风扫至，想躲却躲不了，硬被射中三片，直没内肉，痛得她落地打滚，哀叫连连。

阮月仙暴笑不已：“老娘还有一招没教你，看这‘多情难填恨海’！”

猝见她猛冲过来，人如千手观音幻化万只长手蜘蛛般乱抓乱晃，却在乱手之中隐现一对利齿尖牙，花弄情惊骇得爬跌猛退，抓起石头、木枝即往她丢，往她砸，却哪能制住千万妖手，纷纷被砸落。

但见阮月仙厉笑，直如毒蛛猛扑，千万掌影中仍见毒牙扣来，更见利嘴暴喷劲道，无与伦比的旋风万怒狂风罩打花弄情。

哇然暴吐鲜血，花弄情已被打得倒塞地底两尽深，差点被活埋，她已奄奄一息，嘴角直涌鲜血，喃喃仍叫：“救我……”

阮月仙更形得意厉谑大笑：“救你？救你来暗算老娘是不是？早日回阴间报到去吧！”

她哪顾得母女情，右掌探来，就要捏碎花弄情的天灵盖。

花弄情满面泪血，却也不甘牺牲，回光返照般生出最后一道神力猛弹而起黏扑阮月仙，双手却扣得紧，张嘴即往她鼻子咬去。

阮月仙哪想到垂死之人会突然做出威力挣扎，一时不察被咬个正着，那鼻头肉已掉一半，痛得她尖声厉叫如杀猪，双掌猛打花弄情背脊，硬是无效，两人倒地乱滚。阮月仙厉骇挣扎，十指怒力插向花弄情左右腰肋，直没指底。

阮月仙猛扯，想将她撕开，花弄情痛得尖厉疯吼：“杀了她——快捅她期门穴，期门要穴——”

她已想不清毛盾是敌非友，情急之下只有挣扎求救。

毛盾和段君来已赶来，见此母女残杀得如此惨烈，两人已触目惊心。

但闻花弄情情急尖叫期门穴，毛盾心神愣醒，此时不杀魔女尚待何时，登时将吸在手中之长鞭加以抖直，变成长枪一把，疯狂尖叫往前冲，他怕阮月仙护体神功厉害，全是一副拚老命般刺杀过去。

阮月仙和花弄情仍自满地打滚，毛盾长枪戳至，却搞不清欲刺左期门还是右期门重穴，干脆两穴全刺，登时将利枪刺入左期门。那阮月仙虽仍运护体神功，却已挡不了毛盾全力一刺，长枪穿中左期门穴，阮月仙尖厉痛叫，全身抽硬如蛤蟆，她想挣扎，长枪叭然贯穿右期门穴就像刺腐水一样，虽有阻力却不费力，更有穿透而传及手中之快感。

阮月仙登时暴吐大口鲜血，两眼直瞪毛盾，又恨又惧又悲地抽叫着：“紫蚕金……你……你杀了我……恨你……紫蚕金说完，身躯一软，四肢摊开，像只腰际被贯穿的死蛤蟆，两眼仍突大骇人，她当然死不瞑目。

毛盾怔愕好久，还以为是在做梦，怎可能一枪把这老魔头捅死？

段君来已从血腥惊愕中清醒，她走向阮月仙，发现她全身嫩皮已渐渐脱水萎缩，刹时间，老了七八十岁，她始相信这真是位老太婆。

她轻轻推向毛盾：“把枪抽出来吧，不嫌累？”

毛盾这才发现还插着阮月仙的尸体，一股恶心涌上心头，赶忙倒抽长枪，还撕下衣角抹去枪尖血迹，不愿这恶女人沾血自己。

段君来则趁此再探向花弄情，她已奄奄一息，左右两肋一片血肉模糊，恐怕心脏已被抓得稀烂，已是回天乏术。

“这样也好，总能落个全尸已算你走运了！”段君来瞄了花弄情几眼，方自放过她，转向毛盾：“怎么处理？我看用火烧了吧，免得她们又死灰复燃。”

毛盾点头：“得找点木柴……”

“放心，神庙后面多的是。”段君来道：“我去拿，你看着尸体，别让她们跑了。”

“尸体也会跑？”

“谁说不会？”段君来道：“你就能耍僵尸，我看多啦！”

瞪了一眼，她方自扬长而去。

毛盾倒也轻笑猛点头：“有道理，有道理！”遂认真看守尸体。

木柴很快搬来，两人合力将阮月仙和花弄情尸体搬向柴堆，然后点燃柴

火，顿时将两人吞噬火中，烧得叭叭响，终于结束她们罪恶一生。

毛盾冷静后才发现背脊仍留有毒指甲，遂要段君来帮忙剔出，并加以逼毒。

两人坐于火堆左侧七丈远的樟树下，一边疗伤一边监视火堆燃烧，免得烧焦的人仍会逃。

火势渐大，白烟袅袅升起，缀在碧树青山间分外明显。

两人坐下不及片刻，远处已传来急叫声：“快看，那里有烟，说不定有人在那里！”

说话的是女子声音。

紧接着是一阵破空声掠来，毛盾和段君来惊愕，不知何人赶来，顾不得再治疗，纷纷起身准备迎敌。

人影一闪，来者竟是武灵雪，忽见毛盾，她心花怒放急叫：“你果然没死！快来啊！人在这里。”

毛盾见着是她，一颗心甫定下心来，自嘲一笑：“不死也差不多啦！”

没人回他话。只见数道人影追至，分别是毛头、武向天，洗无忌、老烟枪和最后边的武灵玉。

他们在得知少林派又发出围剿令，自是惊慌得日夜不停赶来救人，其速度比起各大门派人马也慢不了多少。

毛头乍见毛盾，疯狂般冲来，两拳打过去：“妈的，你敢诈死，骗了我男人纯洁的眼泪，我足足哭了七天上夜！”

拳头打得砰砰响，毛盾却没躲，干笑道：“我哪知下边全是雪堆？否则我会找你一起跳，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找你捧场！”

毛头斥笑：“还有下次，我准把你先压死！”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毛盾轻笑：“不过若是你跳崖自杀，我不会哭，也不会跟在后头下去！”

“这么无情！”毛头道：“你会如何？”

“把你塑造成神像好让世人膜拜！”毛盾轻笑：“可能的话，当门神也不错。”

“去你的！”毛头两拳打去，终于呵呵笑起来。毛盾死而复生，对他来说是最大喜悦。

武向天亦是笑声不断：“你不是追阮月仙而来，她人呢？”

“那不是？”毛盾指向火堆两尸体，邪邪一笑：“说了你也不信，阮月仙竟然是花弄情的母亲多情婆婆，她利用换皮术，杀了一名美女而将其脸肉移植自己脸上，如此将能常保青春，事实上她已是百岁老太婆了。”

武向天怔愕不已：“她真是多情婆婆，是老太婆？”

“没骗你，她邪得很，总会搞些死而复生的花招，所以我干脆放火烧死她，以免后患无穷。”毛盾弄笑：“你爱的是老太婆啊，皮粗得跟老母猪没两样。”

武向天想及自己曾跟身子如老母猪的老太婆上过床，已想作呕，直道遇人不淑，却也只能干笑以掩窘态。

武灵雪讪声道：“死了活该，免得遗害武林，可惜还有一个花弄情……”她忽而见着火堆中还有一具尸体，道：“她会是花弄情？”

“不错。”毛盾很快将两母女自相残杀的经过大略说个明白。

众人闻言不胜感慨：“虎毒不食子，没想到两母女却为了私怨而自相残

杀致死。”

武灵雪道：“恶有恶报，这是最佳写照，从此武家可过太平日子了！”

武向天道：“我倒是少了机会问花弄情为何要暗算我？”

“很简单啊！”毛盾道：“她跟她娘一样，对武向王已恨之入骨，所以两人决定报复武家，杀一个少一个，以达到报复目的，可惜两人未曾说好，又结怨太深，终于功败垂成而惹来杀身之祸。”

武向天感恩道：“这都是少侠日夜奔波查探之结果，在下代表武家向您致谢。”

“不必啦，大家都是……”本想说“一家人”，但瞧及窘羞动人的武灵玉，毛盾临时改口：“都是朋友，还分什么彼此。”

武向天哧哧笑道：“若能变成一家人岂不更好。”他挑明的说。

武灵玉头更低了，她仍以哑巴见人，免得大堆人问这尴尬事。

毛盾则瞄向她，随即又瞄段君来，干笑道：“阿来啊！”

正要说话，段君来突然伸手挡了他的嘴，一脸凶相：“不必说了！这种事不必说！”

“可是……”

“说什么也没用！”段君来凶喝一声，不但吓住毛盾，也把在场诸人吓住，不愿见着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猝而段君来又往武灵玉奔去，笑颜欢展，急抓武灵玉双手，亲如姐妹般笑着：“有什么好说，她都有勇气跳崖，我还有什么话说。”

这一抓，武灵玉从惊诧中醒来，两腮飞红，羞得很，却得硬撑。众人更是恍然一笑，原来是段君来故意整毛盾之杰作。他们也对段君来之开明而赞不绝口。

毛盾则是干笑不已：“是啊！有什么好说，要嫁的是你们又不是我。”

段君来哼了一声：“少臭美，我们随时可以把你休了！”转向武灵玉：“别让他唬了，将来他敢欺负你，我第一个剥他的皮！”

武灵玉认真点头，倒真想瞧瞧毛盾被剥皮会是什么德行。

毛盾苦笑：“女人真是善变啊，才没两下，就联合起来对付我，看来老婆多未必是福气啊！”

这话惹来一阵笑意。

老烟枪轻笑：“所以老夫做了明智选择，一辈子单身，免得麻烦多。”

毛头笑道：“我得先看掌门师弟实验结果才做明智决定。”

毛盾斥笑：“把我当试验品？成何体统？不过，说真的，在还没弄懂前，先别乱追女孩，像我追了她，一辈子可就惨了。”

“你敢说我？”段君来斥喝：“好，我就让你惨个够！”

她当真扑过来，不抓哪里，硬往毛盾背上伤口抓去，吓得毛盾想逃。

武灵玉就在旁边，有意帮忙，一脚偷偷勾来，毛盾已被绊着，“唉呀”一声踉跄往前倾，段君来见机不可失，扑了过去把他压在地上，用力修理，毛盾只有哀哀痛叫之分。

“救命啊！谋杀亲夫啊！”

毛盾求助，所有人皆以家务事不便干扰，他被杀得很惨，只是求饶，方自得到段君来恩赦，得以免遭杀身之祸。

武灵雪也瞄向未婚夫洗无忌，那眼神已表示，“看到没，如果你敢如此，差不多也会跟他一样。”洗无忌干笑不已，猛摇头表示不会，换来武灵雪甜

蜜笑容。

毛头想看好戏，说道：“好事不宜迟，哪天办个大喜事，该娶就娶，该嫁就嫁，免得夜长梦多。”

老烟枪立即附和：“对，很久没喝喜酒了，这下可得喝个够！”

武向天频频点头：“越快越好，回去就办如何？”

毛盾不愿被人耍着玩：“要办也得大小姐先办，她和洗无忌订婚已很久，现在自是圆梦时刻，别忘了我是媒婆，怎好抢在两人前头结婚。”

众人直道“没关系”，毛盾还是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尤其身为茅山掌门，总不能在未开帮之时办喜事，这对茅山师祖有所不敬，终于说服众人，把婚期延期分批进行。

为了尽喜，武灵雪和洗无忌的婚期由毛盾选了漂亮的日期，为十天后的十五月圆时。

“太好了，”老烟枪第一个激动得准备赶回去广发喜帖。

众人亦沾上喜气，开始讨论如何办得风光体面，早将江湖险事给抛一边。

柴火渐旺而终到熄灭，花弄情和阮月仙已化成灰烬，烟飞于尘土中。

争权夺利一生，也只是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罢了。

寒风吹过，人群尽散，为喜事忙。

徒留整片青山孤寂青山绿水永长在……

张灯结彩，宾客盈门。

金武堂此时如高中状元回府般，万盏灯笼挂满楼阁小径、回廊，还延伸大门数十丈，更有红对联一泻三百丈，宛若蟠龙盘在两座高墙，好不威风。

宾客一波波进门，一波波退去，全太原城客栈、酒楼，甚至可摆宴席的空地全被包下，凭金武堂威名，宴请千桌已是小事，武向天更来个大手笔，连整个太原城老百姓都一起请，还赠送喜饼、银两，一时太原城为之沸腾，个个喜上眉梢，即使有何不便也都马马虎虎混过去，有的甚至帮忙解决。

这简直比迎神赛会还热闹。

也是金武堂形象最佳，最风光的一次。

外围客人不断，负责招待以陆不绝为主。他一生效忠金武堂，岂能落人口实，已卯足全力照顾得无微不至。

由于武向天仍是神智不清，故而主席安排在内厅里头。

武灵雪和洗无忌打扮得郎才女貌，简直天生一对，出去敬酒还赢来阵阵掌声。

主桌除了新娘、新郎之外，银灯联的二当家洗媚如也亲自赶来为洗无忌主婚，无论何种情况，她都能应付得体，博得不少赞赏眼光。

除了她，老烟枪也沾上边，然后是段铜雀，和醉天掌门，两人由于毛盾和武灵玉有了婚约默契，也就一同给请来。

其实凭两人辈分，坐在任何位置也不失主人威风，尤其两人刚从化解日月教徒恩怨中走出来，特别引人注目，不少江湖豪杰皆前来敬酒，两人也一回礼，一副豪杰风范引来不少喝彩。

一毛大师和元海道长也在段铜雀邀约下前来，但两人身戒素斋，相拜个礼，喝杯水酒，意思够了即已退去。倒是少林、武当以及各大门派为解前嫌，亦派人送来贺礼，武向天收得甚是高兴，总算把恩怨解开，他当然也代父还礼，反送个更大礼物以表示大家风范。

这类喜酒有若英雄宴，亦是融合武林恩怨之最佳宴席。

毛盾则和毛头、段君来、武灵玉、于玲和桂香丫鬟等较要好的朋友凑成一桌。

毛盾简直肆无忌惮，无酒不喝，无话不说，疯狂到了极点。

光是敬新郎新娘的烈酒即可以十数缸计算，若非段君来老是扯他的后腿，毛盾准备让新郎新娘抬回洞房。

当然，段君来最大的顾忌，还是不久的将来自己若当上新娘子，要是别人同样报复，那该怎么办？

她想得太远了。

宴席一直到深夜方自散去。

客人已分批送去休息。

累得半死的新郎和新娘仍准备一桌清淡酒宴请毛盾这些好友。

毛盾当然乐意奉陪，他还问些奇怪惹人的话题，例如说何时生小孩，生几个，生太多是否要节育？逗得两位新人好生尴尬。

段君来老是责备毛盾不正经。

毛盾只好问个正经事：“老实说，新郎新娘你们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立即照办。”

“当真？”武灵雪已抢话，免得毛盾反悔。

毛盾已有六分醉，当然英雄气概：“当然，不然我毛盾混假的？”

段君来建议：“大小姐你叫他马上闭嘴，免得他口无遮拦。”

毛盾立即摆摆手：“不不不，说话是媒人的权利，你叫我闭嘴是违反人权，这行不通，换点别的！”

“好啊，那我就说了心愿了。”武灵雪深情地瞧向武灵玉：“其实我最不放心的还是妹妹，我要你马上娶她，好好替我照顾她。”

毛头闻言立即鼓掌：“好，马上娶，明天就娶，英雄重言诺，师弟你得立即实现诺言！”

毛盾敲他一个响头，斥道：“吃里扒外，你是恨不得我早日结婚，你早日可抢得掌门职位是不是？”

“呃，没有……”毛头缩头脑，干笑不已：“我只是替你着想，免得你失信于人。”

“我当然会娶小玉，不是说过等茅山立派之后吗？”毛盾瞧着武灵雪：“把马上改成再等几天如何？合情合理嘛！”

武灵雪嫣然一笑：“好吧，我相信你就是！”

“太好了，大小姐真是明理之人。”毛盾立即拿起酒杯，一股脑儿又敬三杯，武灵雪可没他疯，只浅尝一口，如此也让毛盾乐上半天，随又转往洗无忌：“你呢？有何心愿？说出来，却不能再说结婚事。”

洗无忌深深眼神传来：“当真只要能做得到，你就一定实现？”

“那当然，我毛盾岂是混假的。”

“好，这次千万请你帮忙……”洗无忌轻轻一叹，说道：“虽然大喜之日该高兴，但我仍有件憾事，即是我爹失踪至今并无着落，你以前曾用搜魂术帮忙找寻，后来却又因故离去，你现在能否替我找出我爹下落？”

“这……”

毛盾当然明白此事，当时曾搜魂，结果他爹竟然活在世上却无法测知，除了酒鬼之外，即是法力高过自己因而作罢，事后也一直避开不提，现在却被提出来，他有些为难。

洗无忌轻叹：“大喜之日，若我爹能在，那该多好？”

气氛已经感伤。

段君来不忍，斥道：“说话算不算数，还不快替新郎解决问题？”

毛盾猛一咬牙：“好吧，不过，得设神坛才行，对了，我师父也在这里，叫他帮忙必定可行！”

这话使得众人欣喜不已，除了喜庆，现在又多了一样凑热闹的机会，他们岂会放过？

武向天更是一口抢先：“祭坛还在东光楼，现成的，很方便！”

于是众人舍酒席而疾往东光楼而去。

毛头从喜桌上抓来烛火、喜桃、三牲，现成的往东光楼送去。

众人通力合作，东光楼前那祭坛立即烛光四射，气象万千。

毛盾已将备用之法器、朱砂笔、桃木剑、灵符等东西一一现宝，为求慎重，连道袍都穿上，毛头也沾光地穿起道袍，手拿朱砂笔，听候使唤。

此时连洗媚如和老烟枪也赶快来。

因为找的是银灯联主人，他们岂可袖手旁观？

洗媚如淡淡轻笑：“毛道长可别像上次作法只作一半就溜了。”她总是笑眼眯眯。

毛盾干笑：“不会啦，我若不行，还有师父在，这次准行，咦？师父怎么还没来？毛头去请了没？”

“请啦！他说马上过来！”

毛头话方说完，已发现灰发狮子头的醉天师父已立在人群后面，他似乎精神很好，并无醉态。

毛盾见状立即叫着“让开让开”，双手甩甩，段君来和于玲也就自动让两旁，毛头把师父拉近神坛。

醉天淡声问道：“作何法事？”

毛盾说道：“找洗公子他老爹，那人不是酒鬼就是法力超过徒儿，上次竟然斗不过他，得请师父帮忙才行！”

醉天轻叹道：“师父很久未耍这些，恐怕不行了……”

“没那回事，您不行，我可要撞墙自杀啦！”毛盾道：“你先看着，我作法，罩不住时再出手就是，首先把他爹生辰八字写在阴阳镜上，我记得是甲丙年七月七日丑时生，对不对？”问向洗媚如。

洗媚如含笑点头：“你记性不错，天下奇才！”

“哪里！”毛盾想谦虚却仍掩不了得意神情，忽有想法：“其实以少堂主的血代替朱砂，效果更好，父子连心，你爹总会心软的。”

洗无忌闻言急于伸出指头：“要如何弄？”

“写你爹的生辰八字，然后虔诚叫三声爹请您快回来就行了。”

洗无忌当真咬破指头在阴阳镜上写下父亲生辰八字，然后恭敬虔诚地念三次那句话。惹得毛盾暗自窃笑，看来那句话是毛盾临时编进去的，否则岂会有此笑容？

毛盾还在庄严地说声：“很好很好。”然后把阴阳镜摆在祭坛上。他虽有伤在身，照样耍得有声有色。

“洗银灯啊，你若有知请显灵，你儿子在新婚之夜还念念不忘你这老爹，有何想不开，躲了二十年也该足够了！”毛盾念了一大堆求神求鬼又求人的话，桃木剑舞得虎虎生风。毛头在旁亦是焚符点笔，耍得四处充满灵魂界般，

泛起森森寒意。

毛盾耍了一阵，猝而将桃木剑运功点去：“亲家请现形吧，你儿子在等你啊……”剑尖似会逼出劲道般直盯阴阳镜，猝然见到黑沉的镜面如水纹般浮动，众人眼睛盯得直直的。

毛盾眼看已有效果，当下赶忙又催把劲，还叫毛头再灌两道符。

“各位兄弟请避开，请让灵神走进来，亲家啊，现形吧！你儿子在等你啊……”

毛盾不断强调做儿子的洗无忌在期期盼望，无非是想打动他心灵而甘心现形。

果然镜中浮水印渐渐浮出人形，淡淡的，满头银发，毛盾心下大喜：“出来啦！出来啦！快现清楚些，你在哪里？”

镜中人仍未开口，静静地随水纹骚动。毛头也参加追问，脑袋逼得甚近，这人有点眼熟：“咦，这不是师父吗？”

毛盾也发现影像那头灰发，赶忙转身，师父也在后面，他斥笑道：“师父别搞鬼啦，把它当镜子照？”

醉天师父摇头干笑让在一边：“这里行吗？”

角度岔开，毛盾才勉强点头：“行是行，就是请师父别暗中搞鬼，损了我的法力啊！”

“师父已老，法力不及你强……”

“可别说这番外行话，谁不知咱们这行越老越厉害。”

“你不同，你是灵童，师父就不及你。”

毛盾虽是满心得意，还是请师父高抬贵手，然后又重新施展法力，经过一番挣扎，阴阳镜又浮出灰发老人，跟前次并无两样。

“师父你怎么又搞鬼……”毛盾瞪向醉天，想赶他走路，可是目光触及醉天，突有灵感，往后镜中瞧去，还抓在手上不时来回比较醉天和镜中人影。

毛盾突而哧哧邪笑起来。

“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人法力如此之高，还是个酒鬼……毛盾笑的更邪：“师父您骗得我好苦！”

毛头还搞不清：“师父骗了我们什么？”

此时洗媚如和老烟枪已猛瞧醉天，这老人脸孔是有些变化，可是那左眉角一颗肉痣仍自若隐若现。老烟枪突然落泪了。

洗媚如喜极而泣：“无忌，他就是你爹……”

洗无忌一愣，但见及醉天充满父亲慈祥的眼神，他哪忍得了，一声“爹”激动叫出，已跪在醉天膝前，深怕被人发现泪痕，他把头埋得甚低。

醉天抚着爱子头发，只有一句话：“爹辜负你了！”无尽关怀从指尖传了过来，洗无忌已然抽泣起来。

武灵雪已嫁过门，当然要叫爹，相继下跪。

“主人啊！老奴想得你好苦！”平常难得落泪的老烟枪，此时也泪流两腮，二十年心结，今晚终于打开，这比白天那场婚事更让他来得激动。

醉天拍拍老烟枪肩头，不断说着：“苦了你了！”主仆深情亦让他强拭眼泪。他也拍向洗媚如肩头：“你还是那么漂亮、能干。”

洗媚如两眼含泪，激动全在内心，却是最能控制情绪跟气氛的一位，她淡淡地说：“门主下次要走，总得交代一声，害得银灯联上下为你担心二十年，尤其是你儿子。”

醉天窘道：“不会了，二十年的煎熬，我已看开了，只是苦了你！”

洗媚如淡笑：“苦尽也有甘来之时，来，父子重逢，银灯联找回老主人是喜事，不必以泪洗面，这有酒，每人倒一杯，大家庆祝一番。”

众人霎时冲破亲情心结，化感伤为喜悦，各自抢着酒杯酒壶相继撞杯而饮，感伤立即冲淡得无影无踪。

毛盾虽然频频叫着临时盗酒对神不敬，但众人哪管得了，先喝再说，他看是阻止不了，立即加入抢酒战圈，惹得一场笑声不断。

洗无忌已开始追问父亲为何避开二十余年，洗媚如却要他暂时别问，回到了家再问也不迟。

然而毛盾岂能放过，一脸责备即问：“师父，你什么意思，明明武功那么好，却不肯传给我们，害得茅山派差点受劫难！”

醉天干笑：“天命不可违，你该遭此三劫难，师父要是插手，只会害了你。”

“假的吧，上次我被困鬼堡，你不是伸出援手？”

“结果呢？惹来日月神教之灾，你差点摔死深渊。”醉天道：“还好你命不该绝，因祸得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毛盾含带得意：“你不是知天命，怎会没算出我会因祸得福？”

醉天道：“命随人走，你是命中该绝，但加上灵玉姑娘，命又长起来，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已非天命能测。”

毛头闻言亦是点头：“我支持师父看法，他的确跟我说过你有三劫难，是我把师父拉去救你，所以你不能怪师父。”

毛盾勉强同意，当时若非武灵玉跳下崖压死怪兽，他还真是命中该绝，感激地瞄了武灵玉一眼，随又问道：“这事就此原谅您，可是您也不够意思，离开儿子二十年，跑到茅山当道士，您心里是否有病，而且还是武林两大门派之一的当家？”

醉天轻轻一叹道：“我是有点不该，可是师父忍不住，无忌他娘之死对我刺激太大了。或许冥冥之中已有安排，我到茅山才得到解脱方法……”

“如何解脱？”毛盾紧迫盯人。

“我们有法术……”醉天轻叹：“这是反天命，但又能如何？”

他不愿再说，毛盾却已了解，师父大概是太想念妻子了，才投身茅山，学了法术之后，可以唤回洗无忌母亲之灵魂日夜相伴。

他现在才弄懂师父为何喜欢住在后山茅屋中，而且终日借酒浇愁，原来是有着那一段动人故事。

谜底已化开，毛盾本想问及有关他如何加入日月神教，但多人在此，而且日月神教传承就如自己一样突然被抓，看来师父也差不多，也就不再多问。

他道：“现在呢？您是要回银灯联还是回茅山？”

“当然回茅山！”醉天斩钉截铁道：“师父舍不得你啊！”

“少来。”毛盾还是掩不了得意：“我又不是你亲儿子，你竟然想抛弃亲生骨肉？我不准！以日月神教教主命令，也以茅山第八代掌门命令，将你暂时逐出茅山，等你了却凡事才准你回山。”

醉天无奈道：“既然掌门有令，属下只好暂时回家吃自己，不过我看我儿子挺重用，师父不久又可回山，到时不准你再拒绝。”

“到时再说吧。”毛盾一副神气样，转向洗无忌道：“把你爹交给你了，要留多久就留多久，免得他又神经发作，到时连我再也没办法找到他了。”

洗无忌感恩含笑：“在下晓得，多谢少侠帮忙。”

“其实算算，咱们还是亲家，”毛盾突有邪样：“你知道我现在想做的是啥事？”

洗无忌不知，众人当然不知。

毛盾猝又出奇招：“就是揪掉师父胡子，瞧瞧他本来面目啊！”

醉天本是沾上辈分而让人恭敬以待，毛盾毫无顾忌猛往他胡子揪去，已惹得众人跃跃欲试，尤其是毛头和段君来也冲上拉拉扯扯，任由醉天说“不可不可”，但却阻挡不了大军压境，只得落荒而逃。

群众一路追杀，现在连武灵玉也赶上去凑热闹，早闹得笑声四起，感情融洽一片。

还是洗媚如赶忙找来小剃刀让醉天剃掉胡须，露出慈祥英挺脸容，众人才放过他，频频叫着儿子帅，父亲也不赖。

这话使得醉天心满意足，直觉这群小孩太可爱而纯真，实在不可多得。

直到四更天。

众人已累了，方自相继散去。

毛盾和毛头早住进东光楼。

毛头已罩不住往床上倒头大睡。毛盾却仍兴致十足，他和武向天倒在露天阁楼石板上，虽是休息，却仍话题不断。

“少了阮月仙，我看那于玲不错喔！”毛盾道：“那是你妹妹有意安排，你就将就追她如何？”

武向天稍窘：“经过这事，我对女人已没什么兴趣。”

“总不能出家当和尚吧，”毛盾道：“慢慢来，一切将会有所结果。”

“我试试看。”武向天只能这么回答。

毛盾也不便再强迫推销，话题又转向李平：“他真的很像你，你准备如何处置他？”

武向天道：“其实要杀他，我实在下不了手，放他走，又怕他冒我的名誉到处行骗，只好把他留在身边，说不定日后可派上用场。”

“这倒是个好方法。”毛盾想及李平这个人即想笑：“他真的很能混，是不可多得的超级瘪三，这种人也该算是天下一绝啦！”

笑声中，他仍想找机会逗逗李平，那将是人间一大乐事。

两人又聊一些有关未来之事。

终于也掩不了一天一夜劳累而沉沉入睡。

弦月西垂，清冷中更显光芒。

黑暗中一道黑影掠来。轻轻掠住毛盾，轻轻将他拍醒，迷茫中，毛盾已认出即是传自己武功的老柴房——日月神教的太上教主。

毛盾甚是激动：“师父您怎么现在才来？我们在等您喝喜酒啊！”

老柴房伸手于嘴，要他放低声音，随后说道：“师父早就来到，只是混在人群之中，喜酒也喝了，你这次做得非常好，化解本教三百年来心结，实在不可多得。”

“是啊！既然已化开，师父何必再躲躲藏藏？”

“这即是师父前来找你的原因。”老柴房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日月教已能现身武林，但江湖恩怨永无休止，若武功能应付一切也罢，若是像厌铁那种只懂技艺不懂武功者，仍需要受到保护，否则有人暗中怀恨而向他们寻仇，岂不害了他们一条命？”

毛盾恍然：“好险，我差点以为可以公开而忘了江湖险恶，放心，经师父这么一指点，我会留意，倒是师父这些日子去了哪里，徒儿已杀了多情婆婆您知道吗？”

老柴房点点头：“为师当然知道，你那长鞭即是为师专门设计用来对付她们母女的。”

毛盾这才想起什么：“您是说只有紫蚕金可以杀死多情婆婆？”

“不错。”老柴房道：“多情婆婆练了多情神功，经脉穴道不同于常人，甚至五脏六腑也可移位，平常刀剑刺下去，只能直刺，但紫蚕金能曲能直，可追着她穴道变化而戳破。最重要的是紫蚕金遇血之后会放出紫金水，那才是杀死多情婆婆的最大利器，你知道武向王为何要开采紫金山吗？他也只是想弄到紫蚕金以能制住花弄情母女。”

毛盾懂了，难怪武向王那把小金枪捅入花弄情心窝而她却能活命，原来是此枪紫蚕金成份不够，所放出的紫金水也无法制人于死的结果。

“师父最近去了哪里？我好几次差点没命……”

老柴房歉声道：“我最近去了关外一趟，回来已发现情势如此逆转，还好一毛和元海出面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毛盾道：“您跟他们见过面了？”

“没有，但师父会尽快安排，”老柴房轻笑：“就在你和君来、灵玉大喜的日子时如何？”

毛盾脸耳一热：“可早得很呢，师父还是抽空去看看他们吧！”

老柴房轻笑：“不过依师父消息，段铜雀和你师父醉天已联合大堆人准备逼婚，你最迟逃不过一个月。”“有这种事？”

“当然有，还包括师父在内呢。”

“可恶！”毛盾一掌想抢扣老柴房，他却闪掠十余丈远，凌空轻笑：“好自为之吧，这也是为师赶来通知你的另一件要事，多保重，再见！”

说完笑声不断，人影却一闪百丈，再闪即逝，毛盾想再骂人之机会都没有。

“可恶！”

毛盾准备全力抵制这强迫婚约。

然而——

二十天后的一个夜晚，毛盾已被架上花轿。

不是娶妻，而是被迫穿上云裳衣嫁过门。

而且还是连嫁两次。

他恨死所有人！

然而所有人却爱死他，毫无条件地爱死他！

花轿已起，一切将成定局……

——全书完——

